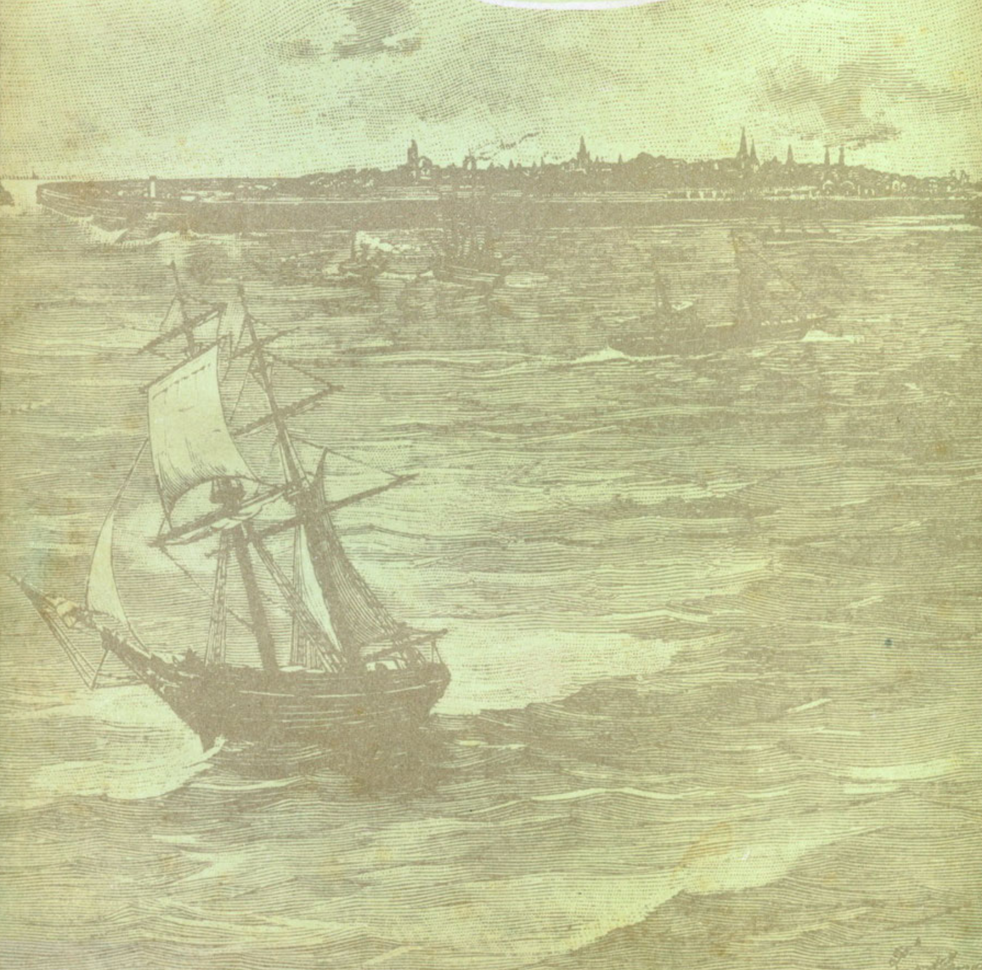
凡尔纳选集

机器岛

第一部



机　器　岛

第　一　部

儒勒·凡尔纳著　　联　星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机器岛》是凡尔纳的一部科学幻想小说，同时又是一幅描写“美国生活方式”的讽刺画。从这本书里，我们可以预见到资本主义的必然灭亡。故事是发生在美国。

美国资本家异想天开地用钢铁造了一座长七公里宽五公里的流动岛，作为他们的休养地。这座岛的两侧装有强大的推进机器，可以在大洋中漫游。岛的中央有一座电气化科学化城市，住在这个城市里的除了一些服务性的人员以外，都是吃年金的富翁，他们一开口就是“百万”，因此这座城也叫做“亿兆城”。这些富翁在这里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追求着极度豪华的享受，甚至连报纸都是一种印上巧克力字迹的薄饼，看过以后就当早点吃了。总之，这里是阔人的天堂。然而，好景不常，资本家内部不断尖锐化的矛盾却成了这座岛毁灭的根源。有一天，这岛上最有势力的两个资本家集团由于争权夺势，最后决裂了。他们各自占有一架机器，各自向相反的方向开，这座人造岛在强大的拉力下终于被扯成了碎块，沉到了海底的深处。

JULES VERNE
L'ILE A HELICE
COLLECTION HETZEL
PARIS

目　　次

第一部

1. 四重奏……1
2. 一首不和谐的奏鸣曲的威力……14
3. 一位多话的向导……33
4. 坠入五里雾中的“四重奏”……46
5. 模范岛和亿兆城……63
6. 强迫请来的客人……77
7. 向西行驶……94
8. 航行……109
9. 夏威夷群岛……123
10. 过赤道……137
11. 马贵斯群岛……153
12. 帕摩图三星期……170
13. 停在大赫的群岛……184
14.一次又一次的欢宴……199

1. 四 重 奏

旅行要是一开头不顺利，就很少会顺顺当当地结束。这种说法，至少我们的四位演奏家是有理由加以支持的。原来他们在前面的火车站不得已才乘的那辆马车刚从坡路上翻下来，摔得很厉害，这会儿他们的乐器都还躺在地上呢！

“有人受伤吗？”第一个问道，他一骨碌爬了起来。

“我只擦破了一点皮！”第二个一面回答，一面摸摸被碎玻璃划得一道一道的脸颊。

“我受了点轻伤！”第三个接着说，他的腿肚上流了几滴血。

这一切终究不算严重。

“我的大提琴呢？”第四个喊道。“千万别让我的大提琴出什么毛病！”

真是不幸中的大幸，乐器匣都还好好的；一只大提琴、两只小提琴还有一只中提琴都没有损坏，连定弦都可以不必；这些乐器都是名牌货，不是吗？

“该死的火车！半路上把我们丢下了！”其中的一个又说了起来。

“该死的马车！把我们摔在这么一块荒地上！”另一个接着说。

“又正碰上天快黑的时候！”第三个加了一句。

“幸亏我们预告的演奏会日期是后天！”第四个想到了这一点。

接着这几位艺术家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起俏皮话来，他们在这件倒楣的事情面前，表现了一种轻松的态度。其中的一个，按照他的老习惯，用音乐术语开起玩笑来了，他说：

“这会儿我们的马车‘睡觉了’①！”

“潘希纳！”他的一个同伴大声制止他。

“我认为，”潘希纳继续说，“那是因为事故发生得太多了一点②！”

“别说了行不行？”

“我们还是把东西搬到另一辆车上去吧③！”潘希纳又大胆地加了一句。

不错！事故的确是太多了一点，读者不久就会明白的。

上面的这些话都是用法语说的，但是要他们用英语说也同样可以。这四位合奏者，由于时常到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国家去旅行，所以他们说起瓦尔脱·司各特④和库柏⑤

---

① 原文为“mi sur le do”，mi 及 do 为音阶中第三音及第一音，在此句中读音与“mis sur le dos”（睡觉了）相同。

② 双关语，原文又可作音乐术语“谱号变化太多”讲。

③ 双关语，原文又可作音乐术语“转入下一乐曲”讲。

④ 司各特（1771－1832），著名的英国作家。

⑤ 库柏（1789－1851），著名的美国作家。

的语言来就跟说他们本国语一样流利。这次他们对马车夫说话时用的就是英语。

马车夫受的伤最重，因为前面车轴断了的时候他从车座上摔了下来。不过，也只是受了几处硬伤，虽然疼一些，却并不太严重。可是他的脚骨脱了臼，不能再走路了，所以还得想法子把他送到附近的村子里去。

这次意外竟没有造成死亡事故，简直是奇迹。这条路是弯弯曲曲地从一块山地上穿过去的，路旁有好几处深邃的山涧，还不时遇到湍急的水流，并且要经过几处很难通过的浅滩。要是车轴往下多滚几步再断的话，毫无疑问，马车就会从悬崖上翻到山涧里去，那时候他们恐怕就一个也活不成了。

不管怎么说，马车是不能再用了。那两匹马，有一匹头部被一块尖石头撞伤了，躺在地上直喘气；另一匹腰部伤得很厉害。所以现在不但没有马，连拉车的牲口也成问题了。

总之，这四位音乐家在下加利福尼亚[①]的土地上准不会走好运：一昼夜的工夫就发生了两次事故……除非你是个对一切都看得无所谓的人。

在那时候，加利福尼亚的首府旧金山有铁路直接通到圣地亚哥——它差不多位于这个古老的州的边缘。这四位旅客就是到那个大城市去的。后天他们要在那儿举行一次演奏会，这次演出已经作了很大的宣传，人们都住热烈地期

① 即美国加利福尼亚半岛。

待着。他们是昨天晚上从旧金山动身的，谁知道火车在离圣地亚哥只剩五十英里的地方，发生了第一件倒楣的事。

的确是“倒楣”[①]！他们当中最风趣的那位说得一点也不错。大家听了这位曾经得过练习曲奖的人所用的这两个字，都觉得没有话好说。

火车在巴夏尔车站被迫停车了，因为前面突然发了大水，三四英里以内的地方都被淹没了，再过去两英里车就不能通行了。摆渡的事情还没有办妥，因为从事故发生到现在才不过几个钟头。

现在只好在下面两个办法中选择一个了：或者是等车通了再坐火车走，或者是到附近的小镇去，不管什么车随便雇一辆上圣地亚哥。

四位合奏家采取了后一种办法。他们在附近的一个村子里找到了一辆破旧的四轮马车，这辆车走起来唧里匡啷直响，车身尽是虫蛀的窟窿，坐在上面一点都不舒服。他们跟车主讲妥价钱，又许给车夫一笔不算少的酒钱，然后把行李留在火车上，只带了乐器继续赶路。那时候大概是下午两点钟，一直到晚上七点钟，一路上还算顺当，也不太累。但是现在又发生了第二件“倒楣事”，车子翻了，而且倒楣到这个地步：马车已经摔得没法滚动了。

这四位合奏家所在的地方离圣地亚哥足有二十英里！

那么这四位生在法国并且生在巴黎的音乐家究竟为什么要到下加利福尼亚的这些偏僻的地方来冒险呢？

---

① 双关语，原文 Contretemps 又可作为音乐术语“切分音”讲。

为什么？……我们将要简单地加以说明，并且还要简单描述一下这个不平常的故事中的人物——由“命运”这位神秘的角色分配者介绍登场的四位天才音乐家。

在那一年里（我们不能肯定是哪一年），美利坚合众国国旗上的星星增加了一倍[①]。它的势力北面扩充到加拿大，直到北冰洋最边远地区；南面伸展到墨西哥、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哥斯达黎加，直到巴拿马海峡的各个地区。从这时候起，美国在工业和商业方面的势力都达到了空前强大的地步。同时，这些野心勃勃的美国佬的艺术感也发达起来了。虽然他们制作的东西够得上美的还很有限，虽然他们在绘画、雕刻和音乐方面所表现的民族天才还有点不合正统，但是至少他们已经普遍地爱好艺术了。由于不惜以高价收买了许多古代和近代艺术大师的名画来装饰私人和公共的画廊；由于以惊人的酬金聘请了著名的歌剧和戏剧方面的艺术家以及最有天才的演奏家来表演；他们终于培养起一向缺乏的对于优美和高尚事物的感受力。

在音乐方面，首先引起新大陆音乐爱好者们狂热的是阿兰维、古诺、柏辽兹、瓦格纳、威尔第、马塞、圣-桑、来伊尔、马斯内、特里勃等十九世纪后期的著名作曲家。然后他们逐渐地能欣赏莫扎特、海顿和贝多芬的比较高深的作品，开始接近这种在十八世纪蓬勃发展的崇高艺术的源泉了。首先是歌舞剧，接着是歌剧，然后是交响曲、奏鸣曲、交响乐组曲。而现在，就在我们讲话的这个时候，合众国的好几个

---

① 美国国旗上的四十八颗星代表四十八州，这里指势力扩张的意思。

州正在疯狂地喜爱着奏鸣曲。如果要他们按照奏鸣曲的音符来买票的话，就算一个二分音符要二十块美金，一个四分音符要十块美金，一个八分音符要五块美金，他们也会心甘情愿的。

这四位身价很高的演奏家，就是因为看到了这种极端的狂热，才想到要上美国来图个名利双收的。这四个好朋友从前是法国国立音乐戏剧学院的学生，在巴黎名气很大，他们在所谓“室内乐”[①]的演奏方面享有很高的评价。这种室内乐直到目前为止，在北美洲还没有流行开。莫扎特、贝多芬、门德尔松、海顿和萧邦为四种弦乐器——第一小提琴、第二小提琴、中提琴、大提琴——写了许多弦乐四重奏；他们四个人以多么精湛的技术、多么巧妙的和谐、多么深刻的感情介绍了这些作品啊！不夸张，没有丝毫匠气，这种演奏可以说炉火纯青，真是绝无仅有的音乐天才！这四位音乐家成功的另一原因是：当时人们对于那些庞大的交响乐演奏开始感到腻烦了。要知道音乐并不只是把音波以艺术手法结合在一起的一种震荡，更不能让这些波浪发作成为震耳欲聋的暴风雨。

一句话，我们的四位演奏家决定要让美国人领略一下室内乐的柔美和那种无法形容的乐趣，他们一起动身来到了新大陆。两年来，美国的音乐迷对他们热烈地喝彩，爽快地给他们美金。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他们的演奏会总是挤满了听众。“四重奏”——人们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

① 一种用少数乐器演奏的音乐。

几乎无法满足富豪们对他们的邀请。如果没有他们，那么什么节庆、集会、宴会、茶会、甚至足以引起社会人士重视的游园会，都举行不成了。这种狂热使这四位合奏者的口袋里装进了大批的钞票，要是这些钞票都存放在纽约银行的保险箱里，数目一定已经很可观了。但是为什么说“要是”呢？这是因为我们的这几位美国化了的巴黎人花起钱来简直象流水似的！这几位琴弓王子，四弦皇帝们，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攒钱！他们认为这种冒险生活很够味儿：随时随地会受到热烈的欢迎、得到很多的钱，从纽约跑到旧金山，从魁伯克到新奥尔良，从新苏格兰到得克萨斯——这种生活有点波希米亚[①]的风味，而这青春的波希米亚则是最古老、最迷人、最受欣羡、最为我们老大的法兰西所爱慕的一个地方！

我们扯得太远了，现在应当写出他们四位的名字来个别加以介绍，因为我们的读者中，有些人从来也没有甚至以后也不会有机会听到他们了。

伊凡尔内——第一小提琴——三十二岁。身材比一般人高，瘦瘦的（他希望一直这么瘦），金黄色的卷头发，光滑的脸没有留胡子，眼睛又黑又大，手很长，天生适合拉提琴，手指按在他的括内里欧[②]琴的指板上的时候可以伸得很远，一点也不受限制。他的仪态很文雅，爱穿一件深颜色的披肩，戴一顶丝质的高帽子，也许有点过分爱修饰。肯定地说他是四个人中间最无忧无虑、最不关心利害得失的一个。

① 从前欧洲的一种流浪民族。

② 著名的意大利提琴商标。

他有着非凡的艺术天才，热情地爱慕一切美好的事物。他是一位具有伟大禀赋和远大前途的天才音乐家。

弗拉斯告莱——第二小提琴——三十岁，小个子，有点发胖的趋势，这使他很不高兴。他的头发和胡子都是棕色的。他头脑清楚，黑眼睛，长鼻子，鼻翅很敏感，夹眼镜的地方有点红痕，这副金边的近视夹鼻眼镜是他总也离不开的。他是个和蔼可亲的人，对人诚恳热情，愿意为人效劳，总是一个人把打杂的累活包下来，不让他的同伴们做。他是四个人的会计，总劝大家花钱节省点，但是从来也没有人听他的话。他对于他的同伴伊凡尔内的成功一点也不妒忌，他也没有野心想站在乐谱架前来一次小提琴独奏；不过他却是一位出色的音乐家。这时候他穿的是旅行装，套着一件宽大的外罩。

潘希纳——中提琴，平常大家都叫他“殿下”，二十七岁，是他们中间最年轻的一个，也是最爱说笑的一个。他是那种永远象个调皮孩子，一辈子也改不了的人。他头脑敏慧，眼睛机警灵活，头发近乎茶褐色，上唇留了两撇八字须，两头往上翘着。舌头常常在又白又密的牙齿间打响，老爱开玩笑，说一些音义双关的俏皮话，怎么也改不了。他随时都会进攻别人，也随时可以还击。情绪永远是激动的，这是中音部的乐谱看得太多了的缘故，因为他的乐器——他说这好比是管家妇的钥匙[①]——是中音部的。他脾气永远是那么好，喜欢跟人开玩笑，从不考虑别人会不会不高兴，为

① 离不开身的意思。

了这件事，他常常受到“四重奏”首领的教训和责备。

他们有一个首领，就是拉大提琴的赛拨斯梯安·邵恩，他所以成为首领是因为他的才能和年龄都高人一等。他五十五岁了，又矮又胖，金黄色的头发非常浓密，在太阳穴旁边垂着几绺发卷。上嘴唇的胡子很多，跟乱糟糟的络腮胡子连在一起，形成尖尖的几簇。淡紫色的脸膛，眼镜片下透出炯炯的目光，每当他看乐谱的时候，还得在这副眼镜上加一副夹鼻镜。他的两只手肉鼓鼓的，右手常常做出拉琴时那种波动的手势，无名指和小拇指上还戴着很大的戒指。

我们认为这幅素描已经把人物和艺术家都介绍出来了。但是还有一点，就是一个人如果四十年来两膝之间老夹着一只会响的木头匣子，决不会不受到一些影响。这会影响到他的性格，而且会影响一辈子。因此，大部分的大提琴家都好说话，爱发脾气，嗓门很高，话说起来没有个完；不过也不是毫无风趣的。赛拨斯梯安·邵恩就是这样的人。他掌握着四个人旅行演奏的领导权，这是伊凡尔内、弗拉斯告莱和潘希纳心甘情愿地交给他的。他们让他去跟人接洽，让他去办理事务，因为他在这方面是内行。他们都看惯了他处理事务的那种大刀阔斧的方式，但是他们笑他有时候“太过火”[①]，——这对于一位演奏家说来未免有点美中不足，因此不懂礼貌的潘希纳常给他提意见。节目的安排、旅行的路线、和剧院老板接洽，各式各样这类的事务都归他负责，这造成了许多使他的急脾气发作的机会。至

① 双关语，另指演奏时不合拍子之意。

于有关收入和财务管理方面的事情他是不加过问的，都是由第二小提琴、出色的会计、细心谨慎的弗拉斯告莱掌管。

现在，这四位合奏者就好象站在舞台上似的，已经一一介绍过，大家已经了解他们每一个人的特点了。这些特点即使不是非常古怪，至少也够特殊了。现在，请读者允许我讲一讲这个离奇的故事中的种种插曲。我们来看一看这四位巴黎人是怎样对待这些事情的。

他们在各地得到了无数喝彩声以后，现在要被带到……还是不要先说出来吧，“不要赶拍子！”“殿下”会叫起来的，我们还是耐心点，慢慢儿地向读者交代吧！

这时候已经是将近晚上八点钟了。这四位巴黎人就在下加利福尼亚的这条荒野的路上，紧靠着他们的“翻倒的车”——潘希纳就用霸尔提厄[①]的作品的名字来叫它。对于这场意外的遭遇，弗拉斯告莱、伊凡尔内和潘希纳倒不怎么介意，他们甚至还联系了自己的本行开起玩笑来。但是对四重奏的领袖来说，这件事情是值得大发雷霆的。这有什么办法呢？大提琴家的肝火一般都旺得很，据说，他们的血一直会涌到指甲里呢！所以伊凡尔内认为他是古代两位最著名的火性子的人埃阿斯[②]和阿喀琉斯[③]的后代。

---

① 霸尔提厄（1775—1834），法国作曲家。

② 埃阿斯：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的英雄。他在阿喀琉斯死后，与俄底修斯争夺阿喀琉斯的盔甲，结果失败；他愤怒之下把希腊的羊群当作敌人，把它们杀死了。后来知道自己弄错了，就自杀而死。

③ 阿喀琉斯：《伊利亚特》叙述的故事是由英雄阿喀琉斯的愤怒而展开的。最初是特洛亚战役时，希腊军把一个祭司的女儿虏去作督军阿

为了使大家不至于忘记，我们再提一下：邵恩是个脾气急躁的人、伊凡尔内遇事冷静，弗拉斯告莱性情温和，而潘希纳则是个乐天派——他们是四个难得的好伙伴，彼此之间有一种兄弟般的友情。他们感到有一条无论是由于利益或者是自尊所引起的争论都无法割断的纽带，一种出自同一源泉的趣味的一致性把他们结合在一起。他们的心就和这几件制作得非常完美的乐器一样，永远是和谐一致的。

邵恩一面嘟囔着，一面抚摸着大提琴的琴匣，检查有没有摔坏了。这时候弗拉斯告莱向车夫走去：

“我的朋友，”他问车夫，“请问我们该怎么办呢？”

“一个人既没有马又没有车的时候，”车夫回答说，“那就只好……等着……”

“等马和车子来？”潘希纳叫道。“要是等不来呢？”

“那就去找。”弗拉斯告莱提出了这个意见，他永远是实事求是的。

“上哪儿找去？”邵恩怒冲冲地嚷道，他在路上直跳。

“哪儿有就上哪儿找去！”车夫回答他。

“嘿！赶车的，你说说，”大提琴家的嗓子越来越高，几乎接近了高音阶的声调，“这算是回答，什么话，你这个笨手笨脚的家伙，你把我们摔下来了，把车都摔坏了，把马弄伤

伽门农的侍妾，祭司乃求阿波罗降疫病于希腊军，阿喀琉斯为此事和阿伽门农发生争执，结果阿伽门农答应释放祭司之女，但却夺去了属于阿喀琉斯的一个女人，阿喀琉斯就大怒，不再助阿伽门农作战，去求其母忒提斯女神向专制者复仇。后来因好友在战争中被杀，他在悲愤之下又出来助战，为友复仇，杀死了敌人。

了，这会儿仅仅说一句：‘你们自己想办法吧！’就算完事了？”

邵恩又犯上了爱叨唠的老毛病，喋喋不休地指责起来，这些指责全是毫无意思的。这时候弗拉斯告莱用下面的话打断了他：

“你别管了，让我来想办法吧，我的老邵恩。”

然后他又对车夫说：

“我们现在到了什么地方了，朋友？”

“离弗来夏五英里。”

“那儿是一个火车站吗？”

“不是……是一个靠近海滨的村庄。”

“我们能在那儿找到车吗？”

“四轮马车，办不到，也许能找到一辆双轮货车……”

“一辆牛拉的双轮车，就象墨洛温王朝[1]时候那样的！”潘希纳大叫起来。

“那有什么关系！”弗拉斯告莱说。

“天哪！”邵恩又说，“还是问他在弗来夏这个破地方有没有客栈吧。赶夜路的滋味我可尝够了。”

“朋友，”弗拉斯告莱问道，“弗来夏有没有什么客栈？”

“有，我们本来打算在那儿换马的。”

“是不是只要顺着大路就能走到那个村庄？”

“是的，一直走就行了。”

“走吧！”大提琴家喊道。

“但是，把这可怜人撇在这儿，就让他一个人处在这种

① 古法兰克帝国第一代王朝。

困难的情况下，可有点残忍，”潘希纳提出了这个意见。

“朋友，我说你能不能自己撑起来。”

“不行!”车夫回答说。“再说，我宁可留在这儿，跟我的车在一块儿，等天亮了我再想办法。”

“一到弗来夏，”弗拉斯告莱说，“我们就想法子派人来帮助你。”

“好，客栈老板跟我很熟，他不会不帮我的忙的。”

“我们走不走？”大提琴喊道，他已经把他的乐器匣竖了起来。

“等一等，”潘希纳回答说，“让我们先帮助车夫靠在斜坡上以后再走。”

的确，应该把他从路上拉开。他的腿伤得很厉害，自己不能走，潘希纳和弗拉斯告莱就把他扶起来，帮他挪了一个地方，让他靠在一棵大树的树根上，低处的树枝垂下来刚好形成了一个树棚。

“可以走了吧？”邵恩用两根特别装置的皮带把琴匣背在背上，发出第三次吼声。

“这回行了，”弗拉斯告莱说。

然后他又对车夫说：

“那就这样吧，弗来夏的客栈老板会派人来帮助你的，在来人以前你不需要什么了吧，朋友？”

“要，”车夫回答说，“要是你们的壶里还有剩酒的话，最好给我一点儿。”

潘希纳的壶还满着呢，“殿下”就慷慨地捐了出来。

“有了这个，老朋友，”他说，“今儿晚上你就不会着凉

了。身体里面也不会冷了!”

大提琴家最后又吆喝了一声，他的伙伴这才上了路。他们的行李幸亏都留在火车的行李车上，没有装在马车上。这样虽然要耽误些时候才能送到圣地亚哥，但总比让我们的音乐家亲自把它们扛到弗来夏去要好得多。那几只提琴匣子已经够他们拿的了，尤其是那只大提琴的琴匣，实在太笨重了。的确，一个不辜负自己的称号的演奏家是从来也不离开他的乐器的，就如同兵士不离开他的武器，蜗牛不离开它的壳一样。

2. 一首不和谐的奏鸣曲的威力

夜里，在一条陌生的路上徒步前进，周围又是一片几乎没有人迹的荒野（这种地方通常是坏人比旅客多），这毕竟是有点使人提心吊胆的。而我们的“四重奏”现在就正处在这种情况下。法国人很勇敢，这是没有问题的，这四位法国人当然也会尽量表现得很有胆量。然而“勇敢”跟“卤莽”之间却有一条界线，凡是头脑清楚的人是不会把它们混淆起来的。总而言之，要是火车不碰上大水阻路，要是马车不在离弗来夏五英里的地方翻车，那么我们的演奏家根本就用不着黑夜里在这条吉少凶多的路上冒险了。现在我们只好希望他们别碰见什么不幸的事情。

这时候大约是八点钟光景，邵恩和他的同伴们按照车夫指点的方向，朝海岸走去。要是仅仅拿着轻巧而不怎么

碍事的小提琴的皮琴匣，再要抱怨的话，那就未免太说不过去了，所以懂事的弗拉斯告莱，乐观的潘希纳和理想家伊凡尔内都不发一句牢骚。但是那位大提琴家拿着那只大提琴匣，简直就象背上背了一只柜子似的！按他的性格，当然又会为此而大发脾气，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把心里的委屈和牢骚都用“啊！”“呵！”“唉！”这些拟声字发泄了出来。

天已经黑透了。浓密的乌云在空中掠过，不时扯成一条条狭窄的裂缝。从这些裂缝里露出一角躲躲闪闪的月亮，这是一钩上弦月。这位金黄色的福蓓[1]运气不好，竟没有赢得赛拨斯梯安·邵恩的欢心。这除了因为他不好侍候、容易生气以外，再有什么原因，我们就摸不清楚了。他用拳头向她比划着，大声说：

“你露着你那半片蠢脸想干什么！……去你的！我真不知道还有什么比你更蠢的了，象一片半生不熟的瓜似的在天上踱方步！”

“月亮要是正脸迎着我们就要好多了，”弗拉斯告莱说。

“什么理由？”潘希纳问。

“因为那样，路可以亮一些。”

这时候，伊凡尔内朗诵起诗来了：“啊！纯洁的狄爱娜，啊！温和的夜的使者，啊！地球的银白的卫星，啊！可爱的安狄美恩[2]的心爱的偶像……”

“你的诗有完没完？”大提琴家嚷了起来。“那些第一小提琴手一拉起抒情曲子来，就没有个完……”

---

① 希腊神话中的月神狄爱娜，又名福蓓。

② 牧童安狄美恩是狄爱娜的爱人。见希腊神话。

“走快一点，”弗拉斯告莱说，“要不然我们就得在美丽的星星底下睡觉了。”

“那是说如果有星星的话……而且还要错过我们在圣地亚哥的演奏会呢！”潘希纳提醒大家。

“你想的倒不错，我的天！”邵恩一边嚷，一边摇晃着琴匣，匣子里发出一阵委委屈屈的声音。

“但是，我的老朋友，”潘希纳说，“这全是你引起的。”

“我引起的？”

“当然！我们为什么不留在旧金山呢！在那儿有许许多多的加利福尼亚人伸长了耳朵，盼望着从我们这里得到美妙的感受呢！”

“那我们为什么离开那儿呢？”大提琴家问。

“是你要这样做呀！”

“那么说，你是叫我承认，我在这件事上提出的是个遗憾的建议，而且要是……”

“嘿！……朋友们！”这时候伊凡尔内说话了，一面用手指着天上的某一点，那儿有一缕微弱的月光给一朵云彩镶上了一道银白色的边。

“什么，伊凡尔内？”

“你们看那朵云彩的样子好象一条龙，张着翅膀，长着一条用阿尔古斯的一百只眼睛装点成圆孔的孔雀尾巴！①”

邵恩大约不象伊纳哥斯的女儿的守护者②那样具有特

① 阿尔古斯，希腊神话中的百目巨人，他死以后，女神伊拉把他的眼睛用来装饰孔雀尾。

② 指百目巨人。

殊的眼力，能把东西放大一百倍，因为他竟连地上一道很深的车辙都没有看见，非常不幸地一脚踩了进去。这一下使他脸朝地摔了一跤，琴匣还在他的背上，看起来活象一只趴在地上的大甲虫。

演奏家大发雷霆（这一次可难怪他），接着埋怨起第一小提琴来——他还在欣赏着他那天上的怪物。

“都怪伊凡尔内！”邵恩肯定地说，“要不是为了看他那条该死的龙……”

“已经不是龙了，现在变成一把双耳壶了！只要再加一点平常的想象，你就可以看到，这是爱蓓[①]正拿着它在斟美酒呢……”

“注意，这美酒里可掺着好些水呢！”潘希纳叫道。“还得小心你那可爱的青春女神别对我们迎头盖脸地浇下来！”

正在这乱糟糟的时候，天真的快下雨了。为了谨慎起见，必须加快脚步，好到弗来夏找个安身的地方。

他们扶起了怒气冲冲、不停地埋怨的大提琴家。热情的弗拉斯告莱自动要帮他背琴匣，邵恩先不同意……离开他的乐器——这只刚特[②]和贝纳台尔[③]的大提琴，等于是他的爱人……然而他到底让步了，于是，这位宝贝的“爱人”就挪到了好为别人效劳的弗拉斯告莱的背上，弗拉斯告莱把自己的轻琴匣交给了邵恩。

他们继续前进，顺利地走了二英里路，没有发生什么特

① 爱蓓，希腊神话中的青春之神。诸神飨宴时，她就用双耳壶为他们倒出长生不老的仙酒。

②、③ 地名，以产乐器著名。

别的事情。夜愈来愈黑，天马上要下雨了，已经掉下了几滴。雨点很大，可见得是从高空的雨云里落下来的。但是伊凡尔内的美丽的爱蓓并没有把她那壶水继续倒下来，所以我们的四位夜游神有希望身上一点不沾湿而赶到弗来夏。

虽然如此，还是得时刻小心别在这条漆黑的路上摔倒。这条路上常常碰到急转弯，路旁尽是高高低低的，有很深的泥坑，还有黑黝黝的山涧，听得见激流的冲击声。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性情不同，伊凡尔内觉得很有诗意，而弗拉斯告莱则觉得提心吊胆。

除了路不好走以外，还有一件值得担心的事：别遇见什么足以威胁旅客们安全的玩意儿。“四重奏”的全部武器只有四把琴弓，这样的武器在这儿显然是不顶事的，因为这里是当时惊人完美的考尔特[①]手枪的发明地。邵恩和他的同伴如果是美国人的话，他们一定会把自己武装起来，把这种手枪插在裤子上一种特别的口袋里。一个地道的美国佬要从旧金山到圣地亚哥沿着铁路旅行，决不会不带一支这种六发手枪就上路的。但是法国人却丝毫没有认识到它的必要性，他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一点以后可能会使他们后悔的。

潘希纳走在当中，两眼一直注意着路旁的斜坡。这一段左右两面的坡度都很陡削，突然受到袭击的可能性比较小，可以不用太担心。天生喜欢开玩笑的“殿下”又想跟同伴恶作剧了，他打算吓他们一下，譬如说，忽然停下来，用吓

① 考尔特是美国的手枪发明者。

得发抖的声音喃喃地说：

“啊！瞧那边，那是什么？准备射击！”

这时候道路伸展到一片密茂的森林里，周围都是加利福尼亚出产的那种高达一百五十尺[①]的跟巨象一样的“世界爷”[②]，他想开玩笑的念头也就消失了。

“……每一棵大树后面都可以埋伏十个人……一线短促的闪光，紧接着一声清脆的爆炸声——一下流弹的呼啸声。会不会碰见这样的事呢？会不会听见这种声音呢？在这一带非常适合于夜袭的地方，很可能有什么埋伏。然而侥幸地居然没有碰到土匪，这是因为这类可敬的人物在西部美洲已经完全绝迹了，他们这时候正在新旧大陆的市场上忙着搞金融业务！想不到卡尔·摩尔[③]和强·施鲍加[④]的子孙会落到这种下场！……这一连串念头当然只会出现在伊凡尔内的脑子里。他接着又想道：“无疑地，照现在这样平静无事真是辜负了这幕森林布景！”

忽然间潘希纳站住不动了。

跟在他后面的弗拉斯告莱也站住了。

邵恩和伊凡尔内立刻赶上去。

“什么事？”第二小提琴问。

“我好象看见一样东西，”中提琴回答说。

这次他可不是开玩笑。刚才千真万确是有一样东西在树林里走动。

---

① 法国的一种尺，合 0.3248 米，和我国市尺差不多，下同。

② 松杉一类的树，产于加利福尼亚。

③、④ 两个早期的西部美洲开发者。

“是人还是兽？”弗拉斯告莱问他。

“我不知道。”

是人好呢还是兽好？谁也不能冒冒失失地下结论。他们挤在一起瞧着，一动不动，一声不出。

月光从云缝里透射下来，照在黑树林的上空，穿过“世界爷”的枝叶，洒在地上。树林里方圆百步以内的东西都能看得见。

潘希纳一点也没有看错，这不是什么幻觉。他们的确看见一个挺大的东西，人不可能有那么大，只能是一个身躯巨大的四足兽。什么四足兽呢？一只猛兽？一定是一只猛兽，但是什么猛兽呢?

“一只掌行兽!”伊凡尔内说。

“什么鬼畜生!”邵恩用一种低沉而不耐烦的声音喃喃地说，“要说畜生，我看你倒有点象，伊凡尔内！你就不能说些叫人听得懂的话吗？掌行兽？什么叫掌行兽？”

“就是用脚掌走路的动物!”潘希纳向他解释。

“一只熊!”弗拉斯告莱回答他。

这的确是一只熊，而且是一只头号的熊。在下加利福尼亚的森林里是碰不到狮子、老虎和豹的。只有熊是这里的常客，而要是碰上跟它打交道的话，结果往往是很不愉快的。

我们的四位巴黎人倒是很齐心，他们都想到该给这只掌行兽让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再说，这儿本来就是它的老家……因此他们四个人挤得更紧，对着那只野兽，慢慢地，一步一步地往后退，不露出准备逃跑的神气。

野兽小步跟着，舞动两只前脚好象在做什么手势，屁股一摇一摆，就跟一个轻佻的西班牙女人在散步一样。它慢慢地逼近过来，它的那些示威活动变得充满了敌意——嗄哑的吼声，一掀一掀的牙床骨，真叫人胆战心惊。

“我们跑的时候，四个人分开跑!”“殿下”提出建议。

“不行!”弗拉斯告莱说，“那样我们一定会有一个人被它抓住，他就得为其他三个人牺牲了!”

他们没有这么做，真要是做出这个鲁莽的举动，显然会引起不幸的后果的。

“四重奏”就这样紧挨在一起，来到了树林中的一块稍为亮一点的空地边上。熊更加逼近了——只离开十来步远了。它是不是认为这是一块适合攻击的好阵地呢？很可能，因为它吼得更厉害了，走得也更快了。

四个人慌慌张张地往后退，第二小提琴更加急切地嘱咐大家：

“镇静点，镇静点，朋友们!”

他们终于走出了那块空地，重新钻进树木中间。但是在那里危险并不见得就少。象这样从这棵树逃到那棵树，那只熊可能会突然扑过来，使你连防备都来不及。事实上它正是准备这样做：它的可怕的吼声停止了，脚步放慢了……

正在这时候，忽然有一种嘹亮的音乐响彻在这浓密的黑森林里，这是一个充满了情感的缓慢曲调，它展示了一位艺术家的整个心灵。

原来是伊凡尔内，他从琴匣里拿出了他的提琴，使琴弦

在琴弓的抚摩下激动得颤抖起来。这真是个天才的主意！本来嘛，音乐家为什么不向音乐求救呢？安菲翁[①]的和谐的琴音不是曾经使石头自动地堆砌在色勃的周围吗？奥尔菲[②]的神妙的五弦琴不是曾经感化过凶猛的野兽，使它们匍匐在他的膝前吗？所以我们应当相信：这只加利福尼亚的熊，在隔代遗传因素的影响下，跟神话[③]中所说的它的同类同样具有艺术禀赋，因为这时它的野性已经消失了，它那热爱音乐的本性完全控制了它，当“四重奏”有秩序地退却的时候，它也跟着他们，一面发出几声音乐迷的轻微喊声，它几乎要叫起“好！”来了！

一刻钟以后，邵恩和他的同伴已经到了树林边上了。他们走出了林子，伊凡尔内一直拉着琴。

野兽站住了。看来它不想再往远处走。它来回拍打着它的大脚掌。

这时候潘希纳也拿起了他的乐器，叫道：

“来一首熊的舞蹈，轻快一点！”

当第一小提琴把这个大家熟悉的主题用长调[④]使劲乱拉起来的时候，中提琴就用中音短调[⑤]拉出一部又刺耳又

---

① 安菲翁，是诗人和音乐家，他在建造色勃的城墙的时候，奏起了五弦琴，石块听了他的音乐，都自动地堆砌起来了。见希腊神话。

② 奥尔菲，是古代最伟大的音乐家，他的音乐那么美妙，使得野兽都驯服地匍伏在他的脚边。见希腊神话。

③ 指希腊神话。

④ 音调分长调和短调，长调多用于雄壮明朗的乐曲，短调多用于忧郁抒情的乐曲，或用以衬托主调。

⑤ 以长调的第三音作为第一音的短调。

杂乱的低音来作伴奏。

于是那只畜生跳起舞来了，它一会儿举起右脚，一会儿举起左脚，乱蹦乱跳，扭来扭去，一任“四重奏”上了路，慢慢远去。

“呸！”潘希纳说，“这不过是一只马戏班里的熊。”

“那有什么关系！”弗拉斯告莱接着说，“伊凡尔内这个机伶鬼想的真是个出色的主意！”

“快逃，小快板[①]，”大提琴家说，“别望后瞧！”

当这四个阿波罗[②]的弟子安全到达弗来夏的时候，大约有九点钟了。虽然掌行兽已经不再跟在他们身后，但是最后的一段路他们仍旧是用飞快的步子赶完的。

一块种着山毛榉的平地，四周围着四十来所木头小房子，这就是弗来夏，离海岸两英里远的一个孤零零的村庄。

我们的艺术家在几所大树覆盖着的住宅之间静静地走着，来到一块空地上，那头有一个小小的礼拜堂，他们隐约看见它的小小钟楼。于是四个人停了下来，好象预备就地演奏一曲似的围成一个圆圈，打算商量一下。

“就是这么个地方？一个村庄？”潘希纳说。

“难道你想找一个象费城或纽约那样的城市吗？”弗拉斯告莱反问了一句。

“但是您的村庄已经睡着了！”邵恩耸了耸肩反驳他。

“不要惊醒一个安睡的村庄！”伊凡尔内用一种惆怅的，诗意的调子说。

① 音乐名词，每分钟约一百二十八拍。
② 阿波罗，希腊神话中司美术音乐之神。

“正相反，一定要叫醒它!”潘希纳喊起来。

的确，除非愿意在露天过夜，要不然就得采取这个办法。

何况这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四周寂静得一点声音都没有，所有的窗户都关得严严的，里面没有一丝亮光。在这万籁俱寂的情况下，简直可以把睡美人①的宫殿也建筑到这里来。

“呃，客栈呢？”弗拉斯告莱问道。

对了，马车夫不是说过有一家客栈吗？他曾说这几位遇难的旅客可以在那儿受到款待，还能有很好的住所。还有那客栈老板呢？不是说他会立即派人去帮助那不幸的马车夫吗？会不会那个可怜人只是在梦想这些东西？或者是邵恩和他的队伍迷了路，这儿根本不是弗来夏？

这几个不同的问题都需要得到肯定的答复。因此必须找一个当地的居民打听一下。为了打听，就必须敲开一家的门——当然，要是运气好能找到客栈的话，尽可能不敲别人家的门。

于是四位音乐家开始在这块黑暗的空地四周进行侦察，在各家门前摸索着，想发现一块挂在门口的招牌，但是连客栈的影子都找不到。

虽然没有客栈，但是不见得就不可能受不到别的接待。既然不是在苏格兰②，那就按照美国的方式办吧。要是肯

① 出自法国作家贝罗尔的著名寓言：一位公主得罪了女巫，女巫就罚她昏睡一百年，她周围的一切也都静止了。

② 相传苏格兰人好客，不计酬谢。

出每人一块甚至两块美金的代价来换一顿晚饭和一张铺位的话，试问哪一个弗来夏人会加以拒绝呢?

“敲门!”弗拉斯告莱说。

“照拍子敲，”潘希纳加了一句，“打八分之六的拍子①!”

其实他们即使打四分之三或者四分之四的拍子，结果大概也是一样，没有一扇门或一扇窗子打开。然而“四重奏”还是敲了足有一打人家的门，等待着回答。

“我们弄错了，”伊凡尔内声称。“这不是村庄，这是坟地，在这儿一睡就永远醒不来了，简直是‘旷野的呼声’②。”

“阿门!”“殿下”用教堂唱诗班的那种庄严的嗓音应道。

既然没法打破这片绝对的静寂，那该怎么办呢？继续上路到圣地亚哥去！他们既饿又累，再也走不动了，再说，走哪条路呢？在这茫茫的黑夜里，又没有一个领路的！想法子到另外一个村庄去！哪一个呢？据马车夫说，沿海的这一带再没有别的村庄了，那就只好再游荡下去。最好还是等天亮！可是没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天上又布满了黑压压的乌云，看样子马上就要下起倾盆大雨来了。在这种情况下熬六个钟头，这个建议可提不得——即使是对艺术家也提不得。

于是潘希纳想出了一个主意。他脑子里的主意多得

---

① 这里是敲得急一些的意思。

② “旷野的呼声”，在《新约》中指先知圣约翰，他在耶稣降生前曾在旷野中宣讲，叫大家为救世主铺平道路。这句话后人转意为说话没人听。

很，就是都不怎么出色。不过这一回却得到了精明的弗拉斯告莱的赞许。

“朋友们，”他说，“我们刚才对熊所用的那个办法很有效，难道对一个加利福尼亚的村庄就不灵了吗？我们刚才用一小段音乐制服了那只掌行兽，这回我们用一次热烈的演奏来叫醒那些乡下人吧，要拉得又快又有力……”

“这倒可以试试，”弗拉斯告莱回答说。

邵恩甚至不等潘希纳把话说完，就从琴匣里拿出了他的大提琴，把钢架支在地上。他没有座位，只好站着，手里拿着弓，准备把这个会响的怪物所蕴藏的全部声音都放出来。

他的同伴也差不多同时准备好了，他们预备随着他一起拉，直到把自己的全部技艺都施展完为止。

“翁斯罗[①]的降B调四重奏，”他说，“开始……预备……起！”

这首翁斯罗的四重奏他们都背得出来，再说他们都是出色的演奏家，当然不一定要看得很清楚才能拉琴，他们的手指在黑暗中也照样能熟练地在乐器的指板上往来抚摩。

这时候他们充满了灵感。可以说他们在美国的娱乐场所和戏院里演奏的时候，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天才洋溢，情感丰富。空中荡漾着一种优美和谐的旋律。谁能不被它吸引呢？除非是聋子。就算这儿象伊凡尔内所认为的那样是坟地吧，那么在这样美妙的音乐气氛中，墓穴也会微微开

① 英国作曲家。

启，死人也会站立起来，骷髅也会鼓掌的。

然而那些房子的大门却还是紧闭着，睡梦中的人并没有醒过来。音乐在终曲的雄壮有力的旋律中结束了，弗来夏却还是无声无息。

“啊！真是岂有此理！”邵恩气极了。“这些蛮子的耳朵看来只配刚才给他们的熊拉的那种乱七八糟的音乐……好吧！重来，不过，伊凡尔内，你拉 D 调，弗拉斯告莱，你拉 E 调，潘希纳拉 G 调，我还是拉 B 调。好，使劲拉！”

多么不调和的声音啊！耳膜都要刺破了！这使人想起了在巴西的一个陌生的村庄里，由茹温维勒王子[①]率领的那个临时拼凑起来的乐队！简直象是用“醋”牌[②]提琴演奏的一首可怕的交响曲——一支从后往前拉的瓦格纳的曲子！

潘希纳出的毕竟是个妙主意。刚才那一番优美的演奏所没有得到的效果，这支乱糟糟的曲子竟得到了！弗来夏开始苏醒了。好几处玻璃窗闪出了亮光，有两三家窗户里点上了灯。村里的居民有动静了，可见得他们并没有死，也不是聋子，因为他们能听见声音，而且还在那儿倾听呢！

“他们要拿苹果砸我们了！”潘希纳演奏到一个休止符的时候说；尽管音调不统一，他还得严格遵守拍子。

“嗳！活该，我们就把它吃了！”讲实际的弗拉斯告莱说。

这时候，在邵恩的指挥下，演奏更热烈地继续下去。最

---

① 法国路易·腓力伯的第三子，曾作过多次旅行，关于他有不少传说。

② 酸鼻刺耳，难听的意思。



演奏更热烈地继续下去

后，在四个不同调子的有力而完美的“和音”中结束了演奏，四位艺术家停了下来。

不对！从二三十扇敞开的窗户里飞过来的不是苹果，而是鼓掌声、喝彩声，好！好！好！弗来夏人的耳朵从来没有欣赏过这样的音乐！这下子一定家家都愿意殷勤接待这几位登峰造极的音乐家了！

但是正当他们沉浸在音乐的狂热中的时候，一个新的听众向他们走过来，不过，他们却没有看见。这个人是从一辆电动车上跳下来的，这时他站在空地的一角。他身材很高，相当魁梧：这是在黑夜里仅仅能判断出的一点。

我们的巴黎人正在猜想：窗户是打开了，门会不会也随着打开来接待他们呢？这一点看来很难肯定。就在这时候，新来的人走过来了，他用纯粹的法语，以一种亲切的口吻说：

“我是一个音乐迷，先生们，我能为你们鼓掌，感到非常荣幸。”

“是为刚才的那一首曲子吗？”潘希纳用嘲笑的口气问道。

“不是，先生们，是第一首，这首翁斯罗的四重奏，我很少听见有演奏得比你们更富有天才的。”

这是个内行，没有问题。

“先生，”邵恩代表他的同伴回答说，“我们非常感谢您的赞美，我们的第二首曲子一定刺得您的耳朵很难受，那是因为……”

“先生，”陌生人打断了这句说起来一定很长的话，接下

去说，“我从来没有听见过这么混乱的演奏。不过我明白你们的用意，你们是要叫醒弗来夏那些好心的居民，可是他们现在又睡着了。啊，诸位，你们想用这个绝望的办法从他们那儿取得的东西，请允许我提供给你们吧。”

“您是说要招待我们吗？”弗拉斯告莱问道。

“是的，招待你们，一种比苏格兰人更殷勤的招待。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那么在我面前的就是名闻全美的‘四重奏’了。对于你们，我们整个美丽的美国都无条件地献出了热情。”

“先生，”弗拉斯告莱觉得应该说话了，“您太夸奖我们了。呃，多谢您愿意给我们找一个借宿的地方，但不知道是在哪儿？”

“离这儿二英里。”

“是另一个村庄吗？”

“不是，在一个城市里。”

“一个大城市？”

“当然。”

“对不起，”潘希纳说，“别人告诉我们说从这儿到圣地亚哥一个城市都没有。”

“这弄错了，我不知道该怎么解释。”

“弄错了？”弗拉斯告莱重复了一遍。

“是的，先生们，你们要是愿意跟我一起去的话，我保证你们会受到象你们这样身分的艺术家所应该受到的欢迎。”

“我的意见是去，”伊凡尔内说。

“我同意你的意见。”潘希纳说得很肯定。

“慢着，慢着，”邵恩嚷起来，“别抢在乐队指挥的前头！”。

“这是为什么？”美国人问。

“我们在圣地亚哥有点事情，那里有人等着我们呢。”弗拉斯告莱回答说。

“在圣地亚哥，”大提琴家补充说，“我们已经跟人约好了，要举行几次白天音乐会，从后天星期日开始。”

“噢——”那个人的声调表示出相当明显的不高兴。

然后说道：

“那不要紧，诸位，还有一个白天呢，你们有足够的时间访问一下这值得一去的城市，到时候我负责把你们送到就近的车站，保证不耽误你们到圣地亚哥去！”

说真的，这项邀请是很诱人的，是受欢迎的。他们可以在一家上等旅馆里找到一间舒服的房间——还不说这位殷勤的人物保证他们会受到的那种尊敬。

“你们同意吗，先生们？”

“我们同意。”邵恩回答说，饥饿和疲倦驱使他乐意地接受了这项邀请。

“那就说定了，”美国人接着说，“我们现在就走吧！二十分钟以后就可以到了，我相信那时候你们就会感谢我了！”

不用说，在刚才那次嘈杂的音乐演奏所引起的最后几声喝彩以后，那些屋子的窗户都已重新关上，灯光也熄灭了，弗来夏又沉沉睡去了。

四位艺术家在美国人的带领下走到电动车跟前，把乐器放了进去，然后坐在车厢的后半部，美国人则坐在前面，

靠近司机。发动机已经扳开，蓄电机发挥了作用，车身一晃，立刻以很快的速度向西驶去。

一刻钟以后，只见前面有一大片白茫茫的微光，炫目的月光洒遍四方。那儿就是我们的几位巴黎人所没有想到的那座城市。

这时候车子停了下来，弗拉斯告莱立刻说：

“我们总算到了海滨了。”

“海滨，不是，”美国人答道，“这是我们要渡过的一条河。”

“怎么能渡过去？”潘希纳问。

“乘轮渡，连车子一起过去。”

那里的确有一只美国常见的那种轮渡，于是车子和乘客都上去了。这只轮渡一点汽也不冒，一定也是用电发动的。只两分钟工夫就过了河，轮渡停泊在港口深处的一个船坞码头上。

车子又上了路，在一片田野间的小路上穿行着，不一会驶进了一个大花园，花园的高处装着灯，洒下一片强烈的光芒。

在花园的栅栏那儿有一扇门，出了门是一条又宽又长的石板路，走在上面还发出咚咚的响声。五分钟以后，艺术家们来到了一家舒适的旅馆门前的台阶下面。美国人对旅馆里叮嘱了一下，于是艺术家们就受到了热情的接待。他们立刻被带到一桌丰盛的筵席前面，于是他们就大吃起来，胃口非常好，这一点想必谁都不会怀疑的。

吃完饭以后，侍役长把他们领到一间宽敞的、被电灯照

得通亮的房间里；这种灯只要一按电钮就可以变成光线柔和的夜眠灯。但是这一切奥妙还是留着明天再寻求解释吧。他们很快地在房间四角的四张床上躺了下来，不一会儿就以一种少见的和谐性（“四重奏”就是因它而著名的）打起呼噜来了。

3. 一位多话的向导

第二天，刚打七点钟，这间四人合用的房间里就响起了几句说话声；说得更确切一些，这是模仿军队里的起床号的喊声：

“快——起来！……快——下床！……用二分之一的拍子！”潘希纳大声喊叫着。

伊凡尔内是四重奏中最懒散的一个，他是宁可用四分之三；甚至四分之四的拍子爬出他的热被窝的。但是他必须跟同伴们行动一致，迫不得已，只好把平躺的姿势改变为直立的姿势。

“一分钟我们都不能浪费，一分钟都不能！”“殿下”提醒大家。

“对，”邵恩附和着说，“明天我们一定得到达圣地亚哥。”

“好吧！”伊凡尔内说，“半天的工夫足够拜访这位可爱的美国人的城了。”

“使我奇怪的是，在弗来夏附近居然有这么一个大城

市！”弗拉斯告莱接着说。“我们的马车夫怎么会忘了对我们说呢？”

“说不说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我们能到那儿，我的老高音，”潘希纳说，“而现在我们已经到了！”

一大片阳光穿过两扇宽大的窗户射进房间，窗外是一条美丽的林荫路，顺着这条路可以望出一英里远去。

四个朋友在一间舒适的盥洗室里梳洗起来——这一件事做起来既迅速又方便，因为这间盥洗室具有最完善的现代化的设备：有调节温度的冷热水龙头，有用自动塞子放水的脸盆，有热水澡盆、电熨斗、随时可以喷出香水精来的喷雾器，有电扇，还有各种自动的刷子，有的是刷头发的，只要把头凑上去就行了，有的是刷衣服或皮靴的，刷得非常地道。

还有，到处装有电铃和电话，随时可以和旅馆的各个服务部门取得联系。另外还装有钟和随手一扳就可以大放光明的小电灯。

在这儿，邵恩和他的同伴不仅能和旅馆通话，还能和这个城市的其他各区通话，而且说不定——这是潘希纳的想法——和美国的任何一个城市都可以通话。

“甚至于跟全世界，”伊凡尔内加了一句。

他们还没来得及试一试，电话却在七点四十七分向他们传达了下面的一段英国话：

“卡里斯特斯·门巴尔向‘四重奏’的每一位可敬的演奏家道早安，并且请他们在梳洗完毕以后，就到精益旅馆的餐厅去进早点，那里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

“精益旅馆!”伊凡尔内说。“这个旅馆的名字倒很出色!”

“卡里斯特斯·门巴尔，这就是我们那位热心的美国人的名字,”潘希纳说,“这个名字真漂亮!”

“朋友们,”大提琴家叫道，他的肚子已经跟它的主人同样不耐烦了,“既然饭已经摆在桌上了，那就去吃吧，吃完饭……”

“吃完饭,在城里溜一圈。”弗拉斯告莱接过来说,“但不知道这个城是什么样的?”

我们的几位巴黎人有的已经完全穿戴好了，有的也已差不多了。潘希纳在电话里回答说，五分钟之内，他们就将荣幸地应卡里斯特斯·门巴尔先生的邀请到餐厅里去。

于是他们梳装完毕以后，就向电梯走去，机器开动了，把他们送到了富丽堂皇的旅馆走廊里。走廊尽头就是餐厅的门，这是一间宽敞的金碧辉煌的大厅。

“我愿意为你们效劳，诸位先生，非常愿意为你们效劳!”

说这句话的就是昨天晚上的那个人。他是个“自来熟”这一类型的人。看他那样子，不是好象早就跟他们认识了吗?或者更确切地说:就象从来就跟他们认识似的!

卡里斯特斯·门巴尔算来该有五六十岁了，但是一眼看去只不过四十五岁的样子。他的身材比一般人高，肚子稍微有点挺，四肢又粗又大。他精神饱满，身体健康，动作稳健，简直称得上“生龙活虎”。

邵恩和他的同伴见过不少这样的人，这种人在美国是

相当多的。卡里斯特斯·门巴尔的脑袋很大，是球形的。头发没有白，仍然保持着金黄色，而且是卷曲的，抖动起来好象一堆被风吹动的树叶。他的脸色非常红润，发黄的络腮胡子相当长，分成尖尖的几绺。上嘴唇的胡子都刮光了。嘴吻有点突出，老带着笑意，而且有一种嘲讽的意味。牙齿跟象牙似的，又亮又白。鼻子端端正正地安在额头底下，鼻端有点肥大，鼻翅很敏感，鼻梁上有两条竖纹，架着一副用精巧得象丝线似的银链子扣住的夹鼻镜。在这副夹鼻镜的镜片后面闪烁着一双灵活而带着绿色虹彩的眼睛，眼珠里面好象燃烧着一盆炭火。这颗脑袋是由一个象公牛一样的脖子架在肩膀上的。躯干直挺挺地支在丰满多肉的屁股上。两腿笔直，有点八字脚。

卡里斯特斯·门巴尔穿着一件非常宽大的烟草色的斜纹上衣。左襟的小口袋里露出一角花边的手绢。背心是白色的，非常合身，有三个金扣子，两只口袋上搭拉着一根沉甸甸的链子，一头拴着一只表，另一头是一只步行速度表；当然，链子上还挂着些叮铃当啷的装饰品。最后，那双肥大红润的手上还戴着一串戒指，这就使这套金银饰物应有尽有了。洁白的衬衫浆得又硬又亮，上面点缀着三颗金刚钻。宽大的翻领底下，系着一个茶褐色的既小又简单的丝质领结。裤子是带条纹的，有很宽的折缝。裤腿愈往下愈瘦，一直垂到用铝扣子扣住的短统靴上。

至于这位美国佬的相貌，那是再富于表情也没有了。他什么都露在外面，——是个天不怕地不怕所谓“阅历丰富”的那种人的相貌。这一定是个八面玲珑精明强干的人，

从他结实的肌肉、跳动的眉毛和挛缩的嚼肌上就可以看得出这一点来。他爱哈哈大笑，但是笑起来总是鼻音比喉音重，好象在嘲笑似的，生理学家会认为这是马叫。

卡里斯特斯·门巴尔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当“四重奏”进来的时候，他举起了那顶路易十三时代的宽边帽——所不同的只是没有羽毛装饰罢了——跟四位艺术家握手，把他们引到一张桌子前面。桌上放着一壶滚烫的茶和热气腾腾的讲究的烤面包。他不停地说着话，别人要想插一句都不可能——这也许是为了避免回答的缘故。他夸耀着他的城市如何出色，说那是一个不平凡的创造。他一个人滔滔不绝地说着，直到吃完饭的时候，才用下面的几句话结束了他的独白：

“来吧，诸位先生，请随我来吧。但是有一点要请你们注意……”

“哪一点？”弗拉斯告莱问道。

“我们的街道上绝对不准吐痰。”

“我们没有这个习惯，”伊凡尔内不以为然地说。

“好！那样可以避免罚款！”

“不吐痰，在美国！”潘希纳带着诧异而怀疑的口吻喃喃地说。

要想找一个比卡里斯特斯·门巴尔再好的向导兼翻译恐怕是很困难的。他对于这个城市了若指掌，家家旅馆的老板他都叫得出名字，每所房子的主人他都知道是谁，路上的每一个行人，他都亲切而熟悉地和他打招呼。

这个城市的建筑很有规律。所有的街道都是垂直交叉

的，好象一个棋盘。人行道上都有廊檐。城市规划整齐，但同时也不单调，因为对于住宅的建筑风格和内部设施都没有任何规定，完全由建筑师发挥自己的想象去设计的。除了几条商业大街以外，房屋都具有一种宫殿的气派，讲究的庭园两旁都是优雅的楼房，门墙上有艺术化的装饰，房屋内部也是尽量追求豪华，屋后的花园几乎和公园一样大。然而有一点值得注意：那些树木大概是新近才种的，都还没有达到绿树成荫的程度。在城里主要大街十字路口的街心花园里也是这样：那里新铺的夹杂着温带和热带花木的草地也还没有从土壤里吸取到足够的繁育力。这个自然特点跟美洲西部加利福尼亚各个大城市附近的茂密的大森林地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四重奏”走在美国人前面，各人都从自己的角度来观察一切。吸引伊凡尔内的东西并不引起弗拉斯告莱的注意；邵恩感到兴趣的事物，潘希纳对它却冷淡得很。但是总的说来，这个神秘的陌生城市引起了他们每个人的极大的好奇心。由于各人的看法不同，他们发现了许多值得注意的事物。好在有卡里斯特斯·门巴尔在，什么问题他都能回答。怎么说是回答呢？……他根本就没有等别人开口问就说出来了，他不停地往下说，没法使他停止。他的两片嘴就好比一个会说话的风车，只要有一点点风，就不停地转起来。

走出精益旅馆有一刻钟的时候，卡里斯特斯·门巴尔说：

“这儿是第 3 号街，城里一共有三十条街。这条街商业

最发达，是我们的百老汇，我们的摄政大街，我们的意大利路[1]。在这些商店和市场里，可以买到奢侈品，也可以买到日用品。要过一种最舒服最现代化的生活所需要的一切，这里都有!”

“商店我倒是看见了，”潘希纳说，“但没看见买东西的人。”

“也许时间太早？”伊凡尔内接下去说。

“那是因为买东西的人大部分都用电话购货或是用传字购货……”门巴尔回答说。

“什么叫传字购货？”弗拉斯告莱问道。

“是这样的：我们普遍地使用着传字机，这是一种非常完善的机器，它可以把你写下来的字传到别的地方去，就象电话能传话，电影机能把动作记录下来一样。留声机是用耳朵听的，这是用眼睛看的。传真机能使别处的景象出现在你的眼前，这也是同样的性质。这种传字机比电报要可靠得多，一封普普通通的电报任何人都可以冒名顶替在上面捣鬼。用传字机可以通过电流来签字，无论是汇票还是票据……”

“甚至结婚证书？”潘希纳用讽刺的口气紧接着说。

“当然，中提琴先生。结婚为什么不能利用电流呢？”

“离婚呢？”

“离婚也一样！不瞒您说，我们的机器在这方面应用得还是最广泛的呢!”

---

① 纽约、伦敦及巴黎的三条繁华的街道。

说到这里，向导哈哈大笑起来，把背心上的装饰品都抖响了。

“您很爱说笑，门巴尔先生，”潘希纳说，他也随着美国人大笑起来。

“是的，我爱说笑，就跟太阳光底下的金丝雀一样快乐[①]!”

这时候，他们看见前面横着一条大街，这是第19号街。一到那里，一切市场活动就都没有了。这条街跟别处一样，也有许多电车轨道纵横交叉着。车辆飞快地驶过，但是一粒灰尘也没扬起来，这是因为路面都铺有一层澳洲的卡利松和詹拉树[②]做的防腐木砖，（为什么不用巴西的桃花心木呢？）所以就跟用锯末擦过似的，非常干净。一向注意物理现象的弗拉斯告莱发现这种路就象金属板似的，走在上面会发出咚咚的响声。

“伟大的铁匠们真了不起!”他自言自语说，“他们现在竟能铺铁板路了!”

他正打算请教卡里斯特斯·门巴尔，门巴尔突然大嚷起来：

“诸位先生，请看这所公馆!”

他指着一所富丽堂皇的高大建筑物，它的两头的房屋向前突出，中间是一个精致的庭园，前面有一排铝质的栏杆围着。

“这所公馆简直可以说是一座宫殿，里面住的是本城的

① “快乐得象金丝雀，”是法国的一句谚语。
② 澳洲的一种橡胶树。

一位大名鼎鼎的要人，他叫詹姆·坦克登，伊利诺州那些开不尽的石油矿就是他的。他大概是我们这里最有钱的人了。所以他是城里最可敬的同时也是最受尊敬的人。”

“他有几百万的家私？”邵恩问道。

“哪儿的话!”门巴尔说。“百万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最普通的数目，我们这儿都是论亿的！住在这个城市里的尽是大财主。商业区的商人能在几年以内就发起大财来，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指的是零售商，因为在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小天地里，大商人和批发商是一个也没有的。”

“那么工业家呢？”潘希纳问道。

“这里没有工业家!”

“船老板呢？”弗拉斯告莱问道。

“更没有了。”

“那末都是靠年金过活了？”

“是的，全是有年金收入的人或是正在积累年金的买卖人!”

“噢，那么工人呢？”伊凡尔内问道。

“需要工人的时候就到外面去雇，先生们，等工作一完，他们就回去了，还带着一大笔工资!”

“我说，门巴尔先生，”弗拉斯告莱说，“你们城里穷人总有吧，哪怕是为了不至于灭种？”

“穷人？第二小提琴先生！您一个都不会碰到!”

“照这么说，这里不许要饭？”

“从来用不着‘不许’，因为要饭的根本不准进城。他们可以到美国的城市去，那里有收容所、难民所、贫民习艺

所……还有到处都有的感化院。”

“那么你们连监狱也没有吗？”

“没有蹲监狱的人。”

“那么犯罪的人呢？”

“那些人都请他们留在新旧两大陆，因为那里的环境更适合于表现他们的本质。”

“啊！真的，门巴尔先生，”邵恩说，“听您的口气，我们好象已经不在美国了？”

“你们昨天是在美国，大提琴先生，”这位老是使人吃惊的向导回答说。

“昨天？”弗拉斯告莱说，他不懂这个奇怪的字眼是什么意思。

“当然罗！……今天你们是在一个独立、自由的城市里，合众国是没有任何权利管辖这个地方的，这个城只属于它自己。”

“它叫什么名字呢？”邵恩问道，他那动不动发急的性子又活动起来了。

“它的名字？”门巴尔回答说，“对不起，我现在还不能告诉你们。”

“什么时候可以让我们知道呢？”

“等你们参观完了以后；这个城市能够被你们参观是非常荣幸的。”

美国人在这一点上有所保留，多少显得奇怪，不过，这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反正在中午以前，他们四个人就可以结束这次新奇的散步了，等到离开这个城市的时候，他们一

定能知道它的名字的，那就行了，不是吗？只有一点是值得考虑的，这个城市占据了加利福尼亚沿海这样大一块地方，它怎么会不属于美利坚合众国呢？再说，那个车夫怎么会一点儿也没有提到它呢？不过这个谜即使门巴尔不打算揭穿，二十四小时以后到了圣地亚哥，他们也会知道的。

这位使人摸不着头脑的人又开始滔滔不绝地介绍起来了。显然，他不愿意进一步解释刚才所谈到的话。

“先生们，”他说，“我们现在是在第 37 号街的路口。你们瞧这幅美丽的景象！在这一带，同样没有商店，没有市场，没有商业区街道上的特征。这里只有高大的公馆和私人住宅，不过住在这儿的人没有第 19 号街上的人有钱。他们每年的收入是一千万到一千二百万的光景……”

“那算是穷人罗！”潘希纳接着说，他意味深长地把嘴唇一噘。

“唉！中提琴先生，”门巴尔对他说，“要是跟别人比的话，谁都可能算是穷人的！百万富翁跟只有十万法郎的人比起来算是有钱的，但是假如跟有一亿法郎的人比起来就不算有钱了！”

我们的艺术家已经不止一次地可以注意到，他们的向导用得最多的字眼就是“百万”。这是一个多么富有魔力的字眼啊！他一说到它的时候，就鼓起了腮帮子，声音象金属那样清脆，简直会使人以为只要他一张嘴说话，就能造出钱来。从他嘴里掉下来的要不是金刚钻——就象那位仙女

的教子嘴里会掉下珍珠和碧玉来[①]一样——至少一定是金块。

邵恩、潘希纳、弗拉斯告莱和伊凡尔内继续在这个奇异的不知名的城市里游逛。这几条街比较热闹，因为有来来往往的行人。人们都穿得很整齐，看不见一个衣衫褴褛的穷人。到处有电车以及双轮和四轮的电动货车。几条主要的大街上有一种活动人行道，这是用一根长得没有尽头的链子牵动的，走在上面就跟在一辆正在开动的火车上行走一样。

来来往往的电车行驶在路上，好象弹子平滑地滚动在绿呢面的弹盘上似的。至于那种富丽堂皇的马车，只有在最富裕的市区才看得见。

“啊！这儿有一个礼拜堂。”弗拉斯告莱说。

他指着一座结构相当粗笨的建筑物，它不属于任何一种建筑风格，看起来有点象绿色草坪上的一大块萨伏瓦[②]的面饼。

“这是基督教堂，”门巴尔在这座高大的建筑物前面站住了脚说。

“你们城里有没有天主教堂？”伊凡尔内问道。

“有的，先生，而且我应当告诉你，尽管我们的地球上传布着一千来种不同的宗教，我们这儿却只有天主教和基督教。这里跟美国不一样，美国的各个州在政治上虽然没有分裂，在宗教上却是四分五裂的。那里的教会有各种各样

---

① 出自古老寓言：仙女使一位心地善良的人一张嘴就能吐出珍宝，一个坏人也想掌握这个秘术，结果仙女使他张口吐出的尽是可怕的蛇。

② 法国地名。

的派别；什么美以美、英格兰、长老会、浸礼会、威斯利派……这里只有忠于加尔文教[①]教义的基督徒和罗马公教[②]徒。”

“这里的人说的是什么语言呢？”

“一般都说英国话或法国话。”

“这一点值得庆贺。”潘希纳说。

“因此，”门巴尔接着说，“全城分为差不多相等的两个区。我们现在是在……”

“我想是在西区吧？”弗拉斯告莱看了看太阳，根据太阳的位置说。

“是在西区，要是您愿意的话。”

“怎么？要是我愿意？”第二小提琴问道，他感到这个回答很奇怪。“难道这个城市的方向可以随着各人的意思改变吗？”

“是的，也可以说不是，”门巴尔说，“这一点我以后再向您解释，我们还是回过来说这个区吧！要是您喜欢的话就算是西区……这里住的全是基督徒，基督徒都是讲究实际的，这里也不例外。天主教徒就比较注重心灵方面，趣味更高一些，他们住在……东区。所以说这个教堂是基督教堂。”

“气派也很象，”伊凡尔内说，“你看它的建筑结构低而沉，在这里边做祈祷大概只能下地不会上天吧……”

---

① 加尔文教，是十六世纪时产生的，代表正在兴起的中产阶级的宗教思想。它主张在基督教范围内实行民主，发扬“个人主义”精神，默认中产阶级重利盘剥是合理的，极受资产阶级欢迎。

② 梵蒂岗教皇领导下的天主教。

“说得妙，”潘希纳叫道。“门巴尔先生，在一个这么现代化的城市里，一定可以用电话来听讲道或望弥撒吧！”

“一点儿也不错。”

“向神父忏悔也可以用电话吗？”

“这跟用传字机结婚完全一样。您一定同意，这是非常切合实际的……”

“确是实际，不过真叫人难以相信，门巴尔先生，难以相信！”潘希纳说。

4. 坠入五里雾中的“四重奏”

经过一段漫长的散步以后，已经十一点钟了，这时候感到肚子饿是情有可原的，所以我们的艺术家们就嚷着说饿了，他们的肚子一齐叫唤起来，大家都认为非吃饭不可了。

卡里斯特斯·门巴尔也有想吃饭的意思，他并不比他的客人们更坚强些，同样也在一日三餐的需要面前屈服了。那么，是不是再回到精益旅馆去呢？

是的，城里的饭店看来并不多，那一定是因为人们都爱呆在自己家里，同时城里似乎也没有外来游客的缘故。

几分钟以后，一辆电车把这几位挨饿的人送到了旅馆，他们就在一张摆着丰盛菜肴的桌子前面坐了下来。这顿饭和美国饭有着显著的不同：一般的美国饭尽管量很多，还是弥补不了它在质方面的缺点；这里却有出色的牛羊肉、又嫩又香的鸡鸭、新鲜馋人的鱼；另外，代替美国饭店里的冰开

水的是各种各样的啤酒和法国美陶克[①]和布告涅[②]出品的十年前的陈葡萄酒。

潘希纳和弗拉斯告莱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至少跟邵恩和伊凡尔内一样，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门巴尔一再殷勤地奉菜，要是不领他的盛情，未免说不过去。

这位一张嘴老不闲着的美国佬兴致愈来愈高了。他畅谈着城里的一切，只有一点他吞吞吐吐地不愿意谈，就是他的同桌想知道的这个独立城市的名字。这到底是个什么城市呢？忍耐一下吧，等到参观完了以后，他就会告诉大家的。他所以要这么做是不是想拖住“四重奏”，使他们错过到圣地亚哥去的火车呢？不管它，还是尽情地大吃大喝一番再说。点心快吃完了，大家正要喝茶、咖啡和甜酒的时候，忽然响起了一下爆炸声，把旅馆的玻璃窗都震动了。

“这是什么？”伊凡尔内跳起来问道。

“不要慌，诸位，”门巴尔回答说，“这是天文台的炮声。”

“如果这是午炮的话，”弗拉斯告莱看了看他的表说，“我肯定它放晚了。”

“不会，小提琴先生，不会的！这里的太阳不会比别的地方走得慢的！”

美国人的嘴上露出一丝古怪的笑容，他的眼睛在夹鼻镜底下闪烁着，两只手来回地搓，看他的样子好象是因为开了一个很不坏的玩笑而自鸣得意似的。

弗拉斯告莱比他的同伴们清醒一些，他没有象他们那

①、② 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地。

样完全陶醉在这顿丰盛的酒席里，他用疑惑的眼光看看门巴尔，不太明白是怎么回事。

“啊，朋友们！——请允许我这样亲热地称呼你们，”门巴尔以最亲切的口气说，“现在我们去参观本市的第二个区吧。哪怕只有一个角落你们没有去，也会使我大失所望的！时间不多，我们马上出发吧！”

“到圣地亚哥去的火车几点钟开？”邵恩问，他总惦记着，怕因为迟到而失约。

“对了，几点钟开？”弗拉斯告莱紧跟着也问了一句。

“啊！晚上才开呢，”门巴尔一面回答，一面眨了一下左眼。“来吧，我的客人，来吧，有我给你们做向导，不会使你们后悔的！”

对于一位这样热心好客的人，怎么能不听从他的话呢？四位艺术家离开了餐厅，出了精益旅馆的大门，沿着大路走去。他们的腿有些发软，一定是酒喝多了。虽然他们并没有踩在旁边的活动人行道上，但是脚底下却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

“嗳！嗳！走好了，夏底庸[①]！”踉踉跄跄的“殿下”叫道。

“我想我们大概有点儿醉了！”伊凡尔内擦着额角说。

“不要紧的，巴黎的先生们，”美国人说，“就这一次，下不为例！为你们洗尘这是应该的呀！”

“我们把‘洗尘’用的喷水壶里的水全给用光了！”潘希

① 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地。

纳已经大大地领过了这份盛情，他心里觉得从来没有象现在这么舒畅过。

他们在门巴尔的带领下，走到了第二区的一条街上。这里气氛不那么严肃，完全是另外一种景象。他们就好象从美国北部突然来到了南部、从芝加哥来到了新奥尔良、从伊利诺州来到了路易斯安那州[①]一样。这里商店里的顾客比较多，房屋的情调更加优雅，住宅也更来得舒适，旅馆跟基督教区的同样豪华，但是更吸引人。居民的仪表、举止和风度也不一样。这个城市和某些星球一样，是双重的；所不同的是，这两个区不象星球那样互相绕着转动，这是两个并列的城。

快到区中心了。他们在靠近第 5 号街中段的地方停了下来。这时候只听见伊凡尔内惊讶地叫道：

"啊！真的！这是一座宫殿！"

"这是考伐兰家的宫殿。"门巴尔说。"南特·考伐兰是跟詹姆·坦克登齐名的……"

"比他更有钱吗？"潘希纳问。

"两个人一样。"美国人说。"他以前是新奥尔良的银行家，他的财产的亿数比手指头还多……"

"一个手指头一亿，好一副漂亮的手套啊！亲爱的门巴尔先生！"

"您说得对。"

"那么这两位名人，詹姆·坦克登和南特·考伐兰一定

① 芝加哥和伊利诺州在美国北部，新奥尔良和路易斯安那州在南部。

是互相仇视的吧!”

“至少是对头，他们都想在本城各项事务中取得优势，他们互相妒忌……”

“到最后也许会拚个你死我活呢!”邵恩问道。

“可能的，要是有一个把另外一个吃了……”

“那该多不消化啊!”“殿下”说。

门巴尔觉得这句话太有趣了，忍不住捧腹大笑起来。

天主教堂矗立在一块广阔的空地上，它的规模很大，人人看了都会赞叹不止。这是一座哥德式的建筑，欣赏这种风格的建筑是不需要站得很远的，因为它的美全在于直耸而上的线条，要是从远处看的话，就显不出这个特点来了。这座圣玛丽亚教堂有着轻巧的尖顶，纤秀的花枝形雕刻，雅致的火炬形拱顶和金碧辉煌的对合窗，确实是值得人们赞赏的。

“这个出色的哥德式建筑算得上盎格鲁撒克逊人的代表作!”爱好建筑学的伊凡尔内说。“您说得对，门巴尔先生，你们城市的两个区恰恰跟它的礼拜堂和天主教堂一样，一点也没有相似的地方!”

“不过，伊凡尔内先生，这两个区却是一母所生……”

“可是……不是同一个父亲吧? ”潘希纳问道。

“是的，……也是同一个父亲，可敬的朋友们! 不过它们是以不同的方式扶养大的。这两个区适应着到这儿来寻求平静、愉快和安逸的人所需要的生活。这种生活是在新大陆或者旧大陆的任何一个城市里所没法找到的。”

“我的阿波罗!”伊凡尔内说，门巴尔先生，您小心别把

我们的好奇心勾引得太厉害了！您好象在唱一支歌曲，只唱了其中的一句，使人们长久地向往它的主题……”

“要是老那么下去，就会听腻的!”邵恩接着说。“怎么样，现在您可以把这个古怪城市的名字告诉我们了吗？”

“还没到时候，亲爱的客人，”美国人一面扶正鼻梁上的夹鼻镜，一面说。“等游览完了再告诉你们，我们往前走吧!”

“等一等，”弗拉斯告莱说，他除了好奇以外仿佛还暗含着一种不安的感觉，“我有一个建议。”

“什么建议？”

“我们为什么不到圣玛丽亚教堂的塔顶上去看看呢?从那儿我们可以看到……”

“不行!”门巴尔叫道，一面摇着一头乱发的脑袋。“现在不行，以后……”

“以后什么时候？”大提琴问道。美国人躲躲闪闪地一味推托，他开始不耐烦了。

“等我们参观完了以后再说吧，邵恩先生。”

“参观完了以后再回到这个教堂来？”

“不，我的朋友，我们要游览的最后一个地方是天文台，它比圣玛丽亚教堂的尖顶还要高出三分之一呢。”

“但是为什么不现在就去呢？”弗拉斯告莱坚持着自己的意见。

“因为这么一来，就要达不到我预期的效果了!”

再也没有办法从这位神秘人物的嘴里得到别的答复了。

最好还是让他做主吧。他们细致地游览了第二区的各条街道，不一会来到了商业区，那里有裁缝铺、鞋铺、帽子

铺、杂货铺、面包房、水果店以及屠宰场等等。卡里斯特斯·门巴尔所遇见的人大部分都跟他打招呼，他也以一种得意洋洋的神气向他们一一回礼。他好象一个拉洋片的，两片嘴一刻也不停，说得天花乱坠，他的舌头就好象节日的钟锤似的，叮叮当当地摇个不停。

两点来钟的时候，“四重奏”到达了城根。这里围着一排精致的铁栅栏，上面点缀着鲜花和爬藤。栅栏外是一片广阔的田野，一直伸展到天边。在地平线的尽头，依稀可以看到田野的弧线和天空接连在一起。

在这儿，弗拉斯告莱注意到一件事情，但是他认为没有告诉同伴们的必要，到了天文台顶上，这一切自然会得到解释的。他注意到的是；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太阳按理应该在西南方，但是现在它却不在西南方，而是在东南方。

弗拉斯告莱本来就是一个细心的人，这件事情当然会引起他的惊讶的。他开始象拉伯雷①所说的“徒伤脑筋”起来。这时候门巴尔忽然改变了主意，对他们说：

“诸位，电车过几分钟就要开了，我们坐车到港口去。”

“港口？”邵恩问道。

“啊！离这儿最多一英里，这样，你们可以沿路欣赏我们的公园！”

如果有港口，那么它一定在下加利福尼亚滨海城市的靠北或者靠南的地方。总之，它一定在海岸的某一个地方。

几位艺术家有点出乎意料。他们在一节漂亮的车厢里

① 拉伯雷（1495－1553），法国文艺复兴时期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



栅栏外是一片广阔的田野

坐了下来。车上已经有好几个乘客了，他们都一一跟门巴尔握了手。（这家伙简直跟谁都认识！）于是电车就开足马力飞快地往前驶去。

门巴尔用“公园”来称呼城郊延绵不断的田野，的确是很恰当的。这里有一眼望不到头的羊肠小道，绿茵一般的草坪和色彩鲜艳的栅栏——有的是笔直的，有的是弯弯曲曲的，这里的人把它叫作“篱笆”。在养护林的周围，是一片矮小的丛林，里面有橡树、枫树、山毛榉、栗树、榎树、榆树、柏树等等，这些树都还是刚刚长成不久的。上千种鸟类栖息在树林里，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这是一个典型的英国花园，有许多喷水池，花坛里盛开着娇嫩秀丽的花朵，有各种各样的花草果木：跟蒙特卡罗所产的一样大的𪨊牛儿、桔子树、柠檬树、橄榄树、夹竹桃、乳香树、芦荟、茶花、天竺牡丹、亚历山大种的白蔷薇、紫阳花、白荷花和粉红荷花、南美洲的时计草、各种各样的钓钟草、山椒藻、秋海棠、风信子、郁金香、番红花、水仙花、白头翁、波斯的毛茛、蝴蝶花、樱草、兰花、元参、桫椤；还有热带地区特有的植物：昙花、棕榈树、海枣树、无花果、有加利树、含羞草、芭蕉树、石榴树、葫芦藤、椰子树……总而言之，凡是一个植物爱好者能向一个无所不包的植物园提出来的植物，这里全都有。

伊凡尔内一向喜欢回味占时的诗文，这时他一定会觉得置身在《阿丝特莱》[①]的田野景色之中了。的确，要是这片青葱的牧场上有羊，要是栅栏里有棕黄色的母牛在吃草，要

① 《阿丝特莱》，是十七世纪法国作家尤尔菲的名著，书中对田野景物的描写，细腻诱人，在法国文学上影响很大。

是树林里有斑鹿、牝鹿和其他生长在林木中的驯兽在奔驰跳跃的话，他们就成了尤尔菲笔下的牧羊人了，遗憾的是没有可爱的牧羊女。至于丽尼翁河[①]，这里有一条盘蛇河可以代替它，它那清澈的河水在田野的低洼处奔流不息。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这一切好象都是人工安排的。

于是，喜欢冷嘲热讽的潘希纳又有话可说了：

“啊！这就算是你们的河了吗？”

卡里斯特斯·门巴尔反问了他一句：

“河？那有什么用？”

“好有水啊，那还用说！”

“水？你说的是那种不卫生的、有细菌的、传染伤寒的媒介物？”

“是的，但是可以想法子把它弄干净……”

“何必找这个麻烦呢，我们可以毫不困难地制造一种不含任何杂质的干净水，甚至含有机铁质的水或汽水也可以随您挑选……”

“你们自己造水？”弗拉斯告莱问道。

“当然，而且不管是冷水还是热水，都跟光、声音、时间、冷、热、动力、防腐素和自动发电一样，全是直接通到住宅里去的。”

“照这么说，”伊凡尔内说，“我想你们灌溉花草的雨水也是人工制造的了？”

---

① 丽尼翁河是法国的一条小河，由于尤尔菲的小说《阿丝特莱》中的故事发生在这条河畔因而著名。

“您说得对，先生，”美国人答道。他一只手捻着胡子，只见手指上的宝石在细密的络腮胡子里闪闪发光。

“可以用人工控制的雨？”邵恩叫道。

“对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的地底下安着许多管子，它们有规律地，均匀适当地往外喷雨。这么一来，就不需要等待大自然的恩赐，担心捉摸不定的气候变幻了，就用不着无可奈何地咒骂天时，有时候嫌太涝，有时候又嫌太旱了。这不是要好得多吗？”

“我打断您一下，门巴尔先生，”弗拉斯告莱说，“就算你们能人工降雨吧，但是天上如果下雨你们能阻止吗？”

“天上？那是指的什么呀？”

“天上，换句话说，就是一块一块的云，也就是大气流和各种飓风、旋风、台风、疾风……在天气坏的季节里，譬如说……”

“天气坏的季节？”门巴尔重复了一遍。

“是啊！就是冬天……”

“冬天？那又是什么呀？”

“冬天就是指下霜、下雪、结冰！”邵恩大声说，美国佬的嘲弄的答话使他冒火了。

“我们这儿的人不懂这些！”门巴尔心平气和地说。

四个巴黎人面面相觑。他们遇见的是一个疯子呢，还是对方在故弄玄虚呢？如果是前一种情形，那么就应该把他关起来；如果是后一种情形，那就该狠狠地揍他一顿。

这时候，电车以不快不慢的速度在这个迷人的花园里

继续行驶着。邵恩和他的同伴看见在宽广的公园外边，有几块栽种得很整齐的田地，那里呈现出各种不同的颜色，就好象过去裁缝店门口所挂的布片似的。这无疑问地是一片菜园，里面有马铃薯、白菜、胡萝卜、萝卜、葱，总之，用来做美味的牛肉汤所需要的各种配料样样都有。

他们很想到田野里去，看一看这个古怪的地方是不是也出产小麦、燕麦、玉蜀黍、大麦、裸麦、荞麦以及其他谷物。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工厂，低矮的毛玻璃屋顶上耸立着一排排金属的烟囱。这些烟囱都是用铁架子支起来的，就跟正在行驶的轮船、一艘装有十万匹马力的强大推进机的大东方号上的烟囱一样。只有一点不同，就是它冒出来的不是黑色的浓烟，而只是轻轻的几缕；由于烟丝淡薄，它的烟灰绝不会影响空气的清洁。

这个工厂占地一万平方码，约合一公顷。这是“四重奏”在美国人的带领下，“侵入”（请原谅我们用了这个字眼）这个城市以后所看见的第一个工业性的建筑物。

“啊！这是什么建筑物？”潘希纳问。

“这是一家装有石油蒸馏设备的工厂，”门巴尔回答说。他那锐利的目光就象要把夹鼻镜的镜片穿透似的。

“你们的工厂制造些什么呢？”

“电力。它向全城的公园和田野送电，供给动力和照明。这个工厂还把电力供给我们的电报机、传字机、电话机、传真机、电铃、电灶、各种机器、弧光灯和白热灯、铝质月亮、海底电线……”

“海底电线？”弗拉斯告莱马上问道。

“是的！它把这个城市和美国沿海各地联系起来。”

“建立这么大的工厂有必要吗？”

“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因为我们需要消耗那么多的电，用来代替人力！”门巴尔说。“诸位先生，要知道，为了建立这个全世界独一无二哪儿也比不上的城市，需要没法计算的大量电力！”

当他们经过这家工厂的时候，只听见里面发出一阵阵沉重的吼声、蒸汽翻腾的咆哮声、机器的急剧转动声，以及地面的回音。这一切证明：这家工厂的机械能力要超出当时任何一个最现代化的工业部门。竟需要那么多的能量来推动发电机和充满蓄电池，实在难以想象。

电车从这里开过以后，又走了四分之一英里，然后在港口的车站上停了下来。

乘客们下了车。“四重奏”的向导一直在不住嘴地夸奖自己的城市。这时候他带领客人沿着海关仓库和船坞的码头上走去。这个港口是椭圆形的，可以容纳十条船，再多就不行了。这与其说是港口，还不如说是一个船坞。它的尽头是两道用铁板架成的防波堤，上面有两盏灯照耀着，这是为了使海外来的船只便于靠岸。

这一天，船坞里只有六只轮船，有的是运石油来的，有的是运每天必要的消费品来的。还有几只用电力开动的小船，是用来在海里捕鱼的。

弗拉斯告莱注意到，海港的入口冲着正北。他因此得出结论：这个港口一定在下加利福尼亚沿海突出在太平洋里的某块陆地的北面。他还注意到，海水以相当大的力量

向东流去，它冲击着码头的边沿，就象正在航行的船只的侧面一样，激起了一片波浪，——这一定是涨潮的缘故，不过美洲西部海岸的潮水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们昨天晚上乘轮渡渡过的那条河在哪儿？”弗拉斯告莱问道。

“在我们的背后，”美国佬仅仅回答了这么一句。

要是还预备进城乘晚班车到圣地亚哥去的话，就不应该再耽误时间了。

邵恩对门巴尔提出了这一点，门巴尔说：

“别担心，亲爱的朋友们。来得及的，我们坐电车沿着海岸逛一逛，然后再回城里。你们不是想看一下这个地方的全貌吗？一个钟头以后，你们到了天文台的塔顶上就可以看到了。”

“您保证我们来得及吗？”大提琴家追问了一句。

“我保证明天早上太阳升起来的时候，你们已经离开目前你们所在的地方了！”

这个答复很含糊，但也只好同意。再说，弗拉斯告莱的好奇心已经达到极点了，他比他的同伴还要性急，恨不得马上到天文台项上去看一看。据美国人说，从那里至少可以看到周围一百英里的地方。要是到了塔上以后还弄不清楚这个奇异的城市在什么地方，那就说根本否定它的存在！

船坞的尽头有一条电车轨道沿着海岸伸展出去。这里停着的电车一共有六节车厢，已经有许多乘客坐在车上了。这些车厢是由一个电气机车牵引的，机车里装有一个两百伏特电力的蓄电池，电车的速度是每小时十五到十八公里。

卡里斯特斯·门巴尔把“四重奏”引上了电车，电车马上就开动了；好象就等着他们几个似的！

这时候他们所看到的田间景色跟铺展在城市和港口之间的那个公园并没有多大不同。同样是平整而保养得很好的土地。唯一的区别是这里没有修剪过的草坪，只有绿色的牧场和只种蔬菜不种谷物的田地。这时候正有一场人造雨从地下的管子里喷出来，雨水大片地洒在划分得整整齐齐的长方形菜畦上。

天上落下来的雨绝不会分布得这样均匀，雨量也绝不会这样合适。

电车轨道顺着海岸伸展出去，一面是海，一面是田野。电车走了四五公里以后，停在一个有十三门大口径炮的炮台前面，炮台入口处写着“船舻炮台”几个大字。

“这些炮都装着炮弹，但是就象古老的欧洲的许多武器一样，从来也不曾射击过！”门巴尔对他们说。

这一带的海岸线轮廓鲜明，往外突出，有点儿象一个海岬。它的尽头很尖，好象船头的吃水部分，又象装甲舰的冲角[①]，海水冲到那儿就扬起一片白沫，向两边分开了。这当然是由海潮引起的，因为海浪已变成幅度很宽的海波了，潮势随着太阳西下而逐渐减退下来。

从这里起，又有一条电车路分出去，它是通向城市中心的；原来的那条路线还是沿着弯曲的海岸继续往前伸展。

门巴尔带着他的客人换了一辆车，告诉他们，要直接回

① 军舰前面的突出部分，用以冲击敌舰的。

到城里去。

已经参观得差不多了。门巴尔掏出他的表，这是日内瓦的名贵的西芳表，是一只会说话的表，一只留声表。他把揿钮一按，就清清楚楚地听见一个声音说：四点十三分。

“您没有忘记我们还得上天文台顶上去吧？”弗拉斯告莱提醒他说。

“忘记？亲爱的老朋友！就是忘了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忘了这件事啊！虽然我的名字还是有一点名气的。再过四英里我们就可以到达那个宏伟的建筑物前面了。它就在两个城区正中心的第1号街尽头。”

电车开动了。田里一直下着“午后雨”——这是美国人的说法。向田野那边望去，他们又看见了那个用栅栏围起来的公园以及公园里的草坪、花坛和树木。

一个四方形的塔顶上有一座巨大的钟，时针正指着四点半。这座钟和伦敦国会大厦的那座有点儿相象。

方塔下面就是天文台的房屋，这些房屋各有各的用途。有几幢房子上面盖着镶有玻璃的金属圆顶，那是专门供星学家在里面观察星球运行的。这片房屋的中央有一个院子，院子里屹立着一座高达一百五十尺的塔。从塔的最高层可以看到周围二十五公里以内的地区，因为附近没有什么高耸的建筑物、丘陵或山脉挡住视线。

卡里斯特斯·门巴尔走在客人的前面。一个穿着一套华丽制服的守门人为他打开了门，他就带大家走了进去。走廊尽头有一座电梯，“四重奏”和他们的向导乘了进去。电梯平稳地往上升，四十五秒钟以后，就停在塔顶的平台那

儿了。

这个平台上立着一根旗杆，上面挂着一面很大的旗帜，迎着微微的北风飘拂着。

这是哪一国的旗帜呢？我们的几个巴黎人谁也认不出来。旗上有红白相间的横条，那一定是美国的国旗了；但当时美国的蓝空中闪耀着六十七颗星[①]，而这上面却只有一颗星。这颗星，说得更确切些，一个金黄色的太阳，在旗帜左上角的蓝地上光芒四射，好象在跟天上的太阳争辉似的。

“这是我们的旗，先生们。”门巴尔一面说，一面脱帽致敬。

邵恩和他的同伴只好也跟着他脱下帽子来。然后他们从平台上走过去，一直走到栏杆前面，低头往下一看……

他们的肺里冲出了什么样的喊声啊！先是惊呼，后来变成了怒吼！

整个城市映入了他们的眼帘，它是正椭圆形的，外面就是一片汪洋大海，一眼看过去，可以望到很远，能看见外洋，但是却看不见任何陆地。

可是，就在昨天夜里，邵恩、弗拉斯告莱、伊凡尔内和潘希纳坐了美国人的车离开弗来夏以后，还在陆地走了有二英里路呢。后来他们在那辆电动车里坐轮渡只不过渡过了一条河，然后就又重新到了陆地上，事实上，要是离开了加利福尼亚的海岸航行到别处的话，他们一定能望见海岸的。

弗拉斯告莱转过身来向门巴尔问道：

---

① 美国国旗左上角为蓝色，代表天空。上面的四十八颗星代表州。此处说六十七颗，暗喻美国向外侵略，势力扩张到其他地方之意。

“我们是在一个岛上吗？”

“是的，正象您所看到的！”美国佬回答说，他的嘴上浮起了最亲切的微笑。

“这是什么岛？”

“模范岛。”

“这个城呢？”

“亿兆城。”

5. 模范岛和亿兆城

在那时候，还没有一位统计学家兼地理学家敢大胆地肯定说地球的表面上散布着多少岛屿。要是认为有好几千的话，也不算武断。然而在这么多的岛屿里，难道就没有一个能够符合模范岛的创建者们的要求，并且满足它的未来居民的欲望的吗？不错！一个也没有。正因为这样，人们才产生了这个从实用着眼的“美国式机械化”的念头：兴建一个完全用人工造成的岛屿；造成以后，它就要成为现代化冶金工业中最伟大的工程了。

模范岛——英文原名是“Standard Island”——是一个机器岛。亿兆城就是它的首府。为什么用这个名字呢？当然因为它是一群几十亿的富翁的城市，是戈尔特、范德比、洛希尔[①]的都会。但是一定有人会说：英文没有“亿

① 戈尔特、范德比、洛希尔都是当代有名的豪富。

兆”这个字，……新旧大陆的盎格鲁撒克逊人总是说“a thousand millions”（一千个百万）……“兆”是法国人的字眼……这倒是事实，不过近几年来，“兆”已经成为大不列颠和合众国的人通用的字眼了，——因此，用“兆”来称呼模范岛的首府还是非常恰当的。

一个人工制造的岛屿，从它本身的意义来说，倒没有什么了不起；只要有能够浸在河里、湖里或是海里的足够的材料，造一个岛并不是人力所办不到的。但是仅仅这样还不够。从岛的用途和它应该满足的要求这两方面来考虑，它必须是能够移动的，所以一定要让它浮在水面上。难也就难在这里。不过这个困难还不是钢铁厂所不能解决的，再说还可以借助于强大的机器，要知道机器的威力是无穷的。

美国人生来就喜欢大的东西，爱好惊人的事物，所以早在十九世纪末，就已经计划要在离开陆地几百法里[①]的大洋中设立一个用铁锚固定起来的大浮台。按照他们的打算，这个浮台即使够不上一个城市，至少也得是大西洋里的一个休养站，要有饭店、旅馆、俱乐部、戏院，还有其他等等；凡是在最时髦的水上城市里可以享受到的一切，游客们都可以在那里找到。现在，这个计划已经实现了，完成了。不过造起来的不是什么固定的浮台，而是一个活动的岛。

在这个故事开始的六年以前，为了兴建这个人工岛，向美国的富豪们提供大陆上的固定地点所没有的种种便利条件，就成立了一个模范岛股份有限公司。这家公司拥有五

① 一法里约合四公里。

亿美元的资本，共分成五百股。这些股份很快就募齐了，因为当时美国有许多大财主，——他们发财的途径有好几条，有的靠修筑铁路，有的靠办银行，有的靠开采石油，有的靠贩卖人口。

这个岛一共用了四年工夫才建起来。这里应当谈一谈它的一般大小和内部结构，以及它究竟怎么能在辽阔的太平洋上最美丽的地区往来移动的。关于它的大小，我们将用公里来表示，而不用英里——以前，十进位制曾经受到盎格鲁撒克逊习惯的无理排斥，但——这时候十进位制已经完全占优势了。

其实，水上村庄在中国的扬子江、巴西的亚马孙河和欧洲的多瑙河上早就有了。不过它们都是临时性的，只是几所盖在一长串木筏上的小房子，到了目的地以后，木筏解开，房子拆除，村庄也就没有了。

我们要谈的这个岛，可完全是另一回事，它是要放到海里去的，是永久性的，是要凭人类双手的创造尽可能地使它存在下去的。

再说，根据拉文斯坦因[①]的学说，学者们以惊人的准确性推算出在2072年的时候，地球上的人口将达到六十亿左右，到那时候也许就会嫌地面太小，也许大陆上都住满了人而不得不到海上去造房子住了，这是很难说的！

模范岛是一个用钢制造的岛，岛身的抗力是按照它将承受的重量预先计算好的。它由二十七万只钢箱组成。每

① 拉文斯坦因（1834－1913），德国地理学家。

个钢箱有十六米六十六厘米高，十米长，十米宽；所以它的平面是一个每边十米的正方形，面积是一百平方米。把全部钢箱都钉在一块儿以后，就成了总面积约二千七百万平方米，也就是二十七平方公里的岛了。建筑师把它造成椭圆形，它有七公里长，五公里宽，周围是十八公里整。

模范岛岛身没入水中的部分有三十尺，露出水面的有二十尺。也就是说，它的吃水部分有十米，它的总体积是四亿三千二百万立方米，排水量等于它的五分之三，就是二亿五千九百万立方米。

关于没在水中的那部分岛身如何制造的问题费了很长时间才得到解决——想出办法来的人因此成了亿万富翁——，因为它要求做到使蜗牛一类的动物不能从海水中爬到岛壁上来。

这个新的岛屿的地下部分既不会变形也不会坏，因为岛身的每一块钢板下面都由横档有力地顶住，每一块都拧得很紧，钉得非常牢固。

为了建造这个庞大的海上机器，必须开辟几个专用的工地。模范岛公司把这个问题解决了，它取得了马格达利那湾和海岸地区（位置在古老加利福尼亚这个狭长半岛的尽头，几乎到了北回归线边上），就把那里划为工地。建岛的工程就在以著名的威廉·透生为首的模范岛公司的工程师们的领导下，在这个海湾进行。威廉·透生在工程完工以后几个月就死了，就象勃伦内尔[①]在他的大东方号下水

① 勃伦内尔（1769－1849），英国籍的法国工程师，1824－42 年曾从事泰晤士河开凿工作。

没有成功时就死了一样。实际上，模范岛不也就等于一艘大东方号吗？只不过构造是现代化的，体积大上几千倍罢了。

大家都知道，一个岛可不能象船那样造好后再下到海洋里去。所以他们在马格达利那湾的水面上设了许多工地，就在那儿排好位置，一部分一部分地建造起来。美国的这部分沿海地区就成了活动岛的寄泊港，必要的时候可以到那里去修理。

由二十七万只钢箱构成的岛架子——也就是岛身，除了市中心特别坚固的那部分以外，都一律铺了一层很厚的种植土。岛上要栽培的植物是很有限的，只有一些草坪、花圃、小树林、牧地和菜园。这层种植土足够满足这方面的需要。如果要求这块人工铺成的土地上出产粮食，在上面饲养大批供应屠宰场的牲畜，那就有点脱离实际了，何况这些东西都有固定的进口。不过，为了使牛奶和家禽产品不必非依靠进口不可，这方面还是有必要的设施的。

模范岛的土地有四分之三是种植用的，大约有二十一平方公里的样子。其中包括四季常青的草坪、盛产蔬菜和水果的田园、放牧某几种牲畜的人造牧场。在耕作上广泛使用着电气，在直流电的作用下，植物以惊人的速度成长着，长出来的蔬菜也大得使人难以相信，比方说有四十五厘米长的萝卜、三公斤重的胡萝卜。这里的花园、菜园和果园可以跟弗吉尼亚[①]和路易斯安那[②]最好的种植园媲美。你不要觉得奇怪，这个岛——人们非常恰当地把它叫做“太平

①、② 美国南部的两个州，农业发达。

洋之宝”——在花钱方面是不在乎的。

首府亿兆城占地五平方公里左右，也就是五百公顷，城市方圆九公里，约占岛的总面积二十七平方公里中的五分之一。关于这个城市，刚才跟邵恩和他的伙伴一起游览过的读者已经很熟悉了，您要是到了那里的话，一定不会迷失方向的。再说，在美国的城市里，根本就不会发生迷路的事，因为美国的城市都是现代化的。这是它的优点，但也正是它的缺点。因为现代化的城市里交通固然很方便，但城市的面貌却毫不艺术，不能引人入胜。我们知道，亿兆城是椭圆形的，中间有一条三公里多长的第 1 号街把它分成两个区。天文台建筑在城的一头，另一头和它遥遥相对的高大建筑物就是市政大厦。城里一切公共事业——水流和街道、种植园、公园、市警、海关、商场、丧葬、救济院、各种学校、宗教和艺术等——的管理机关都集中在那里。

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方圆十八公里的岛上有多少人呢?

地球上超过一百万人口的城市大约有十二个——其中有四个在中国。机器岛上的居民却只有一万左右；完全是地道的美国人，因为人们到这个现代化的人造岛上来居住，为的是寻求安逸和清静，所以不希望在这里发生什么国际纠纷。不过，就照现在的情形看来，已经有点不够理想了，因为居民在宗教信仰上不一致。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无论对于美国的北方人——他们住在模范岛的左边——或者南方人[①]——他们住在右边，要想不准他们到岛上来住

① 美国北部信基督教的人多，南部信天主教的人多。

是很难办到的。再说如果这样做，模范岛公司的利益也要受很大损失。

这块金属的土地已安置好，预备建设城市的地区已规划出来，街道的分布也已肯定以后，就动手兴建了。豪华的旅馆、单幢的住宅、零售商店、公共建筑物、教堂和礼拜堂都盖起来了。但是那种二十七层的大楼，那种在芝加哥可以看到的“sky-scrapers”，就是说“摩天楼”，这儿是没有的。建筑材料都是既轻巧又坚实的东西，其中最主要的是一种不锈的金属，就是铝。它的份量比同体积的铁要轻七倍，正象圣－克莱尔·特维勒[①]所说的，这是一种有前途的金属，它能适应一座坚固建筑物的全部需要。除了铝以外，还用人造石，就是那种可以随意处理的水泥块。另外，甚至还用到一种玻璃砖，这是一种透明的砖，中间是空的，长圆形，象瓶子似的，用一种很细的泥浆把它们砌起来。如果有人想盖一幢玻璃房子的话，这种玻璃砖可以说是最理想的了。不过，实际上最普遍的还是金属结构的房屋，就象目前在造船方面都用金属结构来建造各种船身一样。其实模范岛本身也就是一艘船，只是大一点罢了。

岛上各种产业的所有权都属于模范岛公司。住在岛上的人不论他有多大家私，都只不过是租赁人。公司方面事先就仔细考虑了那些美国富翁在舒服和卫生方面可能提出的种种要求，因此样样都安排好了。这些美国人的富裕简直是难以想象的，跟他们比起来，欧洲的君主和印度的王公

---

① 圣－克莱尔·特维勒（1818－1881），法国著名化学家，曾发现一种制铝的方法。

就成了平常人物了。据统计学家说，全人类积蓄的黄金共值一百八十亿，银子值二百亿，那么其中有很大一部分一定是在“太平洋之宝”的居民手里。

这桩事业在财务方面一开始就很顺利。旅馆和住宅的租金都是极其昂贵的。有的甚至要好几百万，但是许多人家还是毫不困难地每年付出这笔钱来。这是公司的一笔收入。应当承认：模范岛的首府，从住的方面来说，的确是名副其实的。

除了这些大富翁以外，还有好几百户人家住在租金自十万到二十万法郎的平平常常的地方。其他的居民就是教师、供应商、职员和佣人了；再有就是少数无权在亿兆城或模范岛其他地方长期居住的外国人。这里律师非常少，难得有诉讼的事情。医生更少，死亡串已经下降到很低的数字了。再说这里每个居民都很了解自己的体格状况，他们用握力器测出肌肉的力量、肺活量测量器测出肺活量、脉搏测量器测出心脏收缩的次数、磁力记录器测出活力。另外，在这个城里，既没有酒吧间也没有咖啡店或酒楼，没有任何引起酒精中毒的可能，从来没有酗酒的情形。另外，城市的公共事业部门还供给电力、照明、机械力、热力、压缩空气、稀薄空气、冷气和自来水，还有电话和无线电报。在机器岛上，已经用人力消灭了气候的突然变化，也不会受到任何细菌的侵害。在这样的环境里，如果有人死了的话，那是因为人总是要死的，但这是在活到几百岁生命力耗尽了以后。

模范岛上有没有军队呢？有，有一支由斯蒂华脱上校

率领的五百人的一支军队，应该考虑到，太平洋沿岸并不是永远太平无事的。在靠近某些岛屿的时候，为谨慎起见，还是应当有所戒备，以防海盗侵入。这支军队的给养费很可观，每个兵士的待遇跟老大欧洲的统帅的待遇差不多，这可决不是故意耸人听闻。兵士的衣食住是公家供给的，征兵工作由一些收入跟克莱索①一样多的首长监督着，在极其良好的情况下进行，根本不费什么事，只要在应征的人中间选拔出来就是了。

模范岛有没有警察呢？有的，有几小队；对于一个没有任何理由会引起纠纷的城市，这些警察足舶保障它的安全了。他们是奉市府当局的命令驻在那里的。周围的海岸则有一队海关警察日夜巡视着，外来的船只只能在几个港口靠岸。在这种情况下，坏人怎么能进得来呢？万一岛上的居民中有人作了坏事，那么就会立刻把他逮捕起来，放逐到太平洋的西面或东面，到新大陆或旧大陆的某一个地方去，永远不让他再回到模范岛上来。

我们刚才曾提到过模范岛的“几个港口”，是不是说港口不止一个呢？是的，有两个，分设在椭圆形岛的两旁。这两个港口的名字，可以用法国的航海用语相应地译为“左舷港”和“右舷港”。

有了这两个方向相反的港口，在任何情况下都不用担心货物的定期进口会中断。中断是不可能的，比如说，天气不好，船只进不了这个港口，那么，这时另一个港口就刚好

① 克莱索，吕底亚最后一个国王，以富裕著名。因为吕底亚境内有一条出产金沙的巴克托河。

是顺风，可以保证船只靠码头。通过左舷港和右舷港，运来各种货物，例如：石油、面粉和谷物、葡萄酒、啤酒和其他应时的饮料、茶、咖啡、可可、杂货以及罐头食品等。此外还从美国最好的市场运来牛、羊和猪，这就保证了鲜肉的供应。最后，对于在吃的方面最讲究、最挑剔的人，也能充分供应满足他的口味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除了食品以外，衣料、家庭用的棉麻织物和时装等，凡是趣味高尚的绅士和风度典雅的女士所需要的东西也都有进口。所有这些物品在亿兆城的供应商那儿都有得卖，——什么价钱呢？我们不敢说，恐怕说出来读者不会相信。

谈到这里，大家一定会这样想：既然这个机器岛是活动的，今天在海洋的这一点，明天可能走出二十英里以外，那么轮船怎么能从美国沿海往这里定期运送货物呢？

回答很简单：模范岛并不是随随便便移动的，它按照计划行动，这个计划是由最高当局根据天文台气象学家的意见而制订的。模范岛是一个活动的游览所，经常在太平洋里有着最美丽的岛屿的一带移动。它还在最大的可能范围内避免气候忽冷忽热的变化，因为这种变化会引起各种疾病；在和卡里斯特斯·门巴尔谈到冬天的时候，他说，“我们不知道！”就是这个原因。模范岛只在赤道南北各三十五度的纬线之间移动，活动范围共有七十度，近一千四百法浬[①]的样子。这是一个多么出色的航行区啊！由于模范岛在这些美丽的群岛——它们在辽阔的海洋中就好象沙漠中的

① 1法浬合5,555米。

绿洲一样——之间移动的路线是事先规定好的，所以船只总能找到这个“太平洋之宝”。

不过模范岛是用什么方法把自己的航线通知出去的呢？公司方面不愿意借助于澳华泛东公司的二十五根总长一万六千英里的电缆。决不！机器岛不愿意依靠任何外力。解决这个问题，只要在海面上敷设几百根浮标就行了。这些浮标上架着通往马格达利那湾的电线，只要靠近浮标，把电线接上天文台的发报机，发出几封电报，海湾上的人就可以接到通知，随时知道模范岛的位置、它的纬度和经度，船舶也就能够定期把给养运到岛上来了。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值得说明一下。

岛上需要的淡水是从哪里来的呢?

靠近港口有两家工厂，专门用蒸馏方法制造淡水，通过管子把水送到住宅或田野的地底下去。家庭用水以及街道上所需要的水都是用这种方法供应的。并且还能象下雨似的从高处洒下水来，灌溉农田和草木，使它们不必再向变幻无常的天气屈服。这种水不仅是淡水，而且是一种经过蒸馏和电解的水，要比全世界大陆上最纯净的水源流出来的水还要干净；大陆上的水，象针尖那么大的一滴就含有一百五十亿个微生虫。

现在还剩下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奇妙的机器是怎样行动的。首先要说明，它不需要很快的速度，因为它得在西经一百三十度到一百八十度的赤道圈内一直停留六个月，它只要一昼夜能走十五到二十英里就够了，不需要再快。行动的问题本来很容易解决，只要置备一只拖船，和一条印度黄

麻编成的绳子就行了。这种绳子又韧又轻，可以浮在拖船和牵引物之间的水面上，不致沉到海底去而断裂。把这根绳系在岛的两头，绕在由蒸汽推动的圆筒上，这样，模范岛就可以象在某些河上来往的船只一样拖来拖去了。但是要牵引这样大的东西，这条绳一定要做得很粗才行，绳索在航行中很可能发生事故，给岛上造成损失。再说这种航行太不自由了，必须严格地循着拖船的路线走；而一牵涉到自由的问题，美国公民是决不肯将就的。

幸运得很，那时候电学家在研究中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什么事都可以用电——宇宙的灵魂——来办到。所以模范岛是利用电力开动的。为了发电设立了两个工厂，每个厂里都运转着具有无穷威力的发电机，输送出二千伏特电压的直流电。发电机推动装在两个港口附近的一套强大的推进机，在儿百个锅炉的作用下，能发出五百万匹马力的能量。锅炉的燃料是一种经过提炼的石油块，它地煤纯净，不容易垢积，产生的热量要多得多。这两家工厂是由华生和生华两位总工程师领导的，还有许多机械师和司炉手协助管理着，最高指挥则是伊塞尔·西姆考耶舰长。舰长住在天文台，他用电话跟工厂联系。这两个工厂分别设在左舷港和右舷港附近。舰长根据规定的航线，指示机器岛前进或后退。二十五日的夜里，模范岛的出航命令就是从他那儿发出的。当晚，模范岛停留在加利福尼亚海岸附近，不久以前，它刚开始了一年一度的航行。

希望随着模范岛作一次精神上的旅行而放心大胆地登上岛岸的读者，将亲自看到这次太平洋旅行中各种各样的



西姆考耶舰长

奇遇，我想不致于使他们后悔的。

现在来谈一谈模范岛的最大速度：当机器把它的一千万匹马力开足了的时候，每小时能走八个绳结[①]。由于岛身巨大，不怕浪潮的袭击，最强大的海浪也不能使它摇晃。根本不必担心晕船。由于推进机的运转而引起的轻微震荡，即使在“上船”的最初几天也很难觉察出。岛身前后有六十米的尖首，毫不费事地把水分开；这样，岛身就可以平平稳稳地在汪洋大海上遨游了。

当然，那两个工厂发出来的电力，除了推动模范岛以外，还有其他用途。它照亮田野、公园和城市；它还使探海灯发出强烈的光芒，往海洋中照射出去，使很远的地方都能看到它，以防发生互撞事件；此外，电报、传真、传字、电话，以及私人住宅和商业区所需要的各种电流，都是由它供给的。最后，这里还有人造月亮，也是以电力发光的；这种月亮每一个有五千烛光，能够照亮五百平方米的地区。

那时候，这架不平凡的海上机器正在作它的第二次太平洋航行。它是在一个月以前离开了马格达利那湾的；它向北纬三十五度前进，预备到跟夏威夷群岛同一纬度的地方去。当它正沿着下加利福尼亚的海岸行驶的时候，卡里斯特斯·门巴尔从电话里得到通知，知道“四重奏”离开了旧金山，正要上圣地亚哥去，他就提出要去把这几位杰出的艺术家请到岛上来。他怎样引起“四重奏”的注意，又怎样把他们带上机器岛（那时候它离开海岸只有几百米），以及

① 海上测量用，两结距离为十五米。

怎样由于这个恶作剧而使亿兆城的音乐爱好者们将要欣赏到室内乐，这一切经过读者们都已知道了。

这就是世界第九奇迹[①]，就是无愧于二十世纪的人类天才的杰作。目前，两位小提琴家、一位中提琴家和一位大提琴家正在那里作客。模范岛载着他们正在向太平洋的西部海面驶去。

6. 强迫请来的客人

就算邵恩、弗拉斯告莱、伊凡尔内和潘希纳是些从来不会大惊小怪的人，这一切都没有引起他们的惊讶，但是要他们压下心头的愤怒却是不容易的。他们气得真想把门巴尔一把揪住。他们完全有理由这样做；你想，本来在美国西部的陆地上呆得好好的，忽然无缘无故来到了大洋中！本来说离圣地亚哥——那里的人正等着他们第二天举行音乐会呢——只有二十来英里了，这会儿却忽然说已经远离那儿而来到一个飘浮不定的活动人造岛上了！的确，这场大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美国人总算运气，他躲过了这场怒火。他趁“四重奏”正在惊讶，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就乘上电梯

---

① 世界有七大奇迹：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塞米拉米达空中花园、奥林比亚的宙斯雕像、罗斯岛上的阿波罗像、以弗所的阿底米斯神殿、哈利加纳苏的陵墓、亚历山大灯塔。第八奇迹作者指巴黎的埃菲尔塔（见第七章 109 页）。

离开了塔顶的平台。这会儿，他已经挨不着那四个巴黎人的埋怨和怒气了。

“真是坏蛋！”大提琴嚷道。

“简直是畜牲！”中提琴破口大骂。

“咳！咳！还亏他呢，我们看到了奇迹，”第一小提琴只说了这么一句。

“那么你就打算饶了他了？”第二小提琴问他。

“不能饶他，”潘希纳抢着回答。“要是模范岛有法庭，我们要告他，判他徒刑，这个美国骗子！”

“要是有刽子手，我们就要求把他吊死！”邵恩叫道。

但是，要达到这种种目的，首先必须下去，到亿兆城一般居民住的地方去，因为警察是不在一百五十尺的高空办事的。如果可能的话，只要一会儿工夫就可以下塔了，但是左等右等电梯一直不上来，又找不到楼梯的影子，因此，“四重奏”在天文台的塔顶上，跟世人失去联系了。

一阵怨恨和怒气过去以后，邵恩、潘希纳和弗拉斯告莱一句话也不说，让伊凡尔内一个人欣赏他的，后来就一动不动地在那儿呆了下来。旗杆上那面绸旗帜在他们的头顶上迎风飘扬，邵恩恨不得割断旗索，把旗降低点儿，就象投降以后，在屋顶上升起的半旗一样。但是最好还是别给自己找麻烦，他刚刚举起一把锋利的小弯刀，同伴们就制止了他。

“我们自己可别做出不对的事来，”通情达理的弗拉斯告莱提醒他。

“那么，你就甘心让人家摆布吗？”潘希纳问。

“不，但是我们也不要把事情弄复杂。”

“我们的行李都直接送到圣地亚哥去了！怎么办呢？”“殿下”交叉着胳膊说。

“还有明天的演奏会呢!”邵恩大嚷起来。

“我们通过电话机来举行!”第一小提琴回答说。但是这句笑话并没有能平息大提琴的怒火。

大家都记得,天文台座落在第 1 号街尽头一个宽阔的广场中间。我们的艺术家可以望见，在这条三公里长把亿兆城分为两个区的大街的另一头,有一幢巍峨的宫殿似的建筑物，上面耸立着一座结构十分轻巧而又雅致的钟楼。他们想: 如果亿兆城有一位市长和几位助理的话，那儿一定就是市政府，一定是市政机关的所在地。事实确是这样，他们没有猜错。这时候，钟楼上发出了一连串热闹的钟声，一阵微风把它送到了天文台的塔顶上。

“听！这是 D 长调,”伊凡尔内说。

“是四分之二的拍子,”潘希纳说。

钟敲了五下。

“吃饭跟睡觉怎么办呢？……”邵恩嚷道。“都怪这个该死的门巴尔,我们难道就在这个一百五十尺高的平台上过夜吗？”

要是电梯不来把这几个囚犯带出他们的牢狱的话,的确有这个危险。

在这一带纬度很低的地方,黄昏很短,灿烂的太阳象一颗子弹似的，一会儿就落到地平线下面去了。“四重奏”向四面远远望出去，只见一片茫茫的大海，看不见一叶孤帆，

也望不见一缕轻烟。电车在田野里奔驰，有的在岛的周围环行，有的贯通着两个港口。这时候，公园里仍旧非常热闹，从塔上看下去，它好象一个大花坛，里面盛开着杜鹃、牡丹蔓、丁香、紫藤、时计草、秋海棠、山椒藻、风信子、天竺牡丹、茶花和几百种玫瑰。公园里游客很多，有成年人，有青年人。这里的青年可不是那种虚有其表的花花公子（那是欧洲大都市的耻辱），而是一些朝气勃勃、体格健全的小伙子。太太们跟年轻的小姐们大都穿着米色的衣服，这是一种热带的人们所喜欢的颜色。她们牵着美丽的、穿着丝背心和系着金饰缎带的小狗。这些绅士淑女三三两两，在草坪间铺着细沙的小道上散步。他们有的躺在电动车中的坐垫上，有的坐在浓荫覆盖下的长椅上。远处，有一些年轻的少爷在玩网球、棰球、高尔夫球和足球，还有的骑着矫健的小马玩马球。一群群孩子——是那种非常早熟、很早就具有个人主义意识的美国孩子，特别是小女孩——在草坪上玩着。有几个人骑着马，在养护得很好的跑道上奔驰，还有一些则在游园会的热烈竞赛中各显身手。

这时候，城里商业区的顾客还是很多。

载着行人的活动人行道伸展在几条主要大街的两旁。

这时候，天文台塔下的广场上出现了一群来来往往的行人。这四位囚犯大概并不怕引起行人的注目，所以潘希纳和弗拉斯告莱大喊了几声。如果只是为了要别人听到他们的声音，那他们的目的倒是达到了：好些人都向他们伸出了胳膊，甚至还有对他们说话的声音传上来，但是并没有任何表示惊讶的举动；人们看见这几个值得同情的人在平台

上嚷叫，也没有露出一点诧异的表情。至于对他们所说的，只是“再见!”、“你们好!”、“祝你们快乐!”以及其他表示友好和客气的话。看起来亿兆城的居民好象已经得到消息，知道这四位受门巴尔款待的巴黎人已经到达模范岛似的。

“岂有此理！他们在嘲弄我们呢!”潘希纳说。

“我也这样觉得!”伊凡尔内接着说。

一小时过去了。在这一小时中，他们的呼喊丝毫没有产生作用。棉拉斯告莱恳切地央告并不比邵恩的种种谩骂有效。快到吃饭的时候了，公园里的游客愈来愈少了，马路上的行人也只剩下寥寥几个了。这种冷冷清清的景象简直叫人受不了!

伊凡尔内又胡思乱想起来，他说:“我们好象是几个被恶神引到圣地里来的触犯圣灵的人，由于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因此受到惩罚。”

“要罚我们饿死呢!”潘希纳接着说。

“我们还没有用尽一切延长生命的办法呢，至少目前还不会死!”邵恩大声说。

“要是不得已到了你吃我我吃你的时候，那么我们第一个就吃伊凡尔内!”潘希纳说。

“您想吃就动手吧!”第一小提琴可怜巴巴地叹了口气说，一面低下头来好象束手待毙的样子。

正在这时候，塔里面传上来一阵响声，电梯升上来，停在平台那儿。这几个囚犯心想一定会看见门巴尔从电梯里走出来，都准备好要给他一种应得的“欢迎”。

谁知道电梯里一个人也没有!

好吧！这回没有机会打，那就等下一回，受骗的人早晚会把骗子手找到的。目前最要紧的是下去，到门巴尔所在的塔底下去。下去的办法已经明摆在那里了，就是乘电梯。

于是他们就这样做。大提琴家和他的同伴刚踏进去，电梯就开动了，不到一分钟，就到了塔底下。

“哎！注意，我们踩的不是‘天然的土地’①！”潘希纳跺着脚叫道。

在这种场合下说这样的笑话，算他没挑好时候，谁也没有理他。电梯的门开了，四个人一齐走了出来。院子里一个人也没有，于是他们就穿过院子，循着广场上的小路走去。

几个来往的行人从那里走过，他们对这四个陌生人好象丝毫也没有注意。弗拉斯告莱嘱咐大家要谨慎一些，经他这么一提醒，邵恩只好不那么冒冒失失地信口谩骂了。这件事应当请求有关当局来处理，耽搁些时候不要紧的，还是先回精益旅馆，等到第二天再来行使作为一个自由人所应有的权利吧。于是事情就这样决定了，“四重奏”开始沿着第1号街走去。

这几个巴黎人究竟有没有特别引人注意的地方呢？……很难说。人们注意到他们，但是并没有老盯着他们看——大概他们就跟亿兆城里难得有的参观者一样。然而在这块特殊的土地上，他们自己却有点不大自然，总觉得别人在盯着他们瞧。同时，他们又觉得这些行踪不定的岛民，

① 双关语，原文又作音阶中第五音讲。

这些情愿离开自己的同类到地球上最大的洋面上来过漂泊生活的人有些不可思议。如果再加上一点想象，简直可以把他们当作是太阳系中另一个行星上的人——这是伊凡尔内的想法，他那容易冲动的天性又把他带进了幻想的境界。至于潘希纳，他说：

“这些人都带着十足的百万富翁的神气，瞪板挺得那么直，就好象他们的腰部底下和他们的岛一样，也装着一架小推进机似的。”

这时候他们的肚子饿得更厉害了。吃过午饭已经很久了，肚子又催起那笔天天要还的债来。必须赶快回精益旅馆去。明天他们就要采取适当的措施，乘一艘模范岛的轮船上圣地亚哥，并且要向门巴尔要一笔赔偿费，这是合理合法的。

当他们沿着第 1 号街往前走的时候，弗拉斯告莱忽然在一幢豪华的房子前面站住了。这幢房子的门上写着“文娱宫”三个金字。在那富丽堂皇的拱形大门的右边，透过一扇镶嵌着阿拉伯式花饰的玻璃窗，可以看见里面摆着许多桌子，有几张桌子旁边还坐着一些人在吃饭，周围有不少人来来往往，显然，这是一家饭店。

“这儿是吃饭的地方！”第二小提琴一面说，一面用眼睛打量着饿得发慌的同伴。

潘希纳简短地回答说：

“进去！”

于是四个人挨着个进了饭店。他们的出现，看来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大的注意，因为这座大饭店里经常有外地人

进进出出。五分钟以后，第一道菜端上来了，我们的几位饿汉就狼吞虎咽地大嚼起来。这顿丰美的晚餐是潘希纳点的菜，并经其他三个人同意的。十分幸运的是，“四重奏”的钱包装得很满，而且就算在模范岛花光了的话，一到圣地亚哥马上就会有收入，又可以把它装满的。

这顿饭做得实在精致，比起纽约或旧金山的饭店来，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菜肴是用可以随意调节火力的电灶烹煮的，内容有：甘贝汤、玉米炒肉片、生荷兰鸭儿芹、各种糕点——全都是十分讲究的，然后是绝对新鲜的鱼、嫩到不能再嫩的牛排，显然是从加利福尼亚的牧场和森林里猎来的鸟兽和本岛种植的各种蔬菜。至于饮料，那决不是美国式的冰开水，而是各种各样的啤酒和葡萄酒，这种葡萄酒都是从布告涅①、鲍特兰②和莱因③的葡萄园运到亿兆城的酒窖里来的，价钱很贵，这是可以想象的。

这顿饭使得几个巴黎人的情绪又变好了，甚至影响到他们对事情的看法，现在他们对自己的遭遇已经不那么感到丧气了。大家知道，管弦乐演奏家们喝起酒来都很凶，这对于那些老得使劲把声音从管乐器中吹出来的人来说，还情有可原，但是对于演奏弦乐器的人来说，就有点说不过去了。且不管这些！总而言之，这会儿伊凡尔内、潘希纳，连弗拉斯告莱在内，都开始觉得这个亿兆富翁的城市里的生活简直象玫瑰花一样美丽，甚至象黄金一样灿烂了。只有邵恩不同意这个看法，道地的法兰西美酒还是浇不灭他心

①、②、③ 都是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地。

头的怒火。

总之，当别人请“四重奏”付帐的时候，他们已经象从前高卢人所说的那样“醉醺醺”了。帐单是由一位身穿黑礼服的侍役长递给会计弗拉斯告莱的。

第二小提琴看了一下总数，霍地站了起来，又坐下去，再站起来，用手揉揉眼睛，然后睁大了眼睛瞪着天花板。

“你怎么啦？”伊凡尔内问他。

“我从头到脚打了一个寒噤！”弗拉斯告莱回答说。

“很贵吗？”

“岂但很贵，要二百法郎。”

“四个人？”

“不是，每个人。”

不错，一共一百六十块美金，不多也不少。详细的价目是：松鸡十五块钱，鱼二十块钱，牛排二十五块钱，美陶克和布告涅酒每瓶三十块钱，其他的类推。

“我的天！”“殿下”大叫起来。

“强盗！”邵恩破口大骂。

这些话都是用法国话说的，所以那位神气十足的侍役长听不懂。尽管这样，他也大概猜到是怎么回事了。他的嘴上浮起一丝微笑，不过这仅仅是一种表示想不到的微笑，并没有轻视的意思。在他看来，四个人吃一顿饭花上一百六十块钱，是很平常的事，这是模范岛的市价。

“别丢脸！”潘希纳说。“这有关法兰西的荣誉！付帐吧！”

“到圣地亚哥一路上怎么办，只好先不管，”弗拉斯告莱

接着说，“后天我们就会连买一块夹肉面包的钱都没有了!”

他一面说，一面拿出钱包，从里面掏出一迭相当可观的美钞（幸亏美钞在亿兆城是通用的），他正要把钱交给侍役长，忽然听见一个声音说：

“先生们不用付帐了。”

这是卡里斯特斯·门巴尔的声音。

这位美国佬刚进屋子，照例是满面春风，笑容可掬。

“是他!”邵恩大叫起来。他真想把他一把抓住，紧紧地按住他，就象拉到强音的时候用力按住大提琴的指板一样。

“冷静点，亲爱的邵恩，”美国人说，“请您和您的同伴们到休息室去吧，那里已经准备好咖啡了。我们可以在那儿随便聊聊，聊完以后……”

“我就掐死你!”邵恩紧接着说。

“不，您会吻我的手[①]。”

“我才不吻你的手呢!”大提琴家叫着说，气得脸上一块红一块白。

一会儿以后，门巴尔的客人们已经躺在柔软的沙发上了。美国佬则坐在一张摇椅上来回晃着。

门巴尔向他的客人们介绍了自己。下面就是他的自我介绍：

“卡里斯特斯·门巴尔，纽约人，五十岁。著名的巴内姆[②]的曾甥。目前是模范岛的艺术总长，负责有关绘画、雕刻和音乐方面的事务，一句话，就是负责亿兆城的一切文娱

---

① 西欧礼节，表示尊敬、爱慕的意思。

② 美国的剧院老板，靠马戏班发大财的流氓。

活动。现在你们认识我了吧，诸位先生……”

“你是不是偶而也担任警察的职务，负责捉拿那些上了圈套的人，并且强迫扣留他们呢？”邵恩问道。

“您别那么快就给我下评语，急性子的大提琴，等以后再说！”总长说。

“我们会等的，请说下去吧，”弗拉斯告莱严肃地说。

“诸位，”门巴尔装出一种亲昵的神气接下去说，“在这次谈话中，我只想跟诸位谈谈音乐的问题，按照目前我们机器岛人所理解的那样来谈。亿兆城现在还没有剧院，但是当它想要的时候，剧院就会象魔术似地从地下钻出来的。直到现在为止，我们的市民经常都是通过精制的机器播送杰出的音乐作品来满足自己在音乐方面的要求的。无论是古代的和现代的作曲家，是当今的大艺术家还是目前最红的演奏家，只要我们高兴，就可以听到他们的音乐，我们用留声机……”

“你们的留声机倒象一只黄雀琴[①]！”伊凡尔内轻蔑地说。

“您一定想不到，小提琿独奏家！”总长接着说，“我们的机器曾经不止一次冒昧地播送过您在波士顿和费城举行的音乐演奏。要是您喜欢的话，可以请您听听，您可以用自己的手给您自己鼓掌……”

“那时候，著名的爱迪生[②]所发明的这个玩意儿已经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留声机已经不是那种跟刚发明的时

① 一种用来教黄雀唱歌的手摇琴。转意是指唱歌没有感情的人。

② 美国著名的科学家，留声机是他发明的。

候一样的话匣子了。多亏这位可敬的发明家，音乐家、演奏家和歌唱家刹那间的天才表演才能够象雕刻和绘画一样地照原样保存下来，留给后世的人欣赏。这可以算是一种回音，不过它跟照相一样，非常忠实，能把歌唱或演奏中极小的变化和最微妙的地方，完全按照原来的样子一成不变地重新表现出来。”

门巴尔说这些话的时候非常兴奋，听的人被他感动了。他谈到圣－桑、来伊尔、安勃罗斯、汤姆士、古诺、马斯内和威尔第，又谈到柏辽兹、梅耳彼尔、亚勒威、罗西尼、贝多芬、海顿和莫扎特的不朽杰作。他好象对这些作品有深刻的理解，他推崇它们，并且似乎要把介绍这些作品作为一个剧院老板（他已担任很久了）的主要工作。听他讲话是很有意思的。不过看起来对于瓦格纳的狂热他没有沾染上，那时候这种狂热正在减退下去。

当他停下来换气的时候，潘希纳抓住这个机会说：

“这一切都很好，不过据我看，你们亿兆城只是从话匣子里听到过音乐，只是从人家给你们送来的、就象送沙丁鱼罐头和牛肉罐头一样的音乐罐头里听到过音乐吧！”

“请原谅，中提琴先生。”

“本‘殿下’可以原谅你，但是我要坚持一点，你们的留声机里放出来的只是过去的音乐，亿兆城从来也听不到一位艺术家当场演奏出来的音乐。”

“请您再原谅我一次。”

“您要原谅多少次，我们的朋友潘希纳就可以原谅您多少次，门巴尔先生，他满口袋里装的都是‘原谅’，”弗拉斯告

莱说。“不过他的意见是正确的。你们要是能直接听到美洲和欧洲剧院里的音乐……”

“您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吗，亲爱的弗拉斯告莱？”总长大声说，一面停止了“打秋千”[①]。

“您说呢？”

“我说这只是钱的问题，拿我们城市的富裕来说，它的一切幻想、一切在音乐方面的欲望都是可以得到满足的！所以这一点事实上已经办到了。”

“用什么方法？”

“就用这个文娱宫的音乐厅里装置的剧院转播机。模范岛公司不是有许多海底电线安在太平洋里吗？这种电线一头通马格达利那湾，另一头架在牢靠的浮标上。当我们的市民想听某一歌唱家表演的时候，不论是新大陆的还是旧大陆的，只要接一根电线，用电话通知马格达利那湾的人，他们再跟美洲或者欧洲接通，把电线或电缆跟某一个剧场，或某一个音乐厅接上，我们的音乐爱好者就可以坐在这个文娱宫里，真实地听到远处的演奏，为它鼓掌。”

“可是远处的人却听不到这儿的掌声呀！”伊凡尔内说。

“请原谅，亲爱的伊凡尔内先生，他们可以听见的，有来回电线。”

这时候门巴尔又滔滔不绝地谈起他对音乐的高超见解来了。他不仅把音乐当作一种艺术的表现，还把它当作一种治疗方法。按照威士敏修道院詹·哈福特的学说，亿兆

① 指不再在捣椅上摇晃。

城的市民们证实了利用音乐能取得的特殊效果。这种学说使他们保持着十分良好的健康状况。音乐能对神经中枢起一种反射作用，和谐的旋律能使动脉扩张，能影响血液的循环，按照需要使血流加速成减缓。音乐能以音的高低强弱来决定心脏跳动的速度和呼吸系统的运动，同时能促进消化机能。所以亿兆城设有“音乐能供应所”，通过电话设备把音波输送到居民的住所里去，等等。

“四重奏”张大了嘴，简直听呆了。他们从来没有听到过从医学的观点来讨论他们的艺术，大概这有点使他们不痛快吧。但是，富于幻想的伊凡尔内对这些理论却感到了莫大的兴趣。这些理论不禁叫人想起了撒乌尔王时代著名竖琴家大卫的治疗方法①。

在总长的最后一段宏论发表完了以后，伊凡尔内就嚷着说：”对……对……很明显，只要根据诊断的结果来选择一下就行了！贫血的人就选瓦格纳和柏辽兹的乐曲②……”

“多血的人就听门德尔松和莫扎特的作品③，他们的曲手能有效地代替溴化锶④。”

这时候，邵恩用他的粗嗓子插进来，打断了这番高谈阔论：

---

① 据圣经中说，大卫自从杀死高利亚以后，在百姓中威信很高。撒乌尔王就妒忌他，担心自己王位不稳，以致发起疯来，想杀死大卫。大卫就给他弹琴，治好了他的疯病，暂时打消了杀他的念头。

② 瓦格纳和柏辽兹的乐曲气魄宏伟，雄壮有力。

③ 门德尔松和莫扎特的乐曲优美柔和，温文雅致。

④ 一种镇静剂。

“这一切都不相干，”他说。“你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儿来？”

“因为弦乐器所起的作用最强……”

“啊，先生，原来是为了要镇定你们的错乱的神经，医治你们的神经病人，所以你就打断我们的旅行，不让我们到圣地亚哥去。明天我们还要在那儿举行演奏会呢……”

“正是为了这个，我的好朋友！”

“那么说，在你看来，我们只不过是些学用音乐治病的学生，管音乐配方的药剂师？”潘希纳嚷了起来。

“不是，诸位先生，”门巴尔一面站起来，一面说，“我们完全把你们看作具有伟大天才的大名鼎鼎的艺术家。‘四重奏’在美国旅行演出中所受到的喝彩声一直传到我们的岛上。这次主要是模范岛公司认为现在应该拿看得见、摸得着、有血有肉的音乐演奏来代替留声机和剧院转播机了；应该让亿兆城的市民直接听到艺术作品的演奏，因为那种享受实在是没法形容的。公司方面希望先从室内乐开始，然后再聘请演歌剧的交响乐队，所以就想到了你们这几位室内乐演奏的杰出代表，希望能请到你们。于是就把这个任务交给我了，要我不惜一切代价把你们请来，必要的话，就把你们骗来。所以你们是第一批到模范岛上来的艺术家。请想一想，你们将会受到怎么样的欢迎啊！”

总长的这段热烈的言词使伊凡尔内和潘希纳大受感动，他们甚至已经忘了自己是被骗来的。遇事慎重的弗拉斯告莱则在考虑被骗的这件事，是不是值得认真计较，因为话要说回来，在这么一个稀奇古怪的岛上，怎么能要求一切

事情都正常地进行呢？只有邵恩，他是打定了主意决不让步。

“不行，先生，”他提高了嗓子说，“不能不得到别人同意就这样把人骗了来。我们要控诉你！”

“控诉我？你们应当感谢我才对呢，否则就是恩将仇报了！”总长说。

“我们要求赔偿损失，先生。”

“赔偿损失？我正要给你们一笔钱呢，数目比你们能提出来的要多上一百倍。”

“为什么给钱？”实事求是的弗拉斯告莱问道。

门巴尔掏出了他的钱包，从里面抽出一张印有模范岛徽印的单子，递给艺术家，说道：

“在这张证书底下签上四位的名字，事情就算肯定了。”

“看都没有看就签字？”第二小提琴说，“天下没有这样的事！”

“但是这不会使你们后悔的！”门巴尔一面说，一面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好吧，那就照规矩办吧。这是公司准备跟你们订的合同，一张从今天开始为期一年的室内乐演奏合同，算是你们在美国旅行计划的一部分。一年以后，模范岛就回到马格达利那湾，你们可以在那儿及时赶上……”

“赶上我们在圣地亚哥的音乐会，是吗？”邵恩嚷着说，“到圣地亚哥去领受人家的嘘声……”

“不，先生们，是喝彩声，叫好声！爱好音乐的人能够听到象你们这样的艺术家的演奏，总会感到十分荣幸和高兴

的……哪怕是晚听到一年!”

对于这样一个人，你还能老怀恨他吗?

弗拉斯告莱拿起单子来，仔细看了一遍。

“有什么保证给我们吗? ”他问道。

“一份由我们岛主席西吕斯 ·皮克斯丹夫先生签字的模范岛公司的保证书。”

“酬金就照合同上所说的吗? ”

“不错，一百万法郎。”

“四个人? ”潘希纳叫道。

“不，每人一百万,”门巴尔微笑着回答。“不过对于你们的才能来说，这个数目还是不相称的。任何东西也不能作为对你们的恰当酬劳!”

大家会同意: 这样的吹捧已经到了顶点，再要要求什么可就太叫人为难了。但是邵恩还是不同意，给他任何代价他都不答应，他还是要到圣地亚哥去。弗拉斯告莱好不容易才使他的怒气平息下来。

不过总长的这番话确是有点使人难以相信。一个期限只有一年的合同，每人就有一百万法郎的酬金，这不是开玩笑? 决不是开玩笑，弗拉斯告莱在问了下面这句话以后就得到了证明:

“这笔酬金什么时候付呢? ”

“分四期付。”总长答道。“这儿是第一期的酬金。”

门巴尔的钱包里塞满了一迭迭钞票，他拿出四迭来，每迭是五万美金，也就是二十五万法郎，他把这些钱交给了弗拉斯告莱和他的同伴。

这是一种手段，一种美国式的办事手段。

邵恩多少有些动摇了。不过在他身上，坏脾气永远总是占上风，所以他还是忍不住要说：

“不过，照你们岛上的市价，一只鹧鸪要二十五个法郎，那么买一副手套总得要一百法郎，一双靴子就得要五百法郎吧？”

“啊！邵恩先生，这些零星东西公司方面是不计较的，”门巴尔大声说。“‘四重奏’的艺术家们在我们岛上逗留期间所需要的一切东西，都不要你们付钱！”

在这样优渥的条件下，除了在合同上签字以外，还有什么好说的呢？

所以，弗拉斯告莱、伊凡尔内和潘希纳就都这么做了。邵恩嘟哝着说这一切简直荒唐……到一个机器岛上来，这可不是一个聪明人干的事……，你看会有什么结果吧……但是末了他还是签了字。

签字的手续办完以后，弗拉斯告莱、伊凡尔内和潘希纳虽然没有吻门巴尔的手，至少都热烈地握了它一阵。握四下手，每握一下就是一百万！

“四重奏”就这样被拉到了一次不可思议的冒险里，成了模范岛强请来的客人。

7. 向西行驶

模范岛在太平洋上平稳地行驶着，这时候海洋的情况

跟它的名字很相称。邵恩和他的同伴呆在岛上有二十四小时了，他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平稳的行进，甚至感觉不出正在航行。由一千万匹马力推动的几百架推进机力量尽管强大，然而金属的岛身却难得引起轻微的震动。亿兆城的地基一点也不动摇，能使大型军舰屈服的惊涛骇浪也影响不了它。住宅里并没有装置避震的桌子和电灯；有什么必要呢？巴黎、纽约和伦敦的房屋地基，也不见得比这里的更稳固呀。

在马格达利那湾停泊了几个星期以后，在公司主席主持下，召集了模范岛名人委员会会议，通过了一年的航行计划。根据决议，机器岛将要在东太平洋的主要群岛间航行。那一带空气卫生，含有丰富的臭氧。臭氧是一种可以用电作用于氧气而产生的气体，它的氧化性极强，具有普通氧气所没有的活泼性。机器岛是可以自由活动的，因此它就利用这一点，随心所欲地漫游各处。只要它高兴，向东可以停靠美洲的沿海一带，向西可以到亚洲的东部海岸。一句话，它爱上哪儿就可以上哪儿。它可以在一次漫游四海的航行中享受种种乐趣。即使它想离开太平洋，绕过合恩角到大西洋，或者再绕过好望角到印度洋的话，也只要调整一下方向开过去就行了。你可以相信：无论是海潮还是风暴，都不能阻挠它达到目的。

虽然如此，“太平洋之宝”却并不打算到远洋一带去，因为太平洋中连绵不断的群岛向它提供的那些优越性别处是没有的。要作一次漫游四处的航行，东太平洋这个地区已经够辽阔了。机器岛可以从这个岛屿到那个岛屿，游遍整

个东太平洋。

机器岛虽然没有动物所特有的直觉，没有那种根据自己需要来决定去哪里的第六感觉，但是却有一双可靠的手按照经过长久讨论后一致通过的计划掌握着它。直到现在为止，在航线问题上，左舷区和右舷区的居民还不曾有过分歧的意见。目前，它正按照决议，向西朝夏威夷群岛驶去。这个群岛距离“四重奏”登上机器岛的那地点大约一千二百法里，模范岛将要用一个月的时间，以中等速度航行到那里去，然后在那里呆一个时期，直到认为应该到南半球的别的岛屿去的时候再离开。

“四重奏”在那值得纪念的日子的第二天就离开了精益旅馆，在文娱宫里的一套专为招待他们的房间里安顿下来。这是一套很舒服的房间，陈设可以说够豪华的了。第1号街就横在窗前。邵恩、弗拉斯告莱、潘希纳和伊凡尔内每人有一间房，当中是一间合用的起居室。文娱宫的中央庭园里有茂密的树荫和清新的喷水池供他们休憩。院子的一边是亿兆城的陈列馆，另一边是音乐厅；就在这个音乐厅里，四位巴黎艺术家将要荣幸地以他们的演奏来代替留声机和剧院转播机放送的音乐。他们可以上餐厅去吃饭，一天去两次、三次……爱去多少次就多少次，侍役长再也不会把吓人的帐单递给他们了。

这天上午，他们四个人都在起居室里，再过一会儿就该下去吃饭了。

“我说提琴匠们，”潘希纳问道，“你们认为我们遇到的这件事怎么样？”

“一个梦，”伊凡尔内回答说，“在这个梦里我们订了一张一年一百万的合同！”

“这完全是真事，”弗拉斯告莱说，“不信你往口袋里摸一下，你就可以掏出一百万的四分之一——第一期的报酬来。”

“但是谁知道结果会怎样呢？我想一定好不了，”邵恩嚷着说。他这个人好象是不由自主地被人按倒在一张舒服的床上，却硬要在这张床上挑出些美中不足的地方。

“还有，我们的行李呢？”

真的，行李已经运到圣地亚哥去了，回不来了，也没法去把它们找回来。啊！都是不能少的东西：几只箱子、衬衣、盥洗用具、替换衣服，还有演奏时穿的礼服。

其实这一点完全用不着担心，四十八小时之后，四位艺术家的那几件半旧的外衣就要换上一套簇新的了。这套新的服装包括一件价值一千五百法郎的上衣和一双五百法郎的皮鞋，都是免费赠送的。

门巴尔由于这样巧妙地办妥了一件棘手的事情，感到十分得意，他要使“四重奏”什么也不缺，因此什么都给他们预先准备好了。你简直想不出还有比他更加殷勤周到的总长。他也住在文娱宫里，里面的各个部门都归他领导，公司供给他一笔跟他的慷慨和阔绰相适应的薪俸……数目我们还是不说出来的好。

文娱宫里有几间阅览室和游戏室，但是象“拔卡拉”、三十点与四十点，轮盘赌、扑克以及其他的赌博都是严格禁止的。那里还有一间吸烟室，烟是由最近成立的烧烟部烧好

以后直接送来的。在一间装着许多烧烟器的屋子里，集中地燃烧烟叶。烟里的杂质和尼古丁除去以后，由一种特制的装着琥珀咬嘴的管子通到每一个爱吸烟的人面前。吸的时候，只要把嘴凑上去就行了。另外，还有一只仪表记录每日的消耗量。

在这个文娱宫里，不仅音乐爱好者可以欣赏到远方的音乐，——“四重奏”的演奏马上就要包括进去了——，同时亿兆城所搜集的各种艺术品也都陈列在这里。喜欢画的人可以在陈列馆里看到许多古代和近代的名画。那里有意大利派、荷兰派、德意志派和法兰西派的无数名贵杰作，收藏极其丰富，连巴黎、伦敦、慕尼黑、罗马和佛罗伦萨也会羡慕。这里收藏着拉斐尔、芬奇、其奥奇奥恩、告莱其、陶米尼根、李贝拉、穆里洛、吕伊达尔、伦勃兰、鲁本斯、魁普、弗郎、阿尔、阿勃马、范·蒂克以及尔拜因等人的名作；近代的则有夫拉各纳尔、盎格耳、德拉克洛亚、歇菲尔、卡拔、德拉罗修、雷诺、古丢尔、美索尼尔、米勒、卢梭、儒勒·度普莱、勃拉斯卡萨、马加尔、泰那、德罗允、柯乐、道比尼、鲍特里、波拿、卡罗吕、杜兰、儒勒·勒弗尔、伏龙、布勒吞、比内、庸翁和卡巴奈尔名画家的作品。为了使这些画能够永久保存下去，它们都装在特制的玻璃框里。有一点应当指出：在这个陈列馆里，印象派、感伤派和未来派的作品还不多；不过毫无疑问，不久一定会多起来的，模范岛早晚免不了要受到这种颓废的恶风侵袭。陈列馆还拥有许多名贵的雕像，许多古代和近代大师用大理石雕成的人像，这些雕像都放在文娱宫的各个庭园里。幸亏这里既不下雨也没有雾，所以这些

组像、圣身像、胸像虽然放在露天里也不会受到风雨的侵蚀。

但是，如果说这些杰作经常有人来参观，亿兆城的富翁对于这些艺术品有很高的鉴赏力，他们的艺术感十分发达，那倒不一定。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右舷区的艺术爱好者要比左舷区多；在想得到某一件作品的时候，他们的意见总是一致的，他们会以高得吓人的、压倒一切的价格把它从奥马尔公爵[①]和新旧大陆所有的嚣夏尔[②]手里夺过来。

文娱宫里出入的人最多的地方是阅览室。那里有从马格达利那湾由轮船定期运来的欧美两洲的报章杂志。这些杂志经过许多人阅读以后，就存放在图书馆的书架上。现在书架上排列着数千种图书，由一个图书管理员专门负责分类编号，他的年薪是二万五千美金，他也许是岛上最清闲的工作人员了。图书馆里还有一些留声书：人们用不着自己阅读，只要把揿钮一按，就有一个声音出色地把书念出来——就好象勒古凡[③]先生朗诵拉辛的《费特尔》一样。

关于当地的报纸则由两位主编领导编辑和写稿工作，然后在文娱宫的工场里排印。共有两份，一份叫《右舷新闻》，是给右舷区居民看的；一份叫《新先驱》，是给左舷区的居民看的。报上登的都是一些杂闻，邮船到达的日期、海上的消息、航行中遇到的事情、商业区关心的市价表、模范岛每天所处的经纬度、名人委员会的决议、岛主席的指令以及居民

---

① 路易·腓力伯第一的第四子，曾捐献出大批名贵的收藏品。

② 嚣夏尔（1821－1909），法国著名收藏家。

③ 法国著名的戏剧家。

中的婚姻、出生、死亡（这是难得发生的事）等等。盗窃和谋杀的事情是从来没有的，法庭审理的只是民事方面的案件，个别人的纠纷。报上从来没有登过关于百岁老人的报道，因为在这里，长寿已经不是只有几个人能享受的了。

岛外的政治消息是由马格达利那湾接通浸在太平洋里的电线，用电话传达过来的。这样，亿兆城的居民就能知道全世界发生的一切使他们感到兴趣的事件了。《右舷新闻》和《新先驱》并不是互相敌对的，到现在为止，它们一直相安无事。不过象这样有意见客客气气地交换的情况能不能永久继续下去，却还不能肯定。在宗教方面，两区的居民采取了彼此让步和迁就的态度，所以在模范岛上，基督教和天主教还可以和平共处。不过，到将来，说不定讨厌的政治会插进一脚来，有些人又想做起买卖来，个人利益和自高自大的习气会大肆活跃起来……

除了这两份报纸以外，还有一些周刊和月刊专门转载外地的文章，如：萨尔赛、勒麦特尔、夏尔姆、福尔内尔、台尚、傅基叶和法郎士[①]的后继人的文章以及其他的重要评论；另外还有画报以及十几种专门刊登俱乐部消息、戏剧介绍和街头新闻的小报。这些小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使人们在精神方面，甚至在肠胃方面得到片刻的消遣。原来有几份小报是用巧克力墨水印上字的一种可以吃的面饼，看完以后就可以当早点吃掉。其他的小报，有的能止泻，有的能通大便，功效很好。“四重奏”认为这项发明既方便又

① 都是十九世纪有名的作家、诗人、评论家。

实用。

“这是些容易消化的读物!”伊凡尔内正确地下了结论。

“而且富有营养!”潘希纳补充道。“糕点和文学结合在一起，再加上健身音乐，真是搭配得太好了!”

现在，人们一定很自然地会想到，机器岛究竟从什么地方来的钱，能够给它的居民维持这种全世界没有一个城市具备的福利条件呢？从拨给各个部门的经费以及职工们最普通的待遇来看，机器岛的收入一定是多得不能想象的。

“四重奏”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总长回答说：

“这里不做买卖。我们既没有贸易局，也没有银行和工业，商业也只是供应岛上所需要的一些东西。至于象 1893 年在芝加哥举行的和 1900 年在巴黎举行的那种国际博览会，我们决不对外举行。不！这里在商业方面没有什么必须尽的义务。平常我们根本不喊‘往前’除非是为了叫‘太平洋之宝’往前走。所以说，模范岛的必要开支不是由做买卖得来的，而是从海关方面取得的。不错！我们预算中的全部需要都能够从关税里得到满足。”

“你们的预算有多少？”弗拉斯告莱问。

“二千万美金，可敬的朋友!”

“一万人的城市要一亿法郎!”第二小提琴大叫起来。

“一点儿也不错，亲爱的弗拉斯告莱。这笔钱完全是关税，我们在市内不收税，因为本地的产品可以说算不了什么，所以只在左舷港和右舷港两个港口抽税。根据这一点，你们可以明白为什么消费品这么贵，——当然，这是相对的贵，因为在你们看来这些价格很高，其实它们是跟这里每个

人的财富相称的。”

于是门巴尔又兴高采烈地吹嘘起他的城市和岛屿来了：这个岛等于是一个掉在太平洋里的外行星的一部分，是一个水上天堂，这里住的是一群神仙。如果在这里还找不到真正的幸福的话，那一定是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真正的幸福！他活象一个马戏班走江湖的，仿佛在说：

“先生们，请进来吧！太太们，请进来吧！请拿出票来！位子很少！马上就要开始了，请赶快买票……”

的确，位子很少，而票价很贵！你瞧！总长在表演扔“百万”呢！——在亿兆城里，“百万”不过是一个普通的数目单位罢了。

他的话好象瀑布似地倾泻着；一面还热烈地做着手势，仿佛在跟人打信号。通过这套长篇大论，“四重奏”对于公共事业的各个方面算是有了一个了解。首先，学校都是公立的，进行义务教育，领导学校的是一些薪俸跟部长一样高的教师。人们在那里学习文言和白话，历史和地理，物理和数学，还有游艺[①]，——照门巴尔的说法，这里的条件比旧大陆随便哪一个大学和学院都要好得多。但是实际上，学生们在课堂上丝毫没有竞争心，虽然当时那一代人还从美国学校里多少学来了一些东西，可是下一代所接受的教育将会远不如他们得到的年金来得多。这是很遗憾的一点，这里的人可能会因此在人类中间孤立起来。

啊，这么说，难道这个人造岛的居民就不到别处去旅行

① 包括美术、音乐、骑马、跳舞等。

吗？难道他们从来不去访问海外的国家和欧洲的大都市吗？难道他们永远不到那些古人留下许多宝贵遗产的地方去游览吗？当然不是！在某种好奇心的驱使下，也有人到远处去过，但是他们到了那里就觉得厌倦了。大部分人感到烦闷；他们找不到跟模范岛一样的生活；他们挨了冻，受了暑，最后还得了感冒（在亿兆城，人们是不会感冒的）。所以，这些产生了要到别处去的倒楣念头的人轻举妄动了一番以后，只好又匆匆忙忙地回到他们的岛上来。他们在旅行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呢？什么也没有，就象一句希腊古话所说的那样："走的时候是这几只箱子，回来的时候还是这几只箱子"；我们还要补充一句："将来也还是这几只箱子。"

自从埃菲尔塔[①]占了世界奇迹的第八位以后——至少有人那么说，模范岛就要算第九奇迹了；然而据门巴尔看，慕名而来的外地人永远不会太多。另一方面，尽管两个港口的转门[②]很可以成为一种新的收入来源，这里的人也并不希望有很多来客。去年到岛上来的大部分是美国人，其他国家来的人很少，有的国家根本没有人来。英国人倒有几个，那是从他们老是卷起的裤腿上认出来的，他们说这是因为伦敦老下雨的缘故。大不列颠人对于建造模范岛是很不以为然的，他们认为这个岛会妨碍海上交通。要是岛消失了，他们一定会感到高兴。至于德国人，他们要是一旦进入亿兆城，一定会很快把它变成一个新的芝加哥，所以他们在这里是不受欢迎的。在所有的外国人里边，最受模范岛

① 1889 年工程师埃菲尔在巴黎建造的铁塔，高三百米。

② 一种特别装置的门，只能容一个人进出。

公司喜爱和欢迎的是法国人，因为他们不属于欧洲的侵略性民族。不过，到现在为止，模范岛上大概还不曾出现过法国人吧？

“不大可能，”潘希纳这样认为。

“我们法国人不够有钱，”弗拉斯告莱补充说。

“要说在这里坐吃年金的法国财主嘛，也许还不曾有过，”总长回答说，“但是在这儿当工作人员的，可能有。”

“那么，这里到底有没有我们的同胞呢？”伊凡尔内问。

“有一个。”

“这位‘天之骄子’是谁呢？”

“阿答纳斯·陶莱缪先生。”

“这位阿答纳斯·陶莱缪在这儿干什么的？”潘希纳大声问道。

“他是教舞蹈和礼貌仪态的，行政当局给他一笔相当可观的酬金，至于个别私人请他教课的收入还不算在内。”

“啊，这种课只有法国人能教！”“殿下”紧接着说。

现在“四重奏”对于模范岛公共生活方面的情况已经相当清楚，可以专心享受向太平洋西部航行的种种乐趣了。由于岛的方位是按照西姆考耶舰长的指示而变动的，所以太阳也跟着有时候在岛的这边升起，有时候又从那边升起；要不是这一点，邵恩和他的同伴真会以为他们是在实实在在的土地上呢。在头半个月里，遇到两次可怕的大风暴；太平洋虽然名叫“太平”，实际上还是会有风暴的。波涛冲击着金属的岛身，掀起的浪花覆盖着它，就象撞在海边的悬崖上一样。但是在奔腾澎湃的海水冲击下，模范岛甚至连晃

也不晃一下。愤怒的海洋在它的面前也失去了作用。人类的天才战胜了自然。

半个月以后，6 月 11 日，举行第一次室内乐演奏会的消息在几条主要大街上用霓虹灯公布出来了。不用说，演奏家们早已跟岛主席和市政府人员见过面了。西吕斯·皮克斯丹夫向他们表示了最热烈的欢迎。报纸上叙述了“四重奏”在美国旅行演出的成功，并且热烈祝贺总长能得到他们的合作，——只是采取的方法比较粗鲁一些，这是人人知道的。能直接听到这几位艺术家演奏名家的作品，是一种什么样的享受啊！对于内行的人来说，这更是一种多么大的乐趣啊！

从亿兆城的文娱宫给四个巴黎人的酬金来看，大家一定会想到他们的公开演奏决不会免费举行的。事实的确不是那样，相反地，跟美国的剧院老板一样，行政当局也想从中大捞一笔呢！对于美国的剧院老板来说，女歌手所唱的曲子，每一小节，甚至每一个音符就值一块美金呢！平时听文娱宫的剧场转播或者唱片音乐会都要给钱，这一天当然更不例外，而且要比平常不知道贵上多少倍。票值都是一律的，一张沙发席二百美金，也就是一千法郎。据门巴尔估计一定会满座。

他可料对了，所有的位子都订完了。文娱宫的舒适而雅致的音乐厅只有一百张座位，要是用拍卖的方式卖票的话，真不知道票价会高到什么程度。不过那样做就不符合模范岛的习惯了。在模范岛上，凡是有商品价值的东西，不管是必需品还是奢侈品，一律都预先在市价表上定好价格。

要是没有这项周密的措施，由于某些人的多得惊人的财富，就可能产生垄断的情形，这一点是应当防止的。

如果说右舷区的富翁是因为爱好艺术才去参加音乐会，那末，左舷区的富翁恐怕就只是为了他们觉得只有这样做才符合身分。

当邵恩、潘希纳、伊凡尔内和弗拉斯告莱出现在纽约、芝加哥、费城和巴的摩尔的听众面前的时候，他们可以毫不夸大地说："来的全是些家产百万的人！"可是这天晚上，他们要是不用亿兆来估计听众的身价的话，就要落后于现实了。这真是难以想象！詹姆·坦克登、南特·考伐兰和他们的家属令人侧目地坐在第一排沙发上。其他位子上，坐满了许多音乐爱好者，他们的财产都还不到十亿，不过正象潘希纳所说的，他们同样也有一个"很结实的腰包"，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错。

"走吧！""四重奏"的指挥说。到了该上场的时候了。

于是他们就上场了。并不比在别处紧张，甚至还没有在巴黎的听众面前紧张；巴黎的听众也许口袋里没有那么多的钱，但是他们的艺术修养却要高深得多。

应该告诉大家的是：邵恩、伊凡尔内、弗拉斯告莱和潘希纳虽然还没有听过他们的同胞陶莱缪的课，然而他们却穿戴得十分整齐：二十五法郎的白领结，五十法郎的珍珠色手套，七十法郎的衬衫，一百八十法郎的皮鞋，二百法郎的背心，五百法郎的黑长裤，一千五百法郎的黑上衣——当然，都是公家出的钱。他们受到了欢呼，博得了掌声；右舷区居民的掌声十分热烈，左舷区的掌声比较冷淡一点，这是

他们秉性不同的关系。

演奏节目包括四个。乐谱是在总长的关心之下，由拥有丰富藏书的文娱宫图书馆给他们准备的。这四个节目是：

降 E 长调第一弦乐四重奏，门德尔松作品第 12 号；

F 长调第二弦乐四重奏，海顿作品第 16 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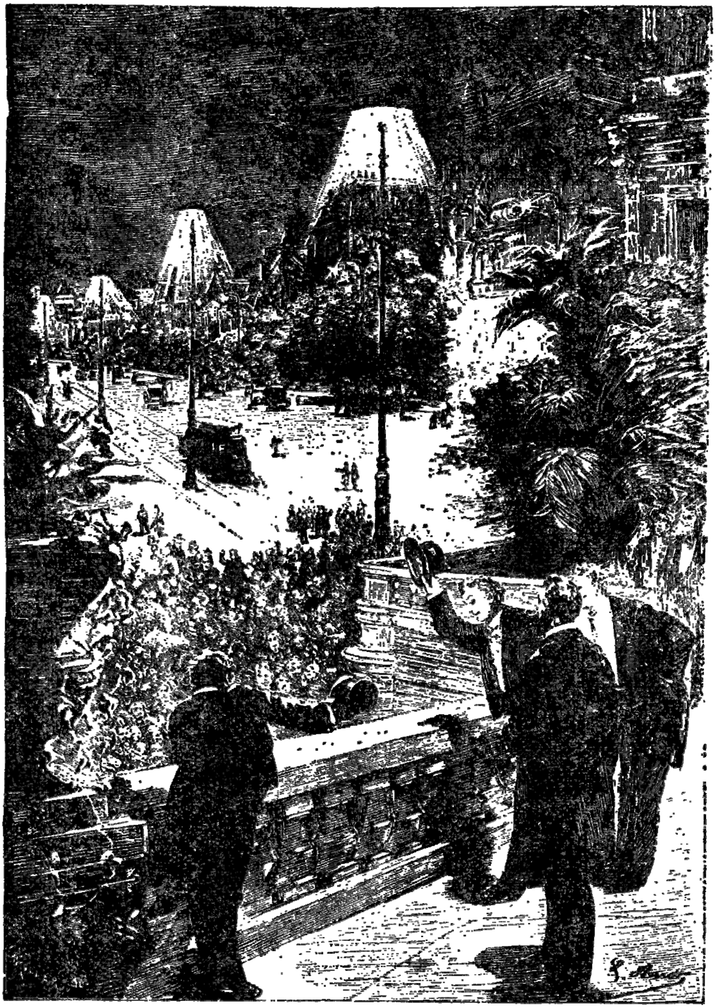
降 E 长调第二弦乐四重奏，贝多芬作品第 74 号；

D 长调第五弦乐四重奏，莫扎特作品第 10 号。

在太平洋的这部分深达五千米以上的水面，在这个飘浮的岛屿上，在这间坐满亿万富翁的大厅里，四位音乐家演奏得十分美妙。他们得到了应得的巨大成功；尤其在右舷区的音乐迷当中。在这个值得纪念的晚上，只要看一看那位总长，就可以看出他简直兴奋到极点了，就好象刚才是他一个人同时演奏了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似的。对于“四重奏”的成员——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剧院老板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出色的开端啊！

还有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不但大厅里坐满了人，就连文娱宫的周围也挤得水泄不通。有很多人既没有买到沙发座也没有买到附设座；另外有不少人是被昂贵的票价拦在门外的。这些户外的听众只有很小的一块立足之地，他们只能远远地听到里面的音乐，就跟从留声机或转播机听到的一样。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而降低了鼓掌的热情。

当邵恩、伊凡尔内、弗拉斯告莱和潘希纳演奏完毕，出现在左翼大楼平台上的时候，听众们都热烈地欢呼起来。第 1 号街浸浴在一片光海里：高空的电气月亮洒下来的光



第 1 号街浸浴在一片光海里

是那么明亮，惨淡的塞兰内[①]必将自叹不如。

在文娱宫对面的人行道上，稍微靠边一些的地方，站着一对夫妇；他们引起了伊凡尔内的注意。男的手挽着女的站在那儿，他的身材比一般人高一点，仪态很高贵，很严肃，甚至有些忧郁，大概有五十岁光景。女的比他小几岁，个子高高的，神情高傲，帽子下露出几绺上了年纪的白发。

他们的矜持的态度引起了伊凡尔内的注意，于是他指着他们向门巴尔问道：

“他们是什么样的人？”

“他们？”总长微微撇了撇嘴唇，表示很瞧不起的样子，回答说，“噢！……他们是音乐迷。”

“那么他们为什么不在文娱宫的大厅里订两个位子呢？”

“当然是因为他们嫌票价太贵了。”

“他们有多少财产？”

“一年勉强有二十万法郎的收入。”

“噢！”潘希纳说，“这两个可怜人是谁呀？”

“马兰加利的国王和王后。”

8. 航　　行

模范岛公司在这架奇异的航海机器完工以后，就必须

①即月神狄爱娜。

保有两个机构：一个是航海方面的，一个是行政方面的。

第一个机构的领导人，确切地说，船长，就是大家知道的美国海军舰长伊塞尔·西姆考耶。他有五十岁了，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航海家。太平洋上的一切：潮汐、风暴、礁石和珊瑚礁，他都非常熟悉，所以让他来担任这项工作是再恰当也没有了。他极有把握地领导着机器岛的航行工作，并且向上帝和公司的股东负责，保证岛上富翁们的生命安全。

第二个机构包括各个行政部门，是由岛主席西吕斯·皮克斯丹夫先生领导的。他是北美缅因州人；在南北战争期间，这个州是美国北部各州中参加内战最少的一个，因此，皮克斯丹夫很幸运地被选来担任岛上两个区的公正的中间人。

岛主席是个独身汉，将近六十岁了。他很严峻，自制力很强，外表虽然冷漠，却蕴藏着旺盛的精力。态度矜持，很有英国人的气派。举止文雅而有礼貌，一言一行都流露出一种外交家的谨慎。要是在别的地方，他应该是一位非常值得尊敬而且也一定会受到尊敬的人物；但是在模范岛上，就只不过是公司方面的一个高级代理人。虽然他的薪金能抵得上欧洲一个小国国王的王室开支，但是他并不富裕，跟亿兆城的豪富们比起来，他能算得了什么呢？

西吕斯·皮克斯丹夫一方面是岛主席，一方面还兼任首府市长。他就住在第 1 号街尽头的市政大厦里，跟西姆考耶舰长所住的天文台遥遥相对。他的办公机构就设在那里，市内的婚丧出生等一切公文证书也都送到那里，——岛上的出生率足以保证子孙世代延续；人死了都运到马格达

利那湾的墓地埋葬；结婚按照模范岛的规定，必须在举行宗教仪式之前先举行一般的庆祝仪式。各个行政部门都集中在市政大厦办公，它们的工作从来没有受到过居民的抱怨，这当然是市长和他的部下的功劳。邵恩、潘希纳、伊凡尔内和弗拉斯告莱在总长的介绍下会见了市长，他们对他产生了十分良好的印象。凡是一个善良正直、实事求是、既没有偏见也没有空想的人，都会给人留下这种印象的。

“诸位先生，”市长对他们说，“能够把你们请到这里，对我们来说真是太荣幸了。也许我们的总长所采取的方式不太合适，但是我相信你们会谅解的。今后，在市府方面决不会有什么使你们不满意的地方，我们只要求诸位每月演奏两次，你们可以随意接受其他个别人的邀请。诸位是十分伟大的音乐家，我们衷心向你们致敬，并且永远不会忘记：你们是机器岛有幸接待的第一批艺术家！”

这样的欢迎使“四重奏”十分高兴，他们毫无保留地向门巴尔表示了自己对岛主席的满意。

“不错！西吕斯·皮克斯丹夫是一位可爱的人物，”总长稍微耸了耸肩，回答说。“遗憾的是他没有攒上十亿二十亿的……”

“人不会十全十美的！”潘希纳接着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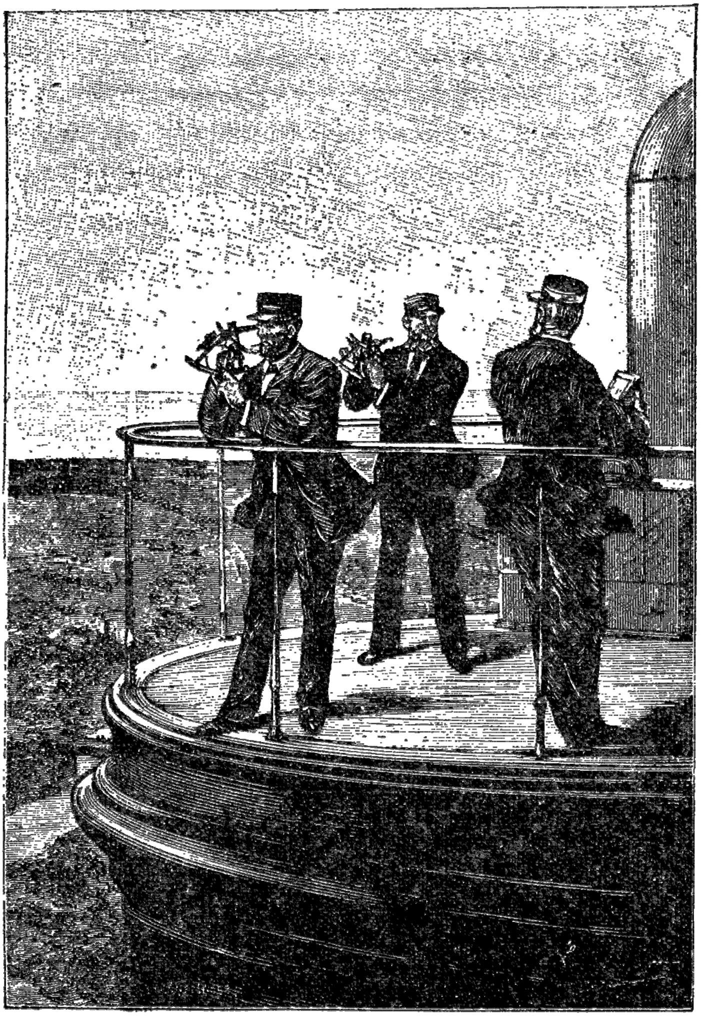
亿兆城的市长兼岛主席有两位助理帮助他处理机器岛的十分简单的行政工作。另外还有一些人在他们的领导下担任各部门的工作，工作人员数目不多，每人都有合理的薪俸。这里是没有市参议会的。那有什么用呢？这里只有名人委员会——由三十个在智慧和财产方面都是最突出的人

组成。名人委员会通常在需要决定重大措施——其中包括根据有利于健康的原则来审查航行计划——的时候，才举行会议。可以想象，在这些会上，有时候免不了会引起争论和产生分歧的意见。但是多亏皮克斯丹夫调停得当，直到现在为止，他总是能够兼顾双方不同的利益，使他的市民谁都不丢面子。

不错，皮克斯丹夫的两位助理当中一个是基督教徒，一个是天主教徒，这是很自然的。那位基督教徒名叫巴戴莱米·鲁其，天主教徒叫作赫勃莱·哈柯特。两个人都是模范岛公司从高级公务员中挑选出来的，他们热心地辅助着皮克斯丹夫。

模范岛在对外关系上是完全独立的，十八个月以来，它始终是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航行在辽阔的太平洋上。它自己选择适当的空间，不受坏天气的影响。“四重奏”就要在这样的岛上住上整整一年。尽管大提琴说：他们在岛上可有点冒险，将来可能会遇到什么意外，但是既然没法预料，事情又已成为定局，也就不去担心了，何况岛上一切还都是井井有条的。不过人类凭自己的智慧在大洋上造了这么一块人造土地，是不是有些越出造物主给人类规定的范围呢？

机器岛继续向西航行。每天，当太阳越过子午线的时候，西姆考耶舰长手下的天文台工作人员就确定岛的方位，市府大厦钟楼四侧的方位盘就准确地指示出岛的经纬度，并且立刻通过电流传达到各个十字路口、旅馆、公共场所和个别住宅，所以亿兆城的居民随时都能知道模范岛旅行到什么地方了。



工作人员在确定岛的方位

亿兆城除了在大洋上平稳地移动着以外，跟世界上的大都市没有任何不同。无论是公共生活还是私人生活，都跟别处一样。我们的四位演奏家并不太忙，他们闲下来的时候，首先就是去访问“太平洋之宝”所包藏的一切新奇事物。电车把他们带到岛的每一处地方。他们对于两家发电厂特别赞赏，那里操纵机器的方法是那么简单，带动两套螺旋推进机的引擎是那么强大，在华生和生华两位工程师分别领导下的工作人员是那样的遵守纪律。每隔一定时期，当模范岛到达最适合轮船靠岸的位置时，左舷港和右舷港的停泊区就接纳专为模范岛服务的各种轮船。

对于这奇妙的一切，顽固的邵恩总不肯加以赞美，弗拉斯告莱的情绪比较平稳，而热情的伊凡尔内则一直处在兴奋状态中！他认为到二十世纪末，海洋里一定到处是流动的城市了，将来它会成为进步与安乐的最高范例的。这个活动岛的风光是多么绮丽啊！它正要到大洋洲去访问它的姊妹们。至于潘希纳，在这个豪华的环境里，听到人们一开口就是几百万，就象别处的人提到二十五个金路易[①]一样，这一点特别使他感到飘飘然。这里流通的是钞票，人们口袋里通常总有二三千美金。“殿下”常常对弗拉斯告莱说：

“我的老头儿，你身上有没有五万法郎的零钱？……”

这些日子来，“四重奏”也结识了一些人。他们无论到哪儿都受到热烈的欢迎。再说，有不平凡的门巴尔给介绍，谁会不热情地款待他们呢？

---

① 法国从前的货币，一个金路易合二十法郎。

他们首先拜访了他们的同胞，舞蹈和礼仪教师阿答纳斯·陶莱缪。

这位好心的先生住在右舷区第 25 号街上一所租金三千美金的普通房子里，雇着一个月薪一百美金的年老的黑人女仆。他非常高兴能结识几个法国人……几个为祖国增光的法国人。

这个老头儿已经七十岁了，干瘪，瘦削，个子很小。眼睛还很有精神，牙齿一颗也没有掉，微微卷曲的头发跟胡子一样白，但仍旧很浓密。他走路还很稳健，合着某种节拍，胸部挺着，腰有点弯，胳膊圆圆的，脚稍微有点八字形，鞋袜穿得整整齐齐。四位艺术家很想听他谈谈，他也很愿意谈，因为只有在他的家乡才有跟他风度同样高雅的人。

“我多么高兴啊，亲爱的乡亲们，我多么高兴啊，”第一次拜会他的时候，他把这句话重复了足有二十遍，“我多么高兴看见你们！你们在这个城里住下来，这个主意真是太好了！你们一定不会后悔的，因为我在这里已经生活惯了，我简直不明白怎么可能以别的方式生活！”

“您在这里住了有多长时间了，陶莱缪先生？”伊凡尔内问道。

“十八个月了，”教师一面回答，一面把脚摆成第二种基本舞步的样子。“模范岛一造好我就来了。我原先在新奥尔良，由于我在那里的名声一向不坏，所以我们可敬的岛主席西吕斯·皮克斯丹夫先生才同意我到这里来工作。从那个吉祥的日子开始，我就在这里领导一所舞蹈和礼仪学校，依靠薪金在模范岛住下来。”

“成为一个百万富翁！”潘希纳大声说道。

“啊！这里的百万富翁。”

“我知道，我知道，亲爱的乡亲。不过，听总长跟我们说，您的学校里学生不怎么多。”

“是的，我只有本城的一些学生，而且都是些年轻人。这些年轻的美国人都自以为生来就具备一切必要的优雅仪表。他们不愿意人家知道他们来上课，所以我是私下把法兰西的文雅的礼仪教给他们的！”

他一面说，一面微笑着，象一个爱俏的老妇人那样装模作样，还摆出优美的姿态来。

阿答纳斯·陶莱缪是出生在桑丹尔的比加尔第①人，他从小就离开法国，到美国的新奥尔良住下来。那里，在我们怀念的路易斯安那州②的法兰西移民中间，他有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才的机会。他在一些大户人家走动，获得了成功，并且攒下了一笔钱；但是，有一天这笔钱忽然从他手里飞走了——这在美国是最常见的。这时候，模范岛公司正在动员人们到岛上来住，正在大肆宣传，到处张贴广告，向那些依靠铺铁路、开石油和贩卖人口而发了大财的豪富们发出号召。阿答纳斯·陶莱缪于是就想到向这个新城市的市长要求工作，在这样一个城市里，是不大可能有人来跟他这类教师竞争的。他跟考伐兰家认识，因为考伐兰家原先也住在新奥尔良，这一点使他沾了光。通过考伐兰（他后来成了亿兆城右舷区最出名的人物之一）的介绍，他得到了岛主席

① 法国从前的一个省，桑丹尔在它境内。

② 路易斯安那州最初是由法国移民建立起来的。新奥尔良就在该州。

的同意。这就是一个法国人、一个比加尔第人能够在模范岛当一名工作人员的经过。不错，他只在自己家里上课，文娱宫的教室里向来只有教师一个人在那儿照镜子。不过那也没有什么关系，因为他的酬金一点也没有因此减少。

总的说来，他是一个善良的人，只是稍微有点怪癖，甚至有点可笑，相当自负，自以为具有凡斯特里①和圣雷翁②的遗风，以及勃鲁曼③和塞姆尔皇族④的传统。在“四重奏”看来，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他是一位同胞；这个特点，在远离法国几千里以外的地方，永远会受到重视的。

四个巴黎人当然要把自己目前的遭遇跟他说说，告诉他：他们是怎样来到机器岛的，卡利斯特斯·门巴尔是怎样把他们骗到岛上来的——的的确确是骗来的，怎样在到了岛上几小时以后就开航了，等等。

“对于我们总长的这种做法，我并不感到奇怪，”老教师说。“这是他的一种手腕，他常常要手腕，以后一定还会要出好些来的！他真不愧是巴内姆的子孙，总有一天他会给公司惹出麻烦来的。这位先生很放肆，他应当上几堂礼仪课，他就是一屁股坐在沙发里，两只脚搁到窗台上的那种美国佬！人其实不坏，就是太任性，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所以，亲爱的乡亲们，千万别怪他，再说，除了耽误了圣地亚哥的演奏会比较不愉快以外，你们能在亿兆城暂住一个时期，

① 凡斯特里（1729－1808），巴黎歌剧院的著名舞蹈家。
② 罗马教皇。
③ 勃鲁曼（1778－1840），英国的绅士，外号“摩登皇帝”。
④ 英国亨利第八的皇后的家族。

实在是一件应当感到幸运的事。这里的人非常尊敬你们，你们会感激他们……”

“尤其是在每一期到期的时候!”弗拉斯告莱接过来说。作为一个会计，他的职务开始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了。

当他们问到岛上两个区之间的竞争问题的时候，陶莱缪肯定了门巴尔的说法。他认为这象是天上的一块乌云，它预告人们可能要有一场暴风雨。人们担心左舷区和右舷区的居民也许会因为本身的利益和尊严而发生冲突。最有钱的坦克登家和考伐兰家越来越互相猜忌，要是再没有办法使他们重新和好的话，也许他们的矛盾会爆炸起来。是的，会爆炸起来!

“只要不至于连模范岛一齐炸起来，就跟我们没有关系，”潘希纳说。

“至少我们在岛上的时候别炸起来!”大提琴家补充了一句。

“哦! 它结实得很呢，亲爱的乡亲们!”陶莱缪回答说。“它在海上走了十八个月了，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事故。只是有过几次小小的修理，用不着上马格达利那湾就能修好的小修理! 要知道，它是用钢块造成的!”

这句话回答了一切，要是钢块都不能绝对保险的话，世界上还有什么金属是靠得住的呢? 钢是铁的碳化物，而地球本身不也是一块庞大的碳化物吗? 所以说，模范岛等于是个小地球。

潘希纳从这件事联想到岛主席西吕斯 ·皮克斯丹夫，他就探问教师对他的看法:

“这个人也是钢做成的吗？”

“是的，潘希纳先生，”陶莱缪回答说。“他有坚强的毅力，是一个十分能干的行政管理人。遗憾的是，在亿兆城，一个人仅仅是钢做成的还不够……”

“还得是金子做的，”伊凡尔内接过来说。

“您说得对，要不是金子做的就数不着你了。”

这话一点不错，皮克斯丹夫的地位尽管高，实际上只不过是公司的一个代理人罢了。他得主持一切婚丧喜庆等事情，得负责征收关税，监督公共卫生、街道清洁和植物保养方面的事，还要审阅纳税人的抗议书——一句话，他得跟他管辖下的大部分居民作对，这就是他的全部职权，再没有别的了。在模范岛，什么都得数上一数，而教师说，皮克斯丹夫是数不上的。

另外，他的职务还要求他必须站在坦克登和考伐兰两派的中间，要保持调停人的立场，不能冒冒失失做出任何得罪了这一方而讨好那一方的事情来。做政治工作是不简单的。

事实上，大家已经看得出来：可能在两区之间引起一场冲突的分歧思想正在萌芽。右舷区的居民来到模范岛上是为了要安安静静地享享清福，而左舷区的居民却有点想起生意经来了。他们在想，为什么不把机器岛当作一艘大商船，为什么不利用它运送货物到大洋洲去做买卖，为什么模范岛上不准办一些工业。总之，以坦克登为首的美国佬们，在这里住了还不到两年，做买卖的瘾头却又上来了。虽然直到现在为止，这一切还只限于口头上谈谈，但已经使岛主

席皮克斯丹夫感到不安了。他希望事情千万别向坏处发展，但愿这种内部的分歧不致给这架专为使居民得到安宁而建造的机器带来骚扰。

“四重奏”辞别了陶莱缪，答应以后再来看他。教师照例每天下午要到没有一个学生的文娱宫去，他不愿意给别人留下说他失职的借口，所以他还是到那里去等着，一个人对着教室里的镜子备课。

每天，机器岛还是继续向西驶去，方向稍微有点偏南，以便到夏威夷群岛去。按纬度说这里已经接近热带，气温已相当高了。要不是有海风调节，亿兆城的居民是会受不了的。不过晚上还很凉快，并且由于经常有人造雨灌溉，即使在三伏天，树木和草坪仍旧保持青葱悦目。每天中午，市政大厦的方位盘上指出方位，同时以电流传达到各个区。6 月 17 日那天，模范岛已经到了西经一百五十五度和北纬二十七度的地区，接近热带了。

“这个岛简直好象是由太阳拖着走的，”伊凡尔内说，“要是你们喜欢说得文雅点的话，它驾的是阿波罗[①]的神马。”

这个说法既正确又富于诗意，但是邵恩听了却耸了耸肩膀。他可不愿意当一个被拖着走的角色，尤其是没有得到他的同意。

“我们早晚会看到这件事的收场的！”他老是重复着这句话。

---

① 阿波罗是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这里指离太阳越来越近，接近热带的意思。

每天，当公园里游人最多的时候，“四重奏”差不多总要到那里去散步。那时候，在草坪一带可以遇见亿兆城所有的有名人物，他们有的骑着马，有的步行，也有的坐着车。摩登女郎们一天要换好几套衣服，这时候在那里展览的是一天的第三套服饰，那是一种清一色的服装，从帽子一直到鞋全是一样的颜色，衣料一般都是印度绸的，这种料子在当时非常流行。她们也常穿那种发亮的用人造丝（这种丝是用赛璐珞做的）做的衣服，或者穿用松树或柏树做原料的没有纹路的人造棉布的衣服。

潘希纳从服装上又发表起议论来了：

“你们看吧，有一天人们会为忠实的朋友用藤树织布，为苦闷的寡妇用柳条织成衣料的！”

然而不管怎么样，只要这种衣料不是从巴黎来的，这种服饰不是由首府的裁缝大王（他曾经公然下过这样一句结论：“女人只不过是个外表好看不好看的问题”）设计的，那么亿兆城的阔太太阔小姐就不会要它。

有时候，马兰加利国王和王后也在这一群活跃的绅士淑女中间走过。这一对失去权势的皇家夫妇引起了我们的艺术家们深深的同情。每天看见这一对手挽着手的尊贵的夫妇时，他们就会产生许多感想。跟豪富们比起来，他们俩显得有些穷，但是大家觉得他们很高贵，很威严，有点象摆脱一切世俗杂念的哲学家。事实上，模范岛的美国人因为跟一位国王同住在一个城里，确实感到非常得意。由于他从前的地位，大家仍旧很尊敬他。不管在城里的大街上或者公园的小路上，“四重奏”每当遇见他们时，总是恭敬地向

“陛下”致敬。国王和王后对于这种纯粹法兰西的礼貌很表感激。不过，实际上“陛下”并不比皮克斯丹夫身价高，——也许还不如他呢。

对于不习惯乘船航海的旅客来说，最好是在活动岛上航行，这样就丝毫不用担心发生什么海上事故，根本不用怕海上的风暴。两边有一千万匹马力推动的模范岛永远不会受到骚扰，它足以战胜一切逆风。一般说，互撞是件危险的事，但是对模范岛可不是那样，那些开足了马力或者张满了帆的船，要是撞在这个岛的钢壁上，那就算它倒了楣。再说这类事情很少有可能发生，因为港口和岛身前后都有灯火照耀着，铝做的月亮整夜都发射着电光。至于暴风雨，那是不值一提的事，模范岛的体积足以制服一切惊涛狂澜。

但是当潘希纳和弗拉斯告莱到岛前岛后散步的时候，无论是到船舻炮台或船舳炮台附近，他们总觉得缺少一些海岬、海矶、海角、海湾和海滩。这条海岸只是一道用九百万螺丝钉和铆钉连接起来的钢堤。要是一个画家，他该多么怀念那跟大象的皮肤一样凹凸不平的悬崖啊！每当涨潮的时候，潮水冲到崖壁上又折回去，抚摩着各种各样的海藻，那是多么富于诗情画意啊！肯定地说，工业创造出来的奇迹决不能代替天然的美。伊凡尔内尽管对这个岛赞不绝口，对于这一点他也不得不承认。人造岛所缺少的正是造物主的手迹。

6 月 25 日晚上，模范岛越过北回归线，进入了太平洋热带区的边缘。这天，“四重奏”正在文娱宫的音乐厅里举行第二次演奏会。请注意：由于第一次演出的成功，票价又提

高了三分之一！

这没有什么关系，大厅还是嫌太小。音乐爱好者们争先恐后地抢着买票。显然这种室内乐对于健康一定是非常有益的，没有一个人怀疑它的健身功能。根据处方，这回演奏的仍旧是莫扎特、贝多芬和海顿的作品。

演奏者又一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如果喝彩的是些巴黎人，他们一定会更感到高兴。但是既然没有巴黎人，伊凡尔内、弗拉斯告莱和潘希纳也就满足于亿兆城居民的喊好了。只有邵恩仍旧对这种喝彩表示极端轻蔑。

“你还要人家怎么样呢？”伊凡尔内对他说，“要知道现在正在过回归线呢。”

“北回归线[①]！”潘希纳紧接着说，他又在字眼上开起讨厌的玩笑来了。

当他们从文娱宫出来的时候，你知道他们在那群买不起三百六十块美金一张沙发票的穷鬼当中看见了谁？马兰加利国王和王后，他俩跟平常人一样站在门口。

9. 夏威夷群岛

太平洋的这一带有一条海底山脉，它跟大洋洲的其他陆地隔着一片四千米深的海水，如果能够把这些水汲干，就可以看到这条山脉从西北西延伸到到东南东，长达九百

① 原文是双关语，发音和“热带音乐会”相同。

法里。这条山脉在海面上只露出八个山峰：尼哈乌岛、考爱岛、阿胡岛、摩罗开岛、拉奈岛、马伊岛、卡呼拉伊岛和夏威夷岛。这八个大小不等的岛屿合成为夏威夷群岛，也叫散得维齿群岛。它的岩礁断断续续地向西延伸到热带地区。

邵恩对于一切自然奇景完全不感兴趣，潘希纳、伊凡尔内和弗拉斯告莱说得一点也不错，他就象装在匣子里的那只大提琴。他们就让他独自在一边嘟嘟哝哝。

“真的，”他们中间有一个说，“我倒不反对去游览一下夏威夷群岛！我们既然在太平洋旅行，至少得给将来留下一些回忆！”

“再说，我们还可以在夏威夷看到泡尼人、西乌人和别的已经很开化的远西印地安人呢。我倒很想遇见几个真正的野人，吃人的野人。”另一个接着说。

“那些夏威夷人现在还吃人吗？”第三个问。

“但愿还吃人，”潘希纳一本正经地说。“吃掉科克船长的就是现在这一代夏威夷人的祖父辈。祖父既然尝过名航海家的味道，孙子也不会不爱吃人肉的！”

应该说，“殿下”在谈到那位在1778年发现夏威夷群岛的著名英国海员的时候，实在太不恭敬了。

这场谈话的结果是：我们的艺术家希望在这次航海中能碰巧遇见几个土人，而且就在土人的家乡、就在他们出生的地方碰见他们，因为这要比驯化园里展览的标本真实得多。于是他们一心盼望快点到达那里，每天希望天文台的了望员发现夏威夷群岛的高山。

他们想望的事情终于在7月6日上午来到了。消息立

刻传播开来，通过传字和文娱宫的公告栏，可以看见这样的通告：

“模范岛已望见夏威夷群岛。”

这时候距离夏威夷群岛还有五十法里，但是夏威夷群岛上的那些山峰最高的在四千二百米以上，在晴朗的日子，即使隔这么远也能望得见。

西姆考耶舰长指挥着模范岛从东北方朝阿胡岛驶去。阿胡岛的首府是火奴鲁鲁，同时也是整个群岛的首府。在群岛中，从北往南数的第三个岛就是阿胡岛。它在尼哈乌岛（这是一个巨大的畜牧场）和考爱岛的东南，面积有一千六百八十平方公里。而夏威夷岛的面积却有一万零三百九十九平方公里左右，因此它不能算是最大的。但是其他的岛一共却只有三千八百十二平方公里。

四位巴黎艺术家一开始就很自然地跟模范岛的主要官方人士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无论是岛主席、舰长、斯蒂华脱上校，或者总工程师华生和生华，大家都殷勤地向他们表示热诚的欢迎。他们四个人常常到天文台去，他们喜欢呆在塔顶的平台上，一呆就是几个钟头。所以这一天，当四个人当中兴致最好的两个——伊凡尔内和潘希纳又到那里去的时候，人们看着一点不觉得奇怪。这时大约是上午十点钟，电梯把他们送到了“殿下”所说的“桅杆顶上”。

西姆考耶舰长已经在上面了，他把望远镜递给他的两位朋友，请他们向西南方浓雾低处的某一点望去。

“这是夏威夷的冒纳开亚，要不然就是冒纳罗亚，”他说。“这是两座著名的火山，它们曾在1852年和1855年爆发

过，岛上被岩浆盖没的地方有七百平方米。到 1880 年，火山口又喷出了七亿立方米的火山物质！”

“好家伙！”伊凡尔内回答说，“舰长，您看我们会不会交上好运看到火山爆发的景象？”

“我不知道，伊凡尔内先生，”西姆考耶答道。“火山是不听命令的。”

“哦！只此一遭，下不为例，怎么样？而且作好安全措施……”潘希纳补充说。“我要是象坦克登先生和考伐兰先生那样有钱，为了满足我的愿望，我情愿付钱看喷火……”

“好吧，我们把这件事跟他们两人谈谈，”舰长微笑着说。“为了使你们高兴，我相信即使办不到的事他们也会去办的。”

这时候潘希纳问起夏威夷群岛有多少人口。舰长告诉他说，本世纪初，那里有二十万居民，现在却只剩下一半了。

“啊！西姆考耶先生，十万个野人就够多的了。如果他们还没有开化，如果他们还有胃口吃人，那么他们一人一口就可以把模范岛的居民全部吃光！”

模范岛并不是第一次到夏威夷群岛来，由于这里的气候对健康有益，去年它已经来过一回了。有很多美国人都到这里来养病，欧洲的医生也快要送他们的病人到这里来呼吸太平洋的新鲜空气了。现在从巴黎到火奴鲁鲁只要二十五天就行了，再说，在这里可以使肺部呼吸到任何地方都没有的那种氧气……为什么不这样做呢？

模范岛是在 7 月 9 日上午到达群岛的。他们看到阿胡岛就在西南方五英里的地方。岛东露出了钻石岭的尖峰，它

是矗立在阿胡岛后港的一座古老的火山；同时还看见另一个被英国人叫作“五味酒杯”的圆锥形山顶。据舰长说，即使这么惊人的大酒杯，要是装满了白兰地或者杜松子酒，约翰牛[①]照样会一口气喝光的。

模范岛在两边的推进机的合力推动下，在阿胡岛和摩罗开岛之间行驶着，就象一只船在船舵的指挥下行进一样。由于这架活动机器的排水量非常大，所以在绕过阿胡岛东南的海岬以后，就在离岸十锚链[②]的地方停下来了。为了使岛能够掉头，它停的地方跟陆地保持着适当的距离。机器岛没有抛锚，事实上，要在一百多米深的海里抛锚也是不可能的。机器岛在停留期间要往前或往后移动完全是用机器操纵的；现在，它在机器的控制下，跟夏威夷群岛的八个主要岛屿一样，稳稳当当地停在那里。

“四重奏”眺望着呈现在他们面前的一片岛屿。他们一眼望去，只见一大片森林、桔林和其他美丽的热带植物。西面有一条窄长的岩礁围成一个小小的内湖，叫作珍珠湖，湖底平原是由一个古老的火山口形成的。

阿胡岛的景色相当诱人，的确，这里的土人对于这片供他们驰骋的场地，实在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了。潘希纳对这里的土人非常向往，只要他们现在仍旧有吃人的欲望，“殿下”就什么都满足了。

这时候他忽然大叫起来：

---

① 是英国人的外号，用来表示英国人的呆板和固执，就象把美国人叫作山姆叔叔一样。

② 航海用的长度单位，约合二百米。

“我的老天爷，那是什么呀？”

“你看见什么了？”弗拉斯告莱问他。

“那边，钟楼……”

“真的，还有塔，还有宫殿的前廊！”伊凡尔内接着说。

“科克船长是不可能在这里被人吃掉的！”

“我们不是在夏威夷！”邵恩耸了耸肩说，“舰长弄错路了。”

“一定是弄错了！”潘希纳同意地说。

不！西姆考耶舰长一点也没有弄错。这的确是阿胡岛，那个占地好几平方公里的城市就是火奴鲁鲁。

啊！这跟他们想象的差得太远了。自从那位伟大的英国航海家发现了这个群岛以来，岛上发生了多大的变迁啊！那些虔诚而热心的传教士们在这里展开过竞争。美以美派的、英吉利教的和天主教的传教士们，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传播自己的宗教，战胜了卡纳克[①]人的偶像教。当地原来通行的语言将要消失了，代替的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的语言。夏威夷岛和欧洲之间已经建立了海上交通，岛上除了英国人以外，还住着美国人、中国人和葡萄牙人。当地土人虽然曾经大批地死于瘟疫，但还留下一些，可以满足我们四位艺术家的好奇。至于吃人的野人，那是根本没有的。

“啊！是谁从现代化的调色板上把本地的特色一手涂掉了呢！”第一小提琴大声说。

不错：时间、文明和进步——它是一种自然规律——

① 一种大洋洲土人。

把这种特色冲淡了，几乎看不出来了。这是一件遗憾的事情，但是当邵恩和他的同伴乘着模范岛的电动船驶过狭长的岩礁上岸以后，却不得不承认这是事实。

在两道木桩间，有一个三角形的港湾，它的周围有山岭挡住巨风。海底有礁石，它解除了波浪的威力，从 1794 年以来，这些礁石已经升高一米了。尽管这样，还是有足够的水可以让排水十八到二十尺的船只靠岸。

“上当啊！上当！”潘希纳喃喃地说，“旅行把原来那么多美丽的幻想都打破了，真叫人难受。”

“还不如呆在家里呢！”大提琴家耸耸肩膀紧接着说。

“不！”兴致始终浓厚的伊凡尔内大声说，“还有什么地方的景色能比得上这个拜访大洋洲群岛的人造岛呢？”

夏威夷群岛在精神面貌方面的改变虽然使人非常遗憾，甚至使我们的艺术家大失所望，但是它的气候却十分宜人。群岛虽然处在热海，但却是太平洋中气候条件对人体极有益的一个地区。尽管当东北贸易风过去的时候这里的气温很高，尽管南方的反贸易风会带来所谓“苦阿斯”的大风暴，但是火奴鲁鲁的平均温度却不超过摄氏二十一度。所以要是在这样的热带边区抱怨气候不好，那是说不过去的。这里的居民从来没有对气候表示过不满，而且，我们已经说过，美国人还在纷纷赶到这里来养病呢。

可是不管怎么样，当“四重奏”逐渐了解到群岛的真面目的时候，他们的幻想也就一个接一个破灭了，就好象深秋的落叶一片片飘落一样。他们觉得受了骗，但是谁叫他们受骗的呢？只能怪他们自己。

“全是门巴尔这家伙，他又让我们上了一回当!”潘希纳肯定地说，他想起总长曾经对他们说过，夏威夷群岛是太平洋上野蛮人的最后一个堡垒。

当他们狠狠地责怪总长的时候，总长回答他们说：

“有什么办法呢，亲爱的朋友？”他一面说，一面眨了一下右眼，“自从我上次来过以后，谁想到它竟改变得这么快，变得使我认也认不出来了!”

“坏东西!”潘希纳骂了他一句，一面在总长的肚子上着实地敲了一下。

的确也是这样，岛上不仅发生了变化，而且变化的速度快得异乎寻常。不久以前，夏威夷群岛的政治还是君主立宪制（那是在1837年建制的），有两个议院，一个是由地主选出的贵族院，任期六年，一个是由能读会写的公民选出的代表组成的，任期二年。两院各有二十四个议员，他们跟由皇帝的四位顾问组成的御前内阁一起讨论国事。

“这么说，他们还有过国王!”伊凡尔内说，“而且是个立宪的国王，不是那种头上插着花翎子的丑八怪，外国人来了还得恭恭敬敬地向他敬礼呢！……”

“我敢说，这位陛下一定连鼻环都不戴……”潘希纳肯定地说，“而且他一定是在新大陆最好的牙科医生那儿装的假牙!”

“啊！文明，文明!”第一小提琴重复着说，“这些卡纳克人，他们把俘虏就那么大口咬着吃的，根本不需要有整整齐齐的牙齿!”

这几位幻想家用这种态度来对待这里的一切，还要请

大家原谅！不错！火奴鲁鲁的确有过国王，至少有过一个叫作李丽乌卡拉妮的女王，不过现在已经不在位了。为了保护她的儿子阿代王子的权利，她曾经跟野心勃勃的夏威夷岛的卡伊拉妮公主作过斗争。岛上的这种政治斗争进行了很长时期，从这点来看，它也跟欧美各国完全一样。那么夏威夷岛的军队能不能把女王打倒，达到侵略的目的呢？当然不能，因为这支军队只有二百五十个征募来的兵士和二百五十个志愿军人；以五百个人来推翻一个王国是不可能的——至少在太平洋的一个海岛上是办不到的。

但是岛上有英国人，他们很注意这件事情，而且看来英国是同情卡伊拉妮公主的。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打算取得群岛的保护权。

那么美国人怎么样呢？在谈到这件政变的时候，弗拉斯告莱向门巴尔提出的正是这个问题。

“美国人吗？”总长回答说，“他们对于这个岛的保护权是无所谓的。只要在夏威夷群岛留给他们一个码头，供他们在太平洋航行的邮船停泊，他们就满足了。”

然而事实上，当卡美哈美哈在1875年到华盛顿去访问格兰特总统的时候，他交出了群岛，把它放在合众国的保护之下了。可是十七年以后，这是在夏威夷群岛已经建立了以三福特·陶尔为首的共和政体的时候，克利夫兰[①]却决定要使李丽乌卡拉妮女王重登王位，但是这件事在双方国内都受到激烈的反对。

① 1885－1889及1893－1897时期的美国总统。

再说，在人民（不论是古代的或是现代的）的命运书上已经写下了的东西，任何力量都不能把它抹去，所以在 1894 年 7 月 4 日，夏威夷群岛正式成为共和国，它的领袖是陶尔先生。

模范岛要在那里停留十天。有许多人要利用这十天工夫去看一看火奴鲁鲁和附近的地方。考伐兰和坦克登以及亿兆城其他的显贵人家，每天都在港湾之间来来往往。另一方面，夏威夷人对机器岛（虽然它已经是第二次在夏威夷附近出现，）也是赞叹不止，他们成群地前来参观这个奇迹。然而皮克斯丹夫的警察不是随随便便会让他们上来的，即使被允许上来参观的人，也必须在傍晚规定的时间以前回去。幸亏有了这些保安措施，外地人才不能随便在“太平洋之宝”过夜，除非得到特别许可，一般说来，这种许可是不容易得到的。两个岛之间只有普通的友好关系，没有任何正式的官方接触。

“四重奏”在夏威夷作了几次非常有趣的远足。夏威夷的土著引起了我们巴黎人极大的兴趣。他们的特征很明显：棕色的皮肤，温和而高傲的神情。他们虽然实行了共和制度，但也许还有点怀念从前那种原始的独立性呢。

他们有一句谚语：“我们土地上的空气是自由的”，然而他们本身却已经失去自由了。

自从卡美哈美哈推翻了 1837 年建立的君主立宪制，统治了群岛以后，各个岛都有一个特派的行政首长治理。目前虽然是实行了共和制，但还分成郡和县。

“那里只缺几个郡守、县令和参议官，否则就跟第八年

宪法[①]规定的一样了!”

“我要离开这儿!”邵恩说。

要是真的在还没有欣赏阿胡岛上主要风景区之前就离开可就错了。虽然那里植物并不太多,但风景却是十分秀丽的。边区生长着茂盛的椰子树和别的棕榈树,还有面包树、能榨油的石栗、唐胡麻、曼陀罗和蓝树。山谷中一种叫作“墨南维亚”的茂密的草丛间,点缀着无数受山涧灌溉的象乔木那么高大的灌木,有:藜和叫作“亚拉泼泼”的巨大的天门冬。从山脚一直绵延到拔海二千米的山坡上的森林区中,生长着高大的桃金娘和粗壮的酸模,还有纠缠在一起的蔓藤树,象蛇似的盘在树枝间。至于可以作为商品出口的植物则有米、椰子和甘蔗。各地的产品都需要集中在火奴鲁鲁,然后运到美洲去,所以各个岛屿之间的航运是很频繁的。

当地的动物种类不多。尽管卡纳克人正在受到文明民族的同化,这里的动物却一点没有改变的趋势。家畜方面只有猪、鸡和山羊;没有野兽,至多有几只野猪;蚊子很多,想逃避它可不是件容易事;有无数蝎子和各种为害不大的蜥蜴;从来没听过鸟唱歌,只有长着黑黄相间的羽毛的太平

① 第八年宪法是 1799 年法兰西共和国第八年雾月 18 日(1799 年 11 月 9 日)政变以后开始实行的宪法,它标志着拿破仑长期军事专政的开始。按照宪法,全国一切行政权都要交给 3 个执政,实际上军政大权都归于第一执政拿破仑之手。当时全国分为八十八郡,设有郡守,由第一执政任命。郡守的参议官及郡以下地方机关的负责人也都由第一执政任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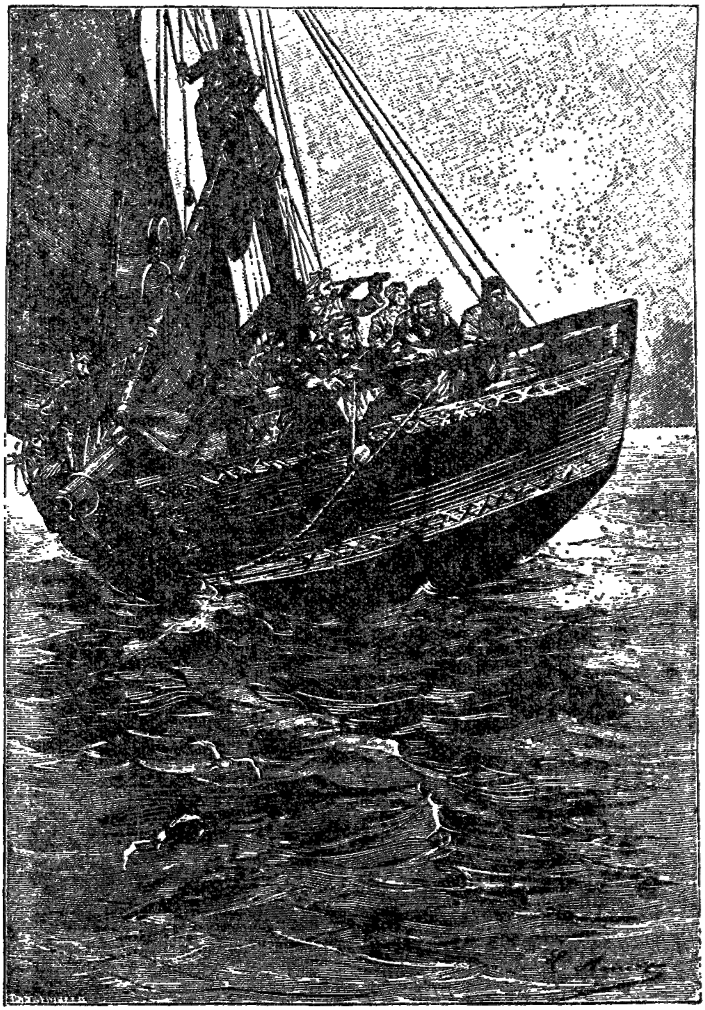
洋的海鸟，卡美哈美哈的那件著名的袍子就是用这种鸟的黄羽毛，经当地土人九代人的劳动才做成的。

岛上的人口相当多，人们模仿美国，已经把这个岛变成了一块文明的土地了。岛上有各种学会，有在 1878 年的国际博览会上受称颂的公立学校、藏书丰富的图书馆以及英文和当地文字的报纸。关于这一点，我们的巴黎人并没有感到惊讶，因为岛上的重要人物大部分是美国人，在这里，美国人的语言就跟他们的货币一样，是到处通用的。

自从阿胡岛的首府看见模范岛到达以后，想瞻仰一下模范岛的人常常坐着港口的小船绕岛行驶。在这美好的天气，在平静的海面上，离开钢岸（上面有海关的警察极其严密地警戒着）一锚链的地方作一次二十来公里的航游，真是再美不过的事。

在这些游人中间，引人注意的是有一艘轻巧的船，每天都在机器岛附近行驶，没有一天脱空。这是一艘马来亚的双桅船，船尾是方的，船上乘着十来个男人，由一个看来相当矫健的船长指挥着。虽然他们一再的来有点可疑，岛主席却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这些人不断地察看机器岛周围的每一个地方，从这个港口驶到那个港口，观察岛岸的结构。但是就算他们在打什么坏主意，这区区十来个人对于岛上的一万个居民又能干出些什么来呢？因此，尽管双桅船白天在这里行驶，晚上在海上过夜，大家并没有放在心上，自然也就没有向火奴鲁鲁的海上管理局提出质问。

7 月 19 日早晨，“四重奏”跟阿胡岛告别了。模范岛在自己的强大推进机的推动下，一清早就启航了。它在原地



这些人不断地察看机器岛

转了一个身以后，就向西南方驶去，打算到夏威夷群岛的其他岛屿去。它必须斜穿从东到西的赤道海流，而逆着沿群岛向北的那股海流前进。

为了讨好左边岛岸的居民，模范岛大胆地在摩罗开岛和考爱岛之间行驶着。考爱岛是群岛中最小的一个，岛上耸立着一座一千八百米高的尼尔好火山，山上冒着几缕煤黑色的烟雾。岛的周围是一圈珊瑚质的岩岸，上面有一片沙丘，当海水有力地冲击在岩壁上的时候，就发出锵锵的响亮的回音。夜色降临了，机器岛还没有开出这条狭长的海峡，但是有西姆考耶舰长指挥着，什么都用不着担心。模范岛离开海港以后，那只双桅船一直在附近跟着行驶。直到太阳在拉奈岛的山后落下去的时候，了望员才看不见那只船。不过，对于这么一只马来亚的小船，何必放在心上呢?

第二天天亮以后，再看那艘双桅船，已经只是北面水平线上的一个白点了。

这一天，机器岛在卡吕哈尼岛和马伊岛之间航行着。马伊岛的面积在夏威夷群岛中占第二位，它的首府拉汗纳是个停泊捕鲸船的港口，岛上耸立着高达三千米的哈来哈拉山——太阳之家，它一直伸向灿烂的太阳。

一连两天都沿着面积广阔的夏威夷岛的海岸行驶。这个岛上的山，正象我们说过的那样，是群岛上最高的山。科克船长在1778年发现这个群岛时，把岛叫作散得维齿，那是为了纪念大不列颠的一位著名的大臣[①]。最初，当地的

① 散得维齿是当时英国的海军大臣，是科克的上司。

土人把科克船长当作神灵似的敬奉，一年之后他却在开拉开夸湾被杀害了。岛上的首府是希罗，它在东海岸，所以看不见，但是可以瞧见西海岸的开吕。巨大的夏威夷岛上有五十七公里长的铁路线，主要是用来运货的，“四重奏”可以望见火车头冒出的白烟……

“又看见了火车了，当初就是它惹的事!”伊凡尔内叫道。

第二天，“太平洋之宝”离开了这一带海面。这时候，那艘双桅船也绕过了夏威夷岛的尽头。那里屹立着高大的冒纳罗亚火山，它的山峰高达四千米，隐没在云端里。

“上当了，我们上当了!”这时候潘希纳说。

“说得对，”伊凡尔内接着说，“应该早一百年来。不过那时候我们就不能乘着神奇的机器岛来了!”

“那倒没有关系!门巴尔这个骗子告诉我们岛上住的是插着翎子的野人，可是我们看到的却是些穿着上衣翻着衣领的人！我真向往科克船长的时代!”

“如果那些野人把‘殿下’您吃了怎么办呢？”弗拉斯告莱提醒他。

“那……那我也甘心，因为我这一辈子总算有人看中了，纯粹是看中我的身体了，哪怕就这么一次!”

10. 过 赤 道

从 6 月 23 日以来，太阳越来越偏向南半球了，必须离

开这个即将受寒冷蹂躏的地区。既然太阳是在往赤道那边移动，最好是跟在它后面穿过赤道。那边的气候对人非常合适，虽然也有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一月和二月，但是这几个月正是南半球的暖和季节。夏威夷群岛距离马贵斯群岛大约有三千公里，模范岛急于要赶到那里，所以就开始以最大的速度前进。

严格地说来，玻里尼西亚就是北起赤道、南至南回归线的这一块辽阔的海面。在这五百万平方公里的区域内，散布着包括二百二十个岛屿的十一个群岛，陆地面积一共是一万平方公里，另外还有成千的小岛。这些岛全是那条海底山脉的山峰，这条山脉从西北向东南一直延展到马贵斯群岛和彼特开恩岛，一路分出许多差不多平行的支脉。

不妨想象一下，要是这片汪洋大海忽然间干涸了，要是被克兰奥法斯[①]放出来的那个跛足魔鬼[②]把这大片海水都汲走了——就跟他把马德里城里的屋顶都揭掉一样，那时候呈现在眼前的将是一幅多么稀奇的景象啊！瑞士、挪威、中国西藏，哪一处能比得上它的伟大？这片海底山脉大部分是火山，只有几座是珊瑚质的。这种珊瑚岛是由珊瑚虫分泌出来的石灰质或角质形成的。珊瑚虫是一种闪闪发光的微生物，它的构造极其简单，繁殖力却非常强。这些岛屿中，有一些形成的年代很晚，它们只是在山顶上才披着绿色的大氅；而另一些形成得极早的，即使是珊瑚质的岛屿，也

---

① 耶稣的门徒。

② 法国作家勒萨其的讽刺小说《跛足魔鬼》中的主角，他把马德里城里房屋的屋顶都揭开了，使居民们的一切活动暴露无遗。

都从头到脚都长满了草木。所以说，太平洋的水底简直就是一片山脉，模范岛在海上航行就好象一只气球在阿尔卑斯山或喜马拉雅山的山峰间飞行一样，不过，它不是浮在空气里而是浮在水里罢了。

同时，就跟空中存在着巨大的气流一样，海洋上也有海流。巨大的海流从东流向西。6 月到 10 月，当太阳偏向南回归线的时候，大海流的下层就出现两股逆流。另外，在大赫的岛沿岸，人们还可以看到有四种海潮，它们的满潮时间各不相同，因此那里的潮汐互相抵销得几乎感觉不出来了。各个岛屿的气候差别很大，多山的岛屿常常能够把云留住，因此就能下雨；低平的岛上比较干燥，因为那里不断有海风吹过，把云雾都赶走了。

要是文娱宫的图书馆里没有太平洋的地图，那可要算是一件怪事了。它非但有，而且还是极其详细的地图。弗拉斯告莱——“四重奏”中做事最慎重的一个——经常去查阅。至于伊凡尔内，他有工夫情愿欣赏航行中的新奇事物，陶醉在对人造岛的礼赞之中，也不希望让那些地理观念来使自己的头脑增加负担。潘希纳一心只从逗乐和幻想的角度来对待一切。至于邵恩，旅程对他是无关紧要的，因为现在所去的那些地方，他根本就不想去。

所以弗拉斯告莱就只好一个人研究他的玻里尼西亚了，他研究它的主要岛屿：低群岛、马贵斯群岛、帕摩图群岛、学院群岛、科克群岛、东加群岛、萨摩亚群岛、澳大利群岛、瓦利斯岛、芬宁岛，还有那些孤零零的岛屿，象尼欧、托克劳、费匿克斯、马尼希基、巴克以及萨拉伊哥曼等等。他

从研究中得知大部分岛屿一向由一些势力强大的人掌握着政权，那些处在别国保护之下的岛屿也不例外。这些人的权势从来没有人反对过，穷人受有钱人的压迫。他还知道当地人宣传的宗教有婆罗门教、回教、基督教和天主教，不过在属于法国的那些岛上，天主教占着优势，那是因为天主教的礼拜仪式庄严隆重的缘故。他甚至还知道当地的语言（并不太复杂，只有十三到十七个字母）跟英语混淆得很厉害，早晚会被盎格鲁撒克逊同化的。末了他还了解到：从人种的观点来看，玻里尼西亚的人口一般都有下降的趋势；这一点很遗憾，因为卡纳克人（这个字的原意就是“人”）是一种长得很美的人种，赤道地区的卡纳克人一般没有赤道以外的岛屿上的卡纳克人那么黑。他也了解到玻里尼西亚将不断被异族同化。不错，这一切他都知道，另外，从西姆考耶舰长的谈话中，他又知道了许多别的事，所以当他的同伴问起什么的时候，他总能对答如流。

为了这个缘故，潘希纳老是叫他“‘拉露斯’[①]热带地志”。

模范岛将要让它的豪富居民在这一带的主要岛屿间漫游。它的确可以称得起是个幸福的岛屿，因为它具备了一切能保证物质上的幸福——在某种程度上，能保证精神上的幸福的条件。然而这样一个环境，却因为权势问题而有受到妒忌、竞争以及不和所骚扰的危险，——权势已经把亿兆城的两个区分为以詹姆·坦克登和南特·考伐兰为首的

① 法国有名的辞典。

两个阵营了。不过对于艺术家来说，这场斗争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跟他们发生关系，所以在他们看来这倒是很有趣的。

詹姆·坦克登是个彻头彻尾的美国北佬，他自私而暴躁，大脸盘，半部赭红的络腮胡子，短头发，虽然六十来岁了，两眼仍旧很灵活，眼中的虹彩几乎象狗眼睛那么黄，眼珠炯炯有神。他的身材高大，体格魁伟，四肢粗壮，很有在大草原[①]设陷阱捕捉野兽的猎户气概，不过说到陷阱，他所设过的却只是把几百万口猪赶到他的芝加哥屠宰场里去的那种陷阱。他是一个粗暴的人，连最起码的教育都没有受过，不过由于他的地位关系，大概已经变得斯文一些了。他喜欢炫耀自己的财富，有着所谓“叮铃当啷的口袋”。不过看来他大概觉得自己的口袋还不够满，因为他和他那一区的另外一些人还想重操旧业……

坦克登太太是个普通的美国女人，心肠相当好，非常顺从她的丈夫。她是一位出色的母亲，对待儿女慈祥极了。她命里注定要抚养一大群子女，在这一点上她丝毫没有失职。既然留下的财富达二十亿，有十二个直系继承人当然不算多。她把这十二个子女个个教养得很好。

在这个大家庭里，只有最大的儿子引起“四重奏”的注意，他在这个故事里也要担任一个角色。华脱·坦克登的风度十分文雅，天资中常，举止和相貌都很可爱，象母亲的地方比象父亲的地方要多。他受过充分的教育，到过欧美

① 指美国密西西比河西部的大草原。

各地，有时候爱出去旅行，但是一到外面，他的习惯和爱好又使他怀念模范岛的诱人的生活了。他喜欢运动，在网球、马球、高尔夫球和棰球的比赛中，他在亿兆城的那些年轻人中占着第一把交椅。他并不以自己将来会得到的那笔财产而骄傲。他的心地很好，只是因为岛上没有穷人，才使得他没有机会表现他的慈悲心肠。总之，看了他的一切，就会使人希望他的弟弟妹妹全都象他才好。他的弟弟妹妹都还没有到成家的年龄，但是他可已经三十岁了，应该想到结婚了。那么他想不想结婚呢？大家很快就会清楚地知道的。

左舷区势力最大的坦克登家和右舷区名望最高的考伐兰家比较起来，有一种显著的不同。南特·考伐兰的气质比他的对手高雅。他有着他的法兰西祖先的遗风。他的财富不是以石油的形式从地底下冒出来的，也不是从猪的血淋淋的内脏里跳出来的。不是的！他的家产是依靠办工业得来的，是造铁路和开银行赚来的。他所希望的只是安安静静地享用自己的财富，——这一点他毫不掩饰。他反对一切想把“太平洋之宝”变成大工厂或者大商行的打算。他长得魁梧，端正，挺好看的脑袋上盖着灰白头发，胡子全部留着，栗色中露出几缕银丝。他头脑冷静，仪表高贵，在亿兆城那些保留着南美上流社会传统的要人当中，他是首屈一指的。他爱好艺术，对绘画和音乐都很内行。说得一口在右舷区非常普遍的法国话。他熟悉欧美的文学。遇有精彩的演出时，在远西和新英格兰那些粗鲁人的拍手跺脚怪声叫好声中，也夹杂着他的斯文的鼓掌和喝彩声。

考伐兰太太比她丈夫小十岁，已经进了四十大关了，不

过她并没有过于不高兴。她是个文雅高贵的女人，出身于具有当初路易斯安那的移民[①] 血统的家庭。她精通音乐，擅长钢琴，简直比得上来伊尔。“四重奏”到她的第 15 号街的公馆里去过好几次，在那里跟她一起奏弄音乐，对于她的艺术才能，他们只有表示赞美。

老天爷没有象对待坦克登夫妇那样赐福给考伐兰夫妇，他们只有三个女儿来承继那笔巨产（对于这笔财产，考伐兰先生可不象他的对手那样夸耀）。这三个女儿都长得十分美丽，等她们到了结婚年龄的时候，世界上一定会有很多贵族和财主来向她们求婚的。在美国，这种惊人的巨额陪嫁并不少见，几年以前，不是有人说起吗，那位小小的泰丽小姐才只有两岁，就有人为了她的七亿五千万陪嫁而来提亲了。但愿这个小女孩的婚姻能合她心意，她有福气成为美国最有钱的女人之一，希望她同时也是一个最快乐的女人。

考伐兰夫妇的大女儿叫蒂安娜，大家都亲昵地叫她蒂。她刚满二十岁，是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她的父母在身心两方面的优点都被她占有了。她有一对美丽的蓝眼睛，一头介乎栗色和棕色之间的秀发，娇嫩的皮肤好象刚开的玫瑰花的花瓣，身段苗条俊俏。这一切说明考伐兰小姐是十分受亿兆城的年轻人注意的，当然，这帮年轻人是决不会让外地人来夺取这颗“无价宝”（这个说法极为恰当）的。考伐兰对于女儿的婚姻的看法是，只要能保证她的幸福，即使宗

① 指法国人。

教信仰不同，也不要紧。

说实在的，华脱·坦克登跟蒂·考伐兰倒是天造地设的一对，但是社会竞争却使模范岛上最有名望的两家产生了隔阂，这的确是件遗憾的事。

这件婚事是毫无可能的，想都不用去想，宁可把模范岛分成两个岛，一半给左舷区的人，一半给右舷区的人，也决不能结这门亲！

“除非有爱情掺在里面！”有时候，总长常常眨一下他那金丝夹鼻镜底下的眼睛，这么说。

但是看起来华脱·坦克登对于蒂·考伐兰并没有什么意思，反过来也是一样，——这也许是双方都保持着矜持，由于这种矜持，才使亿兆城上流人士的好奇心无法得到满足。

机器岛继续南下向赤道航行，差不多在沿着西经一百六十度走。展开在它面前的是太平洋里既没有大岛也没有小岛的最广阔的一部分海面，海水深度达二法里。7 月 25 日的白天，它从贝尔克那泼——这个六千米的深渊上经过。从这个深渊里可以用勘探器钩起那种能经得起这么大水压——估计合六百个大气压力——的奇怪的蚌或植虫类动物。

五天以后，模范岛穿过了一个群岛，它虽然有时被叫作阿美利加岛，但却是属于英国的；接着又把巴美拉和圣卡仑甩在它的右后方，然后来到了离开芬宁岛五英里的地方。这一带有无数岛屿都盛产可作肥料的海鸟粪，芬宁岛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这些水面上的山顶，多半光秃

秃地不长草木。联合王国直到现在还没有从中得到多大好处，但是却始终把一只脚踏在这里，而我们知道，英国的大脚是往往会留下不可磨灭的脚印的。

弗拉斯告莱对于这次新奇航行中的一切细节都非常感兴趣，每天，当他的同伴到公园或者近郊去散步的时候，他就一个人到船舻炮台去。他常常在那里遇见舰长。西姆考耶自动告诉他许多海上的奇异景象。每次听到什么有趣的事情，第二小提琴总要转告他的同伴。

7 月 30 日的夜里，大自然赐给他们一幅使他们不能不赞叹的奇景。

那天下午，海里出现了一大群水母，好几个平方英里的海面都被它遮住了。象这么大的水母群，模范岛的居民还没有遇见过。这种动物——有的动物学家把它叫作大洋虫——把植物吸进它的半圆形的身体，过着一种极其简单的生活。鱼类尽管是那么嘴馋，但是却没有一条鱼想吃它，大概它们把水母当作花朵了吧。这种生长在太平洋热带区的水母全是伞形的，色泽透明，有五彩斑纹，周围长着触须。它们的大小不超过两三厘米，看来占那么大面积的一群水母一定有好几十亿！

当潘希纳听到这个数目的时候，他说：

“对于模范岛的豪富说来，这个数目是不会使他们吃惊的，因为几十亿是他们的常用货币单位！”

晚上，有一部分居民到“前甲板”去，也就是说，到船舻炮台前面的平台上去。电车十分拥挤，电动汽车也载满了好奇的人，城里的名人都坐着华丽的自备车。考伐兰和坦

克登两家也到那里去，他们保持着一段距离并排走着……詹姆先生跟南特先生谁也没有招呼谁。他们都是带着一家大小出来的。伊凡尔内和潘希纳跟考伐兰太太和她的女儿很高兴地谈着话，她们对这几位音乐家总是表示无限欢迎。华脱·坦克登不能加入他们的谈话，也许有点感到不大高兴；蒂小姐大概也很希望这位年轻人加入他们的谈话吧。但是天哪！这会引起什么样的谣言啊！《右舷新闻》和《新先驱》上的社会新闻多多少少会轻率地隐隐提到这件事的！

夜色完全笼罩了模范岛，热带的夜空布满了星斗，这时候，太平洋就仿佛每一部分——甚至最深的地方都在放光似的。广阔的海面沉浸在一片磷光中，反射着玫瑰色和蓝色的闪光。它不象刀刃上的那种闪光，而象一大堆数不清的萤火虫在那里闪闪烁烁。这种磷光非常强烈，不象北极光那样可以对它凝视。这里就好象太平洋在白天吸收了太阳射下的光，晚上又把它重新放出来似的。

不一会儿，模范岛的前端冲开了那一大片水母，它们就顺着钢岸两侧分成两行。几小时以后，这种发光的动物象一条带子似的把机器岛围起来了，它们的光一点也没有减弱，就好象圣者四围的光轮，基督头上的灵光。这幅景象一直持续到黎明，直到初升的彩色晨曦把它的光芒压灭为止。

六天以后，“太平洋之宝”来到了把地球分成两个相等部分的赤道线。在这里可以同时看到天穹的两极，北极闪烁着北斗星，南极的南十字座象军人胸前的勋章那样光彩夺目。在赤道上任何一点，跟它垂直的星球好象每天都绕着它转一次。如果你想过一下昼夜长短完全相等的日子，

那么最好是搬到赤道区的岛屿或陆地上来。

模范岛已经离开夏威夷岛六百公里了。模范岛自从造成以后，这是第二次穿过赤道，从一个半球到另一个半球。它首先南下，然后又重新北上。在经过赤道的时候，亿兆城的居民要有一次联欢大会。公园里要有群众性的娱乐活动，礼拜堂和天主教堂要举行宗教仪式，电动车要举行环岛比赛，天文台的塔顶平台上要放出绚烂的烟火，五彩缤纷千变万化的火箭、火花和火球跟天上的明星争辉。

大家一定会想到，这是在模仿赤道祭①，因为一般船只在到达赤道时，照例要有种种有趣的场面。从马格达利那湾出发以后诞生的孩子，总是定在那一天受洗礼。那些没有到过南半球的生客也要同样举行洗礼仪式。

“这回得轮到我们咯！”弗拉斯告莱对他的同伴说，“我们要受洗礼了！”

“这算什么！”邵恩一面说，一面用愤怒的手势表示抗议。

“是真的，我的大提琴老头儿！”潘希纳接着说。“人家要用一桶一桶的水往我们头上倒（可不是圣水），要强迫我们坐在跳板上，冷不防把我们推在水桶里；然后还有赤道老人出现，后面跟着一大群小丑，他将拿着墨水壶给我们打花脸！”

“他们别打算我会任凭他们这么胡闹，受他们耍弄！”邵恩回答说。

---

① 船只经过赤道时举行的一种仪式，凡是初次过赤道的人都要在水里泡一下。

“那是免不了的，”伊凡尔内说，“每个地方有每个地方的风俗，做客人的总得入乡随俗……”

“被强迫扣留的人可用不着那样!”“四重奏”的领袖斩钉截铁地大声说道。

其实，对于这个一般船只在过赤道时欢度的节日，邵恩满可以放心！他不用担心赤道老人的出现！人们也不想用海水来浇他跟他的同伴，而是要请他们喝牌子最好的香槟酒。人们也不会预先在望远镜的镜片上划一道线，骗他们说是赤道。甲板上的水手也许惯于这样做，模范岛的那些有身分的人可做不出来!

联欢会是在 8 月 5 日下午开始的。除了不能离开岗位的海关人员以外，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得到休假。城里和港口的一切工作都停顿了。推进机也停止运转了。蓄电池里的电量，足够供应照明和通讯用电。同时，模范岛并没有停止航行，有一股海流把它带向地球的平分线去。礼拜堂和圣玛丽亚教堂里都响起了歌声和祈祷声，还有响亮的风琴声。公园里人人都兴高采烈，那里进行着热烈的体育活动，各个阶层的人都参加了。以华脱·坦克登为首的最有钱的绅士们在打着网球和高尔夫球，打得非常出色。当太阳笔直地从地平线上落下去，只留下一个四十五分钟的黄昏的时候，烟火的火舌就将射向天空，而一个没有月亮的夜空正好能充分衬托出这幅瑰丽的景象。

文娱宫的大厅里，“四重奏”正在“领洗”——正象他们自己说的，而且是西吕斯·皮克斯丹夫亲手给他们“施洗礼”。岛主席把一杯冒着泡沫的酒端给他们，香槟酒不断地

倾注着。几位艺术家倒是大有克利谷[①]和瑞特兰[②]的遗风。邵恩要是对这样的洗礼还要抱怨的话，就未免太不知足了，这次洗礼一点也没有使他回忆起刚生下不久时，他的嘴唇所碰到的那种咸水[③]。

四个巴黎人为了答谢这种好意，演奏了他们最拿手的乐曲：F 长调第 7 弦乐四重奏，贝多芬作品第 59 号；降 E 长调第 4 弦乐四重奏，莫扎特作品第 10 号；D 短调弦乐四重奏，海顿作品第 17 号；门德尔松作品第 81 号，第 7 弦乐四重奏：行板、诙谐曲、幻想曲与赋格曲。他们把这些优美的合奏曲全部演奏了，而且是不卖票的。大厅里挤满了人，甚至门口都堵住了。在听众的要求下，又演奏了第二遍和第三遍。演奏完毕以后，岛主席献给演奏家一块镶着好几克拉金刚钻的金牌，金牌的一面是亿兆城的徽记，另一面刻着几个法国字：

献给四重奏：

模范岛公司、市府暨全体居民敬赠

如果说，这一切荣誉和尊敬还不能打动不肯妥协的大提琴家的心，那么肯定地说，他的脾气实在太令人遗憾了。他的同伴再三地这么说他。

“等着看结果吧！”他回答他们的总是这句话。他一面说，一面用那只激动的手捻着胡子。

机器岛将要在当晚十点三十五分穿过赤道线，——这

①、② 都是好喝酒的人。
③ 指初生婴儿受洗礼时的圣水。

是模范岛的天文学家计算出来的。到时候船舻炮台将鸣炮一声。炮台上有一根电线通到天文台广场中央的一架机器上，那声惊人的炮响就是用这架机器开动大炮而发出去的。至于发炮的人，要请一位有声望的人来担任；这是一种莫大的荣誉，可以大大地满足一个人的虚荣。

这一天，有两位名人都想获得这个荣誉。不消说，是詹姆·坦克登和南特·考伐兰。这件事使得皮克斯丹夫感到万分为难。市政府和两个区事先就进行了困难重重的谈判，但是没有得出结果。经岛主席的邀请，克里斯特斯·门巴尔也出来从中斡旋，但是尽管总长的干练是尽人皆知的，尽管他有着出色的外交天才，这一回他也完全失败了。詹姆·坦克登丝毫不肯对南特·考伐兰让步，而南特·考伐兰也绝不肯迁就詹姆·坦克登。大家等待着一场“爆炸”。

这场“爆炸”很快就要剧烈地发生了，两位首脑在广场上面对面地遇见了，机器离他们只有五步，只要用手指一触……

这件争名夺势的事情引起了群众的骚动，大家知道发生争执以后，都涌进了花园。

邵恩、伊凡尔内、弗拉斯告莱和潘希纳在演奏结束后，也来到了广场，好奇地想看看这场争夺的过程。对左舷区和右舷区居民来说，这场冲突将对于他们产生极其严重的影响。

两位要人互相走近了，谁也不理谁，甚至头都不点一下。

“我想，先生，”坦克登说，“您是不会跟我争夺这个荣誉

的……”

“这正是我对您抱的希望，先生，”考伐兰回答说。

“我不能在公众面前有损我的面子。”

“我也不能……”

“那我们就瞧罢!”坦克登大声说着就向机器抢前一步。

考伐兰也向前走了一步。这时候双方的拥护者都参与进来了，两个队伍里都发出了粗野的挑衅。当然，华脱·坦克登本来打算支持父亲的，可是他看到考伐兰小姐对这件事却采取旁观的态度，因此，他就显得十分为难。

至于岛主席，虽然他旁边站着那位准备担任劝架角色的总长，却还是因为没法把约克的白玫瑰和兰开夏的红玫瑰[①]放在同一束花球中而感到难受。再说，谁敢保险这场令人遗憾的冲突不会产生跟十五世纪时英国贵族所遭到的同样不愉快的结果呢?

这时候，距离模范岛的岛尖划破赤道线的时间越来越近了(这个时间是以高度的精确性推算出来的，最多只会有八米的出入)，天文台的信号当然不应该不发了。

“我有一个主意!”潘希纳喃喃地说。

“什么主意?”伊凡尔内问他。

“我去把机器的电钮按一下，他们就可以不再争吵了……”

“别那样做!”弗拉斯告莱使劲用胳膊拦住“殿下”说。

---

① 十五世纪时，英国贵族约克家和兰开夏家为争夺王位而发生战争，约克家的徽章是白玫瑰，兰开夏家的是红玫瑰，因此这次战争叫作“红白玫瑰战争”，结果两败俱伤。

总之，谁都不知道这件事情会怎样结束，不料正在这时候，听到一声炮响。

这炮声不是船舻炮台发出来的，而是从海里传来的，大家听得清清楚楚。

人们都惊呆了。

这一声不是从模范岛的炮台发出的炮声意味着什么呢?

从右舷港拍来的一封电报立刻解答了这个问题。

二三英里远的地方，有一只遇险的船刚刚发出了求救的信号。

真是既凑巧又料想不到的事情！它缓和了紧张的空气。人们再不想在电钮前面你争我夺了，也不想庆祝通过赤道的事了。再说时间也已经过去了，已经越过赤道线了，原来规定要发的那一发炮弹还留在大炮里边。对于维持坦克登和考伐兰两家的面子说来，这样毕竟好得多。

人们纷纷离开广场。这天电车不开，大家就急急忙忙朝右舷港的码头奔去。

港口的长官在接到海里发来的信号以后，已经采取了适当的救护措施。停在船坞里的一只电气艇已经开出码头了。等到大家来到码头上的时候，电气艇正载着脱险的人往回开。难船很快沉到太平洋里去了。

这只遇难的船就是在模范岛离开夏威夷群岛以后，一直尾随着它的马来亚双桅船。

11. 马贵斯群岛

8 月 29 日早上，“太平洋之宝”来到了位于南纬七度五十五分到十度三十分、西经一百四十一度到一百四十三度六分之间的马贵斯群岛。它从夏威夷群岛启航以来，已经走了三千五百公里了。

马贵斯群岛又叫门达那岛，因为这个岛的南面部分是在 1595 年被一个叫作门达那的西班牙人发现的。它又叫革命岛，那是因为它的西北部分是在 1791 年由马尔尚[①]船长发现的。它还有一个名字是奴卡希伐，这是因为群岛中一个最主要的岛叫这个名字。其实，为了维持公道，它还应当叫作科克岛，因为这位著名的航海家曾经在 1774 年到那里去探险过。

这个意见是西姆考耶舰长对弗拉斯告莱说的，弗拉斯告莱认为很有道理，他还补充了一点：

“我们还可以把它叫作法兰西群岛，因为我们到了马贵斯群岛有点儿象到了法兰西一样[②]。”

的确，一个法国人很可以把这大大小小十一个岛屿当作是法国在太平洋里的一个舰队。最大的是第一流的“军舰”奴卡希伐和希伐瓦；其次是各种“巡洋舰”：伊阿乌、于亚

① 马尔尚（1755－1793）是法国探险家，大概因为发现该岛的时候正当 1789 年后，法国大革命时期，所以叫革命岛。

② 马贵斯群岛属于法国。

布和于渥卡；最小的是“传令舰”莫塔纳、法图希伐和大乌阿大，而那些环岛就得算是普通的“通讯舰”了。只是这些岛不能象模范岛那样移动。

1842 年 5 月 1 日，法国太平洋区的司令官丢不底－都阿尔少将以法兰西的名义占领了马贵斯群岛。这个岛跟美洲的海岸，跟新西兰、澳大利亚、中国、摩鹿加和菲律宾相隔差不多有一千到二千法里的样子。在这种情况下，少将所办的这件事是得到了称赞，还是受到了指责呢？反对派指责这件事，而政府方面却是赞许它的。不管怎么样，法兰西还是占领了那一带。法国的远洋渔船可以在那里停泊、补充给养。要是巴拿马运河一旦通航了，这个岛在贸易方面就会具有最现实的重要意义。帕摩图群岛和学院群岛是它的天然延伸部分，把这两个岛也加以占领并宣布为保护国也许是做得很对的：既然英国的势力已经伸向大洋的西北部，那么法国自然应当保持均势，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到西南部去。

“我们有没有在那儿驻扎一些海军？”弗拉斯告莱问他的热心的向导。

“1859 年以前，在奴卡希伐一直驻有一支海军。自从这支军队撤退以后，法兰西的旗帜就交给传教士来看管了，要知道他们是不会轻易让它降落下来的，”西姆考耶舰长回答说。

“现在呢？”

“现在只在大伊渥哈埃驻有一位专员，有一些本地宪兵和士兵，他们受一位军官指挥，这位军官兼任裁判官的

职务。”

“裁判当地人的诉讼吗？”

“当地人和移民。”

“那么说，在奴卡希伐有移民？”

“是的，有二十四个。”

“还组织不起一个交响乐队呢，连吹奏乐队都不够，勉强能凑成一个军乐队！”

马贵斯群岛有一百九十五英里长，四十八英里宽，面积共有一万三千平方公里，本地居民将近二万四千人，所以外来人和本地居民的比例是六比一千。

当南北美洲之间的新的交通路线[①]开辟出来以后，马贵斯群岛的人口会不会增加呢？将来自然会知道的。不过，模范岛的人口却因 8 月 5 日晚上救起了双桅船上的一些马来人而增加了。

被救的连船长一共有十一个人。船长的相貌很强悍，上面已经提到过了。他有四十岁的样子，名字叫萨洛尔。他手下的船员都是结实小伙子，是生长在马来亚最西边那些岛上的人。三个月以前，萨洛尔领着他们，带了一船椰子赶到了火奴鲁鲁。当模范岛在那里作十天的小憩的时候，他们就象所有的岛民一样，对于这个人造岛感到十分新奇。他们虽然没有到岛上去参观——这个许可是很难取得的，但是大家还记得，他们的双桅船常常在距模范岛半锚链的水面上绕来绕去，为的是更近一点观察它。这艘船虽然不

① 指巴拿马运河。

时出现在模范岛附近，但是并没有引起任何猜疑。在西姆考耶舰长离开火奴鲁鲁几小时之后，它跟着也离开了那里，还是没有引起人们怀疑。本来嘛，对于这么一艘乘着十来个人、只有百来吨的船，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呢？当然没有必要，不过这种想法也许是错误的。

当炮声引起右舷港长官的注意的时候，双桅船距离港口只有二三英里。派出去救它的那艘救生艇赶到的时候，刚好来得及把船长和船员救起来。

这些马来人会讲很流利的英语（这在西太平洋的居民中是不稀奇的，因为我们已经提起过，在那些地方，英国人古有绝对的优势），所以大家就立刻知道他们在海上遇难的经过。要是救生艇晚到几分钟的话，这十一个马来人就要葬身海底了。

据他们说，在二十四小时以前，也就是 8 月 4 日的晚上，他们遇见了一艘开得极快的轮船。虽然有船灯，那艘轮船却没有看见他们，于是就发生了撞船事件。但是事情发生以后，那艘轮船继续行驶，所以它大概没有受什么影响，除非它是为了避免听取不愉快的、关于赔偿损失的要求，故意开足马力逃走的，——不幸的是这种情形并不少。

这次事件对于那艘排水量很大、有着金属船身、以很大速度行驶的轮船固然算不了什么，但是给双桅船带来的后果却极其严重。它的前桅折断，船缘已经跟水面一样齐了，奇怪的是，船竟没有立刻沉下去。船上的人全部攀在船幕上。这只破船在波涛中颠簸着，要是海浪再大一点，船员们就没有一个人能支持得住。可是他们的运气很好，海流正

好把船往东冲去，接近了模范岛。

舰长在询问萨洛尔船长的时候，听说那艘半沉的双桅船一直漂到看见右舷港以后才沉没，觉得很惊奇。

“我也不明白，”马来人回答说。“在这二十四小时里，你们的岛走的路程大概很少吧！准是这个缘故。”

“这是唯一可能的解释，”西姆考耶舰长回答说。“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反正你们已经得救了，这是最主要的。”

“而且刚好赶上时候。汽艇救起我们以后，才走了四分之一英里，我们的船就沉了。”

以上就是萨洛尔船长和他的船员的遇险经过。在得救以后，萨洛尔把这番话对指挥救护他们的长官说了一遍，然后又对西姆考耶舰长和岛主席皮克斯丹夫分别叙述了一遍。

目前的问题是怎样把遇难的人送回去。据说在互撞以前，他们是向新赫布里底群岛行驶的。模范岛现在是往东南航行，它不能改变航线，折向西去。皮克斯丹夫因此向他们提议在奴卡希伐上岸，在那里等候到新赫布里底的过路商船。

船长和船员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好象大失所望。这个建议使得这些无依无靠的可怜人十分苦恼。船只和货物都沉没了，他们已经一无所有。到马贵斯去等船，那就不知要等到哪年哪月；再说他们在那里靠什么过活呢?

“岛主席先生，”船长用恳求的口气说，“您救了我们，我们不知道该怎样向您表示感激……虽然这样，我们却还想



舰长询问萨洛尔

对您提出一个要求，请您给我们一个更大的方便，好让我们回去容易些。”

“你说怎么办呢？”皮克斯丹夫问他。

“我们在火奴鲁鲁的时候，听说模范岛到了南方去访问马贵斯、帕摩图和学院群岛以后，还要到太平洋西部去……”

“是这样，”岛主席说，“而且很可能在回马格达利那湾以前，还要到斐济群岛去。”

“斐济群岛是属于英国的，”船长接着说，“到了那里我们就很容易想办法回到新赫布里底去。这两个地方距离不远，要是您肯把我们一直收留到那时候……”

“这件事我不能答应你们，”岛主席回答说。“我们的航行是不许外人参加的。这样罢：等到了奴卡希伐，我打电话跟马格达利那湾当局商量一下，要是他们同意的话，我们就带你们到斐济群岛去，你们从那里回去的确要方便得多。”

这样，这些马来人就在岛上呆下来了，所以到 8 月 29 日，模范岛望见马贵斯群岛的时候，他们还在岛上。

马贵斯群岛有贸易风吹过。它的地势跟帕摩图群岛和学院群岛相同。风把这些岛上的气温调剂得恰到好处，气候对健康很有益。

那天清早，西姆考耶舰长指挥着模范岛，出现在马贵斯群岛靠西北的岛屿前面。他先遇到一个多沙的环状岛，地图上标的是珊瑚岛。在海流的作用下，这个环状岛受着海水的剧烈冲击。

珊瑚岛从模范岛的左边过去了，了望员们很快就看到

了第一个岛屿：弗杜乌岛。这个岛非常险峻，周围是四百米高的悬崖。再过去就是高达六百米的伊阿乌岛了。它在靠近模范岛的这一面，景色很荒凉，但是另一面却是一片苍翠，而且有两个可以停靠小船的港湾。

弗拉斯告莱、伊凡尔内和潘希纳丢下邵恩一个人去发他的脾气（他的脾气老是那么坏），他们跟西姆考耶舰长和他手下的好几个军官，都在天文台的塔顶上眺望。毫不奇怪，伊阿乌[①]这个名字必定会引起“殿下”胡扯起来的：

“住在这个岛上的一定是一群猫，它们的领袖是一只雄猫，”他说道。

伊阿乌从左边过去了。模范岛不预备在这里停留，它径直向最主要的那个岛驶去；那个岛的名字已经跟大家说过了。奇异的模范岛将要在那里停泊一个时期。

第二天，8 月 30 日，天刚拂晓，我们的巴黎人就到塔顶上来了。奴卡希伐的山峰，他们在前一天晚上就已经看见了。天气晴朗的时候，在十八到二十法里以外就能看见马贵斯群岛的山脉，因为有几个山峰海拔在一千二百米以上，它们象是隆起在岛上的一个巨大的脊背。

“你们看吧，这个群岛的岛屿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西姆考耶舰长对他的客人们说：“所有的山顶都是光秃秃的，这是这一带的一个奇特的地方，不过山腰以下的地区却都长着草木，它们丛生在山沟和峡谷深处，蓬蓬勃勃地一直蔓生到岸边白色沙滩上。”

---

① 伊阿乌的读音跟猫叫的声音相似。

“不过奴卡希伐好象跟您说的不一样，”弗拉斯告莱说：“至少说到山腰里长树木这一点，对它用不上，看上去它是完全荒芜的。”

“这是因为我们挨近的是它的西北面，”西姆考耶舰长回答说，“等到我们绕到它的南边的时候，情形就完全不同了，简直会使你们大吃一惊。那边到处都是绿油油的原野、森林，还有高达三百米的瀑布。”

“哈！”潘希纳惊呼起来，“等于从埃菲尔塔泻下来，这倒是值得一看的！连尼亚加拉[①]也要甘拜下风。”

“一点也不！”弗拉斯告莱反驳他，“尼亚加拉瀑布虽然没有那么高，可要比它长得多，它从美国一直流到加拿大，全长有九百米呢！这你知道得很清楚，潘希纳，我们曾经到那儿参观过。”

“这倒是真的，那我就向尼亚加拉道歉吧！”“殿下”回答说。

这一天，模范岛与岛岸保持一英里多的距离沿岛航行着。看到的仍旧是寸草不生的斜坡，一直延伸到中央的托维高地，再就是连绵不断的悬崖峭壁。不过据航海家勃郎说，那里有很好的停泊场，这些停泊场后来真的都发现了。

总起来说，虽然听到奴卡希伐的名字，会使人想到它的风光一定很绮丽，实际上却是相当荒凉的。不过，跟丢蒙·丢维勒[②]一起航海到南极洲和大洋洲去的维·丢莫仑和台格拉两位先生说得很对，他们说：“那里所有的天然美景都

① 美国的著名大瀑布，从五十米高的断崖泻下。

② 法国航海家。

隐藏在港湾里边，隐藏在岛中央由山脉分支所形成的起伏的冈陵之间。”

模范岛沿着荒凉的岛岸航行，绕过了突出在西面的尖角以后，就减低了右舷推进机的速度，稍稍改变方向，开始绕过俄罗斯的航海家克吕桑斯丹尔命名的奇沙戈夫角。到这里，海岸往里凹进去，形成一个长长的圆弧，当中有一条狭长的湾口通到里面的大伊瓦港，或者叫阿卡尼港。这个海港有几个小海湾，其中有一个是极其优良的避风港，太平洋里最巨大的风暴也威胁不到它。

西姆考耶舰长没有下令在这里停泊。南面还有两个海湾，中间的一个叫安娜玛丽亚或大伊渥哈埃，另一个叫公特洛莱或塔伊比，它在岛的东南方最尽头的马丁海岬背面。模范岛就要在大伊渥哈埃前面逗留十二天。

奴卡希伐沿岸的海水很深。湾口还有四十到五十英寻深的地方可以抛锚。所以模范岛可以跟大伊渥哈埃湾挨得非常近。8 月 31 日下午，它就在那里停泊下来。

模范岛刚看见港口，就听见右面发出一阵轰隆隆的巨响，东边的悬崖上冒起滚滚的烟雾。

“啊！”潘希纳说，“人们在开炮欢迎我们呢！”

“不是，”西姆考耶舰长回答说，“岛上的两个大族塔伊和哈巴都没有大炮，就连放几下礼炮都没有可能。您听见的是惊涛冲进马丁海岬中部海岸的一个大岩洞时发出来的声音，那片烟雾只是海水冲击时飞溅起来的水花。”

“这真是遗憾，”“殿下”回答说，“如果是开炮多好呢？那就等于脱帽敬礼。”

奴卡希伐岛有好几个名字——也可以说有好几个教名，这些名字都是人们陆续给它取的：安格拉给它取的名字是联邦岛，马尔尚取的是美丽岛，埃杰尔取的是亨利马丁岛，罗培兹取的是亚当岛，泡特尔取的是马第松岛。它的东西有十七英里，南北有十英里，周围约有五十四英里。空气清新，是热带区一般的气候，由于贸易风的关系，温度适中。

模范岛在这一带绝对不用担心会遇到可怕的暴风骤雨，因为它到这里来的时间是在四月到十月之间，在这段时间内一直有从东向东南吹来的干燥风，当地人把这种风叫作“丢阿丢卡”。这里最热的时候是十月。十一月跟十二月是最干燥的季节。以后，从四月到十月就一直有从东向东北吹来的贸易风。

谈到马贵斯群岛的人口，最早发现这个群岛的一些人曾经夸张地说有十万人。

埃里赛·瑞克吕[①]曾根据可靠的材料，估计群岛的全部人口不超过六千人，其中绝大部分住在奴卡希伐。在丢蒙·丢维勒时期，奴卡希伐的居民曾经有过八千人，分成塔伊、哈巴、塔伊翁那和塔伊比四族，但是后来人口就越来越少了。人口怎么会减少的呢？原因很多：战争造成的死亡，男子被送到秘鲁去种地，酗酒，最后，坦直地说：征服者——也就是所谓开化的民族——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灾害。

亿兆城的居民在这一星期的停泊期间，到奴卡希伐访问了许多次。由于岛主席的特许，奴卡希伐的一些有地位

① 埃里赛·瑞克吕（1830—1905），法国地理学家。

的欧洲人可以随便到模范岛上来，所以他们也来作了回访。

邵恩和他的同伴在岛上作了几次长途远足，这使他们感到很愉快，忘了一切疲劳。

大伊渥哈埃湾是圆形的，缺口处就是它的狭长的湾口，这个海湾本来就容不下模范岛，里面还有两片沙滩把整个海湾切开，所以就更容纳不下了。这两片沙滩当中隔着一座险峻的峭壁，上面还留有1812年泡特尔修筑的一个堡垒的残迹。就在那时候，美国未经联邦政府的批准就占领了沙滩的东面部分。

说到城市，我们这几位巴黎人只在对面海滨发现一个小村庄。马贵斯的居民大都散居在树荫下。那里的山谷十分优美，其中大伊渥哈埃山谷特别被奴卡希伐的居民所喜爱，他们在这里安了家。那里生长着茂密的树木，有椰子树、芭蕉树、木麻黄、蕃石榴、面包树、木槿以及其他粗壮的树木。走在这样一片浓荫中确是一种乐趣。四位游客在土人的小屋里受到了殷勤的招待。一百年以前，他们可能在这些小屋里会被吃掉的，可是现在，他们却在这儿吃了很多用香蕉和蜜糖做成的饼、面包果、新鲜的时候很甜搁久就发酸的黄色的山芋以及箭根的块茎。至于那种叫作“屋阿”的生吃的大扁鱼，还有越烂越好的鳖鱼背上的肉，他们都婉言谢绝了，碰都没有碰。

有时候，阿答纳斯·陶莱缪也陪他们一起去游览。这位好好先生在去年已经来过这个岛了，所以他就当他们的向导。但是他大概对动物学和植物学都不熟悉，他很可能

把跟苹果相似的槟榔青和名副其实的香荣兰、坚硬如铁的常盘柽柳、外壳可供土人做衣服的木槿、蕃瓜树以及栀子混在一起而分辨不清！事实上“四重奏”也并不需要依赖他的靠不住的科学知识。他们看到马贵斯的植物中，有丛生的羊齿、美丽的凤尾草、红色和白色的中国蔷薇、各种禾本植物和茄科植物，这里还有烟草和奴卡希伐的年轻人喜欢用来做装饰品的紫色的唇形花，另外还有十来尺高的唐胡麻、千年蕉、甘蔗、桔子以及柠檬；柠檬是不久以前才移植过来的，它在这块属于热带气候有山涧灌溉的土地上，长得非常好。

有一天早上，“四重奏”来到了塔伊人住的村子附近。他们沿着一股湍急的流水往上走，一直到了山顶上。当他们向着逶迤在他们脚下的塔伊、塔伊比和哈巴的山谷望下去的时候，不禁发出赞美的惊呼！要是他们带着乐器的话，在这样一幅大自然的稀有的美景前面，一定禁不住要演奏一支抒情妙曲！当然，他们的听众只是几对鸟！但是在这带山岗上面飞翔着的鸽子是多么美丽，那小小的海燕是多么可爱，在空中翱翔的热带鸟——它们是奴卡希伐那些港湾的常客——又是多么自由自在啊！

另外，在这里的树林中，用不着害怕遇见什么毒虫。既不必理会那最多二尺长、跟水蛇一样不伤人的蟒，也不必担心那长着象花朵似的蓝色尾巴的海鸟。

当地土人的相貌很特别。他们具有亚洲人的特点，因此和别的大洋洲的人显著不同。他们的身材中等，长得非常匀称，肌肉发达，胸部宽阔。四肢很纤巧，脸蛋是椭圆形

的，前额很高，黑眼珠，长睫毛，鹰钩鼻，牙齿洁白整齐，皮色既不红也不黑，是阿拉伯人的那种深棕色，神情又开朗，又温和。

文身的习俗几乎完全消失了（他们文身的办法不是在皮肤上刺花纹，而是用烧红的石栗敷在皮肤上烫成伤痕）。现在，代替文身的是传教士带来的棉布。

“他们长得很美，”伊凡尔内说，“可是，当初他们只围着一块腰布，光着脑袋，张弓射箭的时候，也许比现在还要美！”

这话是当他们跟岛主席一起游览公特洛莱湾的时候说的。皮克斯丹夫要带他的客人到这里来看看。这个海湾分成好几个海港，就跟瓦利塔一样，毫无疑问，要是奴卡希伐到了英国人手里，一定会变成一个太平洋的马耳他岛①的。这个海湾是一片肥沃的原野的出口，有一股喧嚣的瀑布冲成的一条小河打这里流过，住在这一带的是哈巴族。从前美国人泡特尔和土人作战的主要战场就在这里。

伊凡尔内说完以后等着回答，岛主席于是就对他说：

“您说的也许有道理，伊凡尔内先生。马贵斯人围着沙笼，穿着色彩鲜艳的裙子，系着‘阿于本’——这是一种围在肩上的飘带，再戴上叫作‘梯毕答’的一种墨西哥式的帽子的时候，确要神气得多。可以肯定，现代的服装对他们一点也不适合！但是有什么办法呢？外表的端正就是文明的结果！我们的传教士在‘开化’土人的同时，就鼓励他们穿戴

① 在地中海，属于英国，瓦利塔是该岛的首府。

得复杂起来了。”

“他们那样做对不对呢，主席先生？”

“从礼貌上看来，是对的！从卫生方面考虑，就不对了！奴卡希伐人，自从穿得比以前整齐以来，肯定地，他们那种原始的活力逐渐减弱了，那种单纯的乐观也慢慢消失了。他们变得烦躁郁闷起来，健康也受到了影响。从前，他们不知道什么叫气管炎、肺炎、肺结核……”

“他们自从不再赤身露体以后，就染上了感冒，”潘希纳大声说。

“您说得对！这是种族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

“我从这件事情上得出一个结论，”“殿下”又说：“当初亚当和夏娃是从伊甸园里被赶出来以后穿起了长袍和长裤才打起喷嚏来的，这一点反映到我们——他们的衰弱的子孙身上，就害起肺炎来了！”

“主席先生，看来这个群岛上的女人好象没有男人长得好看，”伊凡尔内说道。

“别的群岛也这样，”皮克斯丹夫回答说，“不过您在这里看到的土人是大洋洲人最完美的典型。对于比较原始的种族来说，这本是一条共同的自然法则，不是吗？动物不就是这样的吗？从外形的美来说，雄的差不多总是比雌的好看。”

“嗳！”潘希纳叫道，“要是在地球的那一面发表这种议论，我们的漂亮的巴黎女人可无论如何也不能同意！”

奴卡希伐的居民只分两个等级。他们受“大布”禁忌令所约束。这条禁令是有钱有势的人制订出来压迫没钱没势

的人以保护他们自己的特权和财富的。禁令规定白色是禁忌的颜色，凡是禁忌的东西，包括圣地、墓碑以及首领们的房屋等物，平常人都不许接近。由于这个禁忌令，使居民分成了两个阶级：一个是无禁忌阶级，包括祭司、巫士——也叫“土阿司”，还有族里的首长——叫做“阿卡尔基”，另外一个是禁忌阶级，妇女中的大部分以及下层平民都属于这一阶级。禁忌阶级的人非但不能用手触摸受禁忌令保护的东西，甚至连看都不许看。

“这条禁忌令在马贵斯群岛是极其严格的，”皮克斯丹夫补充说，“在帕摩图和学院群岛也是一样，所以我劝你们要注意，千万不要触犯它。”

“听见了吗，我的好邵恩！”弗拉斯告莱说。“小心你的手！留神你的眼睛！”

大提琴家只是耸耸肩，好象这些事跟他毫无关系似的。

9 月 5 日，模范岛在大伊渥哈埃起了锚。它经过了东面的乌阿乌那岛（卡于迦岛）；这是第一列岛屿中最东面的一个岛，大家只是远远地望见它的苍翠的山峰，它的周围没有海滩，岛岸全是陡峭的悬崖。当然，模范岛在这些岛屿旁边行驶的时候，速度很慢，因为这么庞大的机器，要是开足马力，就会掀起巨大的波浪，会把岸边的小船冲走，把岛岸淹没。模范岛从阿布岛经过的时候，距岛只有几锚链，这个岛的样子很引人注意，因为岛上尽是一丛丛尖峭的火山岩。这个岛有两个港湾，一个叫占领湾，另一个叫欢迎湾，这两个名字一看就是一位法国人给取的。事实上，这里的确就是当初马尔尚船长插上法国旗的地方。

西姆考耶指挥着模范岛开进了第二列岛屿，向西班牙人叫作多米尼加岛的希伐瓦驶去。这是群岛中最广漠的一个岛，周围五十六英里。它原来是个火山，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它的悬崖，那是由深灰色的岩石形成的；还可以看到岛中央浓荫覆盖的小山上直泻下来的瀑布。

希伐瓦和大乌阿大只隔着一道三英里宽的海峡。模范岛不能从中通过，所以必须从大乌阿大的西面绕过去，那里有一个马特尔特第奥海湾——即科克命名的革命湾，欧洲船只最先就是在这里停泊的。这个岛跟它的敌对的希伐瓦岛之间的距离越来越大了，照这样下去，也许将来由于双方居民作战要比现在困难，互相接触不到，因而象现在那样狠狠地互相残杀的事情就可以避免了。

贫瘠、光秃、荒无人烟的莫塔纳从模范岛的东边闪过以后，西姆考耶舰长就指挥着驶向法图希伐——从前的科克岛。实事求是地说，这个岛只是一块巨大的岩石，上面繁殖着各种热带鸟，看起来好象一块方圆三英里的大糖饼！

9 月 9 日下午，东南方的这一个最后的小岛就这样消失在亿兆城居民的视野以外了。模范岛根据它的航行计划，取道西南方，向帕摩图群岛驶去，它将从这个群岛的中部横穿过去。

天气一直很好，这里的九月天相当于北半球的三月。

9 月 11 日上午，左舷港的一艘小船靠近了一个有电线通马格达利那湾的浮标。包有橡皮绝缘体的电线的一头接到天文台的电话机上，于是跟美国海岸的电话线就通了。

岛主席向模范岛公司当局请示关于双桅船脱险者的事

情。公司方面是否授权给他，允许这些脱险者留在岛上一直到斐济群岛，好让他们少花点钱并能更快地回去呢?

回答是对他们有利的。模范岛得到许可，只要亿兆城的名人们不认为有什么不便，甚至可以向西一直把他们送到新赫布里底群岛去。

皮克斯丹夫把这个决定通知了萨洛尔船长。船长请岛主席代向马格达利那湾的行政当局致谢。

12. 帕摩图三星期

真的，要是“四重奏”不感谢门巴尔把他们带到模范岛（尽管用的是欺骗手段），他们可真是太不知好歹了。再说，总长把这几位巴黎的艺术家请到亿兆城来，作为受欢迎的、受殷勤款待并得到慷慨酬赠的客人，用什么方法又有什么关系呢！虽然邵恩还是成天赌气（一只满身利刺的刺猬是怎么也不会变成一只浑身柔毛的小猫的!），但是伊凡尔内、潘希纳，甚至连弗拉斯告莱，都想象不出还有比这儿更美好的生活了。这是在太平洋的优美海面上所作的一次既无危险又不疲劳的旅行！由于经常换地方，所以气候差不多永远是那么宜人！他们跟岛上两个阵营的斗争毫无关系，他们是机器岛上的音乐大师，无论是在坦克登家和左舷区的其他大公馆，或者在考伐兰家和右舷区的别的显贵人士家里，都同样受到款待；市政大厦的市长和他的助理，天文台的西姆考耶舰长和他手下的军官，还有斯蒂华脱上校和他

的兵士，都把他们奉为上宾；礼拜堂和圣玛丽亚教堂有盛大节庆的时候，总要请他们参加奏乐；无论在港口、工厂或公务人员和职工中间，他们遇到的都是和蔼可亲的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同胞怎么还会怀念他们在合众国的城市里东奔西走的那些日子呢？有谁会跟自己过不去而不羡慕他们呢？请所有头脑清醒的人回答这个问题吧。

“你们会吻我的手的！”总长在头一次跟他们谈话的时候就那么说过。

虽然他们并没有吻他的手，而且以后也不会那样做，那是因为从来没有人吻男人的手的缘故。

有一天，阿答纳斯·陶莱缪——他可以说是人类中最幸运的一个——对他们说：

“我在模范岛上快两年了，要是有人保险我还能活六十年的话，我希望这六十年完全在岛上度过，要不然我会遗恨终身的。”

“您还想活到一百岁哪！”潘希纳接下去说。

“嗳！潘希纳先生，肯定我会活到一百岁的！您怎么想到模范岛上会死人呢？”

“因为什么地方都会死人的。”

“这儿可不，先生，天堂里不会死人，所以这儿也不会！”

还有什么话好说呢？不过，事实上在这迷人的岛上，还是不时有几个不幸的人死去的。人死了以后，就由轮船把尸体运到遥远的马格达利那湾的墓地去。肯定地说，世界上的人不可能享受十全十美的幸福，这是注定了的。

模范岛的天空中仍然存在着几个黑点，而且应当注意

到，这些黑点在慢慢地变成浓厚的乌云，再过些日子，说不定要引起一场大风暴。坦克登和考伐兰之间令人遗憾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实在使人难以安心。他们的拥护者总是分别支持着他们。会不会有一天两个区公然冲突起来呢？亿兆城会不会发生骚扰、动乱和事变呢？行政当局是不是有足够的力量，岛主席有没有办法来使机器岛的凯普莱特和蒙太古[①]两家和平共处呢？很难说。在把自己的得失看得高于一切的对手之间是什么事都可能发生的。

自从过赤道时发生了那一幕以后，坦克登和考伐兰已经成为公开的敌人了。他们的亲戚朋友都分别支持他们。两区之间的来往完全中断了。他们老远看见对方就赶紧躲开；要是狭路相逢的话，双方就都充满了威胁的神情，眼光是那么凶狠！甚至已经传说芝加哥的老商人[②]和其他几个左舷区的人打算开办一个商行，他们请求公司方面允许他们修建一个大工厂，他们要把几十万口猪运到这个工厂里来，在这里宰了、腌了、再卖到太平洋各个岛屿。

因此，大家都认为坦克登的公馆和考伐兰的公馆是两座火药库，只要一粒火星就会使它们炸起来，连模范岛一齐炸掉。而且别忘了：这架机器是飘浮在无边无际的最深的大洋上的。当然，这里所说的爆炸纯粹是抽象的说法，然而它的结果却必然会使那些大富翁们要把对方赶出岛去，这就会给模范岛的前途带来祸害，而且非常可能会使模范岛公司在财务方面遭受损失！

---

① 莎士比亚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中的两个世代为仇的家族。

② 指坦克登。

这一切即使不致于带来物质上的大灾祸，可虑的重重纠葛总是存在的。再说，就是物质方面的灾祸谁也不能保证绝对不会发生。

模范岛当局要是没有被那种表面的安全所蒙蔽，还有些微警惕性的话，也许就该好好地监视得救以后受到周到照顾的萨洛尔船长和他的船员了。这并不是肯定说这些人在作什么值得怀疑的打算（他们说话不多，不跟大家在一起，跟一切都不发生联系，享受着一种幸福生活，这种生活，当他们回到未开化的新赫布里底以后会时刻怀念的），可是他们是不是有可疑的地方呢？很难说。不过，一个细心点的人会注意到：他们不断地在模范岛到处跑，他们一直在研究亿兆城，观察街道的结构和高楼大厦以及旅馆的位置，就好象要画一张精确的平面图似的。人们可以在公园和田野里遇见他们。他们经常上左舷港或是右舷港去看船只入港或是起锚。他们费很长时间去察看海关警察日夜戒备下的岛岸，去参观岛前岛后的两个炮台。不过话说回来，这也是很自然的，这些闲着没事做的马来人除了游览以外，还能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消磨时间呢？这里面难道有什么可疑的企图吗？

模范岛还是继续航行，它减低了速度，慢慢向西南开去。伊凡尔内自从成了活动岛的居民以来，就好象换了一个人似的，他完全沉浸在这次愉快的航海生活中了。潘希纳和弗拉斯告莱的情绪也跟他一样。他们每半月举行一次演奏会，平时，人们总是争着邀请他们参加晚会，不惜出极高的报酬。他们在文娱宫度过的那些时光是多么美妙啊！

每天早上，亿兆城的报纸向他们报道通过电流获得的最新消息以及定期轮船带来的最近几天的各种杂闻；世界上一切属于社会新闻的或是跟科学、艺术和政治有关的事他们都能知道。谈到政治，应当指出，英国的各派报纸始终不断地指责这个在太平洋漫游的活动岛。但是对于这些指责，无论在模范岛本身或是在马格达利那湾，人们都不屑考虑。

还应当提一提：几星期以前，邵恩和他的同伴从各地新闻栏中得知美国报纸登载了关于他们失踪的消息。大名鼎鼎的“四重奏”在美国是那样受欢迎，那些还不曾有幸听到他们演奏的人是那样期待他们，他们的失踪自然就成了一桩大事。圣地亚哥在约定的日期没有接到他们，于是就发出了警报。后来经过多方调查探问，才知道这几位法国艺术家在下加利福尼亚海岸附近被人骗走了，现在正在机器岛上航海。他们本人对于这次受骗没有提出什么抗议，模范岛公司和美国政府之间也就没有交换任何外交上的照会；因此，如果“四重奏”愿意重新出现在曾经获得成功的舞台上，他们还是会受到欢迎的。

我们知道：大提琴确曾打算提出抗议，即使这样一来会使新大陆和“太平洋之宝”打起仗来他也不会感到不安，但是两把小提琴和一把中提琴硬逼着他安静下来了。

另外，我们的演奏家自从不由自主地来到岛上以后，曾经写过好几封信到法国去。他们家里的人也就放了心，而且也经常写信来。他们的通信就跟巴黎和纽约之间一样方便可靠。

9 月 17 日的早上，弗拉斯告莱在文娱宫的图书馆里兴致勃勃地翻看着他们正要前去的帕摩图群岛的地图。他一打开地图，眼睛刚刚接触到太平洋的这一部分，就一个人大叫起来：

“上千个黑点：乱七八糟这么一大摊，西姆考耶怎么分辨得清呢？在这么一大摊大大小小的岛屿中，他绝对穿不过去！有几百个岛呢！就跟水池里的一堆乱石一样：他一定会触礁，会搁浅，他的机器不在这儿受到阻碍，就会在那儿碰撞！最后我们就得留在这比英国的摩比汉还要拥塞的群岛中永远出不去！”

看问题一向正确的弗拉斯告莱说得一点不错。摩比汉海湾只有三百六十五个岛，就跟一年的日数一样多，而帕摩图群岛呢，把这个数目再加一倍也不会嫌多。群岛四周的海面散布着一片珊瑚礁，据埃里赛·瑞克吕估计，它的方圆至少有六百五十法里。

看了帕摩图群岛的地图，确会使人惊奇：一艘船，尤其是象模范岛那样的海上机器，竟敢冒险穿过这样一个群岛。在南纬十七度到二十八度，西经一百三十四度到一百五十七度之间，从马大希伐到匹特开纶，据估计有七百个岛；要是大大小小全算上总有上千个。

由于以上的原因，帕摩图就得到了各种说明它的特点的名称，例如“危险”和“恶海”这两个名字。太平洋的岛屿都有好几个名字，这是太平洋在地理方面的特权，所以帕摩图群岛又叫低群岛、叨摩图群岛（这是孤岛的意思）、南方群岛、夜岛和神秘土。至于帕摩图或者怕冒图，这是“屈服”的

意思；1850 年在大赫的岛首府巴比丹召开的一个全岛代表会议曾经对这个名字提出抗议。1852 年，法国政府考虑到这项抗议而在许多名字中挑选了“叨摩图”；但是在这个故事里，我们还是叫它“帕摩图”，因为这是大家最熟悉的名字。

尽管这次航行极其危险，西姆考耶舰长却毫不犹疑。他对于这一带海洋是这么熟悉，大家可以完全信赖他。他驾驶着他的岛，仿佛在划一只小船。他能使岛在原地掉过头来，就好象用橹来摆弄它似的。所以弗拉斯告莱对于模范岛大可以不必操这份心，帕摩图的地角甚至碰都不会碰它一下。

19 日下午，天文台的了望员看到了十二英里以外的帕摩图的第一列岛屿。这些岛地势的确非常低。虽然也有几个高出海面四十米以上，但是其中有七十四个岛只露出水面半个托瓦兹①；除非潮水小得几乎等于没有，要不然这些岛在二十四小时中就得被淹没两次。再有就是些漂石围绕的环礁、寸草不生的珊瑚礁以及散布在群岛四周的危岩了。

模范岛为了要到安娜阿岛去，就靠着东边过去。安娜阿岛从前是群岛的首府，自从 1878 年被可怕的大旋风破坏了一部分以后，首府就改为法卡拉伐了。在那场旋风中，安娜阿岛上的居民死了很多，考苦拉岛也受到了旋风的蹂躏。

首先看到的是伐意大伊，模范岛在离它三英里的地方驶过去了。由于海流和向东延伸的岩礁的关系，这里是帕摩

① 法国旧长度单位，合 1.949 米。

图群岛中最危险的一带，所以行驶的时候必须格外小心谨慎。伐意大伊其实是一堆珊瑚，两旁有三个树木丛生的小岛，伐意大伊最大的一个村子就在靠北的那个小岛上。

第二天，大家望见了阿契底岛。岛上长满了棕榈树、马齿苋、一种颜色发黄的爬藤草和毛茸茸的琉璃苣。这个岛跟其他的岛不同的一点是它没有内湖。它的海拔超出帕摩图群岛的平均高度，所以在相当远的地方就能看见它。

又过了一天，看到了另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岛——阿马纽岛，它的内湖在西北面，有两个出口通到大洋。

亿兆城的居民去年曾经到这里来过，所以他们只要欣赏一下那绮丽的风光就够了。但是潘希纳、弗拉斯告莱和伊凡尔内却十分希望能停靠一些时候，好让他们游览一下这些岛——由聚居的珊瑚虫构成的岛，也就是说，不是真正的岛……跟模范岛一样……

“只不过我们的岛能够移动……”西姆考耶舰长说。

“它也太会移动了，连一个地方都不停！”潘希纳接着说。

“它会在豪岛、安娜阿岛和法卡拉伐岛停留的，诸位到那里可以有足够的时间上去游览。”

西姆考耶在答复这些岛是怎样形成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是同意一般人公认的说法的，也就是说：在太平洋的这一带，海水逐渐浅了三十来米。珊瑚虫这才在水里的岩层顶上找到了相当坚实的地盘来安置它们的珊瑚质的“建筑物”，要是在较深一点的地方，这些小虫就没法施展它们的本事了。逐渐地，这种“建筑物”一层层高起来，一直高

出水面，于是就形成了这个群岛。这些岛屿可以按类分为栅状、穗状和环状的，也就是环礁环岛——这是个印度字，指有内湖的岛屿。另外，受波浪冲击的碎块形成了一层植物土。风刮来了种籽，于是这些珊瑚质的环带上出现了植物。由于热带气候的影响，石灰质的海岸上就长满青草和植物，生长起灌木和乔木来了。

“这成千上万肉眼看不见的小虫一刻不停地堆砌着，也许有一天淹没在太平洋底下的陆地会重新露出水面的，这可说不定！”伊凡尔内极其兴奋地预言着。“到那时候，现在有帆船和轮船来往的海面上，就会有贯通新旧两大陆的特别快车了。”

“胡说八道，太荒谬了，我的老伊赛亚[①]，”潘希纳不客气地说。

9 月 23 日，正如西姆考耶舰长所说，模范岛在豪岛前停下了。那一带海水很深，所以它能挨得相当近。小船载着几位游客，从右边的航道向岛内划去，航道上椰子树形成一个天然的凉棚。最大的村子在一座小山上，要走五英里路才能到达。这个村子只有二三百居民，大部分是设在大赫的岛的公司雇来捕蚌的，他们就以此为生。这里长着荣兰和桃金娘很茂盛，它们是当地最早生长的树木，现在还生长着甘蔗、菠萝、芋、椰子和烟草，其中以椰子树为最多，全岛广漠的棕榈树林中，足有四万棵椰子树。

这种树简直是一种“神树”，几乎不用培植，就能够自动

① 《旧约》所载四大先知之一。

生长。椰子果肉是当地土人的家常食品，它的营养价值比荣兰果实要高得多。土人用椰子喂他们的猪和家禽，也用来喂狗，这里的人特别爱吃狗的排骨肉和里脊肉。另外，把椰子壳剥下来，捣碎晒干以后，用很简单的压榨器就可以榨出贵重的椰子油来。椰子干现在都用船只运到大陆上的工厂里去用更好的方法来处理。

豪岛的土著非常少，所以不能在这里考察帕摩图的居民状况。不过“四重奏”到了安娜阿岛就可以很好地进行观察了。模范岛是在 9 月 27 日早上到达安娜阿岛的。

安娜阿岛秀丽而苍翠的山峦就在眼前不远的地方。这是帕摩图最大的岛屿之一，它的珊瑚质地基有十八英里长、九英里宽。

据说在 1878 年的时候，岛上受到一场大旋风的袭击，后来不得不把帕摩图的首府迁到法卡拉伐去。在这热带性气候区里，虽然预先可以推测得出几年以内要发生什么灾害，但是安娜阿岛还是被旋风破坏了。现在它总算恢复过来了，岛上现有居民一千五百人。没有它的对手法卡拉伐多，主要原因是它的内湖只有一条狭小的海峡通向海洋，而这条海峡又由于里面的水位比外面高，以致尽是一股股往外冲的逆流。法卡拉伐就不同了，它的南北各有一条宽阔的航道，交通非常方便。然而，尽管主要的椰子油市场转移到法卡拉伐，它的风景却不如安娜阿，所以游客们还是喜欢安娜阿岛。

模范岛选了最恰当的地点停泊下来，亿兆城的居民立刻纷纷上岸。大提琴也同意跟他的同伴一起去游览，他们

是第一批上岸的。

这个岛的形成过程跟帕摩图的其他岛屿相同。珊瑚质岛岸的宽度——也就是“环带”的宽度——是四米到五米，靠海的一边非常陡峭，沿湖的那边却是平缓的斜坡。内湖的方圆跟兰洛阿和法卡拉伐差不多，大约有一百英里。这条环带上生长着上千株椰子树，——这是岛上的主要财富，但不是唯一的财富。它们的枝叶覆盖着土人的小茅屋。

“四重奏”在研究了安娜阿岛的情况以后，决定先去访问吐阿郝拉村。吐阿郝拉村中蜿蜒着一条白得耀眼的砂砾路。从前，当安娜阿还是帕摩图首府的时候，法国的专员就住在这里，专员住的房子现在还保留着，有一道普通的围墙保护着它。一位海军军曹指挥着一个小小的警备队，他们的营房上飘扬着一面三色旗[①]。

吐阿郝拉村的住房倒还值得称道，它不是那种小茅屋，而是一种舒服、干净、有足够家具的小房子，大部分盖在珊瑚质的地基上。屋顶上铺着一层荣兰树叶，窗户和门也是用这种贵重的木料做成的。房屋周围疏疏落落地有几个果园，那是当地土人用植物土铺成的。这里的景色真是诱人。

当地土人肤色较黑，这使得外貌的美丽打了个折扣。他们的神情比较呆板，不如马贵斯群岛的人可爱，但还不失为热带大洋洲人的一种美丽类型。此外他们还是勤劳和智慧的劳动者，也许他们较能抵御太平洋居民所面临的生理衰退的趋势。

---

① 法国国旗有红蓝白三种颜色。

据弗拉斯告莱的了解，他们的主要工业就是炼制椰子油，所以岛上的棕榈树林里种植着大量的椰子树。这种树木极容易成长，就跟环岛表面的珊瑚质会很快地扩展一样。但是椰子树有一个敌人，四位巴黎游客有一天曾经在内湖旁边跟这个敌人会过面。

那天他们躺在湖边的砂滩上，碧绿的湖水和蔚蓝的海波相映成趣。忽然间，草丛里发出一阵悉悉嗦嗦的声音，这种声音先是引起了他们的注意，接着使他们害怕起来。

他们看见了什么？一只巨大无比的甲壳虫。

他们的第一个动作是赶紧站起来，第二个动作是瞪眼瞧着这个动物。

“多难看的东西！”伊凡尔内叫道。

“是一只蟹！”弗拉斯告莱接着说。

的确是一只蟹，土人管这种蟹叫“皮而古”，这里的岛上多得很。它们的前脚就象两把坚硬的钳子或剪子，它们用它来剥椰子——这是它们爱吃的食品。“皮而古”在树根附近挖掘深洞，住在洞里，把椰子外面的那层筋皮铺在里面当垫子。它们常在晚上爬出洞来寻找掉在地上的椰子，有时甚至爬到椰子树上去把果实打下来。我们刚才谈到的那只蟹一定是象潘希纳说的，饿得发慌了，所以才在大白天晌午爬出它的黑窝。

大家不去碰它，非常好奇地看着它。它的目标是荆棘丛里的一颗大椰子，它用螯一点一点地剥去椰子外面的筋皮，露出了椰子果，然后就在原地敲击椰子，想弄破那层硬壳。外壳破裂以后，它就用尖端很细的后爪把壳里的果肉

掏出来。

“大自然造这只‘皮而古’一定就是为了叫它来剥椰子的，”伊凡尔内说。

“而它也一定就是为了喂‘皮而古’才造的椰子，”弗拉斯告莱补充道。

“嗳，我们来违背一下大自然的意图，不让蟹去吃椰子，不让那椰子被蟹吃，怎么样？”潘希纳建议说。

“我要求大家别去干涉它，”伊凡尔内说。“我们巴黎人出门在外期间不要对任何东西打任何坏主意，即使是对一只‘皮而古’也不例外！”

大家同意他的话，于是那只蟹向“四重奏”的第一小提琴投射了一道感激的眼光，——它刚才一定向“殿下”狠狠地瞪过一眼。

模范岛在安娜阿岛停泊了六十小时以后，启旋向北驶去。它在西姆考耶舰长万无一失的驾驭下开出了海峡，在密集的大小岛屿之间穿行。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亿兆城内显得冷落起来了，居民都愿意到海滨去，尤其爱呆在船舻炮台附近的岸边。他们在那里欣赏接连掠过的一个个岛屿，或者说，一只只飘浮在水面上的绿色花篮。这里简直象是荷兰海峡上的花市。两个港口附近有许多独木船弯弯曲曲地穿行着。但是警察奉有正式命令，不准岛上的人去乘坐。当模范岛离崖岸很近的时候，就有无数当地妇女从水里游过来；她们所以不跟那些男的一起坐船，是因为那些小船是帕摩图的禁物，只准男人乘坐，女人是不准上去的。

10 月 4 日，模范岛在法卡拉伐南面的航道口停泊下

来。在人们坐小船去参观以前，驻在那里的法国专员来到了右舷港，岛主席下令把他接到市政大厦。

他们是在极其友好的气氛中会见的。皮克斯丹夫穿着他的官服——这是专门在这种场合下穿的。专员是海军陆战部的一个年老的军官，他也同样穿着军服。双方的排场都是再庄严、隆重、恰合身分不过了。

会见以后，专员得到特许，由门巴尔陪伴着游览亿兆城。四个巴黎人和阿答纳斯·陶莱缪因为是法国人，所以很愿意跟总长一起陪伴专员。能够跟自己的同胞在一起，对于这位老将军来说，是件愉快的事情。

第二天，岛主席到法卡拉伐去回拜老军官。两个人的服饰都跟昨天一样。“四重奏”也跟着一起上岸到专员府去。这是一所十分简单的房子，驻着一支有十二名老水兵的警备队。旗杆上飘扬着法兰西的国旗。

虽说法卡拉伐已经成了帕摩图的首府，但是它却一点也比不上安娜阿岛。绿荫掩盖下的最大的那个村庄的景色也不如安娜阿岛秀丽，居民也比那里少。这里是炼制椰子油的中心，除此以外，人们还采集珍珠贝。他们常常把捕得的蚌拿到邻近的套乌岛去卖，因为那里是专门制作螺钿的地方。那些土人是十分勇敢的潜水员，他们毫不畏缩地潜入二三十米深的海底，在这样的水压下，由于习惯了，他们并不觉得难受，他们能一分多钟不透气。

有几个渔夫得到允许，可以把采得的蚌或珍珠卖给亿兆城的大富翁。当然，这决不是说城里的阔太太们缺少珠宝，主要是因为大家认为不曾加工的原产品是不容易得到

的。渔夫们趁这个机会赚了一大笔钱。一旦坦克登太太以高价买了一颗珍珠，不消说，考伐兰太太一定也得照样买一颗。幸亏两个人没有争买什么独一无二的东西，要不然互相抬高价钱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为止。其余的人家也一心要学自己的朋友的榜样，所以这一天，用航海的术语来说，法卡拉伐是在“顺潮而行”。

十天以后，在10月13日，“太平洋之宝”一清早就启航了。它离开了帕摩图的首府，来到最西面的部分。对于那密集在一起的大大小小的岛屿、漂石和环礁，西姆考耶舰长毫不放在心上。他把模范岛安然无恙地开出了“恶海”，来到了帕摩图群岛和学院群岛之间的那片长宽各四度的洋面上。在一千万匹马力的推动下，模范岛折向西南，朝着由于蒲盖维勒[①]的介绍而出了名的象诗一般迷人的大赫的岛驶去。

13. 停在大赫的群岛

大赫的群岛又叫学院群岛，位于南纬十五度五十二分到十七度四十九分和西经一百五十度八分到一百五十六度三十分之间。面积二千二百平方公里。

这个群岛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上风群岛，包括：大赫的（大赫的大哈）、大巴马诺阿、艾缪（摩雷阿）、忒梯阿洛阿、米底阿，这几个岛都归法国保护；第二部分是下风群

① 法国航海家（1729－1811），著有有名的《环球旅行记》。

岛，包括：丢蒲埃、马纽、华伊内、莱阿戴阿陶、鲍拉鲍拉、冒菲伊底、莫比底、马泼底阿、贝林夏生、希利，这些岛都由当地的君主统治。群岛的发现者是科克，他把它命名为学院群岛，为的是纪念伦敦皇家学院，但是英国人却叫它乔治岛。它距离马贵斯群岛二百五十法海里。根据最近所作的各项调查，岛上连外国人在内只有四万居民。

从东北方过来的航海者首先看见的就是上风群岛中的大赫的岛。由于岛上有高达一千二百三十九米的马约山（迪亚德姆山），所以天文台的了望员在很远的地方就看到了它。

模范岛在航行中没有发生任何意外。它借着贸易风的推送，在这片美丽的海面上遨游着。空中的太阳越来越偏向南回归线，再过两个多月，太阳到达南回归线以后，就将重新移向赤道，那时它将要当头照着机器岛，因此岛上要有好几星期的酷热天；然后，模范岛再随太阳北上，就象一条狗紧跟着主人一样，而且总保持固定的距离。

亿兆城居民到大赫的岛来停泊还是第一次。去年他们的旅行开始得太晚，所以离开帕摩图以后就重新返回赤道，没有再向西行。学院群岛是太平洋里最美丽的一群岛。我们的巴黎人在游览的时候连声赞美，他们对它欣赏的程度超过了这部随心所欲的机器在航行途中所遇到的一切吸引人的事物。

“不错！”⋯⋯但是，让我们看这次荒唐的冒险怎么收场罢！”邵恩的结论还是没有改变。

“啊！我唯一的希望是它永远不会结束！”伊凡尔内大

声说道。

模范岛在 10 月 17 日拂晓时就看见大赫的岛了。呈现在它面前的是大赫的岛的北岸。当晚就看到了维纳斯角的灯塔。过了维纳斯角就是首府巴比丹，它位于群岛西北部，第二天就可以到达那里。但是这时候岛主席主持的有三十位名人出席的名人委员会会议上却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意见：以詹姆 ·坦克登为首的一派主张游览岛的西部，而以南特 ·考伐兰为首的一派则主张到东面去。两派在委员会中势均力敌，这时，皮克斯丹夫的意见就起决定作用了，他的主张是从东南绕过整个大赫的岛，然后再到巴比丹。这个决定可乐坏了“四重奏”，因为这样他们就能欣赏这颗太平洋的珍珠，蒲盖维勒的新茜丹尔[①]的全部美景了。

大赫的岛的面积是十万零四千二百十五公顷——约等于巴黎的九倍。人口在 1875 年有七千六百个本地居民，三百个法国人，一千一百个其他地方的人；现在却总共只有七千人了。从地图上看，它的形状恰象一个倒置的葫芦，大的一头是岛的主要部分，小的一头是大大拉布半岛，连接两部分的细颈是大拉伐地峡。

这个比喻是弗拉斯告莱在研究学院群岛的大地图时想出来的，他的同伴认为比喻得十分恰当，就给大赫的岛起了一个新名字叫“热带葫芦”。

自从 1842 年 9 月 9 日成为殖民地以来，大赫的岛在行政上划分成六部分，下面再分为二十一区。大家还能记得，

---

① 茜丹尔就是现在的折里哥岛，文学上用它比喻迷人的岛、爱神之岛。蒲盖维勒在他的著作中把大赫的岛描写得极美。

由于那个《圣经》和棉布的投机商、可恶的泼里恰特[①]（他曾被阿勒封斯·卡尔[②]在《细腰蜂》里幽默地描绘得那么可笑）的挑唆，而在海军大将丢不第－杜阿尔[③]和女王包玛莱以及英国之间发生的纠纷。

模范岛可以在“热带葫芦”一英里以外安全地区航行。这个葫芦是珊瑚质的，四周笔直地插入海中。亿兆城的居民在离它还不太近的时候就能欣赏它的庞大的身躯了，欣赏它的比夏威夷岛更受大自然宠爱的岗峦，它的苍翠的山巅，树木丛生的地峡，象高大的天主教教堂的尖顶似地高耸的峭壁以及被那拍击在悬崖上溅起的白色浪花灌溉着的椰子林。

这一天，模范岛沿着大赫的岛东岸航行，好奇的人们都到右舷港附近来了，眼睛对着望远镜（四个巴黎人每人有一副），清清楚楚地欣赏岸上的一切：他们看到了巴不诺区，那里有一条小河从山麓流经辽阔的峡谷，然后在有一个好几英里宽的缺口的峭壁间注入大洋；他们又看到了伊蒂亚，这是一个非常安全的港口，几百万几百万的桔子都从这里运到旧金山去；大家还看见了马艾纳，1845 年时，征服者跟岛上居民曾在这里进行过激烈的战斗，然后才把这个岛占领下来。

下午穿过了狭长的大拉伐地峡。在绕过半岛时，西姆

① 是英国派到大赫的群岛的负有政治使命的传教士。

② 阿勒封斯·卡尔（1808－1890），法国作家，《细腰蜂》是 1839 年后十几年内他在报上发表的短文合成的讽刺短文集。

③ 征讨大赫的群岛的法国海军大将（1758－1831）。

考耶舰长把模范岛开得离它很近，使得陶蒂拉区的肥沃的田野以及无数溪流（正是因为有这些溪流，陶蒂拉才成为群岛中最富饶的地区）的全部美景一览无遗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大大拉布安座落在它的珊瑚座上，威严地伸出它已经熄灭的火山口的陡直的顶峰。

之后，夕阳慢慢地落到地平线下，山峰映出了最后一道绛红的霞光，色泽逐渐浅褪，终于溶化在一片透明的热雾中。这一切不一会儿就变成蒙胧一片了。晚风从岛上带来一阵阵桔树和柠檬树的清香。短促的黄昏过后，就是深沉的黑夜了。

这时候模范岛正绕到半岛东南方尽端的海角附近，第二天旭日初升的时候，它就到达大拉伐地峡的西部海岸了。

大拉伐区种植业非常发达，人口很多。它有美丽的街道，全区掩映在一片桔树林中，树林把它和巴贝亚里连结在一起。最高处有一座堡垒，俯瞰着地峡的两侧，上面有几尊炮防卫着，炮筒好象铜的落水管似的突出在炮眼外面。法顿港就藏在里边。

“为什么那个忘其所以的日车驾驶者[①]的名字会出现在这个地峡呢？”伊凡尔内心里寻思着。

这一天，模范岛缓缓地绕着大赫的西部的最峻峭的珊瑚岸航行。眼前出现的几个区景色各不相同：巴贝亚里的

① 据希腊神话载：法顿是日神阿波罗之子。他借了父亲的“日车”乘坐一天，但因驾驶不慎，追近地面而使地上的一切受烧灼。他赶紧驾车远离大地，立刻又使大地感到寒冷。阿波罗大怒，用雷矢把他射死了。

沼泽平原，巴贝亚里的良港马丹河，然后是有范伊丽亚河流过的一片大峡谷，靠里边是一座五百米高的山，它好象一个脸盆架，上面支着一个周长约半公里的大脸盆，这个古老的火山口里一定满是淡水，因为看来它跟海洋没有任何连系。

经过拥有大片棉田的沃洛诺区以及专事农业垦殖的巴巴拉区以后，模范岛就越过马拉峡，沿着从迪亚德姆伸出的受布那仑灌溉的巴吕维亚峡谷前进。过了大布那、大陶地角和法阿河河口以后，西姆考耶舰长就把岛微微转向东北，巧妙地滑过了莫丢于大小岛。当晚六点钟，在巴比丹港的入口处停泊下来。

从海口可以看见曲折多姿的穿过珊瑚岩石的航道，水里漂着许多用坏了的大炮制成的浮标，一直到法郎特地角才没有。西姆考耶有的是地图，当然不需要依靠在海口穿梭般往来的快艇上的领航员。然而，还是有一只船头上插着一面黄旗的小船开了出来，这只船是健康号，它来到右舷港口，和模范岛交涉一件事情。原来大赫的有一项严格规定：在没有得到海港长官会同医生发给的健康证明以前，任何人不准上岸。

那位医生一到右舷港，马上就跟有关当局取得联系。签发证明的手续很简单，因为无论在亿兆城的城里或城外，几乎没有一个病人，至于传染病，象霍乱、流行性感冒以及黄疸病，那是根本就没有的。因此，照例签发了允许上岸的健康证明。然而这时天色已近黄昏，一会儿黑夜就降临了，所以改在第二天再上岸。模范岛进入了睡乡，等待着黎明

的来临。

天刚破晓，就响起了炮声。这是船舻炮台发出来的，它发了二十一下礼炮，向下风群岛和大赫的岛——法兰西殖民地的首府致敬。同时，在天文台的塔顶上，那面金日红旗也升降了三次。

在大赫的岛大航道的一个地角上的“隐蔽炮台”也发射了同数的礼炮作为答谢。

一大清早，右舷港就挤满了人。电车载送着成群的要去游览群岛首府的人。毫无疑问，其中等得最不耐烦的是邵恩和他的同伴。由于模范岛的小船不够这么多人乘坐，当地居民就争先恐后地抢着来载送游客到距右舷港六锚链的海港去。

岛主席理应第一个到岛上去，因为他要按照惯例拜会大赫的群岛的军政首长，并将同样隆重地去谒见女王。

将近九点钟时，皮克斯丹夫与他的助理巴戴莱米·鲁其和赫勃莱·哈柯特三个人都穿上了大礼服，两区的重要人物，包括南特·考伐兰和詹姆·坦克登、西姆考耶舰长和他的穿着华丽制服的军官，还有斯蒂华脱上校和他的仪仗队，全都登上漂亮的电气艇前往巴比丹港。

邵恩、弗拉斯告莱、伊凡尔内、潘希纳、陶莱缪·门巴尔和一些公务人员另坐一只船。

当地的小船、独木船都排列在亿兆城官方人员的船只后面。由岛主席、首长和名人组成的这班人恰如其分地代表了亿兆城；而名人中最主要的两个人的财富足可把大赫的岛整个买下来，——甚至可以把学院群岛连它的女王一

起买下来!

巴比丹是一个极其良好的港口，港内水很深，能够容纳吨数很大的船只。它有三条航道：北面的大航道有七十米宽，八十米长，所差的是有一个小浮礁，所以面积缩小了一些；东面是大诺阿航道；西面是大布那航道。

电气艇威武地沿着海滨前进，岸上有不少别墅和游憩所，还有停着船只的码头。他们在一个美丽的喷泉旁靠岸，这个喷泉也就是给水场[①]，它的水就是从附近山上的活水泉流下来的。这些山中有一座设有信号器。

皮克斯丹夫和他的随行人员上岸来到一大群法国人、本地人和其他地方的人们中间。这些人都向“太平洋之宝”欢呼，认为它是人类智慧的最不平凡的杰作。

上岸后的最初几阵兴奋过去以后，大队人马径奔大赫的群岛首长所在地。

门巴尔穿着他那套节日才穿的盛装，显得十分神气，他邀请“四重奏”跟他一起去，“四重奏”连忙接受了总长的邀请。

这一带地方除了大赫的岛和摩雷亚岛以外，还有附近的其他岛屿也都归法国保护。首长就是总督，他手下有一位指挥官，领导海陆军及管理宗主国方面和殖民地方面的财政，同时兼管法政。总督的秘书长则管当地的民政。从这里派出专员分别驻在摩雷亚、帕摩图的法卡拉伐和奴卡希伐的大伊渥哈埃；属于马贵斯管辖区的治安法官也是这

① 供应船只淡水的场所。



他们在一个美丽的喷泉旁靠岸

里派出去的。从 1861 年起，成立了一个农商业协商委员会，每年在巴比丹开会一次。炮兵团和工兵团的司令部也设在这里。归卫戍部指挥的有几支殖民军宪兵队、炮兵队以及海军陆战队。这里还有政府指定的一个神父、一个祭司和九个分派到其他岛屿的传教士，他们主持天主教的宗教事务。在这里，我们的几个巴黎人的确可以认为自己是在法国，在一个法国的海港上，这一点当然使他们感到很愉快。

至于各岛的各个村庄则是由本地人组成的行政委员会来治理的。委员会有一位主席，他手下有一位审判官，一位警务长和两位由居民选出的参议官辅助着他。

模范岛的队伍在美丽的树荫下向该岛政府所在地走去。到处是茂盛的椰子树，长着刺叶的木蔷薇、面包树、桔树、番石榴和橡胶树等。总督衙门就耸立在这片绿林中，它的安装着美丽的天窗的大屋顶差不多跟树木一样高。这是一幢一楼一底的房屋，正面望去，外观相当雅致。当地主要的法国官员都聚集在那里，殖民军宪兵队也列队相迎。

总督对皮克斯丹夫表示热烈的欢迎，不消说，这种欢迎在这一带的英国的群岛是不可能受到的。他感谢皮克斯丹夫把模范岛开到这里来，希望他们每年都来访问，并且因为大赫的岛没法访问模范岛而表示遗憾。会见持续了半小时，而第二天，皮克斯丹夫将要在市政大厦招待岛上的首长，这是礼尚往来。

“你们是不是打算在巴比丹逗留一些日子？”总督问。

“是的，要停留十五天，”岛主席回答。

“那你们将幸运地看到法兰西的舰队，它在本星期末就要到达这里。”

“我们将十分愉快地请他们光临敝岛，总督先生。”

接着，皮克斯丹夫逐一介绍他的随行人员：他的助理、西姆考耶舰长、军队指挥官、各位政府官员、艺术总长以及四位艺术家；总督以同胞的情谊欢迎了“四重奏”。

在介绍到亿兆城两区的代表的时候，发生了小小的困难。怎么样才能使詹姆·坦克登和南特·考伐兰这两位容易得罪的当权人物都不伤自尊呢？

“双方同时前进，”潘希纳说，他搬弄起斯克利勃[①]的著名的诗句来了。

这个难题由总督亲自解决了。他了解人所共知的亿兆城两派之间的明争暗斗，他是那样敏感，那样的有分寸，那样善于运用灵活的外交手腕，以致于当时的经过就象收获月[②]法令上规定好了似的那样顺利。不消说，要是换上一位英国的殖民地总督的话，为了联合王国的政治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定会象在火药堆里点火似的使冲突爆发起来。但是，法国总督并没有这样做。拜会完毕，皮克斯丹夫和他的随行人员就告辞而去。他由于受到这样隆重的欢迎而感到十分高兴。

不用说，邵恩、伊凡尔内、潘希纳和弗拉斯告莱巴不得让陶莱缪（他已经感到心口疼了）回到第25号街他的寓所去，他们好尽可能在巴比丹多呆些时候。他们打算去参观

① 斯克利勃（1791—1861），法国著名的剧作家。

② 法国大革命时期所用的新的历法中的第十个月。

附近的地方，要访问几个主要的区，要到大大拉布半岛各处游览，末了要把这个“太平洋葫芦”里的最后一滴水都汲干[①]。

这个打算决定了，他们告诉了门巴尔，总长也表示完全赞同。

“不过，你们最好过一天再开始旅行，”他对他们说。

“为什么不今天就开始？”伊凡尔内问，他等不及了，想立刻就拿起他的旅行手杖。

“因为模范岛的首长要去向女王致敬，最好你们也随同到女王陛下的宫中晋见。”

“是明天吗？”弗拉斯告莱问道。

“明天，群岛的总督要到模范岛上来回拜，最好……”

“最好我们也在场，”潘希纳接过来说。“好吧，那我们就到场，总长先生，我们一定到场。”

离开总督衙门以后，皮克斯丹夫和他的队伍就到女王的宫里去。他们在树荫下只走了一刻钟就到了。

皇宫位于绿荫丛中，望去十分令人喜爱。这是一幢二层的方形楼房。屋顶模仿瑞士的别墅，有两排突出的阳台。从楼上窗户可以看到一直延伸到城区的大片种植地，再看过去就是一望无际的海洋。一句话，这是一幢可爱的房子，不豪华，但是很舒适。

群岛虽已沦为法国殖民地，女王的威信却并没有降低。虽然停泊在巴比丹港口的大小船只的桅杆上以及城里军政

① 游遍群岛各处的意思。

机关所在地的屋顶上都飘扬着法国国旗，但是至少在女王的皇宫上空招展的还是群岛从前的旗帜——一面有红白相间的横条，角上有三色方块的旗帜。

大赫的岛是纪洛在1706年发现的，他给它取名为沙奇大里阿。后来，由瓦利斯在1767年和蒲盖维勒在1768年先后完成整个群岛的探险工作。最初发现该岛时，岛上的统治者是奥蓓兰亚女王，这位女王死后出现了在大洋洲历史上有名的包玛莱王朝。

包玛莱一世（1762－1780）原名屋图，就是“黑鹭”的意思，“包玛莱”是后来改用的。

他的儿子包玛莱二世（1780－1819）在1797年十分高兴地接待了最早到来的英国传教士，十年以后他信了基督教。他统治的时期连年战乱，群岛的人口从十万一直减少到一万六千。

包玛莱二世的儿子包玛莱三世从1819年统治到1827年。1812年出生的他的妹妹爱玛答就是受可恶的泼里恰特保护的包玛莱王族的有名人物，她继包玛莱三世之后立为大赫的和附近诸岛的女王。她的第一个丈夫是大宝阿，因为没有生下子女而被女王遗弃了。她又跟阿里费特结婚，他们在1840年生下了太子阿里翁内，他在三十五岁就死了。生下太子以后，女王跟她的丈夫——群岛上最漂亮的男人——又接连生了四个子女：女儿名叫特丽美伐尔娜，她在1860年被封为鲍拉鲍拉岛的公主；大马陶王子生于1842年，是莱阿戴阿岛的亲王，后因暴虐无道而被臣民推翻了；特里塔布纽王子生于1846年，他不幸是个瘸子，仪表大受

影响，丢阿维拉王子生于 1848 年，他曾经到法国去受过教育。

包玛莱女王统治时期变故很多。1835 年时，天主教跟基督教的传教士之间发生了冲突，女王把他们都驱逐出境了，但是在 1838 年，一队法国的远征军又把他们带回岛上来。四年以后，五个岛的首领都归附了法国。包玛莱和英国人都起来反对。1843 年，海军大将丢不蒂－杜阿尔废除了女王，并赶走了泼里恰特。这件事的结果是在马艾纳和拉不巴发生了血腥战争。但是正如大家知道的，杜阿尔后来很不得人心，因而泼里恰特得到了二万五千法郎的赔款，最后是由勃吕阿大将来结束这件纠纷的。

大赫的是在 1846 年被征服的，1847 年 6 月 19 日，包玛莱订下了归法国保护的条约，只保留了莱阿戴阿、华伊内和鲍拉鲍拉诸岛的王权。此后又发生过几次变乱：1852 年的一次事变已经把女王推翻了，甚至已宣布共和，最后还是由法国政府把女王重新扶上王座的，这次女王又放弃了三处地方：分赐给她的长子的莱阿戴阿和大哈、次子的华伊内以及女儿的鲍拉鲍拉。

现在大赫的群岛在位的女王是她的后裔包玛莱六世。

热心的弗拉斯告莱滔滔不绝地用讲述来证明自己配得上潘希纳送给他的"'拉露斯'太平洋地志"的称号。他把这些历史和个人传记详细地讲给他的同伴听，对他们说：了解一下自己要去拜访和跟他谈话的人总是有好处的。伊凡尔内和潘希纳回答说他做得很对，但是邵恩却不以为然，他说这些事情他知道不知道都没有关系。

感情丰富的伊凡尔内整个儿陶醉在大赫的岛的诗一般的美景中了。他的脑海中浮现着蒲盖维勒和丢蒙·丢维勒的游记中的动人的叙述。他并不掩饰当他想到自己将去拜会新茜丹尔的女王时的激动，这是一位真正的包玛莱女王，仅仅她的名字就……

“她的名字的字义是‘咳嗽之夜’，”弗拉斯告莱接过他的话说。

“妙极了！”潘希纳大叫起来，“原来是位伤风女神，感冒王后！准得传染，伊凡尔内，别忘了带着你的手绢！”

这位恶作剧专家的杀风景的回答使得伊凡尔内十分气恼，但是别人却哈哈大笑起来，笑得那么痛快，到后来连第一小提琴自己也跟着笑起来了。

模范岛的岛主席、各位首长和名人代表由警务长和他的几个土人助手陪同去谒见女王，接见的仪式十分隆重。

女王包玛莱六世有四十岁的样子，她跟她周围的她的家属一样穿着一袭粉红色（这是大赫的居民所喜欢的颜色）的节日盛装。她接受皮克斯丹夫向她致敬时的温和而高贵的态度，就连欧洲的女王也挑剔不出什么来。她用十分正确的法国话亲切地回答他（法国的语言在学院群岛是流行的）。在太平洋一带，人们对于模范岛谈论得那么多，以致女王极想了解一下这个岛，并且希望它以后还来。詹姆·坦克登受到女王特别欢迎，这当然有损南特·考伐兰的自尊心，不过那是因为王家信仰的是基督教，而坦克登是亿兆城基督教区最有地位的人物的缘故。

在引见女王的时候，“四重奏”没有被遗忘。女王对他

们说她很愿意欣赏他们的演奏，“四重奏”恭敬地向她行礼，回答说他们遵从“陛下”的旨意，总长将安排一切来满足她的愿望。

觐见一共花了半小时，拜谒完毕离开皇宫的时候，人们以跟刚才他们进来时同样隆重的礼节欢送他们。

大家正要离开巴比丹的时候，却意外地在军事俱乐部留了下来，原来军官们在那里专为岛主席和亿兆城的大人物准备了一桌筵席。于是大杯大杯地饮香槟，接二连三地干杯。等到电气艇离开巴比丹码头回右舷港的时候，已经是六点钟了。

晚上，当巴黎艺术家们回到文娱宫里他们的起居室的时候，弗拉斯告莱说：

“我们要举行演奏会了。我们给这位陛下演奏些什么呢？……要不要莫扎特或者贝多芬的作品呢？……”

“我们给她演奏奥芬巴赫、瓦尔内、卢科揆或奥特郎的作品！”邵恩回答说。

“不！”……当然得演奏旁布拉[①]舞曲。”潘希纳反驳说，他醉心于黑人舞蹈那种扭来摆去的特色。

14. 一次又一次的欢宴

模范岛决定把大赫的岛作为自己的休憩处。每年在开

① 旁布拉是黑人的鼓，他们随鼓声起舞，就叫旁布拉舞。

往南回归线以前，模范岛的居民都要在巴比丹附近逗留一个时期。由于受到法国官方以及当地居民的热情接待，模范岛大大地打开了自己的大门，更确切地说，开放了自己的港口，以表示感谢。于是巴比丹军政各界人士都成群地涌进来了，他们在郊外、公园和马路上游览着。当然，永远不会发生任何意外来破坏这种友好关系的。不过在离开的时候，模范岛的警察局要确保没有任何大赫的人未经许可而用投机取巧的手段在岛上留下来，因而使模范岛的人口增多。

既然准许了大赫的人到模范岛参观，那么为了礼尚往来，当西姆考耶舰长将在群岛的随便哪个岛屿停泊的时候，亿兆城居民也可以自由地前去游览。

一些有钱人家，想专为这次停泊，在巴比丹附近租一幢别墅，他们都用电报预先订好了房子，他们想跟住在巴黎郊外的巴黎人那样在那里暂住一个时期，带着他们的佣人和车马，过一种大庄园主的生活。他们将去旅行，去游览，如果有兴致的话，甚至可能去打猎。总之，他们要过一下庄园生活。那里的气温从四月到十二月都在十四度到三十度之间，其余几个月则是南半球的冬天，在这样宜人的气候下，他们什么都不用担心。

在那些离开自己的公馆而搬到大赫的郊外舒适的住宅里去的名人中间，应当提一提坦克登和考伐兰两家。坦克登夫妇和他们的子女在第二天就搬进了位于大陶地角高山上的一座风景优美的庄园。考伐兰夫妇和蒂小姐以及她的妹妹也从第 15 号街的“宫殿”迁居到维纳司地角的一所绿

荫掩映下的优雅别墅。两家的别墅相隔有好几英里，对于华脱·坦克登来说，也许会认为远了一些，但是他没法缩短大赫的海岸上这两个地角之间的距离。另外，这两处都有平坦的砂砾路直通巴比丹。

弗拉斯告莱对门巴尔说，他们两家既然离开了模范岛，那么在总督拜会岛主席的时候，他们就不能到场了。

“啊！那才好呢！”总长回答说，他的眼睛一亮，露出一种外交家的精明神气，“那样可以避免为了争面子而引起冲突。要是法兰西的代表先到考伐兰家去拜访，那么坦克登会怎么说呢？反过来要是先拜访坦克登，那么考伐兰又会说些什么呢？他们离开这里是皮克斯丹夫求之不得的事。”

“那么说，这两家的争权夺势永远没有个完了吗？”弗拉斯告莱问。

“谁知道？”门巴尔回答说，“说不定只能依靠可爱的华脱和美丽的蒂小姐了。”

“可是到现在为止，还看不出这两位继承人有那么回事。”伊凡尔内发表他的意见。

“那好办！好办！”总长立刻说，“只要让他们有一个机会就行，如果命运不给创造这样的机会，我们就来代替命运。这是为了我们亲爱的岛的利益！”

门巴尔一面说，一面用脚跟在地上转了一个身，这个动作要是让陶莱缪看见的话，一定会拍手称赞，就连路易十四时代的侯爵见了也没话可说。

10 月 20 日下午，总督、指挥官、秘书长以及宗主国的其他主要官员都登上了右舷港的码头。岛主席亲自前往迎

接，他们受到了恰如其分的隆重接待。船艏炮台和船舯炮台礼炮齐鸣。插着法兰西和亿兆城旗帜的车子把他们接到城里。市政大厦的接待厅为这次会见特地作了布置。他们一路受到居民们的热烈欢迎。到了市府，双方首先在门前的台阶上发表了简短的正式谈话。

拜会以后，就去参观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还参观了天文台、两个发电厂、两个港口、公园，最后还坐了海岸电车环行一周。参观完毕，在文娱宫的大厅里举行了一个茶会。直到晚上六点钟，总督和他的随行人员才带着对这次招待的良好印象，在模范岛的礼炮声中登船回巴比丹去。

第二天 10 月 21 日早上，四位巴黎人来到了巴比丹。他们没有请任何人作伴，甚至连礼仪教师（他的腿已经不能胜任这种长途旅行了）也没有邀请。他们象空气那么无拘无束，由于能够踏在一块真正的岩石和植物土的土地上而高兴得不得了，——简直就象假日的小学生。

首先要参观的就是巴比丹。群岛的首府是一座美丽的城市，这是不容置辩的。海岸上的房屋、海滨商场、军用面包房以及其他设在港口的商业性重要建筑物都有浓荫覆盖着。“四重奏”就在这美丽的树荫下漫步游览，他们从心底里感到愉快。后来，他们踏上了一条和码头相接的美国式的公路，我们的艺术家就顺着这条路闯进了市区。

市内的街道很宽阔，跟亿兆城的大街一样，成十字相交，非常整齐。路旁是鲜花似锦，绿草如茵的花园。虽然是清晨时分，已经不断地有人来往，有欧洲人也有本地人。到晚上过了八点钟，夜色完全降临的时候，路上还要热闹。因

为，大家当然知道：热带的夜晚，尤其是大赫的岛的夜晚，不是让人们在床上度过的；——尽管巴比丹的床是用椰子麻纤维织成的帆布做的，上面铺着芭蕉叶的垫子和木棉的褥子，不消说，还有御防讨厌的蚊子来袭击的蚊帐。

至于房屋，欧洲人的房子跟大赫的人的房子一看就能分出来。前者差不多全是用木头造的，下面垫着几尺高的石墩，从舒服方面着眼，那是没有二话好说的。大赫的人的房屋在城里相当少，它们疏疏落落地散布在绿荫底下，别有一种风味；房屋是用竹竿搭成的，里面铺着席子，所以十分干净，空气流通，并且很雅致。

但是土人呢？

"土人？"弗拉斯告莱告诉他的同伴说，"这里的土人并不比夏威夷群岛多。大赫的在被征服以前，岛上的土人会拿人的排骨肉当饭吃，逮住了俘虏就照大赫的人的土法烤熟，把俘虏的眼珠留给他们的君王，但是这种野人我们碰不到了！"

"啊！照这么说，大洋洲已经没有吃人的生番了！"潘希纳大声说，"怎么，我们走了上千英里路，结果连一个野人都看不到！"

"别着急！"大提琴回答说，一面用右手在空中拍打着，好象《巴黎奇闻》[1]中的罗登，"别着急！说不定我们会遇到很多，比能满足你愚蠢的好奇心所需要的还要多的野人！"

他自己都不知道这句话日后真会应验！

---

① 欧琴·苏在报纸上发表的一部十分盛行的连载小说（1842）。

大赫的人十之八九是马来人，而且是其中的毛利人。莱阿戴阿，也就是“圣岛”，大概就是他们的君王诞生地，这是下风群岛中受太平洋的清水滋润的一个十分可爱的地方。

在传教士入岛以前，大赫的群岛分三种社会等级：第一等是王族，就是特权阶级，是人们认为有非凡天赋、能创造奇迹的人；第二等是部落首领或地主，他们为王族服务，并不怎么受人尊重；第三等是平民，他们什么财产都没有，即使有，也不过是租种的土地上的一些收成。

自从占领以后，甚至在占领以前，在英吉利教和天主教传教士的影响下，这种情况有了改变。不过土人的智慧、他们所用的语言、他们的乐观精神、大无畏的精神以及美丽的相貌却并没有改变。四个巴黎人不论在城里或是在郊外，对这一切都赞不绝口。

“真是的，好漂亮的小伙子！”有一个说。

“多美丽的姑娘！”另一个说。

的确是美！男的身材都相当魁梧，古铜色的皮肤，就象浸透了热血似的；体形匀称，好象古代雕刻的人像；相貌和蔼可亲。这些毛利人确实长得漂亮，他们的眼睛又大又亮，嘴唇稍微厚一点，线条优美。从前战时必不可少的文身习俗，现在差不多已经绝迹了。

当然，岛上最有钱的人是模仿欧洲人的打扮的，他们穿着圆领衬衫、浅红色料子的上衣和一直盖到皮靴上的长裤，模样还是很好看。不过这些人并没有引起“四重奏”的兴趣。一点儿也没有！我们的四位旅行家可不喜欢这种裁剪

合时的西装裤，他们宁愿看那种用花花绿绿的锦布做的、从腰部裹到脚踝的“沙笼”，他们也不喜欢礼帽，甚至连巴拿马草帽也不喜欢，他们爱看那种男女一律、用树叶和花朵做成的叫作“埃”的帽子。

至于妇女，她们还是象蒲盖维勒描写的那样诗一般地美丽动人。她们有的在垂到肩头的黑发上束一个用栀子花的白色花瓣做的花冠，有的则戴着用椰子树的嫩芽皮做的轻巧的帽子。“这种帽子的诱人的名字‘蓝娃蓝娃[①]’真象是一个梦中的字眼，”伊凡尔内说。她们的衣服就象万花筒似的，一动就会变颜色。除了美丽的衣衫以外，再加上优美的举止、懒洋洋的神态、温柔的微笑、深邃的目光以及柔和清脆的声音，难怪当“四重奏”之一反复地说“真是的！好漂亮的小伙子”的时候，另一个马上应和着说“多美丽的姑娘”了。

造物主在创造这样美妙的人种时，怎么可能不考虑到应当给他们一块配得上他们居住的土地呢？他又怎么能想象出比大赫的更美的景色来呢？这里的草木，在溪流和夜间丰富的雨露的滋养下，长得多么繁茂啊！

四个巴黎人在岛上和巴比丹附近各区游览的时候，对于那些奇妙的植物赞不绝口。靠海的地方适于种植，那里没有森林，只有人们种植的果树，这些果树是：菠萝、桔树、葛根、甘蔗和咖啡，还有木棉，再有就是种植薯蓣、南美大戟、蓝叶、高粱和烟草的田地。“四重奏”离开这一带海岸以

① “蓝娃蓝娃”（revareva）和梦（reve）的拼法相以。

后，就深入岛内来到布满在山脚的密林中。山峰突出在拱形的绿荫圆顶上。这里到处是茂盛美丽的椰子树、米洛树（木玫瑰)、常磐柽柳（铁树)、席埃里(面包果树)、布罗树、塔马那树、阿伊树（檀香)、番石榴、檬果、块茎可以食用的箭根，美味的山芋以及珍贵的面包树——它的白色树干挺拔平滑，墨绿的阔叶间挂着累累的果实，果壳就象修削过似的，果肉雪白，是当地居民的主要食品。

最普遍的树木，除了椰子树以外，还有番石榴，它差不多一直长到山顶上，大赫的人管它叫“丢阿伐”，这种树丛生成一片茂密的树林，而布罗树则形成一片荆棘丛。要是不小心闯进这片乱林，再想脱身就很难了。

另外，这里没有任何凶猛的动物。本地唯一的四足兽是一种猪，介乎家猪和野猪之间。至于马和牛，都是从外地运来的。绵羊和山羊很多。总之，这里动物要比植物少得多，甚至连鸟类也很少，跟夏威夷群岛一样，只有一些鸽子和海燕。爬虫方面只有蜈蚣和蝎子。至于昆虫，则有细腰蜂和蚊子。

大赫的出产的东西不多，有棉花和甘蔗，由于大量种植这两种作物，因而减少了烟草和咖啡的出产，另外还有椰子油、葛根、桔子、螺钿和珍珠。

虽然只有这些出产，但已经足够和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亚洲的中国以及欧洲的法国和英国进行大量贸易了。进口额达到三百二十万法郎，出口额比进口额多，达到四百五十万法郎。

“四重奏”一直深入到大拔拉丢半岛去游览。他们去参

观法顿堡垒的时候，结识了一队海军。海军们十分高兴地招待了自己的同胞。

他们又跟一些本地人在由移民开设在海港附近的旅店里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午宴。弗拉斯告莱把一切安排得非常合适，他把附近的本地人，区里的警务长都请了来，招待他们喝法国的葡萄酒——这是可敬的旅店老板同意贱卖给他们的。另一方面，当地人则以自己的土产来款待他们的客人，一种黄橙橙的叫作“费伊”的芭蕉树的果子、甘美多汁的薯蓣以及“马伊奥尔”——这是把面包树的果子，放在填满烧烫了的石块的石洞里焖熟的一种食品，末了还有一种用竹筒子装着的酸果酱，是把椰子捣碎了做成的，名叫“大伊洛”。

这次午宴是在十分愉快的气氛中进行的。席间大家抽了几百支用烤烟叶卷在一张荣兰叶里做成的那种烟卷。只是在抽烟的方式上，几个法国人并没有模仿大赫的岛的男男女女那样，自己抽几口就递给别人，他们还是按照法国人的抽法。当警务长把自己的烟请潘希纳抽的时候，潘希纳谢了他一声“美阿美答伊”，就是说“好极了”！他的可笑的发音引得哄堂大笑。

在这一段游览期间，我们的四位游客当然不想每天晚上赶回巴比丹或模范岛去。好在无论到什么地方：村庄里、散处各地的住宅里、移民家里或者本地人家里，他们总会受到殷勤而舒服的招待。

11 月 7 日那天，他们打算去参观维纳斯地角，一个真正的旅行者绝不会不到那里去游逛一趟的。

一大清早，他们就迈着轻松的脚步出发了。他们走过了一座架在美丽的芳大娃河上的桥，沿着峡谷一直来到喧响的瀑布前。这道瀑布比尼亚加拉瀑布高一倍，但要比它窄得多，一股奔腾的激流从七十五米的高处倾泻下来。然后，他们顺着在海岸边的大哈拉伊山坡上蜿蜒着的小路来到了科克命名为“树岬”的山丘上，它所以叫“树岬”，是因为当时那里长着一棵孤零零的树，现在那棵树已经老死了。这里有一条美丽的林荫路从大哈拉伊村一直通到高耸在岛屿尽头的灯塔。

考伐兰家就住在这一片苍翠的半山坡上。它跟坦克登的别墅距离很远，后者在巴比丹的那边，所以华脱·坦克登没有任何有力的理由跑到维纳斯地角这一带来散步；然而我们的巴黎人却在这里看到了他。这位年轻人骑着马，就在考伐兰家的别墅附近。他跟四位法国旅行家打了一个招呼，问他们是不是打算当天晚上回巴比丹。

“不，坦克登先生，”弗拉斯告莱回答说，“我们接到了考伐兰夫人的邀请，可能将在她的别墅里过夜。”

“那么我们再见吧，诸位先生，”华脱·坦克登说。

年轻人的脸上好象罩上了一层阴影，虽然这时候太阳并没有被什么云彩盖住。

然后，他向那树木掩映中的雪白的别墅看了最后一眼，就用腿把马一夹，慢慢走开了。咳！谁叫那有钱的坦克登又想起做生意来的呢？谁叫他不顾一切，在模范岛——它完全不是为了做买卖而造的——撒下了不和的种子呢？

“噢！”潘希纳说，“也许这位可爱的骑士希望跟我们一

起去吧？！”

“对！”弗拉斯告莱补充说，“显然我们的朋友门巴尔说的话不是毫无道理的！他到这里来没有遇见考伐兰小姐，因此离开的时候感到非常懊丧……”

“这证明亿万富翁的运气也不见得好，是吗？”伟大的哲学家伊凡尔内接着说。

“四重奏”跟考伐兰一家人在别墅里愉快地度过了下午和晚上。他们在那里受到跟在第 15 号街的公馆里同样的款待。这是一次极其动人的聚会，艺术在里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他们奏弄了一些优美的音乐，当然是钢琴演奏。考伐兰太太弹了几首新的曲子。蒂小姐唱了几支歌，唱得跟一位真正的艺术家一样。伊凡尔内有一付好嗓子，他的男高音伴着那位年轻姑娘的女高音一齐歌唱起来。

不知道为什么（也许是故意的），潘希纳顺口谈起了他跟他的同伴看见华脱·坦克登在别墅附近散步的那回事。他这一着是不是做得很乖巧，比对此只字不提的好呢？……是的，而且要是总长在场的话，他一定会赶紧拥护“殿下”的。蒂小姐的嘴边浮起了一丝几乎觉察不出的微笑，她的美丽的眼睛射出一道亮光，而当她重新唱起歌来的时候，她的声音也仿佛变得更动人了。

考伐兰先生皱起了眉头，考伐兰太太则看了她一会儿，只说了一句：

“你不累吗，孩子？”

“不累，妈妈。”

“您呢，伊凡尔内先生？”

“一点儿不累，太太。我前生一定是天堂上一个教堂唱诗班里的孩子!”

当考伐兰先生认为应该休息而结束晚会的时候，已经将近午夜了。

“四重奏”对于这次朴素而亲切的招待感到万分高兴。第二天，他们踏上了回巴比丹的道路。

模范岛在大赫的岛停留的日期只有一星期了。在这以后，根据原定的旅行计划，它将向西南方驶去。四位旅行家在这最后一个星期里完成了他们的游览计划。这一段期间，本来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事，谁知在 11 月 11 日那天，发生了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

那天上午，竖立在巴比丹后山上的信号器，标出了法兰西太平洋舰队到达的消息。

11 点钟的时候，一艘头等巡洋舰巴黎号，在两只二等巡洋舰和一只小型驱逐舰保护下，在港口抛了锚。

双方按照惯例相互致敬以后，海军少将就和他的军官从飘扬着军旗的巴黎号下来，登上岛岸。

双方鸣礼炮以后(模范岛的船舻炮台和船舳炮台也陪同鸣炮以表示友好)，海军少将和学院群岛的总督热切地先后互相拜会。

舰队的船只、军官和船员在模范岛还逗留在大赫的期间赶到这里，可算是好运气。于是又和模范岛互相拜访和欢宴。“太平洋之宝”向法国水兵打开了大门，他们争先恐后地前来欣赏岛上奇妙的一切。足有四十八个小时，在亿兆城的居民中，夹杂着穿法国海军军装的人们。

西姆考耶舰长在天文台欢迎了客人们，总长则在文娱宫和其他归他管辖的场所招待了来宾。

就在这个时候，一向花样百出的克里斯特斯·门巴尔想出了一个主意，这个天才的主意要是实现了的话，将给人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他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岛主席。根据名人委员会的意见，岛主席同意了他的建议。

于是，在 11 月 15 日举行一次盛大联欢会的事情就决定了。这次联欢会的内容包括在市政大厦举行的一次隆重的宴会和一个舞会。那时候，在大赫的乡间暂住的亿兆城的居民都将回来，因为再过两天，模范岛就要启航了。

因此，两区的名人都不会错过这次为女王包玛莱六世、为大赫的群岛的欧洲人和本地人以及为法兰西舰队举行的盛会。

这次联欢会由门巴尔负责筹备，对于他的巧妙的心思以及他的热心，大家是可以信赖的。“四重奏”接受他的建议，同意在这次盛会的极其动人的节目中，插进一个演奏会。

至于分发请帖这一项任务则由岛主席担任。

皮克斯丹夫首先亲自去邀请包玛莱女王以及朝中的亲王贵妇们出席这次盛会，女王欣然接受了这项邀请。总督和高级的法国官员、海军少将和他的军官也都领了这份情，并且对这项亲切的邀请表示十分感谢。

请帖总共发出了一千份。当然，不会让一千位客人都坐到市府的餐桌上来的。完全不是！那里只坐一百人：王室贵宾、舰队军官、宗主国首长、模范岛的主要官方人士、名

人委员会委员以及地位最高的祭司、神父等。不过，在公园里也要摆酒宴并布置各种娱乐活动、烟火，——这些是为一般人士准备的。

马兰加利的国王和王后当然没有被遗忘，这是用不着说的。不过陛下夫妇对于一切大排场的事都不感兴趣，他们在第 32 号街的简朴的寓所里一向过着隐居的生活，所以他们向岛主席道歉，表示不能接受他的邀请，并且表示感谢。

“可怜的君王!”伊凡尔内说。

伟大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岛上飘展着法兰西、大赫的和亿兆城的旗帜。

包玛莱女王和她的宫廷人士都穿着盛装，在模范岛两个炮台的礼炮声中被迎上了右舷港。巴比丹和舰队的大炮也开了起来作为答礼。

这些高贵的人物先在公园里游览了一周，快到下午六点钟的时候，来到了布置得富丽堂皇的市政大厦。

大厦前面的台阶是多么阔气!它的每一级要值到一万法郎以上，就跟纽约范德比的公馆一样！在瑰丽的餐厅里，宾主即将在盛大的筵席前就座。

岛主席把席次安排得非常恰当，决不会在两区的两大敌对家族之间引起纠纷。每个人对于给自己安排的座位都很满意——其中蒂·考伐兰小姐的位子正在华脱·坦克登对面。对于这两位年轻人来说，这样已经够了，还是不要让他们坐得更近的好。

不消说，法国艺术家们也没有任何可以抱怨的地方。人们请他们坐在上席，这又一次表示了对于他们以及他们

的天才的尊敬和热爱。

至于这次难忘的宴会的菜单则是由总长经过再三研究考虑以后拟定的。它证明了亿兆城即使在烹调方面，也没有什么比不上古老的欧洲的地方。

关于这一点，大家可以根据门巴尔精心设计的、在洁白光亮的纸上用金字印成的菜单作一番估计：

奥尔良①浓汤
伯爵夫人奶酪
毛尔内②比目鱼
拿破仑牛肉里脊
维也纳鸡圆
特来维斯③苔菜肝尖
冰果露
烤鹑鸡面包片
普洛方斯④冷菜
英国豌豆
菜果什锦水果
各色糕点
巴尔姆奶酪⑤长面包⑥

①、②、③ 都是法国贵族的姓氏。这里指按照他们的讲究的烹调法所做的著名菜肴。
④ 法国地名。
⑤ 意大利巴尔姆地方用牛奶和泊夫蓝做成的一种奶酪。
⑥ 法国比埃蒙和萨伐地方的一种棒形面包。

葡萄酒：

伊盖思[①]马尔果[②]

香伯登[③]香槟[④]

各色饮料

在英国女王、俄国皇帝、德国皇帝或法兰西共和国的总统的隆重的宴会席上，难道有过比这更丰富更完备的菜单吗？新旧两大陆名气最大的厨师们，难道能做出比这更精致的菜肴来吗？

九点钟的时候，来宾们到文娱宫的音乐厅去参加演奏会。演奏节目是四首精心挑选的曲子——只有四首：

A 长调第 5 弦乐四重奏：贝多芬作品第 18 号；

D 短调第 2 弦乐四重奏：莫扎特作品第 10 号；

D 长调第 2 弦乐四重奏：海顿作品第 64 号（第二部分）；

翁斯罗降 E 调第 12 弦乐四重奏。

对于这几位幸运地来到模范岛（不管顽固的大提琴家怎么想）的巴黎演奏家来说，这次演奏会是一次新的成功！

在这同时，许多欧洲人和别地方的人参加了公园里的各种娱乐活动。草地上举行了田野舞会，人们随着手风琴的乐声起舞。手风琴是学院群岛本地人中最流行的乐器。法国水兵们十分爱好这种乐器。由于巴黎号和舰队其他舰艇上获得批准前来岛上的人很多，所以乐队全体出动了，手

①、②、③、④ 都是法国著名的葡萄酒产地。

风琴拉得热烈到极点。歌声也响成一片，船员的歌唱应和着《伊美尔》——这是大洋洲人们所喜欢的流行曲调。

大赫的群岛的男男女女都爱好歌舞，他们每个人都能歌善舞。这天晚上，他们跳了好几回蕾苞伊巴舞，这种舞蹈可以说是一种民族舞，它的节奏是用鼓拍击出来的。另外，在市府供应的各种饮食的刺激下，籍贯不同的舞蹈家们——大赫的人和其他地方的人——都尽情地欢舞起来。

这时候，市政大厦的大厅里也举行着由陶莱缪主持的更为盛大和高尚的舞会。上流人物都聚集在那里。亿兆城和大赫的群岛的妇女都在服饰上争奇斗艳，当然，前者——她们是巴黎裁缝的主顾——毫不费力就压倒了殖民地的那些欧洲妇女——哪怕是最文雅美丽的，这是一点也不奇怪的。她们的头上、肩上、胸口缀满了钻石。只有她们之间的这种钩心斗角倒还有点意思。但是尽管考伐兰太太和坦克登太太全都打扮得珠光宝气，却没有人敢赞美她们中的任何一个。皮克斯丹夫当然不会，他时时刻刻都在关心着维持岛上两区之间的绝对均势。

在跳四组舞的时候，大赫的岛的女王和她的威严的丈夫、皮克斯丹夫和考伐兰太太、海军少将和坦克登太太、西姆考耶舰长和女王的第一贵妇组成了头四组。同时，其他组也都配好了，他们是按照自己的爱好随便配对的。一切都十分动人。然而邵恩还是独自站在一边，他的态度若不是表示抗议，至少是非常轻蔑，就象那幅名画“崩溃[①]”里面

---

① 指古代罗马帝国的崩溃。

那两个嘟嘟哝哝的罗马人的样子。但是伊凡尔内、潘希纳和弗拉斯告莱却跟大赫的群岛的最漂亮的太太和模范岛的最娇艳的小姐跳着华尔滋[1]、波尔卡[2]和玛佐卡[3]。这天晚上，说不定会有好些人在舞会结束的时候订下婚约呢——这无疑地将使民政部的工作人员增加一份工作！

另外，华脱·坦克登凑巧地在一次四组舞里作了考伐兰小姐的舞伴，这件事引起了人们多大的惊奇啊！这件凑巧的事会不会是总长——这位精明的外交家用什么巧妙的手段促成的呢？不管怎么样，这是当天的一件大事，也许会产生重大的结果，这是说要是它能够标志两家有权势人家言归于好的第一步的话。

烟火是在大草坪上放的，放完烟火以后，公园里和市政大厦的舞会又继续下去，一直延长到天明。

以上就是这次令人难忘的联欢会的经过。它在今后模范岛无穷尽的幸福的年代里（应当这样希望），将永远存留在人们的回忆中。

两天以后，停泊期届满了，西姆考耶舰长在天刚黎明的时候就发出了启航的命令。跟来的时候一样，大赫的群岛和海军舰队都鸣炮欢送机器岛，后者也以炮声一下还一下地答谢。

模范岛是向西北航行的，为的是好看一看群岛的其他岛屿，在参观了上风群岛之后再访问一下下风群岛。

---

① 一种三步舞。
② 一种轻快的二步舞。
③ 一种波兰的三步舞。

他们沿着摩雷阿岛的风景优美的岛岸行去。岛上尽是悬崖峭壁，中间的高峰耸出在高空。过摩雷阿以后，看到了莱阿戴阿（圣岛），它是土人君主的诞生地。然后是屹立着一座一千米的高山的鲍拉鲍拉。再过去就是冒菲伊底、马不大、丢蒲埃以及马纽这些大赫的海底山脉延伸在这一带海中的环状小岛。

11 月 19 日，夕阳西下的时候，群岛的最后几座山峰也都看不见了。

模范岛于是折向西南——这个方向是通过电流在文娱宫玻璃橱窗里的地图上标志出来的。

这时候，谁要是注意一下萨洛尔船长，一定会吃惊地看到他两眼隐隐的火焰和脸上凶野的神色，他用一只带有威胁意味的手，向马来人指着通向西面一千二百法里以外的新赫布里底的航线！

凡尔纳选集

机器岛

第二部



机 器 岛

第 二 部

儒勒·凡尔纳著　　联 星 译



中国青年出版社

机　器　岛
〔法〕儒勒·凡尔纳著　联　星　译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　1/32　13.375 印张　247 千字
1958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80 年 3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印数：33,501－333,500 册　　定价 1.10 元（共二册）

目　　次

第 二 部

1. 科克群岛……219
2. 一个又一个的岛屿……235
3. 宫廷演奏会……251
4. 不列颠的最后通牒……264
5. 东加大布的“大布”禁令……276
6. 一群野兽……292
7. 围猎……305
8. 斐济和斐济人……312
9. 一件能引起战争的事……325
10. 更换岛主……342
11. 进攻和防御……359
12. 左舷和右舷决裂……373
13. 潘希纳对于局势下的结论……389
14. 结局……403

1. 科克群岛

模范岛从马格达利那湾出发以来，在太平洋的一个个群岛间已经航行了六个月了。它在这次美好的航行中，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故。这段时期，热带区的海面风平浪静，贸易风在南北回归线之间正常地吹拂。再说，即使偶尔遇到一阵暴风骤雨，亿兆城的坚固的钢基、两个港口、公园和田野也不会受到丝毫颠簸。暴风一过去，骤雨一停息，在“太平洋之宝”上也很难看出什么风雨的痕迹。

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担心的只是生活太单调。不过这一点，我们的巴黎人首先就要加以否定。在大洋洲的这片辽阔无边的海洋中，尽是接连不断的乐土——已经访问过的有夏威夷群岛、马贵斯群岛、帕摩图群岛、学院群岛；在回到北方以前还要访问的有科克群岛、萨摩亚群岛、东加群岛、斐济群岛和新赫布里底群岛；也许还要到别的岛去。在各个不同地点一次次地停泊，每处都可以游览；而从人种学的角度来看，这种游览是非常有趣的。

至于“四重奏”，他们当然不会抱怨，再说也没有时间让他们抱怨；他们又怎么会有与世隔绝的感觉呢？跟世界各地来往的邮件不是按期递送的吗？除了给两个工厂定期运

送石油的油船以外。难得过半个月，就有装载各种货物的轮船到左舷港和右舷港来卸货，同时还带来各项通知和供亿兆城居民消遣的种种报刊。

当然，四位艺术家的酬金都是按期照付，从不拖欠，这证明模范岛公司的财源是永不枯竭的。成千的美金不断装进了他们的口袋，到合同满期的时候，他们就要成为财主，成为非常有钱的大富翁了。这几位演奏家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热情的欢迎，相形之下，他们在美国旅行时所得到的那些成就便显得平淡无奇了，当然不会使他们有所留恋。

“我说，你对模范岛的成见该消除了吧？”有一天弗拉斯告莱问大提琴。

“没有，”邵恩回答说。

“要知道，当旅行结束的时候，我们将要有一只出色的钱包呢！”潘希纳补充说。

“仅仅有还不够，还要肯定能把它随身带走才行！”

“你觉得没有把握吗？”

“没有！”

还有什么好跟他说的呢？关于这只钱包根本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因为分期支付的酬金早已汇到美国，存在纽约银行的保险箱里了。所以对于这位顽固不化、一味猜疑的人，最好还是随他去。

实际上，前途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安全可靠过。因为两区的竞争看来已经趋向缓和。皮克斯丹夫和他的助理已经有理由可以自称自赞了。总长自从在市政大厦舞会上发生了那件“重大事件”以来，就加紧活动，忙得不亦乐乎。不

错！华脱·坦克登和蒂·考伐兰小姐跳了舞。但是能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两家的关系已经不那么紧张了呢？至少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詹姆·坦克登和他的朋友们已不再提起要把模范岛变成一个工商业性质的岛了。在上流社会中，人们对于舞会中的这段插曲谈论得很多。有几个目光敏锐的人已经从这件事中看到了双方和好的预兆，也许还不止是和好，而是一件亲事，一件将消除私人之间和集团之间的不和的亲事。

要是这些推测能实现的话，那么这一对才貌相当的年轻人就一定会心满意足了，这一点我们认为是可以肯定的。

毫无疑问，对于蒂·考伐兰小姐的美貌，华脱·坦克登早在一年以前就已经一见倾心了，只是由于处境的关系，他没有对任何人吐露过真情。然而蒂小姐却猜得到这一点，她了解他的心事，并且为他的谨慎自制而感动。她对于自己的心大概也了解得很清楚，她是不是跟华脱心心相印呢？不过这一切她从没有表示出来，始终保持着矜持的态度——她的自尊心和两家间的隔阂使得她不能不这样做。

不过要是细心一些的人就会注意到：在第 15 号街和第 19 号街的公馆里有时也有些议论，对于这种议论，华脱和蒂小姐是从来不参加的。当决不妥协的詹姆·坦克登激烈地抨击考伐兰家的时候，他的儿子总是低着头，一声不响地走开。而当南特·考伐兰对坦克登家大肆攻击的时候，他的女儿也垂下眼睛，美丽的脸变得苍白，虽然明知白费心思，却还是竭力想转换话题。如果他们俩的心事一点没有被发觉的话，那是因为做父亲的眼睛都是生来就蒙着一条带子

的缘故。但是考伐兰太太和坦克登太太可没有瞎到这般程度——至少门巴尔认为是这样。什么都瞒不过母亲的眼睛，孩子的这种心情经常使她们发愁，因为解决这件事只有一个办法，而这个办法却是无法实现的。她们很清楚，在敌对双方各不相让、两家的自尊常常因权势问题而受损伤的情况下，不论和解还是结亲都是毫无可能的。尽管这样，华脱和蒂小姐还是互相爱慕着。这一点，他们的母亲早就看出来了。

曾经不止一次，有人劝这位年轻人在左舷区那些已到结婚年龄的年轻姑娘中挑选一个。这些姑娘中不少长得很漂亮，也十分有教养，财富也几乎跟他相等，而且这样的婚姻，双方家庭也会满意。他的父母都希望他这样做，父亲用的方式很干脆，而母亲则比较温和一些。可是华脱总是加以拒绝，借口说他不要结婚。这句话那位芝加哥老商人可听不入耳，他认为一个男人拥有几亿家财，就不应当过独身生活。要是他的儿子在模范岛——当然，在和他有交往的人中间——找不到一位合意的姑娘，那就到美洲或者欧洲找去!……凭华脱的家世、财富和人品，只要他肯挑选，哪怕要一位皇家的公主都办得到！……詹姆·坦克登就是这样对他儿子说的。但是每当华脱被父亲逼到墙脚跟的时候，他总是想法子抵抗，不肯越过这堵墙而到别处去挑选配偶。他的母亲曾经有一次问他:

“那么，亲爱的孩子，这里是不是有你喜欢的姑娘呢？”

“有，妈妈!”他回答说。

由于坦克登太太没有追问是哪位姑娘，他认为也不必

说出她的名字来。

可以肯定，在考伐兰家里也一定会发生同样的情形，新奥尔良的老银行家一定希望他的女儿在那些常到他家公馆走动而受人尊敬的年轻人中间挑一个丈夫。要是这些年轻人里面没有一个中她的意，那么她的父亲和母亲就会带她到别处去……他们可以到法兰西、到意大利、到英国……然而蒂小姐回答说她情愿呆在亿兆城。她觉得在模范岛很好。她只希望留在这里。这个答复使考伐兰先生相当不开心，不过他并没有听出这句话的含意。

当然，考伐兰太太并没有直截了当地对她女儿提出象坦克登太太对华脱提出的那样问题；再说，蒂小姐对自己的母亲也不敢象华脱那么坦率地回答，这是可以猜想得到的。

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这两个年轻人自从意识到他们这种感情的性质以来，虽然有时候也互相交换一道目光，却从来不敢说一句话。因为他们通常只是在公开的场合里才能会面，也就是在举行什么亿兆城的名人不能不参加（哪怕只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的典礼而受皮克斯丹夫招待的时候。而在这种场合，华脱 · 坦克登和蒂 · 考伐兰小姐自然必须万分谨慎，处在他们这样的地位，要是稍一疏忽，就会引起不愉快的后果……

就在岛主席举办的一次舞会中发生了一件非同小可的事，这事，产生的影响，大家是不难想象的！那些好吹牛的人把它当作造谣诽谤的资料，第二天，全城的人都议论开了。至于这件事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呢？非常简单：总长邀请了考伐兰小姐跳舞，然而当四组舞开始的时候，他却不见

了。哦，可恶的门巴尔！站在他的位子上的却是华脱·坦克登，于是年轻女郎只好接受他作为自己的舞伴。

亿兆城的社交界发生了这么一桩大事以后，两个年轻人免不了得各作一番辩解，这是很可能的，甚至是可以肯定的。坦克登先生一定会问他的儿子，而考伐兰先生也一定会问他的女儿。但是蒂小姐怎么回答呢？华脱又怎么答复呢？考伐兰太太和坦克登太太干预了这件事没有？她们干预的结果又是什么呢？爱管闲事的门巴尔尽管目光敏锐，象外交家那样心思灵巧，这一切他还是没法知道。所以当弗拉斯告莱向他问起这些事的时候，他只是把右眼眨了一下支吾过去——这一眨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他什么都不知道。还有一件值得提起的趣事：从那令人难忘的夜晚以后，华脱在散步的时候遇见考伐兰太太和蒂小姐，总是毕恭毕敬地向她们行礼，而那位年轻小姐和她的母亲也向他还礼。

据门巴尔说，这是大大地前进了一步，“迈向未来的一步！”

11 月 25 日上午，海上发生了一件事情，不过它跟机器岛两家豪门之间的事情毫无关系。

天刚破晓的时候，天文台的了望员看到几艘旧式的战舰保持着一定距离，排成一列，向西南方开来。这一定是太平洋某一个舰队的船只。

西姆考耶舰长用电话通知了岛主席，岛主席下令准备和这几艘战舰互致敬意。

弗拉斯告莱、伊凡尔内、潘希纳都来到天文台塔上，想

看一看这种国际间往来的礼节。

望远镜对准了在五六英里以外的四艘铅。但是船桅上什么旗帜都没挂，看不出它们是哪一国的。

“没有任何标记可以说明它们是属于哪个舰队的吗？”弗拉斯告莱问一位军官。

“没有，”军官回答说，“不过从它们的外形看起来，我相信这是英国的船只。再说在这一带海面上，差不多只可能遇见法国、英国或美国的舰队。不管怎么样，等它们走近我们，只隔一二英里的时候，这一点就可以肯定了。”

船只以极其平稳的速度往这边开来，要是不改变方向的话，它们将在几锚链之外经过模范岛。

不少好奇的人都来到船舻炮台，兴致勃勃地注视着这几艘正在行驶的船只。

一小时以后，船只离岛不到二英里了。这是些旧式的巡洋舰，竖着三根桅杆，看上去比那种简化到只有一根大桅的现代舰艇要威武得多。船上大烟囱里冒出一股股浓烟，西风把它们一直带到天边。

当军舰离岛只有一英里半的时候，军官断定这是西太平洋的英国舰队。西太平洋有好几个群岛，象东加群岛、萨摩亚群岛、科克群岛，都属于大不列颠或是归它保护。

军官于是作好准备，以便升起那面以金色太阳作标志的模范岛旗帜，使它迎风招展。大家只等舰队的舰艇发出向岛致敬的信号。

十分钟过去了。

“如果船上是英国人，他们是不会热情地向人行礼的！”

弗拉斯告莱说。

“那有什么办法呢？”潘希纳回答他说，“约翰牛的帽子总是用螺丝钉拧在头上的，要把它拧下来得费很大工夫呢！”

军官耸耸肩膀。

“英国人确是这样，”他说，“我知道他们，他们不会向我们致敬的。”

果然，船桅上什么旗也没有升起来。舰艇过去了，对机器岛连理都没有理，就象它根本不存在似的。是啊，它有什么权利存在呢？它有什么权利闯到太平洋里来妨碍别人呢？英国从来就反对制造这架庞大的机器（它竟不顾会跟别的船撞上，在这里走来走去妨碍海上交通），现在为什么要理它呢？

舰队走远了，它就象摄政大街①或河滨马路②的人行道上的一位没有教养的先生，见了人装不认识。模范岛的旗帜还留在旗杆上没动。

不难想象：在城里、在港口，人们怎样议论着英国的这种狂妄无礼、讲说着这位信誉扫地的阿尔比翁③，这个现代的迦太基④。模范岛决定今后即使英国向它致敬，也决不还礼。这项决定是合情合理的。

“这跟到达大赫的岛的我国的舰队有多大的不同啊！”

---

①、② 都是英国的路名。

③ 克勒特人称英国为“阿尔比翁”。

④ 迦太基是古代国家，海上势力强大，英国也以海上势力强大著称，故此处称英国为现代的迦太基。

伊凡尔内大声说。

“这是因为法国人永远是讲礼貌的……”弗拉斯告莱说。

“延续而有感情[1]!”“殿下”补充说，一面还用轻巧的手给这句话打出节奏来。

11 月 29 日上午，了望员看到了位于南纬二十度、西经一百六十度的科克群岛的第一列山峰。这个群岛又叫作忙其亚或是叫哈威，1770 年科克来到这里，才把它叫作科克群岛。它包括的岛屿有忙其亚、拉罗东加、瓦登、米底渥、汉尔威、伯尔谋斯敦、阿奇美斯丹等岛。人口原有两万人，后来减少到一万二千人，居民属于马奥丽族，是玻里尼西亚的马来人。由于欧洲传教士的宣传，马来人都改信了基督教。岛民非常重视自己的独立，一直抵抗着外来的侵略。虽然他们在逐步沦为澳大利亚英国殖民政权的保护地（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然而他们仍旧以为自己是岛上的主人。

模范岛首先遇见的岛屿是忙其亚岛。它是最重要的和人口最多的一个岛屿，也是群岛的首府。按照航行计划，模范岛要在这里停泊十五天。

潘希纳会不会在这个群岛上见到真正的野人，见到他在马贵斯群岛、学院群岛和奴卡希伐群岛没有找到的象鲁滨逊[2]所遇到的那种野人呢？他的巴黎人的好奇心能不能得到满足呢？他是不是会看见道地而确凿的吃人生番呢？

“我的老邵恩，”这一天他对他的同伴说，“要是这儿再

---

① 音乐术语，喻一贯有礼。

② 但尼·迪孚的名著《鲁滨逊漂流记》中的主人公。

没有吃人的生番，别的地方更不会有了！”

“我本来可以回答你说‘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四重奏”中的刺猬对他说。“但是我不打算那么说，我要反问你：为什么说……别的地方更不会有了呢？……”

“因为在一个叫作‘忙其亚’的岛上住着的，不可能不吃人的①。”

潘希纳差一点挨了一拳，他开了这么个可恶的玩笑实在该打。

实际上，即使忙其亚岛上有吃人生番，潘希纳也不能上去和他们打交道。

原来当模范岛来到距忙其亚一英里多的时候，有一只独木船从港口开出，来到了右舷港的码头。船上坐着英国的特派传教士，一位普通的基督教牧师。他的实际权力比忙其亚的首脑们还要大，他残暴地统治着群岛。忙其亚岛方圆三英里，有四千人口，农业发达，盛产箭根薯、葛根和薯蓣。这里最好的土地都归这位牧师先生所有。他的住宅是岛上中心区乌嚣拉中最舒服的一所房屋，座落在山脚下，山上长满了面包树、檬果树、番椒树。不用说，他还有一个盛开着锦葵、栀子和牡丹的花园。他的势力很大，因为他手下有一队警察，即使忙其亚的君王和王后对于这些由本地巡官组成的警察队伍也得低头。

警察禁止人们爬树，禁止在星期日和节日打猎或捕鱼，禁止晚上九点钟以后在街上行走，消费品都要缴纳极不合

① “忙其亚”（Mangia）和法语的“吃“（manger）拼法与读音都相似。



船上坐着英国的特派传教士

理的捐税，否则就不准买卖。人们违反了以上任何一项都要罚款，罚款是以银元计算的（一个银元合五法郎），而这些白花花的银元，大部分都装进了这位不怎么廉洁的牧师的腰包。

这位小矮胖子上了模范岛以后，港口的长官就迎上前去，双方互相寒暄一番。

“我以忙其亚的君王和王后的名义，向模范岛岛主席阁下致敬，”英国人说。

“我奉命接受两位皇上的敬意并表示感谢，教士先生，”长官回答说，“岛主席不日将亲自前去向皇上致敬……”

“主席阁下一定会受到欢迎的，”牧师说道。他的阴森森的脸上明显地露出一种极其狡黠和贪婪的神气。

然后，他装出一种和蔼的口气接着说：

“我想模范岛上的健康状况没有什么问题吧？”

“绝对没有问题。”

“不过可能有某些传染病人吧，象流行性感冒、伤寒、天花……”

“连伤风的都没有，教士先生。请发给我们准予上岸的健康证书吧。我们一到停泊的地点，就要按照规定，拜访忙其亚……”

“不过……”牧师吞吞吐吐地回答说，“要是有病人……”

“我已经对您说过了，我们没有一个病人。”

“那么说，模范岛的居民打算上岸……”

“是的……就跟不久以前，他们在一些东部的群岛上岸

一样。”

“很好……很好……”小矮胖子回答，“他们一定会受到最大的欢迎的，只要没有任何传染病……”

“我可以告诉您：没有任何传染病。”

“那么他们可以上岸，可以大批地上岸，本岛的居民准会尽力款待他们的，忙其亚人是十分好客的，只是……”

“只是什么？”

“我们头人委员会有一项决定，——是经我们君王同意的——凡是到忙其亚或群岛其他岛屿来的外地人，都要纳一笔进岛税。”

“纳税？”

“是的，两个银元，您看，小意思，每一个到岛上去的人要缴两个银元。”

不用说，经君王、王后和头人委员会同意的这一项决定的创议人就是牧师，这笔税款的很大一部分就是归他阁下的。港口的长官在东太平洋各群岛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不由得表示惊讶。

“是真的？”他问。

“完全是真的，”牧师肯定地说，“要是不缴两个银元，就不能上岸。”

“好吧！”长官说。

他跟教士阁下打了一个招呼，就到电话室去，把这件事报告了舰长。

舰长又打电话给岛主席，问他：忙其亚当局既然明文规定了这项等于是勒索的不合理的特税，模范岛是不是还在

那里停泊呢?

没有多大工夫就得到了答复。皮克斯丹夫和他的两位助理商量以后，决定不缴付这种苛税。模范岛不在忙其亚停泊，也不在这一群岛的其他任何一个岛屿停泊。让贪心的牧师的这项建议落空，亿兆城的居民将要去拜访不象这里那么贪婪苛求的附近其他岛屿的土人。

于是机手们接到命令，开动那几百万匹马力的机器。潘希纳因此也就享受不到跟可敬的野人——要是有的话——握手的乐趣了。不过他可以聊以自慰的是：科克群岛的土人已不再互相吞吃了——也许这是件令人遗憾的事!

模范岛在一片宽阔的海峡中穿行，海峡一直伸向四个岛屿密集在一起的地方，这些岛屿排列在北面。海上有许多独木船，有的修配得相当精致，有的只是用一棵树干简单地挖成的。船上的渔夫全是勇敢的人，他们冒险去捕捉鲸鱼。在这一带海洋里，鲸鱼是非常多的。

这些岛上，植物生长得极其茂盛，土地非常肥沃。所以大家不难理解，英国为什么要强迫它们接受它的保护，把它们归到它在太平洋的财产中去。关于忙其亚岛，可以看得见它那有一圈珊瑚礁围着的岩岸；岛上的房屋涂着一层从珊瑚质里提炼出来的生石灰，白得耀眼；山丘上分布着一片暗绿色的热带树木，山最高不过二百米。

第二天，西姆考耶舰长认出了前面就是拉罗东加岛，因为这一带山峦连峰顶上都满长着树木。岛中央屹立着一座高达一千五百米的火山，山巅从一大片浓密的大树丛中

钻入天空。树荫中耸立着一座开有哥特式窗户的白色建筑物，这是基督教的礼拜堂，它建筑在一片广漠的枫树林中。树木一直蔓延到岸边，树身都十分粗大，枝丫坚硬，树根向四处伸出，这些树长得弯弯曲曲，盘旋而上，好象诺曼第的苹果树和普洛方斯的年代悠久的橄榄树。

也许支配着拉罗东加人精神的传教士——他在岛上的一切得失是和掌握全岛贸易的大洋洲德意志公司的经理平分的——没有学他在忙其亚的同行的榜样，给外来人规定一项捐税吧？也许亿兆城的居民不用掏腰包就可以向阿洛拉尼村和阿伐吕亚村的两位争夺岛上王位的女王去致敬吧？然而皮克斯丹夫认为还是不在这里停泊的好，在旅途中惯于象皇帝似的受人欢迎的名人委员会的委员们也同意他的意见。总之，对于那些被愚蠢的英吉利教徒统治着的土人来说，这是一个无法弥补的损失，因为他们遇不到有着充实的钱包、挥金如土的模范岛的大富翁了。

傍晚的时候，大家能看见的只是象铁锥般插向天空的火山顶。无数海鸟不经允许就来到模范岛，在上空飞翔着；然而当黑夜降临的时候，它们都赶紧飞走，回到群岛北面那些不断受惊涛拍击的小岛上去了。

这时候模范岛岛主席召开了一个会，他在会上提出修改旅行路线的建议。模范岛现在经过的这一带海洋是在英国的势力范围内，要是按照原先的决定，继续向西朝南纬二十度的地方航行，那是去东加群岛和斐济群岛的航路。但是在科克群岛遇到的事情实在有点使人扫兴。如果到新喀里多尼亚和罗亚尔特群岛去，那里都是法国属地，“太平洋

之宝”将受到纯粹法兰西的彬彬有礼的按待，然后，过了冬至，就直接回到赤道区，那不是要好得多吗？不过，要是这样的话，就不可能经过新赫布里底了，而那艘双桅船的船长和全体脱险者却是预备回那里去的……

在讨论新航线的时候，马来人表现了极度不安，这是非常自然的，因为要是更改了航线，他们回去就要困难得多了。萨洛尔船长无法控制他心中的失望，甚至可以说是愤怒；谁要是听见了他对自己手下人所说的那些话，一定会觉得他的焦躁有点可疑。

“你们看，”他重复着说，“他们要把我们放在罗亚尔特，或者新喀里多尼亚了！我们的朋友在埃罗芒果等着我们呢！我们在新赫布里底计划得那么好！这笔财大概发不成了！”

但是这些马来人很幸运（对于模范岛却是一个不幸），改变旅程的计划没有通过。亿兆城的财主们不愿意更动他们习惯了的一切。航行将按照在马格达利那湾启程时所决定的计划进行。只不过决定在赴东加群岛以前，先向西北到萨摩亚群岛去，以度过原来打算在科克群岛停泊的十五天。

当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那几个马来人简直无法掩饰心头的高兴。

不过话又说回来，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名人委员会没有取消送他们到新赫布里底的计划，这难道还不值得高兴吗？

2. 一个又一个的岛屿

左舷区和右舷区之间的关系不象从前那么紧张了，就这一点来说，模范岛的天空似乎晴朗起来了；这种好转是由华脱·坦克登和蒂·考伐兰小姐互相产生的一种感情促成的；岛主席和总长满可以相信，模范岛不致于因内部的分裂而葬送了前途；尽管如此，“太平洋之宝”的存在还是受到威胁，它很难逃脱一场经过长期谋划的灾难。它越是向西航行，就越接近自己将被破坏的地区。而这桩罪恶阴谋的主犯，不是别人，就是萨洛尔船长。

原来这些马来人到夏威夷群岛去并不是偶然的事。双桅船所以在模范岛每年来访的期间停在火奴鲁鲁，就是为了在那里等候模范岛。在模范岛离开那里以后，萨洛尔船长就尾随着它，在它附近偷偷摸摸地航行；由于得不到许可，不能成为岛上的乘客，他就设法使自己和船员作为遇险的人让岛上收留下来，然后又借口回去而把模范岛引向新赫布里底：这一切全是萨洛尔船长有意识地进行的。

他的第一步计划是怎样实现的大家已经知道了。撞船的事情完全是捏造出来的。在赤道附近，根本没有什么船撞到双桅船。是马来人自己把船凿沉的，不过他们预先算计好了，使船能漂浮到听见求救的炮声赶来抢救的人到达的时候；同时也算计好右舷港的小艇把船员救起来以后，双桅船刚好要沉没。这样，撞船的事情就不会有人怀疑，人们

就会认为这些船员的船已经沉没，不得不收留他们了。

然而，要是岛主席要把他们看守起来呢？要是公司方面规定不许生人留在模范岛上呢？要是模范岛方面决定让他们在最近的一个岛上岸呢？这些都得碰运气，而萨洛尔船长却都碰上了。模范岛在得到了公司方面对双桅船的脱险者有利的意见以后，决定收留他们并把他们送到新赫布里底群岛。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萨洛尔船长和他的十个马来人已经在机器岛上呆了四个月了。他们是完全自由的。整个岛都观察过了，它的全部秘密都挖掘到了，在这方面，他们一点也不含糊。一切都合乎他们的理想。有一度他们不得不担心名人委员会将改变航程，这使他们多么不安啊——甚至顾不得引起人们怀疑！但是他们太幸运了，航程一点也没有变动。再过三个月，模范岛就要到达新赫布里底的海面上了。在那里，将要发生一件空前未有的海上浩劫！

对于航海的人来说，新赫布里底群岛是非常危险的岛屿；不仅岛的周围有许多暗礁和汹涌的海流，岛上还有一部分生性残暴的居民。自从 1706 年纪洛发现了这个岛屿，经蒲盖维勒在 1768 年和科克在 1773 年进行探险以后，它就成为凶杀的屠场了。邵恩之所以老是担心模范岛这次航海的结果，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群岛名声不好的缘故。岛上杂居着卡纳克人、巴布人、马来人和澳洲黑人。群岛中有几个岛屿纯粹是海盗的巢穴，那里的居民完全以抢劫为生。

萨洛尔船长是马来人，他就属于横行岛上的海盗、捕鲸的、编草鞋的以及贩卖黑奴的那一类人——就象阿贡船队

的医生在新赫布里底旅行时所看到的那流人物。萨洛尔是一个胆子很大、敢冒险、惯于在凶险的岛屿间奔波和对于自己的本行有丰富经验的人。他不止一次地带头进行流血的打劫，在这方面，他是个老手。由于他的“丰功伟绩”，他在西太平洋这一带是赫赫有名的。

几个月以前，萨洛尔船长和他的伙伴跟埃罗芒果岛——新赫布里底群岛的岛屿之一——上嗜杀成性的居民共同筹划了一个阴谋，要是成功的话，他们就可以爱到哪儿就到哪儿，过一种正派人的生活了。他们听说过机器岛，知道它从去年开始，就在南北回归线之间来往。他们了解到豪富的亿兆城里有着无法估计的财富。然而机器岛决不会向西到这么远的地方来冒险的，所以就必须想法子把它诱到野蛮的埃罗芒果来；那里已准备好一切，只等把机器岛彻底破坏。

不过，尽管这些新赫布里底人有邻近岛上的土著帮助，他们还是考虑到自己在数量上是敌不过的。因为模范岛有一万居民，还有种种防御设施。因此，决不能把它当作一艘在海上航行的普通商船来袭击，也不能派一队人乘着独木船前去攻打。马来人将要利用模范岛居民的人道精神，不动声色地把它引到埃罗芒果岛，等模范岛在几锚链外停泊下来，上千的土人就突然地袭击它，他们要使它撞在岩壁上捡得粉碎，然后进行抢劫和屠杀。的确，这个可怕的阴谋是有可能实现的。亿兆城居民收留了萨洛尔船长和他的同谋者，结果却是走向一场灭顶的巨灾。

12 月 9 日，西姆考耶舰长来到了西经一百七十一度和

南纬十五度的交点。从这里到西经一百七十五度之间的地区就是萨摩亚群岛，蒲盖维勒（1768年），拉贝露斯[①]（1787年）和爱德华（1791年）曾经来这里访问过。

首先经过的是玫瑰岛的西北部，这是一个不值得一去的荒无人迹的岛屿。

又过了两天，大家看到了玛奴阿岛，它的两旁有奥洛萨迦和奥富两个小岛，最高的山峰拔海在七百六十米以上。岛上虽然有二千左右居民，却不是群岛中最有趣的一个岛，所以岛主席没有下令在这里停泊。这半个月还是停在土土伊拉、乌卜卢和萨歪伊的好。萨摩亚群岛是最美丽的群岛，而这几个岛又是萨摩亚群岛中最美丽的；不过玛奴阿岛在航海史上却是有点名气的，因为科克有好几个伙伴就是在它的岛岸、在玛奥玛、在一条海湾里死去的，那条海湾还保留着"屠杀湾[②]"这个十分恰当的名字。

玛奴阿和邻近的土土伊拉岛相距二十法里。模范岛在12月14日夜里接近了土土伊拉。这天晚上"四重奏"在船艏炮台附近散步；虽然离土土伊拉还有好几英里，他们已经"闻"到了它，因为空中弥漫着醉人的幽香。

"这不是一个岛，"潘希纳大声说，"这是比凡商店，是吕本工厂，是一个最时髦的香水店……"

"要是您'殿下'不反对的话，我宁愿您把它比作一只香炉，"伊凡尔内说。

"那就把它当作一只香炉吧！"潘希纳回答说。他丝毫

① 拉贝露斯（1741－1788），法国大航海家。

② 音译即马萨克里湾。

不愿破坏他的同伴的雅兴。

的确，这一带迷人的水面上，就象有微风送来一股香流似的。这是萨摩亚的卡纳克人叫作“摩苏依”的一种芳香扑鼻的树木发出来的香味。

旭日初升的时候，模范岛在离土土伊拉岛北部六锚链的沿岸一带行驶着。这个岛简直是一只绿色的篮子，说得更恰当些，是一直伸展到山顶上的层层迭迭的树林；最高的山在一千七百米以上。土土伊拉岛的前面还有几座小岛，阿纽岛就是其中的一个。海上有好几百只雅致的独木船，船上坐着半裸着身子的强壮的土人，他们一面唱着萨摩亚歌谣，一面按着歌曲的四分之二的节奏划桨，纷纷跟在模范岛后面。划船的一共有五六十人，这个数目一点也没有夸大。这种狭长的小船十分坚固，可以在大洋中来往。我们的巴黎人这才明白为什么最初到这里来的欧洲人把这些岛叫做“航行者群岛”。不过它在地理上的正式名称是哈摩亚，更常用的是萨摩亚。

从西北到东南，依次排列着萨歪伊、乌卜卢和土土伊拉三个岛；奥洛萨迦、奥富和玛奴阿在东南方。群岛原来是火山，主要的岛屿就是这六个。群岛的总面积是二千八百平方公里；居民有二万五千六百人；比起最早到这里来的探险家所作的调查，人口已经减少了一半。

值得注意的是，群岛中的任何一个岛屿都具有跟模范岛同样优越的气候条件。气温保持在二十六度和三十四度之间。七月和八月是最冷的月份，最热的月份则是二月。从十二月到四月，岛上有丰富的雨量，大风暴也在这个时期

袭来，往往带来很大的灾害。

说到贸易，它首先是掌握在英国人手里的，其次是美国人，然后是德国人。贸易的进口额达一百八十万法郎，出口额是九十万法郎。出口货主要是几种农产品、棉花——它的种植量每年都在增加，另外还有椰子干。

居民大部分是玻里尼西亚的马来人，白种人只有三百个，另外还有几千个从美拉尼西亚各个岛上招募来的劳工。从 1830 年开始，传教士使萨摩亚人改信了基督教，然而岛民们还保留着某些旧的宗教习俗。由于德国人和英国人的影响，岛上绝大部分土著都是基督教教徒。不过天主教徒也有几千个，圣母会[①]的神父正在竭力增加这个数目，打算压倒盎格鲁撒克逊的宗教宣传。

模范岛停在土土伊拉岛南面的彭果彭果港。土土伊拉的首府是莱翁内，在岛的中央。这一回，皮克斯丹夫和萨摩亚当局之间交涉得很顺利，人们可以自由上岸。群岛的君王不住在土土伊拉，而是在乌卜卢，那里还驻有英国、美国和德国的专员。所以模范岛和土土伊拉岛没有进行什么官方的会见。有一部分萨摩亚人得到了访问亿兆城和它的郊区的许可。至于亿兆城的居民也得到保证：群岛的居民会热情地招待他们的。

港口在海湾深处。这是一个良好的避风港，船舶进出也很方便。常常有军舰停在这里。

这一天，在第一批上岸的人当中，可以看到邵恩和他的

① 天主教的教会，由修士教书，神父传教。

三个同伴，这是毫不奇怪的。陪着他们的还有总长，他愿意跟他们在一块儿。总长永远是那么和蔼可亲和兴致十足。他听说有三四家知名人家预备乘新西兰马拉着的马车到莱翁内去观光。考伐兰和坦克登两家当然也会去的，这样，华脱和蒂小姐也许又会有某种接近的机会，这当然是总长所高兴的事。

他一面和“四重奏”一起游览，一面谈论着这件大事；他兴奋得很，象惯常那样越谈越起劲。

“朋友们，”他重复着说，“我们正在看一出喜歌剧，只要碰巧发生一桩意外，就能促成这出戏的大团圆，譬如说，有一匹马发起脾气来了，有一辆车子翻倒了……”

“遇到强盗抢劫！”伊凡尔内接着说。

“旅行的人遭到一次大屠杀！”潘希纳补充道。

“这完全有可能！”大提琴家用一种阴沉的嗓音愤愤地说，就象用第四根琴弦[①]拉出来的一种阴郁的音调似的。

“不，朋友们，不！”门巴尔大声说，“一次大屠杀可太过分了！那可要不得！只要一次轻微的意外事故，使得华脱·坦克登可以很容易地救下蒂·考伐兰小姐的性命。”

“这时候，得配上点鲍伊埃丢或者奥培尔的音乐！”潘希纳说，他一面攥紧了手，做着转动风琴上的曲柄的样子[②]。

“门巴尔先生，”弗拉斯告莱问他，“您一直指望着这件婚事吗？”

“岂止是指望，亲爱的弗拉斯告莱！我日日夜夜都想着

① 大提琴的第四根弦是声音最低的弦。

② 这一段是指在教堂举行婚礼，奏婚礼进行曲的意思。

这件事呢！为了它，我的脾气暴躁起来了（看来一点也没有）！为了它，我人都消瘦了（也看不出来）。要是这件婚事不成功的话，我会闷死的。”

“会成功的，总长先生，”伊凡尔内用一种预言家的响亮的声调说，“因为上帝不愿意您总长大人离开这个世界。”

“死了对上帝是个损失！”门巴尔接着说。

他们朝一家本地人开设的酒店走去。在那里他们为那对未来夫妇的健康干了几杯椰子汁，又吃了些美味的香蕉。

能看到那些在彭果彭果街道上行走和在港口周围的树林中来来往往的萨摩亚人，真是我们的巴黎人的眼福。萨摩亚人的身材比一般人高，肤色棕黄，脑袋圆圆的，胸部发达，四肢筋肉强壮，神情温和而开朗。不过他们的胳膊、上身以及没有被草裙完全遮住的大腿上刺的花纹可能太多了一些。至于他们的头发，都是黑色的，有的笔直，有的卷曲，据说那是由土人的审美观念决定的。但是他们在头发上涂了一层石灰，看起来就象戴着假发似的。

“这简直是路易十五时代的土人！”潘希纳说，“他们只缺衣服、宝剑、短裤、长袜、红皮根的鞋子、插着羽毛的帽子和鼻烟盒，要不然就可以出现在凡尔赛的剧院里了！”

萨摩亚的妇女和年轻的姑娘基本上跟男人穿得一样，手上和胸前也刺着花，头上戴着栀子花编的花冠，颈上戴着红色的木槿花做的项饰。她们确是够得上——至少在她们年轻的时候——最初来这里的那些航海家在著述中对她们的赞美。另外，她们十分拘谨，但拘谨得有点做作。她们的



他们为未来夫妇的健康干杯

态度和蔼可亲，她们用一种温柔和清脆的声音祝“四重奏”“卡洛法”——就是“您好”的意思，这使得“四重奏”高兴得有点飘飘然。

我们的旅行家想作一次远足，或者说，作一次巡礼。他们是在第二天出发的，这次远足中，他们从这边岛岸到那边岛岸，穿过了整个岛屿。由一辆当地的车子把他们带到了那面岛岸的法兰萨湾，这个名字是用来纪念法兰西的。那里有一块 1884 年竖立的白色珊瑚纪念碑，碑上嵌着一块铜板，上面刻着 1787 年 12 月 11 日在这里遇害的司令官郎格勒、博物学家拉马侬以及九个海员——他们是拉贝露斯的伙伴——的不朽的名字。

邵恩和他的同伴穿过岛屿内陆回到了彭果彭果。多么可爱的密林啊！那里丛生着蔓藤、椰子树和野芭蕉树等许许多多适用于细木工业的土生树木。田野里伸展着一片芋田、甘蔗田、咖啡田、棉花田以及肉桂树。到处都是桔子、番瓜、月桂以及各种爬藤植物、兰科植物和桫椤类植物。这片又湿又热的气候滋润的肥沃土地上，生长着丰富得惊人的植物。但是萨摩亚的动物却只有几种鸟和几种为害不大的爬虫；哺乳动物只有一种小鼠，它是当地啮齿类动物唯一的代表。

四天以后，12 月 18 日，模范岛离开了土土伊拉，总长那么盼望的“天赐的意外事故”并没有发生。不过两家的关系显然在趋向和缓。

土土伊拉和乌卜卢相隔最多十二法里。第二天早上，西姆考耶舰长指挥着模范岛，和陆地保持四分之一英里的

距离，先后经过了能丢阿、萨缪叟和萨拉否答三个小岛，它们就象保卫着乌卜卢岛的三个突出的堡垒。舰长非常熟练地驾驶着，当天下午，模范岛就在阿拔亚前停下了。

乌卜卢是群岛中最重要的一个岛，有一万六千个居民。德国、美国和英国的专员都驻在这里。他们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以保护本国的利益。君王就在阿拔亚角最东端的玛丽纽宫里“统治”着群岛。

乌卜卢的风光和土土伊拉一样，尽是层层迭迭的山岗，最高的是米西翁山的高峰，它绵延在岛上成为岛的背脊。一片浓密的树木覆盖着已经熄灭了的火山，一直遮蔽到火山口。山麓的平原和田地一直延伸到岛岸的冲积地带，那里茂密地生长着各种热带的奇花异卉。

第二天，岛主席皮克斯丹夫、他的两位助理和几位重要人物来到了阿拔亚港。他们要去拜会掌握着全岛行政大权的德国、英国和美国的专员——他们好象是一个联合政府的三个成员。

当皮克斯丹夫和他的随行人员会见三位专员的时候，和他们一起上岸的邵恩、弗拉斯告莱、伊凡尔内和潘希纳利用闲暇游览了市区。

首先引起他们注意的是：欧洲式的商店和旧式卡纳克人的小屋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总的说来，这些房屋都很舒服，合乎卫生，很漂亮。它们散布在阿拔亚河岸上，优雅的棕榈树的天幕掩盖着低矮的房顶。

岛上相当热闹。这是群岛中来往人最多的地方。汉堡商业公司有一队船只驻在这里，专门进行萨摩亚群岛和邻

近岛屿之间的贸易。

虽然英、美、德三国的势力在萨摩亚群岛占统治地位，但是法国也有它的代表，那就是天主教的传教士。这些传教士很受人尊敬，再加上他们的忠诚和热忱，使得法兰西在萨摩亚居民中获得了很好的名声。我们的艺术家在瞧见米西翁山上小小的天主教堂的时候，感到衷心的喜悦，甚至深深地激动。这个教堂丝毫没有基督教礼拜堂那种清教徒的森严气氛。再远一些有一所学校，屋顶上飘扬着一面三色旗。

他们朝那里走去，几分钟以后，就在法国人的房屋里受到了接待。由于对祖国的热爱，圣母会的教士对这几个“法拉尼”——萨摩亚人对外地人的称呼——表示了衷心的欢迎。那里住着三位神甫，他们是被派来负责米西翁的宗教事务的，萨歪伊岛还有两位神甫，每个岛上还住着一些修女。

跟修道院院长谈话是一种莫大的乐趣！他已经上了年纪，在萨摩亚住了很长时期。能招待自己的同胞——尤其是祖国的艺术家，他真感到高兴！他们一面谈话，一面喝着米西翁的一种特制的清凉饮料。

“首先，”老年人说，“你们不要认为我们这个群岛的岛屿是野蛮的。你们不会在这里遇到那种吃人的土人。”

“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遇见过这种土人呢，”弗拉斯告莱说。

“我们非常遗憾！”潘希纳补充了一句。

“怎么，你们非常遗憾？”

“请原谅，神甫，这是巴黎人的一种好奇心的流露！这是我们热爱地方色彩！”

“噢！”邵恩说，“我们的旅行还没有完呢，关于我的同伴想看到的那种吃人的土人，也许我们以后会碰见的，而且说不定会比我们想象得更多。”

“这是可能的，”修道院院一长回答说，“在西面那些群岛附近，象新赫布里底和所罗门，航海的人一定要十分小心才能冒险到那儿去。不过在大赫的群岛、马贵斯群岛和学院群岛，那就跟萨摩亚群岛一样了，这些岛上的文明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我很明白，由于拉贝露斯的伙伴们遭到杀害，萨摩亚人就得到了喜欢吃人的残暴的野蛮人的名声。但是由于基督的宗教影响，从那以后，萨摩亚人有了多大的改变啊！现在的土人已经是文明人了，他们有一个象欧洲国家那样的政府，有两个和欧洲相似的议院，还有革命……”

“也象欧洲那样的？”伊凡尔内问道。

“您说得对，亲爱的孩子，萨摩亚人同样免不了有政治上的分歧！”

“我们知道模范岛有这种情形，”潘希纳回答说，“但是，神甫，我们却不知道这个受神降福的岛上也是这样！难道这儿有两个王族正在为争夺王位而战争吗？”

“一点也不错，朋友们，这里有一个王叫作丢布亚，他是群岛从前的君王的后代，我们正以全力支持他。他跟靠拢英国人和德国人的马里督阿王正在进行一场斗争。为了这场斗争，已经不知道流了多少血了，尤其是 1887 年 12 月的那场大战。后来，这两个王都先后宣布退位，最后，三个列

强共同宣布马里督阿为群岛的君主，这是按照来自柏林的决议做的……柏林！”

年老的传教士说到这个字的时候，不由得神经质地抽搐了一下。

“你们知道，”他说，“直到目前为止，德国的势力在萨摩亚一直居统治地位。十分之九的种植场都在他们手里。在阿拔亚附近，在修刘阿法达，他们从岛政府方面得到了一块非常重要的租界；这块地方靠近港口，他们的军舰能从那里得到给养。快速的射击武器就是他们带进来的。不过也许有一天这一切都会改变的。”

“变得对法兰西有利？”弗拉斯告莱问。

“不，变得对联合王国有利！”

“啊！”伊凡尔内说，“英国代替了德国还不是一样。”

“不，亲爱的孩子，”院长回答说，“应当看到这中间有着显著的不同。”

“那么马里督阿王呢？”伊凡尔内又问了一句。

“唉，马里督阿王就得再一次被推翻喽，你们可知道，到那时候，争夺王位的人中间谁最有可能继承他？告诉你们，是个英国人，是群岛上最受尊敬的人之一，他只是一个小说家。”

“一个小说家？”

“是的，他叫劳勃脱·路易斯·斯蒂文森[①]，是《金银岛》和《新天方夜谭》的作者。”

---

① 斯蒂文森（1850—1894），英国小说家。

“这是文学的力量!”伊凡尔内大声说。

“我们法兰西的小说家大可以向他学习!”潘希纳接着说,“啊!要是我们的左拉[1]做了萨摩亚人的君王……左拉一世……受到英国政府的承认,继丢布亚和马里督阿登上王位,而在他以前却是土人的王朝!……一个多么奇特的梦!”

院长详细地给大家讲述了萨摩亚人的各种风俗,然后,谈话就结束了。末了他又补充说,尽管大部分人都信威斯利派基督教,但是看来天主教却一天天有进展。米西翁的教堂在做弥撒的时候已经嫌太小了,学校将来也需要扩充。他对这一点感到十分高兴,他的客人也跟他同样高兴。

模范岛在乌卜卢岛停泊了三天。

传教士们前来向艺术家们回拜。他们游览了亿兆城,对它欣赏到极点。另外,在文娱宫的大厅里,“四重奏”给院长和他的同事们演奏了几首自己的拿手杰作。这位老先生被音乐感动得流下了眼泪,原来他非常爱好古典音乐,但是十分遗憾,在乌卜卢的盛大节日中,他从来没有机会欣赏。

离开乌卜卢岛的前一天,邵恩、弗拉斯告莱、潘希纳和伊凡尔内前去向圣母会的传教士们告别,这回跟他们一起去的还有礼仪教师。临别时双方都很激动,这是萍水相逢、仅仅相处了几天的人之间的那种告别。老年人拥抱了他们,为他们祝福,他们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从那里辞别出来。

---

① 法国著名小说家(1840—1902)。

第二天，12 月 23 日，西姆考耶舰长在破晓的时候就下令启航了。模范岛在一队独木船中间移动着；在前往邻近的萨歪伊岛的途中，经常看到这种小船。

萨歪伊岛和乌卜卢岛之间只隔着一条七八法里的海峡。但是阿拔亚港位于北岸，所以整个白天就得沿着岛岸行驶，然后才能到达海峡。

根据岛主席预定的航程，模范岛不打算到萨歪伊岛去观光，只是从它和乌卜卢岛之间开过去，然后折向西南，前往东加群岛。模范岛不愿意在晚上穿越夹在两个小岛（阿保丽尼亚和玛诺诺）之间的那条海峡，因此只以极慢的速度行驶。

第二天，太阳刚升起的时候，西姆考耶舰长就指挥模范岛从两个小岛之间开过去。阿保丽尼亚岛只有二百五十个居民，玛诺诺岛则有一千个居民。这些土著名副其实地被称为萨摩亚群岛中最勇敢和最诚实的人。

从这里可以清清楚楚地欣赏萨歪伊岛的全部美景。在坚硬的花岗石岸保护下，尽管冬天的台风、飓风和旋风常使海洋变得十分可怕，它也受不到袭击。萨歪伊岛上覆盖着一片浓密树林，高耸在树林顶上的是一座拔海一千二百米的古老的火山。高大的圆拱形棕榈树丛中隐隐约约地点缀着几个村庄。岛上有湍急的瀑布灌溉着，海浪冲击在岛岸上深邃的岩洞里，发出巨大的回音。

据说，这个岛是玻里尼西亚人唯一的发源地。岛上的一万一千个居民是最道地的玻里尼西亚人。所以他们叫作萨歪伊基人，萨歪伊基是土人所信的宗教中的著名的

亚当。

模范岛慢慢地离它远去了，12 月 24 日晚上，岛上最后的几个山峰也看不见了。

3. 宫廷演奏会

从 12 月 21 日以来，太阳在南回归线停留过以后，又开始向北移动了。它撇下南面的这个地区，一任它受严冬的肆虐，而把夏天带到北半球。

模范岛距南回归线只有十度了。它要一直南下到东加大布列岛[①]，到航行计划中最南的地方去，然后重新北上，这样就能一直保持最宜人的气候条件。不错，当太阳移到头顶上来的时候，难免要有一段酷热的日子；不过有海风调节，再加上离发射热量的太阳愈来愈远，天气还是会逐渐凉快的。

萨摩亚群岛距东加群岛的主要岛屿八度，大约九百公里的样子。机器岛不需要加快速度，它可以逍遥自在地在这一带永远是那么美丽的海面上漫游。这里的海洋就跟空气一样平静，难得有一场短促的雷雨来骚扰它。正月初就可以到达东加大布了；在那里停留一星期，然后就到斐济群岛去。到斐济群岛以后，模范岛就要北上到新赫布里底，让那些马来人在那里上岸。然后再折向东北，回马格达利那

① 是东加群岛的南部诸岛。

湾。那时候，它的第二次航行就告终了。

亿兆城的居民继续在宁静如一的环境中生活着，仍旧是欧美大都市里的那种生活——经常有轮船和电讯跟新大陆保持联系；居民之间常常互相拜访；两区的敌对关系趋向缓和；游览、娱乐，还有永远受到音乐爱好者们欢迎的“四重奏”的演奏会。

圣诞节到了。这个节日对于基督教徒和天主教徒是非常亲切的，两个教堂都十分隆重地庆祝了这个佳节；各个公馆、府邸以及商业区各处也都一样。从圣诞节开始直到元旦的一个星期中，整个模范岛都沉醉在这个盛大节日的狂欢里。

在这期间，模范岛的两份报纸，《右舷新闻》和《新先驱》继续把本地和外地的新闻报道给它们的读者。其中有一条两份报纸同时报道的新闻，引起了很多议论。

事情是这样的：在 12 月 26 日的报纸上，有一段消息说马兰加利国王到市政大厦去跟皮克斯丹夫谈了一次话。陛下这次拜访是什么目的呢？是什么动机？各种各样的说法在城里传开了，这些当然都是毫无根据的猜测，幸而第二天报上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件事情的确实的报道。

原来马兰加利国王要在模范岛的天文台谋一个职位，最高行政当局立即答应了他的要求。

“我的天！这种事只有在亿兆城才有！一位国王，眼睛凑在望远镜上，观察天上的星斗！”潘希纳大叫起来。

“这是地上的一颗星在询问他的天上的弟兄们呢！”伊凡尔内接着说。

这个消息是真实的，但是这位皇上为什么一定要谋这个职位呢？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马兰加利国王是一位好国王，他的妻子也是一位好王后。在这个普普通通的欧洲国家里，他们尽可能要做好一切。他们是英明而胸怀开阔的人。虽然他们的王朝是旧大陆最古老的王朝之一，但他们并不认为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国王的科学知识十分丰富，对艺术非常爱好，尤其喜爱音乐。作为一个学者和哲学家，他对于欧洲君主国家的前途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时刻准备着，一旦人民不再需要他的时候，他就退位。他没有直系继承人，所以当他认为时候已到，应当离开王位，摘下王冠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对不起家庭的地方。

三年前，这个时刻来到了。在马兰加利王国中，没有发生革命，至少没有流血的革命。经过一致同意，皇上和他的臣民之间的关系宣告中断了。国王回复成一个平民，他的臣民则取得了公民的身分。于是他坐火车离开了自己的国土，让新的制度来代替旧的政权。

国王虽然六十岁了，还是很强壮，他的身体机构可要比他那古老王国竭力想保持住的国家机构要好得多。但是王后的身体相当衰弱，她需要住在一个气候变化不大的地方。要找一个气候条件几乎始终不变的环境，除了模范岛就很难在别处找到了，因为人们总不能因为要赶好季节而不顾劳累地从这里移到那里。看来这方面的各种优良条件模范岛公司的海上机器是全都具备的，因为美国最有势力的大富翁已经把它作为自己的城市了。

正因为这样，所以机器岛一造好以后，马兰加利国王和王后立刻就决定在亿兆城里居住下来。他们取得了居住权，但只能象普通的市民那样生活，不能跟别人有任何区别，也不能有什么特权。实际上这一对帝王夫妇也并没有其他的要求。他们在右舷区的第 39 号街租了一所小小的公馆，周围有一个花园，花园通出去就是大公园。他们在那里过着一种隐居的简朴生活，不以任何方式参加敌对两区的明争暗斗。国王从事着天文研究，他对此十分爱好。王后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她过着一种半修道的生活，然而她连献身于慈善事业的机会都没有，因为“太平洋之宝”从来没有穷人。

以上就是前马兰加利国王和王后的身世，这是总长告诉我们的艺术家的。他还补充说，他们再也不会碰到比国王和王后更好的人了，不过他俩的财富相对地说来并不多。

这一位退位的君主和他的王后，对于王室的衰微采取了与世无争的态度，慷慨地放弃了王位，这使“四重奏”大受感动，不禁对他们肃然起敬。帝王夫妇并没有奔往法兰西——这个逃亡君主们的避难所，却选择了模范岛，就象那些豪富们从健康着眼而选择尼斯[①]或科孚岛[②]一样。当然，他们并不是逃亡者，他们并没有被自己的国家驱逐出来，他们原可以住在那里的，现在也还可以回到那里去，只要他们除了公民权利以外，不要求别的。但是他们没有这

① 法国的一个游览胜地。

② 希腊的一个气候十分宜人的地方。

个念头，却在这里过着一种平静的生活，遵守着机器岛的法令，他们觉得这种生活很好。

要是拿马兰加利国王夫妇跟亿兆城的大部分居民比较一下，并且以亿兆城的生活水平来衡量的话，他们并不富裕，这是事实。一笔二十万法郎的年金能作什么用呢？仅是那所朴素的房子的租金就用去了五万。这位国王从前在欧洲的国王中就不算有钱，而在戈尔特、范德比、洛希尔、阿斯托尔、马凯和其他的金融界权威面前，就连那些欧洲的君王也算不了大人物。因此，他们的生活虽然一点不奢侈，只包括一些必要的日常开支，但还是感到很拮据。可是这里的环境对于王后的身体实在太合适了，因此国王不能作离开这里的打算。所以他想做点工作来增加自己的收入。恰好天文台有一个遗缺——一个薪俸很高的职位，他就去向岛主席提出要求。皮克斯丹夫通过海上的电线和马格达利那湾的最高当局联系以后，同意把这个职位给国王。于是报上才发表了马兰加利国王在天文台当天文学家的消息。

要是在别的地方，这件事将成为什么样的谈话资料啊！在这里，大家只谈论了两天，以后就连想都不去想它了。一个君王想通过工作继续在亿兆城平静地生活下去，这没有什么奇怪。君王既是一位学者，那么就凭自己的知识来工作，这没有丝毫不名誉的地方。要是他能发现什么新的天体、行星、彗星或其他星球的话，他的名字还会光荣地列入官方年鉴中的伟人录呢。

邵恩、潘希纳、伊凡尔内和弗拉斯告莱一面在公园里散步，一面谈论这件事情。当天早上，他们曾看见国王到他的

办公处去。他们几个人还不够美国化，对这种情形还看不惯，所以就谈论起来了。当时弗拉斯告莱说:

“看来皇上要是担任不了天文学家的职务，他还可以当音乐教师。”

“一个国王给人当家庭教师!”潘希纳大叫起来。

“这有什么不可以，只要有钱的学生付给他学费。”

“真的，听说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音乐家，”伊凡尔内说。

“我早就知道他十分爱好音乐，”邵恩补充说，“因为当我们举行演奏会的时候，曾经看见他和他的王后由于买不起票子而站在文娱宫的门口听!”

“啊！流浪音乐师们，我有一个主意!”潘希纳说。

“‘殿下’有一个主意，”大提琴家接着说，“那一定是个稀奇古怪的主意!”

“古怪也好，不古怪也好，我的老邵恩，我保你会赞成，”潘希纳对他说。

“那就听一听潘希纳的主意吧，”弗拉斯告莱说。

“就是我们给这对帝王夫妇作一次演奏，单给他们两个，就在他们的客厅里，给他们演奏最好的、我们最拿手的乐曲。”

“啊!”邵恩赶紧说，“这个主意倒是不坏!”

“嘿！象这种主意，我脑子里有的是，只要把头一摇……”

“就会象铃一样响起来!”伊凡尔内抢着说。

“我的好潘希纳，”弗拉斯告莱说，“今天你的这个建议

使我们很高兴。我敢肯定我们会使善良的国王和王后得到极大的愉快的。”

“明天我们就写信请他们听，”邵恩说。

“不!”潘希纳说，“最好是今天晚上我们就上他们家去，带着我们的乐器，就象一队乐师要在人家窗户下演奏一首晨光曲似的。”

“你要说的是小夜曲吧，”伊凡尔内接着说，“因为那是在夜里。”

“就算是吧，你这要求严格一丝不苟的第一小提琴！我们别在字眼上争辩了！就这么办吧？”

“就这么办。”

这个主意的确很高明。毫无疑问，那位爱好音乐的国王一定会非常感激法国艺术家的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的，并且一定非常高兴听他们演奏。

于是，天黑下来的时候，“四重奏”就拿了四只提琴盒，离开文娱宫，朝右舷区尽头的第 39 号街走去。

这是一幢非常简单的住宅，前面有一个小小的铺着绿草的庭院；庭院的一边是下房，另一边是从来不用的厩舍。房子只有一楼一底，楼下门前有一个台阶；楼上还有一层搁楼，开着一排窗户。屋前左右各有一棵高大的榆树，覆盖着两条通向花园的小径。花园的面积不到二百平方米，树荫下铺着一片绿草。

这幢小小的别墅是绝对不能拿来和考伐兰、坦克登以及亿兆城的其他富翁们的公馆相比的。这是一位隐居的贤士、一位学者、一位哲学家的住所。阿陶劳尼

姆[1]在失掉塞得王位的时候，要是能有一个这样的住所，一定会感到高兴的。

马兰加利国王只有一个侍臣，就是他的贴身佣人；王后的宫娥也就是她的私房女仆；此外还有一个美国厨娘，——这就是从前跟旧大陆的君主们称兄道弟的退了位的君王的全部侍从人员。

弗拉斯告莱按了一下电铃。国王的仆人出来打开了栅门。弗拉斯告莱说明来意：他跟他的同伴，四个法国艺术家，想来向陛下致敬，要求接见。

仆人请他们进去，他们就在台阶前等候回音。

仆人一会儿出来了，说国王很高兴接待他们。他们被引进穿堂，放下乐器，然后来到客厅，这时，国王和王后也进来了。

这就是这次谒见的全部仪式。

艺术家们满怀敬意地向国王和王后行礼。王后十分朴素，穿着一件深色的衣服，没有任何头饰，露着一头浓密的头发，几绺灰色的发卷衬着她那微微苍白的脸庞和略带惺忪的眼神，显得有一种异乎寻常的美。她走到靠近窗户的一张沙发前坐了下来。窗外就是花园，从这里能瞧见公园里的大树林。

国王站着，向客人还了礼，并且请问是什么风把他们吹到亿兆城最偏僻地区的这所房子里来的。

国王身上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尊严气概，四个人看着他

① 阿陶劳尼姆是古代塞得国王的子孙，迫于贫困，曾当过园丁，后来被亚历山大第一重新扶上王位。

都感到有点激动。他的眉毛几乎是黑色的，底下透出两道锐敏的目光——学者的那种深邃的目光。他的白色的胡须很宽很细，垂在胸前。他脸上露出一种亲切的微笑，冲淡了略带严肃的神情。凡是跟他接触的人一见他的仪表，都会对他发生好感。

弗拉斯告莱说话了，声音有点紧张：

“承蒙陛下接见了我们这几个想向您表示敬意的艺术家，我们谨向您致谢，”他说道。

“我和王后向诸位表示感谢，”国王回答说，“诸位能到这里来，使我们很感动。你们好象给这个岛，给这个我们想度过那动乱的一生的岛带来了一些法兰西的人情！诸位，对于一个虽然从事科学，但同时又热爱音乐的人来说，象你们这样在艺术界、在音乐方面享有盛誉的人，并不是陌生的。我们知道各位在欧洲和美洲所获得的成就。‘四重奏’在模范岛博得的掌声中也有我们的一份——是的，我们的掌声离你们稍微远了一点。所以我们始终感到遗憾，还不曾正式欣赏过你们的演奏。”

国王指着几张座位，请客人坐下；然后，他自己在壁炉旁坐了下来。大理石的炉台上放着王后年轻时代的一座十分美丽的半身像，那是弗郎格底的作品。

为了引入正题，弗拉斯告莱接住国王的最末一句话说：“陛下说得对，不过您所表示的遗憾，对于我们所介绍的那种音乐来说是不相称的。室内乐，古典音乐大师们的弦乐四重奏的演奏，需要一种亲密融洽的气氛，人数一多就破坏了这种气氛。它需要圣殿中的那种肃穆……”

“对，诸位先生，”王后说，“听这种音乐应当象谛听天上的和协的圣乐那样，圣殿对它确是合适……”

“那就请皇上和王后陛下允许我们把这间客厅当作一座圣殿吧，只要一小时，”这时候伊凡尔内说话了，“并且只请两位陛下听我们演奏……”

伊凡尔内话还没说完，国王夫妇的脸上都现出了兴奋的神情。

“诸位先生，”国王回答说，“你们愿意……你们本来就有这个想法……”

“这就是我们谒见的目的……”

“啊!”国王一面说，一面向他们伸出了手，“这使我认识了法兰西的音乐家，他们的心地是配得上他们的天才的！诸位先生，我以王后和我本人的名义感谢你们！再没有别的事情能使我们得到更大的愉快了！不！再没有了!”

当仆人奉命把乐器搬进来，并为这次临时演奏会安排客厅的时候，国王和王后请他们的客人一起到花园里去。他们在那里闲谈，象最亲密的艺术家那样谈论着音乐。

国王非常醉心于音乐，他体会音乐中一切动人的地方，充分领略它所有的美妙。从他谈话中可以看出，他对于几位音乐大师——一会儿他就要听到他们的作品了——有透彻的了解，了解的程度甚至使“四重奏”感到惊异。他称颂海顿的纯朴而奇妙的天才。他想起有一篇评论是怎样谈到门德尔松，这位用贝多芬的语言来表达自己思想的杰出的室内乐作曲家的。韦柏，他的作品是多么富于浪漫色彩，能给人以一种多么美妙的感受啊，这使他成为一位与众不同

的大师！贝多芬，这是器乐演奏曲的王子，他的交响曲体现了一颗灵魂，他的天才作品无论就伟大方面或价值方面来说，都不次于诗歌、绘画、雕刻和建筑方面的杰作。他在作了《合唱交响乐》以后就长眠不起了，这颗灿烂的巨星殒落了，而在这首乐曲中，器乐的演奏和声乐的咏唱是那样融和！[①]

“然而他却从来不能按着拍子跳舞！”[②]

不用说，这句冒失话准是潘希纳先生说出来的。

“不错，”国王微笑着回答说，“诸位，这证明了耳朵并不是音乐家不可缺少的器官。他是用自己的心，完全是用心来谛听的！我刚谈到的那首绝无仅有的交响乐中，贝多芬不是证明了这一点了吗？他在写这首乐曲的时候，已经失去听觉了。”

谈了海顿、韦柏、门德尔松和贝多芬以后，陛下又头头是道地谈到莫扎特。

“啊！诸位先生，”他说，“让我尽情地陶醉吧！我的心灵已经长时间得不到这种享受了！自从我来到模范岛以后，最了解我的艺术家就是你们几位，不是吗？莫扎特！莫扎特！有一位贵国的戏剧家——我认为他是十九世纪末最伟大的一位戏剧家，曾经为他写过一些出色的文章！我读过这些文章，而且任何东西都不会使它们在我的记忆中消

---

① 《合唱交响乐》就是 D 短调《第 9 交响乐》，一般交响乐都是器乐演奏作品。贝多芬为了要更有力地表达乐曲的主题，在第四乐章中加入了声乐合唱。

② 贝多芬晚年耳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他能作出不朽的音乐，自己却听不见。

失！他说到莫扎特的每一个乐句都具有独特的音响和高度的确切性，然而却不破坏整个乐章的格调和特性，而莫扎特在写下这些乐句的时候却毫不费力。他说莫扎特的音乐在动人的真实以外，还加上形式上高度的完整。莫扎特确是唯一用音乐的形式来正确而完美地表达情感、表达情感和个性的最细致的变化，也就是说表达人类全部精神生活的人，不是吗？莫扎特，他不是一位王，——现在，一个君王能算什么呢（皇上摇摇头补充了这么一句）？既然人们现在还容许有神论的说法，那么我要说他是一位神！是音乐之神！”

皇上在表达他的爱慕时的那种热烈的情绪是我们无法描述的。当艺术家们随着帝王夫妇回到客厅里去的时候，他拿起了放在桌上的一本书，这本书他一定再三地阅读过，书名是《莫扎特的唐璜》[①]。他打开了书，朗读了下面的一段话，那是著名的古诺——最了解和最热爱莫扎特的大师所写的："啊，莫扎特！至上的莫扎特！凡是了解你的人，谁能不崇拜你！你是永恒的真理！你是一切美的化身！你具有无穷的吸力！你永远是那么深远，那么明朗！你具有完备的人性，儿童般的纯洁！你把你感受到的一切在乐章中表达出来，你的作品，以往不曾有，今后也永不会有能超过它的！”

他念罢以后，邵恩和他的同伴就拿起乐器，在客厅里柔和的电灯光下，奏起了他们为这次演奏选定的第一首乐曲。

① 《唐璜》是莫扎特所作的著名的二幕歌剧。

这是门德尔松的作品第 13 号，A 短调第二弦乐四重奏。皇上和王后从中得到了无穷快乐的感受。

第二个节目是海顿的作品第 75 号，C 长调第三弦乐四重奏，就是《奥地利颂》。这首乐曲演奏得无比地雄壮有力。从来没有人比我们的艺术家在这“圣殿”的融洽气氛中演奏得更完美了，然而听众却只有这一对退位的帝王夫妇！

这首颂歌由于作曲家的天才而得到很高的评价，他们奏完了以后，又接着演奏了贝多芬的作品第 18 号降 B 调第六弦乐四重奏。这首“忧郁四重奏”是这样凄惋，具有这样强烈的感染力，皇上和王后的眼睛湿润了。

然后是莫扎特的 C 短调赋格曲。它是那样优美，没有丝毫矫揉造作的气息；是那样自然，就象流水一样清澈，仿佛一阵微风吹过轻盈的树叶似的。最后是这位非凡的作曲家的最优美的四重奏之一，作品第 35 号，D 长调第十弦乐四重奏，这首曲子结束了这次令人难忘的、亿兆城里从来不曾有过的晚会。

并不是这几个法国人对于演奏这些美妙的杰作感到厌倦了，既然国王和王后并没有听腻，他们也就不会厌倦。时间已经十一点了。

国王对他们说：

“我们感谢诸位，这是衷心的感谢！多谢你们的完美的演奏，我们得到了永远忘不了的艺术享受！这对我们真是太好了！”

“要是国王愿意的话，”伊凡尔内说，“我们还可以……”

“谢谢诸位，再一次谢谢你们！我们不愿意滥用诸位的

好意！时间不早了，而且，今天晚上，我还要办公去……”

国王的最后一句话使艺术家的情感回到现实中来了。一位君王竟跟他们说这样的话，使他们感到有点局促不安，他们垂下了眼睛。

“啊，真的！诸位，”国王又用一种愉快的声调说道，“我不是模范岛天文台的天文学家吗？不是星学家吗？观察流星的……”他略带激动地又补充了一句。

4. 不列颠的最后通牒

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周中，人们欢乐地过着圣诞节。人们纷纷收到邀请参加宴会、晚会以及官方招待会的请帖。岛主席举行了一次宴会来招待亿兆城的首脑人物，左舷区和右舷区的要人都应邀出席，而且坦克登家和考伐兰家坐在一张桌上，这证明城里两区之间有了一定程度的和解。元旦那天，第 19 号街和第 15 号街的两个公馆还要互相交换贺年片。华脱·坦克登甚至被邀参加考伐兰太太举办的一个演奏会。从女主人对他表示的欢迎看来，确是一个好兆头。但是要由此而建立更亲密的关系却还差得很远，虽然卡里斯特斯·门巴尔在他的慢性兴奋症发作的时候，不断地对任何一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重复着说：

“已经行了，朋友们，已经行了！”

在这期间，机器岛仍旧平静地向东加大布列岛继续航行着。看来它不会受到任何骚扰。谁知在 12 月 30 日的夜

里，天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31 日清晨两点多钟的时候，远远地传来几声巨响。了望员们没有必要过分关心这件事，因为不可能有人对他们进行海上袭击，只有在南美洲那些共和国的船只之间才不时发生冲突。总之，模范岛是一个独立的岛，它跟世界各个强国都是和平相处的，何必为这件事而不安呢?

再说，从西太平洋海上传来的这种巨响一直继续到天亮，它跟从远处炮台发出来的那种着实和有规律的炮声完全不同。

西姆考耶舰长从他手下的一位军官那里得到了关于这件事的报告，他就来到天文台的塔顶上从高处观察天边。呈现在他眼前的弧形的辽阔海面上没有任何亮光。不过天空却跟平日不一样，它被火光染红了，一直红到岛的上空。大气中好象有一层雾。然而天气很好，气压计并没有突然下降，说明空中气流没有什么大变动。

黎明的时候，那些早起的人都感到说不出来的惊讶。不仅是响声没有停止，空中还有一种黑红色的雾，又好象扬起的尘埃，开始象雨那样往下落。这简直是一场煤烟粒子组成的倾盆大雨。不多一会，街道上和屋顶上都蒙上了一层由洋红、茜草红、橙红和紫红几种颜色混成的物质，其中还有一种黑色的烧石。

所有的居民都到外面来了——除掉陶莱缪，他一向是在晚上八点钟睡下以后，不到第二天上午十一点不起床的。“四重奏”当然也离开了床铺，他们来到天文台。西姆考耶舰长和他的军官以及他的天文学家——包括那位帝王出身

的新来的工作人员在内——都在那里想办法要弄明白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现象。

“真可惜，”潘希纳说，“如果这种红色的物质是一种液体，而这种液体又是从包马尔①或拉斐德②飘来的一场雨，那该多好啊!”

“酒鬼!”邵恩说他。

真的，这种现象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呢?这种从空中落下来的红色尘埃原来是由矽石、蛋白石、氧化铬和氧化铁形成的。类似的现象，我们可以举出很多来：在世纪初的时候，卡拉勃尔和阿勃吕兹就曾经被这种红雨埋没过，当地迷信的居民说他们看见里边有血滴，其实这是和 1819 年在勃郎桑倍下的是一样的东西，不过是一种氯化钴罢了。当远处发生火灾的时候，也会有这种煤烟和炭末的微粒飞来的。1820 年伯尔南布科甚至还下过一种丝，1829 年在奥尔良下过黄雨，1836 年在下比里牛斯还下过一种花柏的花粉呢!

那么现在空中弥漫的这种下坠的杂有烧石的微粒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是谁把这一大片红色的东西撒在模范岛和附近海面上的呢?

马兰加利国王发表了他的意见，他认为这种东西是来自西部岛屿的某一座火山。他的天文台的同事们都同意他的意见。他们抓起几把烧石屑，觉得它虽然已经经过大气落到这里来，热度却还没有消失，还是比空气热。现在还听得见的那种没有规律的巨响，一定是剧烈的火山爆发所发

①、② 著名的红葡萄酒产地。

出来的。这一带地区有很多火山口，有的是活火山，有的是睡火山，不过由于内部的碲酸作用，还可能复活。另外，海底的地层下有时候会产生一种上冲力，也会引起火山爆发，它的喷射力往往大得惊人。

就在几年以前，在模范岛就要驶近的东加群岛上的丢否阿高峰，不是有一百平方公里的面积曾经被火山物质盖没过吗？那一回火山爆发的巨响不是曾经继续了很长时间，一直传到二百公里以外吗？

1883 年 8 月，喀拉喀托的爆发也曾经破坏了巽他海峡附近的爪哇岛和秀马特拉岛地区，那一回，村庄整座整座地被摧毁，死了许许多多人，还引起了地震，地面被胡乱堆上一层厚土，海水疯狂地泛滥起来，空中充满了硫磺的恶臭，船只沉没了……

机器岛会不会也遇到这种危险呢？的确值得考虑。

西姆考耶舰长相当焦急，因为航行要变得非常困难了。他下令减低速度，模范岛就以最慢的速度移动着。

一种恐怖的气氛笼罩着亿兆城的居民。邵恩总说这次航行的结果好不了，这不祥的预测会不会应验在这件事情上呢？

快到中午的时候，天更昏暗了。居民都走出自己的屋子：要是金属岛身由于火山爆发而被掀翻的话，这些房屋就不顶用了。但如果海水翻过岛岸的铁栏杆，汹涌澎湃地冲到田野里去的话，它将引起的灾祸也是同样值得担心的！

岛主席皮克斯丹夫和西姆考耶舰长来到了船舻炮台，一部分居民也在后面跟了来。军官们被派到两个港口去一

刻不离地驻守着。机手们准备好在必要的时候把机器岛掉过头来朝相反的方向逃避。不幸的是天空逐渐变成漆黑一片，航行越来越困难了。

下午近三点钟的时候，十步以外就全都看不清了。大片的灰雾把太阳光全挡住了，没有一线光透得下来。更使人担心的是，落在模范岛上的烧石会增加岛的重量而使它的吃水线不能保持在水面上。

这不是一只船，不能象船那样，把货物抛到海里就可以减轻它的压仓份量！没有别的办法，只好信赖这架坚固的机器，只好等待着。

是傍晚的时候了，其实说是晚上也行，因为除了依靠时钟以外，没有办法来肯定时间。空中是漆黑一片。烧石不断地往下落，在这种情况下，电气月亮已经不能再挂在空中了，人们把它们卸了下来。屋中和街上的灯已经照了整整一天，当然，只要这种现象继续下去，电灯就得一直开下去。

已经是夜里了，情况没有变化，不过响声却不那么紧密，不那么猛烈了。人们对于火山爆发的恐惧逐渐消减下来，灰雾也开始小起来，一阵相当大的海风把它刮到南面去了。

亿兆城的居民安心了一些，决定重新回到屋子里去。他们都希望第二天模范岛就会一切恢复正常，只要给岛来一次彻底大扫除就完事了。

虽然这样，“太平洋之宝”的元旦还是过得那么惨淡！亿兆城差一点遭到跟庞贝[①]和埃居拉能[②]同样的命运！它

①、②　因著名的维苏威火山爆发而被埋没的两个意大利古城。

虽然不在维苏威的山麓，但它在航行途中却会遇见无数遍布太平洋海底的火山。

岛主席，他的两位助理以及名人委员会的名人一直留在市政大厦。塔顶的了望员们注意着天边和岛屿的上空。机器岛保持朝西南行进的方向，并没有停止行驶，不过行进的速度每小时只是二三英里。等到第二天天亮——或者至少当黑暗消失的时候，它将重新对准方向开往东加群岛。到了那里，就一定能知道这次火山爆发是发生在附近哪一个海岛上的了。

总而言之，随着夜越来越深，这种现象很明显地在慢慢消失。

谁知后半夜将近三点钟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件新的意外，它在亿兆城的居民中重新引起了恐怖。

模范岛被撞了一下，岛身的每一部分都似乎震动了。不过震动不算太大，房屋没有震坏，机器的运转也没有受影响，推进机没有停止它的推进作用。然而岛的前端一定撞在什么东西上，这是可以肯定的。

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模范岛是不是搁浅了？不会，因为它还在往前走，那么是触礁了吗？再不然，在这一片漆黑之中，可能有船只迎面开来，由于没瞧见岛上的探照灯而跟它撞上了吧？这次撞击会不会带来严重损失？即使不致影响安全，恐怕也得在下一个停泊站进行大规模的修理吧。

皮克斯丹夫和西姆考耶舰长踏着那层厚厚的烧石和灰烬，费力地来到船舻炮台。

到了那里，海关人员报告说刚才的确是撞上了一艘船。

有一艘从西向东开的大轮船撞在模范岛的岛尖上了。这次事故对于机器岛的影响虽不严重，但是对一那艘轮船来说，就不这么简单了。人们在出了事的时候才看见它，船上发出喊叫声，不过一会儿就听不见了。当守卫长和他手下的人奔到炮台前面的时候，已经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听不见了。船是不是当时就沉没了呢？不幸得很，这个假定是非常可能的。

大家知道，这次撞击对于模范岛没有带来任何严重的损失。然而，由于岛身是那么坚固，即使在很小的速度下行进的时候，如果与什么船相碰，哪怕只是轻轻一擦，不管是多强大的船，甚至是一艘头等的巡洋舰，也会被撞个全船覆没。肯定地，刚才准是发生了这样的事。

至于这艘船的国籍，守卫长说他曾听见有一个粗嗄的声音发布命令——这种粗嗄声是英国海员的司令员特有的。不过这一点不能正式肯定。

发生的情况很严重，它的后果也不会轻。联合王国会怎么说呢？一只英国船，等于是英国领土的一部分，而大家知道，英国是不会任人侵犯而不加报复的。它将会向模范岛提出什么要求，要它负什么样的责任的……

新的一年就是这样开始的。这一天，直到上午十点钟，西姆考耶舰长还无法派人到海上搜寻，因为空中还是灰雾弥漫，不过凉风已经开始在驱除灰烬，最后，太阳终于射过了空中的浓雾。

亿兆城、公园、田野、工厂、港口，都成了什么样了啊！得费多大工夫来进行扫除啊！好在这是街道管理当局的

事，并且只不过是时间和金钱的问题，而这两样哪样也不缺。

大家赶紧解决当前的问题。首先，工程师们来到船舻炮台察看出事地点的岛岸。损坏的程度是极其微小的。坚固的钢壁碰在船上就跟一把斧头劈在一段木头上一样。

海面上既没有残骸也没有任何漂浮的东西。在天文台的塔顶上，用最大的望远镜都望不见一点东西，——在出事以后，模范岛移动了只不过二英里！

从道义上说，应当继续调查。

岛主席和西姆考耶舰长商议了以后，就命令机手们把机器停住，派两个港口的电气艇到海里去。

他们在五六英里以内进行了搜寻，但是毫无结果。可以完全肯定，准是由于船壳破裂而致全船沉没，所以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于是西姆考耶舰长下令以通常的速度前进。中午，天文台标志出模范岛到了萨摩亚群岛西南一百五十英里的地方。

在这期间，了望员们奉命要十分细心地察看周围的一切。

将近下午五点钟的时候，有一片浓烟向东南方飘过去。这是使这一带海面受到那么大骚扰的火山吐出来的最后一股烟雾吗？不太可能。因为从地图上看，附近没有任何岛屿。那么是不是海底又涌出了一个新的火山口呢？

不是，人们看见那片烟雾飘近模范岛了。

一小时以后，出现了三只船，它们开足马力，列队行

驶着。

过了半小时，可以认得出这是几只军舰。又过了一小时，已经完全可以肯定它们的国籍了。这就是五个星期以前不肯向模范岛的岛旗致敬的英国舰队的船只。

天黑的时候，这几艘船离船舻炮台只有四英里了。它们是不是要从旁边过去继续往前走呢？不可能，船上掌起了灯，可以看到船已经停止行驶了。

“这些船一定是要跟我们取得联系，”西姆考耶舰长对岛主席说。

“等着看吧，”皮克斯丹夫回答说。

但是如果舰队司令针对刚刚发生的撞船事件向岛主席提出抗议的话，他怎么回答呢？实际上，它们来的目的很可能就是为了这个。难船的船员是不是被救起来了？他们乘救生艇逃出来了？还是等知道他们的来意以后再决定该怎么办吧。

第二天一清早，大家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太阳刚升的时候，第一艘军舰的后桅上升起了一面海军大将的军旗。军舰缓缓地开到离左舷港两英里的地方。一只小艇从那边向港口开了过来。

一刻钟以后，西姆考耶舰长接到了这样一份照会：

“海军大将爱德华·考林森爵士麾下参谋长兼先驱号舰长透奈尔要求立刻会见模范岛岛主席。”

皮克斯丹夫接到照会以后，就命令港口长官让他们上岸，并回答说他在市政大厦等候透奈尔舰长。

十分钟以后，一辆专车把参谋长带到市政大厦门口，和

他同来的还有一位海军大尉。

岛主席立刻在和他的办公室相连的一间会客室里接见了他们。

双方按照常例，互相致意——彼此都十分冷淡。

然后，透奈尔舰长就象念一段目前流行的文学作品似的，一字一字地说出了下面这番长得没完没了的话：

“我荣幸地通知模范岛岛主席阁下:在 12 月 31 日到 1 月 1 日的夜里，从格拉斯哥港开出的、排水量三千五百吨、装着价值很大的货物，包括麦、蓝靛、大米和葡萄酒的格仑号轮船，在东经一百七十七度十三分、南纬十六度五十四分的地点，受到属于设在美利坚合众国下加利福尼亚州马格达利那湾的模范岛有限公司的模范岛的撞击，被撞以前，该船前桅点有白灯，右舷点有绿灯，左舷点有红灯，完全合乎航海法的规定；撞后第二天，它出现在距出事地点三十五英里的地方，当时由于左舷尾端漏水而即将沉没，后来，当船长、其他长官和船员幸运地被救上由海军大将爱德华·考林森爵士指挥的英王陛下的头等巡洋舰先驱号的甲板以后，格仑号轮船就沉没了。现在，爱德华·考林森爵士把事实经过通知岛主席西吕斯·皮克斯丹夫阁下，并要求他以模范岛全体居民的名义向格仑号船主保证模范岛有限公司负责赔偿全部损失。格仑号的船身、机件和货物的全部价值是一百二十万金镑，合六百万美金，此项赔款应交付海军大将爱德华·考林森爵士，否则，他将向模范岛诉诸武力。”

这一番冗长的话是一口气说出来的！一切都交代得清清楚楚，没有一点漏洞，使你找不到任何推托！答应还是不

答应呢？爱德华·考林森爵士提出的要求是：（一）公司应负全部责任，（二）偿付格拉斯哥的格仑号轮船的损失费一百二十万金镑。这个条件接受不接受呢？

皮克斯丹夫按照通例，根据出事当时的情况来答辩：

西部海区曾有火山爆发，所以当时天色非常昏暗。如果说格仑号点着灯的话，那么模范岛也是点着灯的。然而双方都不可能看见。因此双方的处境是完全一样的。按照航海法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双方损失应由自己担负，根本谈不到赔偿问题和责任问题。

透奈尔舰长的回答是：

如果这是具有一般航行条件的两艘船的话，岛主席阁下所说的当然是正确的。现在，格仑号确是具有一般条件的船只，模范岛却显然不是，它不能跟船只混为一谈，它的庞大的身躯在航线上来往，给人们造成一种经常性的危险；它相当于一座岛屿，一座小岛，一个岩礁，然而它却是移动的，它不可能在地图上有一个固定的位置；对于这个不能用海上勘测的办法来确定位置的障碍物，英国是一向反对的；模范岛对于因自己的特点而引起的事故，永远应当负责，等等。

透奈尔舰长的辩驳显然有几分道理。老实说，皮克斯丹夫也觉得他的话是正确的，但是他本人作不了这个主。对于爱德华·考林森爵士提出的要求，只能由模范岛公司考虑决定。所幸的是没有死人。

“非常幸运，”透奈尔舰长回答说，“只是船只沉没了；由于模范岛的缘故，几百万钱财损失了。现在岛主席是否同

意把与格仑号和它的货物的价值相等的那笔赔款交付爱德华·考林森爵士呢？”

岛主席怎么能同意呢？模范岛有足够的保证……只要法庭经过核证，判定它对于这次事故的产生以及引起的严重损失应当负责的话，它一定偿付一切应负的损失费。

“这是阁下的最后答复吗？”透奈尔舰长问。

“这是我的最后答复，”皮克斯丹夫回答说，“因为公司方面的责任不能由我代负。”

英国舰长向岛主席告退时双方又互说了一番应酬话，只是比刚才更加冷淡了。英国舰长乘车到了左舷港，然后又坐汽艇回先驱号巡洋舰。

当名人委员会知道皮克斯丹夫所作的答复的时候，全体一致表示赞同，然后模范岛居民也都表示拥护。对于英王陛下的代表们提出来的这种狂妄无理的条件，决不能低头接受。

办完交涉以后，西姆考耶舰长就下令以最大速度重新上路。

然而，要是考林森大将执意不肯罢休，他会不会对模范岛紧追不放呢？他的舰艇走起来不是要快得多吗？要是他用炮火来胁迫模范岛，要它答应他的要求的话，能不能抵抗得住呢？当然，岛上的大炮足以抵御巡洋舰上的安式炮，但是模范岛给英国的炮火提供的射击面太大了，那些妇女和儿童怎么办呢？没有可躲避的地方……对方的每一次射击都一定会打中，而船舻炮台和船舳炮台射出的炮弹，却起码有百分之五十要落空，因为它们的目标小，而且是活动的！

所以要看爱德华·考林森爵士怎么决定了。

他们没有等多久。

九点四十五分，先驱号的桅杆顶上升起了联合王国的国旗，就在同时，中央炮楼上放出了第一发空炮。

在岛主席和他的助理的主持下，名人委员会在市政大厦的会议厅里商议对策。这一次，詹姆·坦克登和南特·考伐兰的意见是一致的。这两个讲实际的美国人一点也没有抵抗的意思，他们知道，要是抵抗，一定会使模范岛遭殃。

第二次炮又响了。这一回有一颗炮弹飞出来，随着一声尖啸声，落在半锚链以外的海里，剧烈地爆炸起来，激起一大片水浪。

西姆考耶舰长接到了岛主席的命令，把刚才为了对抗先驱号而升起的那面旗子降了下来。于是透奈尔舰长又来到左舷港。他在那儿收到一迭由皮克斯丹夫签字而由名人们支付的价值一百二十万金镑的期票。

三小时以后，舰队的最后几缕烟雾在东面消失了，模范岛继续向东加群岛开去。

5. 东加大布的“大布”禁令

“那么，我们将在东加大布的主要岛屿停泊吗?”伊凡尔内问。

“是的，我的好人!”门巴尔回答说，“你可以到那里去随

意拜访。你可以把这个群岛，叫作哈巴伊，也可以叫它友爱群岛，这是科克船长为了感谢他在那里受到的友好接待而给它取的名字。”

“那么我们在那里一定会受到比在科克群岛好得多的接待罗？”潘希纳问。

“很可能。”

“是不是这个群岛的所有岛屿我们都要去参观？”弗拉斯告莱问他。

“当然不，它至少有一百五十个岛呢。”

“到了东加群岛以后再上哪儿？”伊凡尔内想知道这一点。

“以后我们要到斐济群岛，然后再到新赫布里底；把马来人送回去以后，我们就回马格达利那湾，到那时这次航行就结束了。”

“模范岛要在东加群岛哪儿处停泊？”弗拉斯告莱又问。

“只在伐伏和东加大布停泊，”总长回答说。“在那儿你还是找不到你朝思暮想的那种真正的野人的，亲爱的潘希纳！”

“肯定说，野人已经没有了，即使在太平洋西部也不会有！”“殿下”接着说。

“对不起，在新赫布里底和所罗门的海岸上野人还不少呢。只是在东加，乔治一世的臣民差不多已经接受文明了，而且他统治下的那些妇女还是十分可爱的呢，不过我可不是劝你们和一位迷人的东加女子结婚。”

“为什么不？”

“因为一个土人跟外地人结婚是不会幸福的。通常总是脾气合不来！”

“巧极了！”潘希纳叫起来说，“我们的流浪乐师老邵恩早就有意要在东加大布结婚！”

“我！”大提琴家耸耸肩说，“我才不在东加大布结婚呢，我到什么地方也不结婚，这你是知道的，你这个家伙老爱拿人开心！”

“当然，我们的乐队领袖是一位圣人，”潘希纳接着说，“你知道，亲爱的卡里斯特斯——干脆让我叫你欧[①]卡里斯特斯吧，因为你是那么叫我喜欢。”

“你可以那样叫我，潘希纳！”

“好，亲爱的欧卡里斯特斯，你知道，一个人咿咿唔唔拉了四十年大提琴，免不了会变成一位哲学家的，而哲学告诉人说，在婚姻问题上只有一个办法能使人幸福，那就是根本不结婚。”

1 月 6 日上午，北部列岛的最重要的岛——伐伏岛的高山在水平线上出现了。伐伏列岛是火山形成的，跟其他两个列岛——哈巴伊和东加大布[②]有很大的不同。这三个列岛都在南纬十七度到二十二度和西经一百七十六度到一百七十八度之间，在二千五百平方公里的海面上，分布着一百五十个岛屿，住有六万个居民。

1643 年塔斯曼的船只曾经到过这里，1773 年科克在太平洋作第二次探险旅行的时候也到过这里。岛上的费纳

---

① 希腊字首“欧”（$E\alpha$）即“好”的意思，这里是表示亲热的意思。

② 伐伏列岛、哈巴伊列岛和东加大布列岛都包括在东加群岛中。

费纳王朝被推翻以后，在1797年建立了联邦国，以后又发生过一场内战，群岛居民大批地死于战争。后来美以美派的基督教传教士来到岛上，战胜了野心勃勃的英吉利教。目前，这个王国一致拥护的唯一的君王是乔治一世，他接受了英国的保护，以后……，这个省略号是留给英国惯于给它的海外保护地安排的前途的。

在这个种着椰子树的岛屿组成的迷魂阵里航行是相当困难的。但是要到伐伏列岛的首府纽奥法去，却必须打这里通过。

伐伏是个火山岛，所以常常有地震。为了这个缘故，居民在盖房子时就得多动脑筋，他们盖房子不用一根钉子，墙壁是用藤条和木板编成的，椭圆形的屋顶支在梁柱或树干上。这种房屋的特点是凉快和干净。在船舻炮台眺望的四位艺术家对于这种房屋特别感兴趣。这时候模范岛正在卡纳克人的村庄旁边的海峡中穿行。村里疏疏落落地有几幢欧洲式的房屋，上面飘展着德国旗或英国旗。

虽然东加群岛的这部分是火山形成的，但是前几天弥漫在海面上的一大片烧石和灰烬却并不是从这里喷出去的。东加人根本没有在黑暗中一连呆上四十八小时，因为西风把一团团火山物质都赶到对面去了。看来喷这些东西的火山一定在东面的某一个孤岛上，要不然就是萨摩亚群岛和东加群岛之间新出现了一座火山。

模范岛在伐伏只停八天。尽管在几年以前，伐伏曾经被一场可怕的旋风蹂躏过，它还是一个值得一访的岛。那次旋风把法兰西圣母会神父的小教堂刮倒了，把当地居民

的好些房屋破坏了，然而它的田野景色依然十分动人。那里有好几个村庄，周围环绕着一片桔子林，平原很肥沃，田里长着甘蔗和薯蓣，还有大片的芭蕉树、桑树、面包树和檀香树。饲养的动物却只有猪和家禽。至于鸟类，只有成千上万的鸽子和羽毛鲜艳噪聒不休的鹦鹉。爬虫方面有一些没有毒的蛇，它们带有美丽的绿色斑纹，乍一看还以为是树上掉下来的叶子呢。

总长对于当地居民的美貌倒是一点没有夸张。这里的人跟中部太平洋各个群岛一样，也是属于马来种。男的长得很英俊，身材高大，也许稍嫌胖了些，但是体格很匀称，神情高贵，目光带点骄傲，皮肤从古铜色到橄榄色，深浅不等。女的都很妩媚，身体各部十分匀称，四肢纤巧秀丽，这一切使得欧洲殖民国家的那些德国人和英国人又多了一种欲望而作下更多的罪孽。当地妇女只从事编草席和篮筐，再有就是织和大赫的岛差不多的那种土布；这一类的手工劳动是不会破坏她们的手指的纤美的。另外，东加人外形的美是没有什么遮蔽的，谁都可以亲眼品评，因为那讨厌的西装裤和可笑的在地上拖的长袍子这里还没有时兴：东加的男人只围一块腰布；女的只穿一件短衫和一条短裙，裙边以精细的树皮装饰着，她们看起来又矜持又风俏。东加人的头发总是梳得很讲究的，年轻爱美的姑娘把头发高高堆在前额，上面插一把用椰子筋做的梳子。

然而这一切一点没有使严肃的邵恩动心，他不会在伐伏结婚，也不会在东加大布结婚，在世界上不管哪个地方他都不会结婚。

到岛上去游览，对于邵恩和他的同伴永远是一件极其兴奋的事。当然，他们很喜欢模范岛，然而能踏在一块实实在在的土地上毕竟也是一件愉快的事。在真山真水和真正的田野前面，假河流和人造的海岸只好低头退让了。只有卡里斯特斯·门巴尔才会认为他的“太平洋之宝”比天然的任何东西还要好。

虽然伐伏岛不是国王乔治常驻的地方，然而他在纽奥法有一座行宫——一所漂亮的别墅。他的正式皇宫以及英国官员的府第是在东加大布。

模范岛南下途中的最后一个停泊地就是东加大布。这个岛差不多就在南回归线上，它是模范岛在南半球航行中所到达的最南的一个地点。

离开伐伏以后，亿兆城的居民接连两天享受着一种变化无穷的航行。一个个岛屿不断地掠过。它们都是火山形成的，北部各岛和中部哈巴伊各岛都具有这个特点。西姆考耶舰长按着一张十分精确的水图，平平安安地在这片迷魂阵似的海道中航行着，从哈巴伊开到东加大布去。另外，他要是想找一位领航员帮忙的话，那也有的是。沿着各个岛屿有许许多多小船穿梭般地行驶着。这些双桅船大部分是德国人雇来运货的，它们先把各岛的主要产品——棉花、椰子干、咖啡和玉米集中起来，然后用商船运出去。只要西姆考耶需要，不仅这些船会蜂拥而上，争取领航，还有那种由许多有两个平衡器的独木船连起来上面铺着一块平板能载二百人的大船上的船夫也会争先恐后过来的。真的，只要一招呼，立刻会有上百的本地人涌上来，模范岛的吨数是那

么大，（有两万五千九百万吨!）这笔领航费该是一笔多么可观的意外之财啊!

但是西姆考耶舰长对于这一带十分熟悉，不需要他们帮忙。他只靠他自己，靠他那些忠实执行命令的有才干的军官。

1 月 9 日上午，看得见东加大布了，模范岛离它只有三、四英里的样子。它的地势很低，不象其他一些岛屿那样是由于地层的变化而从海底钻到水面上来的，它是由珊瑚虫一点点地堆砌起来的珊瑚质的岛屿。

这是一项多么艰巨的工程啊！这个岛屿方圆一百公里，面积是七、八百平方公里，岛上有两万居民。

西姆考耶舰长把模范岛停在莫否加港口前面。活动岛和固定岛之间立刻建立了联系。这个群岛和马贵斯群岛、帕摩图群岛和学院群岛大不相同！它是在英国的势力范围内，乔治一世屈服在英国的统治之下，所以对于原籍美国的亿兆城的居民当然不会热情欢迎的。

然而“四重奏”在莫否加却看到了一小块法国人住的地方。法国派在大洋洲的主教就住在这里，他这时正在各个岛屿作传教旅行。这里有天主教的教会和教堂，还有男女学校。不消说，巴黎人在这里受到了他们同胞的殷勤招待。修道院院长留他们住宿，这样就免得他们到“异乡人家”去求宿了。至于他们要游览的地方，只有两处：国王乔治的京城纳夸洛法和缪亚村——这个村的四百个居民都是天主教徒。

当塔斯曼发现东加大布的时候，他把它叫做阿姆斯特

丹[①]。这个名字对于那些以棕榈叶和椰子筋搭成的房屋可一点也不合适。的确，岛上虽然也有欧洲式的房屋，但是本地人取的名字对这个岛显然更合适。

莫否加港位于北部海岸。要是模范岛停在再往西几英里的地方，它就可以看得到纳夸洛法的皇宫和御花园。或者相反地，要是西姆考耶舰长再往东开过去些，就会发现一个弯进岛岸很深的海湾，岸上靠里就是缪亚村。然而西姆考耶舰长既没往西也没靠东，因为他的机器要是开到这上百的小岛中去，就会有损坏的危险，那里的航道只有吨数小的船只才能进得去。所以全部停泊期间，机器岛将一直留在莫否加港口。

有一部分亿兆城人在这个港口上了岸，但是想深入到岛屿内地去游览的人却相当少，因为它虽然很美丽，当得起埃里赛·瑞克吕对它的称颂，然而天气非常热，又常常下雨，又猛又急的阵雨把游客的兴致全浇没了，除非旅行着了迷的人才会进岛去奔波一番。尽管这样，弗拉斯告莱、潘希纳和伊凡尔内却还是打算去游览一下。大提琴家没有去，他怎么也不肯在白天（只有晚上，由于海风的吹拂，莫否加的海滨才凉快一些）走出文娱宫的那间舒适的房间。就连总长也表示歉意，不奉陪这三位狂热的游客了。

“我会半路上被太阳熔化的！”他对他们说。

“那我们保证把你装在瓶子里带回来！”“殿下”回答说。

这项保证还是不能说服门巴尔，他宁可保持固体状态。

---

① 阿姆斯特丹是荷兰首都，塔斯曼是荷兰人，所以用这个名字来纪念他的祖国。

亿兆城的居民非常幸运，太阳在三星期以前就已开始向北移动了，模范岛跟这个炽热的火炉总保持相当的距离，使岛上的气温维持正常。

第二天，天蒙蒙亮，三个朋友离开莫否加前往岛的首府。当然，天气很热，但是在树荫底下，还可以忍受。这些树中有椰子树、蜡树以及古加树，古加树的红色和黑色的累累的果实就象宝石那么光艳夺目。

当首府的百花盛开的美景呈现在眼前的时候，差不多已经晌午了。“百花盛开”这个形容词用在这个季节很恰当：皇宫好象是从一个巨大的灿烂的花束中涌出来的一样。本地人的小屋周围也都开满了花，它跟那些英国味很浓的住宅——属于基督教传教士的——形成鲜明的对照。美以美派的传教士在这里的势力很大，东加人虽然把他们杀了不少，但是最后还是信奉了他们的宗教。不过东加人还没有完全扔掉卡纳克的宗教习俗。对于他们来说，大祭司比君王还要神圣。在他们的各种各样关于宇宙起源的传说中，善神和恶神占着很重要的地位。基督教要把大布教完全消灭是不容易的，人们始终尊重它的禁令，谁要是触犯了它，就要举行赎罪的祭祀仪式，有时候要以杀人来赎罪……

应当提一下：根据探险家的描述（特别是埃里·马林关于他在 1882 年的旅行记述），纳夸洛法还是一个半开化的地方。

弗拉斯告莱、潘希纳和伊凡尔内一点也不想伏在国王乔治的脚下表示敬意——这可完全不是比喻的说法，因为根据当地的习俗，确是要吻这位君王的脚的。然而我们的

巴黎人十分幸运，竟在纳夸洛法的广场上远远瞧见了这位“丢伊”(就是“陛下”的意思)。他穿着一种白色的短衫，腰里围着一条土布小裙子。“四重奏”真要是吻了这位君王的脚，一定会在这次旅行中留下一个最不愉快的印象。

“这里河流可不多啊!”潘希纳注意到这一点。

不错，东加大布和伐伏跟群岛的其他岛屿一样，既没有小溪，也没有湖泊。水池里积下一点雨水就是大自然对本地居民的全部恩赐了。对于这种雨水，乔治一世和他的臣民用得都很节省。

当天，三位旅行家筋疲力竭地返回莫否加港，当他们重新看到文娱宫的寓所时，心中真有说不出的高兴。他们对那不肯轻易信人的邵恩肯定地说，这次游览是再有趣也没有了。然而伊凡尔内富有诗意的叙述还是不能说服邵恩，使他第二天跟他们一起到缪亚村去。

到缪亚村的路很远，要是徒步走去是相当吃力的。但是皮克斯丹夫很乐意拨一条电气艇给他们用，因此他们就可以少吃一些苦。深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去看一看是很有意思的。三位游客在缪亚海湾上了陆，沿着珊瑚质岛岸走过去。这里的小岛好象是大洋洲椰子树的一个大会师的地方。

缪亚村要在下午才能走到，当然只能在村里过夜了。那里有一个显然可以招待法国人住宿的地方，那就是天主教传教士的住所。修道院院长在迎接客人的时候，流露出真心的喜悦，这使他的客人们想起了同样热情招待过他们的萨摩亚群岛上圣母会的神甫们。多么美妙的夜晚！多么

有趣的谈话啊！他们谈论得最多的，不是东加殖民地，而是法兰西。这些教士们想到他们遥远的故土，不免有些难过，但是他们可以从自己在这些岛上所作的一切好事中得到补偿，当他们看到当地人摆脱英吉利教的影响改信天主教而尊敬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感到一种安慰。再说美以美教会为了本身的利益而不得不在缪亚村设一个分会来和天主教对抗，也说明了法国传教士工作有成绩。

修道院院长带着一种自豪的神情，让他的客人们欣赏教会的建筑物。房屋是缪亚村的居民义务修建的，美丽的教堂是东加的建筑师设计的，就是法兰西的建筑师们见了也挑剔不出什么来。

晚上，他们在村子附近散步，一直走到东加古老的皇陵。这是用叶纹石和珊瑚修建的，古朴可爱。他们甚至还参观了那片历史悠久的无花果种植场，这种无花果很大，根茎象蛇似的缠绕着，一直蔓延出去，有的占地竟达六十米以上，弗拉斯告莱量了一下，把这个数字记在笔记本里，修道院院长证明他量得很正确。世界上的确有这样奇异的植物，他们再也不怀疑了。

他们吃了一顿丰富的晚餐，然后在教会最好的房间里舒舒服服地过了一夜。第二天吃了早点以后，就跟缪亚村的传教士们告别了。回到模范岛的时候，市政大厦的钟楼正打五点。这次旅行给三位旅行家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他们这次可用不着以渲染和夸张来使邵恩相信这一点了。

第二天，萨洛尔船长求见皮克斯丹夫，岛主席接见了他，谈的是这样一件事：

有一部分马来人——大约有一百个——是从新赫布里底招募到东加大布来垦荒的。前几天，垦荒工作已经结束，这些马来人在等机会回到自己的岛上去。岛主席能不能允许他们搭模范岛回去？这就是萨洛尔船长前来请求的事。五六个星期以后就要到埃罗芒果了，载送这些马来人不会给市府增加多少开支的。要是这么简单的事都不肯帮忙，就显得太不慷慨了，因此岛主席答应了他。这件事使萨洛尔船长感激不尽，东加大布的圣母会神甫也表示感谢，因为这些马来人是他们招募来的。

很可能这是萨洛尔船长的一些同谋者，一旦时机成熟，这些新赫布里底人就会帮助他。他能在东加大布遇见这批人，并且把他们带上模范岛，当然感到高兴。

这一天是亿兆城的人在群岛度过的最后一天了，明天就要离开这里。

下午，他们将有机会参加岛上的一个半宗教半民间的节日，本地人都以极其兴奋的心情来庆祝这个节日。

东加人跟萨摩亚人和马贵斯人一样，都喜欢过节，他们的庆祝程序里有好几项是各种各样的舞蹈。这使我们的巴黎人很感兴趣，所以他们在下午将近三点钟的时候就赶到岛上去了。

总长陪着他们。这一回连阿答纳斯·陶莱缪也愿意跟他们一起去；礼仪教师出席这一类节庆，那是理所当然的。邵恩也决定跟他的同伴们一块走，当然，他主要是想听听东加的音乐，不是为了看当地的舞蹈。

他们到达广场的时候，庆祝正在最热烈的时候。葫芦

里倾注着一种从干枯的胡椒树根里提炼出来的叫作“卡伐”的饮料，它灌进了百来个舞蹈者的喉咙。这些舞蹈者有男有女，有小伙子也有女孩子，姑娘们都着意地梳理了她们的长头发，她们一直要到结婚的时候才把头发剪短。

乐队是再简单也没有了。乐器只有一种叫作“芳居芳居”的用鼻子吹的笛子和十二个叫作“纳法”的鼓。人们急促而有力地敲着鼓，居然还敲出节奏——这是潘希纳听出来的。

当然，讲究规矩的阿答纳斯·陶莱缪对于这种舞蹈是非常看不上眼的，因为它不能归到法兰西派的四组舞、波尔卡、玛佐卡或华尔兹里面去，所以当伊凡尔内相反地认为这种舞蹈别具风味的时候，他耸了耸肩膀，很不同意。

土人首先表演的是一种坐着的舞蹈，这种舞只有表情、哑剧的手势和身体的摆动，伴奏的音乐缓慢而哀怨，别有一种效果。

随着身体的摇摆慢慢转入了站起来跳的舞蹈。这时候男女舞蹈者的全部热情都奔放出来了，他们时而做一些极优美的动作，时而又用剧烈的动作表达了在战场上奔驰的战士们的那种激昂的情绪。

作为艺术家，“四重奏”在注视这种情景的时候心里想：要是这些舞蹈者有巴黎舞会中那种热烈的音乐刺激，不知道会兴奋到什么程度。

于是潘希纳向他的同伴们提出了一个建议（当然只有他才想得出来）：派人到文娱宫去把他们的乐器拿来，用卢科揆、奥特郎和奥芬巴赫的最热烈最兴奋的八分之六和四

分之二的舞曲来给这些舞蹈家们伴奏。

这个建议被采纳了。门巴尔相信效果一定惊人。

半小时以后，乐器拿来了，舞会立刻开始了。

当四把提琴使劲地拉出纯粹法国味的音乐的时候，东加人表示了极大的惊奇，同时也流露了无限的喜悦。

请相信，土人对于这种音乐不是不能领会的，他们甚至不用人教（不知道陶莱缪会作何想法），就自然而然地掌握住舞曲的特点舞起来了。当邵恩、伊凡尔内、弗拉斯告莱和潘希纳奏起《天堂与地狱》①中描写魔鬼的一段的时候，东加人男男女女就发狂地摇腿摆臀，穿过来闪过去，施展了浑身解数，个个人都想压倒别人。总长兴奋得实在按捺不住了，他随着自己的灵感，一个人乱七八糟地跳起四组舞来了，而礼仪教师却掩住了脸，不愿看眼前这场可怕的活剧。当夹杂着鼻笛和响鼓的音乐演奏到最高潮的时候、舞蹈者的狂热也达到了顶点，要不是一段意外的插曲打断了这场魔鬼的舞蹈，这一切真不知道要到什么时候才完。这段插曲是这样的：

有一个又高又大的东加小伙子，他被邵恩用大提琴拉出来的声音陶醉了，他冲到大提琴那儿，抢走了琴，一面跑一面喊着：

"'大布！''大布！'"

这把大提琴已被宣布为神圣禁物了！大家再也不能摸它了，否则就算是亵渎神圣。谁要是违反了这条神圣的教

① 奥芬巴赫所作的歌剧。

规，大祭司们、国王乔治、朝中的大臣和全体居民都不能答应……

邵恩可不懂这些规矩。他只想着刚特和贝纳吕尔的这件杰作。所以他立刻穿出去追那个强盗。他的同伴马上随着他赶去，土人也都跟了过去，于是广场上乱成一片。

但是那个东加人跑得那么快，要追上他简直不可能。不过几分钟，他就跑远了，远得不知去向。

邵恩和其余的人眼看追不着了，只好回到门巴尔那儿，门巴尔急得肺都痛了。假如说大提琴家气得无法形容，那还不够，他愤怒得嘴里直吐白沫，气都喘不过来了！管它“大布”不“大布”，一定要追回他的乐器！哪怕模范岛向东加大布宣战，（为了比这更小的事而引起的战争也有的是！）大提琴家也必须追回他的所有物。

幸而岛上当局干预了这件事。一小时以后，人们抓住了那个土人，逼他交出了乐器。然而这件事情并不是不费周折就解决了的，岛主席皮克斯丹夫差一点就要向岛方提出最后通牒了。如果真要下了通牒，由于牵涉到“大布”问题，说不定因为宗教的迷信会使整个群岛都冲动起来呢！

交还大提琴就是破坏了“大布”禁令，因此人们要举行一种例行仪式，并按照习俗，宰了好些猪，放在填满烧烫的石块的洞里焖熟，还预备了许多甘薯和水果，让东加人的胃都装得满满的，让大家吃得心满意足。

至于邵恩的大提琴，在受了土人的咒语以后，性能并没有丝毫改变，只是琴弦松了些，定一下弦就行了。



东加人跑得那么快

6. 一群野兽

模范岛离开东加大布以后，就朝西北往斐济群岛开去。随着太阳偏向赤道，模范岛也逐渐离开南回归线。它不需要赶路，因为到斐济群岛去只有二百法里。西姆考耶舰长使岛保持漫游时的那种速度。

风向变化不定，然而在这架强大的海上机器面前，海风算得了什么呢？在这二十三度的纬线上，即使发生大雷雨，“太平洋之宝”也一点用不着担心。它的房屋和住宅都装有避雷针，它会把空中的电传走。至于雨，哪怕是从雨云中倾泻下来的暴雨，也是受欢迎的，雨只能使公园和田野变得更苍翠；再说，这种暴雨也不是常有的。因此，岛上的居民是在最优美的环境中生活着。日子一天天过去，经常开庆祝会、演奏会和招待会。目前，两个区已经经常有联系了，看来今后的安全不会受到任何威胁了。

皮克斯丹夫对于应萨洛尔船长的请求，把新赫布里底人载送回去的事一点也不后悔。这些土人尽量想替岛上做点事。他们跟在东加乡下一样在田里帮着干活。萨洛尔和他的马来人白天总跟这些新赫布里底人在一起，一到晚上就都回到港口那块分配给他们住的地方，他们没有引起居民们的任何不满。也许这是一个改变他们宗教信仰的好机会吧，这些人直到现在还没有信仰基督。尽管英吉利教和天主教传教士曾经作了很大努力，新赫布里底的居民却有

很大一部分表示反对。现在模范岛的神甫倒是很想使他们改变信仰，但是岛主席不允许在这方面作任何尝试。

这些新赫布里底人的年龄从二十岁到四十岁不等，都是中等身材，肤色比马来人深一点。他们的相貌虽不如东加人或萨摩亚人那样美，但是看来极能吃苦耐劳。他们在东加大布给圣母会神甫们干活时挣了一些钱，他们把它看得非常珍贵，好好儿保存着，决不喝酒花掉，再说他们要想在模范岛买酒限制很大。他们在这里什么都不用花钱，肯定地说，他们在自己的未开化的岛上从来没有过过这么幸福的生活。

然而，由于萨洛尔船长的关系，这些新赫布里底的土人却要跟他们的同乡勾结起来，参与即将到来的破坏模范岛的阴谋活动。那时候他们的凶野的本性将全部暴露出来。要知道，他们是太平洋这一带恶名昭著的杀戮者的子孙啊!

亿兆城的居民过着一切都井井有条的生活，他们没有一刻想到会有什么来破坏这种生活。“四重奏”的每次演出总是得到同样的成功，人们一次又一次地听他们演奏，为他们鼓掌，从不感到厌倦。莫扎特、门德尔松、贝多芬和海顿的全部作品几乎都演奏过了。除了文娱宫的定期演奏，还有考伐兰太太举办的宾客满座的音乐晚会。这些晚会，马兰加利国王和王后也光临过好几次。虽然坦克登家还没有正式到第 15 号街来作过客，至少华脱是这些演奏会的一个热心参加者。他跟蒂小姐的婚事早晚有一天会得到美满的结果的。在右舷区和左舷区的各个客厅里，人们公开地谈论着这件事。大家甚至连这对未来夫妇的证婚人都给派

好了。现在只等双方家长的正式同意。会不会发生某种情况使詹姆·坦克登和南特·考伐兰不得不正式宣布这件婚事呢?

大家焦急地等待着的这种情况很快就出现了。但是它带来了多大的危险，使模范岛的安全受到多么严重的威胁啊!

1 月 16 日下午，模范岛从东加到斐济去的途中差不多走了一半的时候，东南方忽然出现了一艘船，好象正朝右舷港开来。看样子这是一艘七八百吨的轮船，船上没有一面旗帜，直到离岛只有一英里的时候，它还没有升起来。

这艘轮船是哪一国的呢?天文台的了望员们从船的结构上辨认不出来。但是从它没有对模范岛表示任何友好的态度判断，这一定是英国船。

这艘船并没有向港口开来，看来它将从旁边过去，一定不久就会远去的。

夜晚来临了，天色非常昏暗，没有月亮，高空中布满了乌云，这乌云好象一种不反光的绒布，把所有的光都吸走了。没有风，海上和空中全都是一片死寂。在这昏沉沉的黑夜中，一切都是静悄悄的。

快到十一点钟的时候，天空起了变化，好象一场很大的雷雨就要来了。空中划着一道道的闪电，隆隆的雷声也一刻不停，这样一直继续到午夜以后，但是雨却一滴也没有下。

这种雷声一定是从远处有雷雨的地方传来的。大概正是因为有雷声，所以在船舳炮台值岗的海关警察才没有听

见那边海岸上发出的一种奇怪的尖啸声和吼叫声。这种声音既不是霹雳也不是雷鸣。这（先不管它是什么引起的）是在半夜两点多钟的事。

第二天，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怖笼罩了靠近城郊的市区。在田野放牧的牧人们突然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他们四散逃跑，有的逃往港口，有的向亿兆城的铁栅门奔来。

这件严重的事情是这样的：有五十来只羊在夜里被咬死了，它们的残缺不全的尸体血淋淋地躺在船舳炮台附近。另外，关在公园牧场里的十来只母牛、牝鹿和梅花鹿，还有二十来匹马也遭到了同样的命运。

无疑地，这些动物一定受到了野兽的袭击。什么野兽呢？是狮子、老虎、豹还是狼？这可能吗？象这种可怕的食肉兽，模范岛不是一只也没有吗？它们难道能从海上过来？再说，难道“太平洋之宝”是在印度、非洲和马来亚附近吗？——只有那些地方才会有这种凶猛的野兽。

不，模范岛既不在亚马逊河口，也不在尼罗河口。早上将近七点钟的时候，有两个女人来到了市政大厦的广场上，她们刚才遇到了一条巨大的鳄鱼，那条鳄鱼后来窜到盘蛇河边，潜入水里去了；就在这时候，沿河的草丛里有一阵骚动，说明还有一些鳄鱼也在那时窜到了水里。

想一想，这些难以相信的消息带来什么样的后果啊！一小时以后，了望员报告说有好几对老虎、狮子、豹，在城郊奔窜着。有几只羊从船舻炮台那边逃出来，被两只巨大的狮子咬死了。野兽的吼声把家畜吓得四散奔逃。一清早就到田里去预备干活的人们也遇到了同样情形。开往左舷港

的头班电车差一点来不及逃回车库：有三只狮子追赶着它，只差一百步的样子就要追上了。

毫无疑问，一定是夜里有一群凶猛的野兽侵入了模范岛，要是不立刻采取防御措施的话，亿兆城市区也将受到袭击。

我们的艺术家是从陶莱缪那儿得知这个消息的。礼仪教师这天出来得比平常早，他不敢再回到自己的寓所，就躲在文娱宫里，谁也别想把他从这里拉走。

“天哪！”潘希纳大声说，“照这么说，你们这里的狮子和老虎竟跟鸭子一样，你们的鳄鱼就象鲭鱼！①”

但是在真凭实据面前，不能不承认这是事实。因此市府下令把城门关上，两个港口以及海关入口也都拦起来。同时，电车停开了，不准人们到公园和郊外去。一直要到这难以理解的野兽侵入的危险解除以后，再撤销这些命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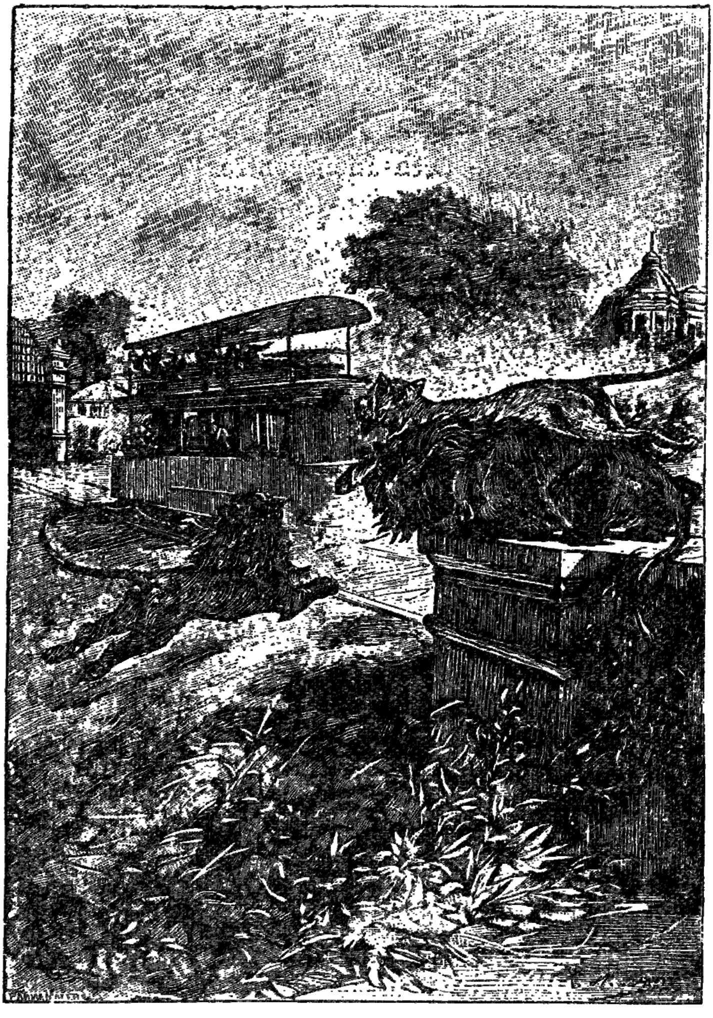
当警察在天文台的广场那儿把第 1 号街尽头的城门关上的时候，五十步以外正有一对老虎在跳跃着。它们瞪着凶野的眼睛，张着血盆大口。只要再晚几秒钟，这两只可怕的野兽就要冲进栅门了。

在市政大厦那头，人们也采取了同样的防御措施。亿兆城可以不用担心被野兽侵入了。

这给《右舷新闻》、《新先驱》和模范岛的其他报纸的新闻栏、花絮栏提供了多少惊人的报道材料啊！

恐怖已经达到顶点了。大厦和房屋周围都堆起了障碍

① 是双关语，鸭子原文又可作谣言讲，鲭鱼又可作诡计讲。所以这句话表示不相信的意思。



三只狮子追赶着它

物。商业区的店铺都上了铺板。家家户户都关紧了门。高处的窗口出现着几张惊惶的脸。路上没有行人，只有斯蒂华脱上校指挥的军队以及有警官带领的警卫队。

西吕斯·皮克斯丹夫跟他的助理巴戴莱米·鲁其和赫勃莱·哈柯特得到消息就匆忙赶到市政厅，一直留在那里。从两个港口、炮台和海岸警卫站各地打来了电话，向他们报告许多令人极为不安的消息。几乎到处都发现了野兽……据电报说至少有一百只，但也许是拍电报的人吓昏了，多打了一个零。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在城郊奔窜着的狮子、老虎、豹和鳄鱼不在少数。

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难道是哪个动物收集团的野兽冲破了笼子而逃到模范岛来了吗？但是这个动物收集团又是从哪儿来的呢？什么船把动物运来的呢？是昨天瞧见的那艘轮船吗？假如是的，那么那艘轮船又发生了什么事呢？它在夜里靠近过岛吗？是不是这些野兽逃出来以后从水里来到了盘蛇河的河床里的呢？后来那只船是不是沉没了呢？但是了望员视野所及的海面上，西姆考耶舰长的望远镜所能望到的地方，都没有任何残留的漂浮物，而模范岛从昨天以来几乎一步都不曾移动过！再说，要是船只沉没了的话，既然这些野兽能逃到模范岛来，船员怎么会不想法逃过来呢？

从市政大厦打电话到各个警卫站询问这件事，接到的回答是既没有发生什么撞船的事件，也没有什么船遇险。尽管夜里天色那么黑，这一点他们绝不会弄错的。在所有的假定中，这个假定无疑是最靠不住的。

“神秘啊！神秘！”伊凡尔内不断重复着说。

他的同伴和他都在文娱宫里，陶莱缪将要在他们这里吃早饭，必要的话，他还得接着在这里吃午饭和晚饭。

“天哪，”潘希纳接着伊凡尔内的话说，一面嚼着泡在热气腾腾的碗里的巧克力报纸，“我的天，我可不猜它了，管它是怎么回事。陶莱缪先生，吃吧，也许一会儿我们自己也会被吃掉呢！”

“这可说不定！”邵恩接着说。“也许会被狮子、老虎吃掉，也许被野人吃掉，反正都一样。”

“我宁可被野人吃掉！”“殿下”说。“各人胃口不同！”

这位老爱信口开河的人说完就笑了起来，但是礼仪教师没有笑，充满着恐怖气氛的亿兆城也一点没有重新欢乐起来的意思。

市政大厦要召开名人委员会，早上刚到八点钟，名人们就毫不迟疑地来到岛主席那里。他们一路上除了兵士和站岗的警察以外，一个人也没有遇见。

在皮克斯丹夫的主持下，会议马上开始了。

“诸位，”岛主席说，“你们已经知道使模范岛的居民发生恐慌的原因了。昨天夜里，有一群食肉动物和蜥蜴类动物侵入了我们的岛。目前最迫切的问题就是消灭这群动物，这一点我们一定能够做到的，请不必怀疑。但是大家一定要遵守我们不得不采取的一些措施。亿兆城的城门已经关起来了，路上还可以通行，但是不准到公园和郊外去。所以在撤销戒严令以前，城市和两个港口以及船舻炮台和船舳炮台之间将要断绝交通。”

大家同意这些措施，会议就进一步讨论用什么方法来消灭闯进模范岛的这些可怕的动物。

岛主席说："我们要把兵士和海员组织起来，到岛上各处去猎捕和驱逐野兽。我们中间如有会打猎的人也请跟他们一起去，指挥他们，尽可能设法防止一切意外……"

"从前，"詹姆·坦克登说，"我曾经在印度和美洲打过猎，在这方面我自认不是外行。我可以去，我的大儿子也可以跟我一起去。"

"我们感谢可敬的詹姆·坦克登先生，"皮克斯丹夫回答说。"我本人也要学习他的榜样。斯蒂华脱上校将指挥他的兵士，西姆考耶舰长将率领一队海员，大家分头出动，希望诸位能参加他们的队伍!"

考伐兰表示了跟坦克登同样的态度。末了，所有的名人，只要年龄许可，都纷纷自愿参加猎兽。远距离而又快速的射击武器亿兆城有的是。因此可以断定，由于大家的热心忘我和勇敢精神，模范岛一定能很快地清除这群凶猛的野兽。不过正象皮克斯丹夫再三嘱咐的，最要紧的是要避免任何人伤亡。

"至于野兽的数目，我们还无法估计，"岛主席补充说，"但是必须在短期间把它们消灭。要是时间长了，它们在这里繁殖起来，越来越多，就会威胁到我们全岛的安全。"

"它们的数目不可能很多，"有一位名人说。

"不错，因为它们只可能来自某艘载运动物的船，"岛主席回答说，"可能是一艘从印度、菲律宾或者巽他群岛给汉堡的某个公司运动物的船，那里是专门买卖这类动物的。"

的确，汉堡是主要的野兽市场。当时野兽的市价是：象每只一万二千法郎，长颈鹿二万七千，河马二万五千，狮子五千，老虎四千，豹二千，价格相当便宜，不过现在都有上涨的趋势，只有蛇的价格却在下跌。

提到蛇，有一位名人提醒大家，那只收买动物的船上可能有蛇。但是岛主席回答说还没有发现任何爬虫类动物。再说虽然狮子、老虎和鳄鱼能从盘蛇河的河口游进来，蛇却不可能进来。

这是岛主席的意见。

“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不必担心蟒、响尾蛇、热带蛇、蝮蛇或其他蛇类的出现。不过我们还是要作好这方面的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使居民们安心。现在我们不要耽误时间了，诸位，我们先把野兽消灭，然后再研究它的来源吧！野兽已经来到了岛上，但决不能让它们呆下去。”

这番话说得再合情合理不过了，大家都表示同意。人们正要散会，去参加在岛上最熟练的猎手帮助下进行的围猎时，忽然赫勃莱·哈柯特要求发言，他有一个意见。

会议允许他发言，以下就是可敬的助理认为应当向大家说的一番话：

“诸位委员，我本来不愿意推迟已经决定的行动。目前最迫切的事情就是出发打猎。但是我想起了一件事，请允许我说出来，它也许能够说明模范岛为什么会出现这些野兽。”

赫勃莱·哈柯特出身在安的列斯群岛[①]的一个法国的

① 北美洲和南美洲之间的一个群岛。

世家，他在路易斯安那居住期间养成了美国人的生活习惯。他在亿兆城极受重视，是一位非常严肃和谨慎的人，从来没有做过轻率的事，说话极有分寸，大家很信任他。这时岛主席请他发表他的意见，于是他就有条不紊地说出了下面一席话：

“诸位委员，昨天下午，我们岛看见了一艘船，但是不知道这艘船是哪一国的，无疑地它不愿意别人知道这一点。而我认为这群野兽就是它载运来的。”

“这是十分明显的，”考伐兰插嘴说。

“对，诸位委员，也许你们中间有人认为野兽侵入模范岛是由于海上发生了事故。我，我不这样看！”

“那么说，”坦克登大声说道，他认为从哈柯特的话得到了启发，“这是有意识的，故意的，预先策划好的吗？”

“啊！”大家喊了一声。

“我相信是这样，”助理用一种坚定的声调说，“而且这件阴谋一定是我们的世仇约翰牛干的，对他们来说，只要是反对模范岛的，什么办法都用得出来。”

“啊！”大家又喊了一声。

“他没有权利消灭我们的岛，就想法让岛上不能住人。所以才用轮船在夜里把这些狮子、豹、老虎、鳄鱼放到我们的岛上来！”

“啊！”大家第三次发出了惊叹声。

不过这一声“啊！”已经从疑惑变成肯定了。不错！这一定是那些不顾一切的英国人的一种报复行为，一旦涉及他们的海上霸权的时候，他们决不会罢休！不错！那艘船

就是派来干这件罪恶勾当的，做完了坏事它就溜走了！不错工为了使模范岛的居民不能在岛上居住下去，联合王国政府是会毫不犹豫地拿出几千英磅来的！

哈柯特又补充说：

“诸位，我所以会有这个想法，并且从怀疑变为肯定，是因为我想起了另一桩阴谋，那桩阴谋是在跟这次差不多同样的情况下发动的，英国人永远无法替自己洗刷干净。”

“这不是因为他们缺少水！”有一位名人说。

“盐水是洗不干净的[①]！”另一个说。

“就跟海水洗不掉麦克白夫人[②]手上的血迹一样！”第三个大声说。

尊贵的市政顾问们你一言我一语地指责着。然后，哈柯特把他刚才提到的那件事情告诉了大家：

“诸位委员，”他接着说，“在安的列斯群岛中，原有一部分属于法兰西，后来被英国占领了，当它被迫又归还给法国的时候，为了要表示它曾在那里统治过，它想留下一个痕迹。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痕迹啊！原来，在那以前，无论在瓜德罗普或是马提尼克，从来没有发现过一条蛇，但是当盎格鲁撒克逊的殖民统治结束以后，马提尼克却出现了蛇。这是约翰牛的报复！他在不得不离开的时候，把上百条毒蛇放在他将要失去的土地上。从此以后，这种毒虫就无止境地繁殖起来，严重地危害着法国移民！”

---

① 海水是咸的，英国海上势力大，所以用这句话来嘲讽英国。

② 莎士比亚名剧《麦克白》中的人物，她怂恿她的丈夫杀死国王，篡夺了王位。后来精神错乱，看见自己手上全是血。

对英国的这项指控从来没有人出来否认过，因此哈柯特对于野兽入侵的那个解释显得很合乎情理。但是关于约翰牛想使机器岛变得不能住人，甚至他曾经想把一个法兰西的安的列斯岛也变成那样，这种说法究竟可靠不可靠呢？这两件事情都是无法证实的。但是既然关系到模范岛，亿兆城居民当然会相信的。

“好哇！”坦克登大声说，“英国人把毒蛇作为自己在马提尼克的代理人了。”

这位情绪激昂的人物对英国人作的这项比喻引起了暴风雨般的欢呼喝彩声。

“虽然法国人没有能把马提尼克的蛇消灭，亿兆城的居民一定能把英国人放进模范岛来的野兽清除掉！”

又是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等坦克登补充了下面几句话以后，掌声就更热烈了：

“到我们的岗位上去吧，诸位！别忘了，我们在猎捕这些狮子、豹、老虎、鳄鱼的时候，就是在驱逐英国人！”

会议散了，大家分开了。

一小时以后，两份主要的报刊就报道了用速记记下来的这次会议的情况，当人们知道是一双多么阴险的手打开了这个海上动物园的笼子的时候，当人们知道是谁使得这些猛兽袭上岛来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从心里发出了愤怒的呼声，英国人子子孙孙都受到了咒骂，这种咒骂一直要到它的恶名从人们记忆中消失为止！

7. 围　　猎

现在必须把侵入模范岛的野兽全部消灭。不管是食肉兽或是蜥蜴类，只要留下一对，日后就会带来无穷危害。这对野兽会繁殖起来，就跟生活在印度或非洲的森林里一样。人们造了一架钢质的机器，把它放在太平洋辽阔的海面上，从来不使它接触有危险性的海岸或岛屿，并作了种种措施来避免招致传染病和受到侵袭，如今忽然间，在一个夜晚……的确，模范岛公司应当毫不犹豫地在国际法庭上向联合王国提出控诉，要求它赔偿巨额损失！在这件事情上，人权不是受到了严重的侵犯吗？是的，肯定受到了侵犯，只要一旦有了证据……

但是，现在必须执行名人委员会的决定，尽快地行动起来。

某些吓得不知所措的人家要求让居民逃出模范岛，到两个港口的轮船上去避难。这个要求没有获得同意，何况也没有足够的船只。

决不能那样！首先得把英国人运来的野兽赶走，把它们消灭，这样，“太平洋之宝”不久就会重新得到安全。

亿兆城的人一刻也不耽误，立刻行动起来了。有一些人不加思索地提出了一些过火的办法，例如：把海水引到机器岛上；放火把公园、平地和田野里的草木烧起来；以便把全部猛兽淹死或烧死。但是对于两栖动物，这两种办法都

没有用。最好还是进行有组织的围猎。

事情就这样办。

这里，我们要提一提萨洛尔船长、他手下的马来人以及新赫布里底人，他们也表示要出一把力，岛主席高兴地同意了。这些人说是要报答人们对他们的恩惠，实际上，萨洛尔船长所担心的是怕由于这件意外而打断了航行，怕亿兆城的富翁们不愿意住在模范岛了，因而迫使行政当局把岛直接开回马格达利那湾，要是这样，他的计划就会成为泡影。

在这种紧急情况下，“四重奏”表现了毫不退缩的英勇气概，他们没有辱没自己的国籍。没有人会说这四个法国人在危急的时候躲在后面，因为他们冒着危险参加了围猎。他们是由门巴尔带领的。对门巴尔来说，这当然算不了什么，他经历过比这危险得多的事，他耸了耸肩膀，表示一点没有把这些狮子、老虎、豹和其他一些不中用的野兽放在心上！也许这位巴纳姆的孙子曾经当过驯狮人，至少当过马戏班的经理吧？！

围猎在当天上午就开始了，一开始就进行得很顺利。

这一天，有两条鳄鱼不小心爬到盘蛇河的岸上来了。大家知道，这种动物在水里是非常凶恶的，一到陆地上，由于身体转动不灵，就不那么可怕了。萨洛尔船长和他的马来人勇敢地袭击它们，终于把它们消灭了；不过有一个马来人受了伤。

另外，别人也发现了十来条鳄鱼——当然是跟那两条一起来的。这种鳄鱼身躯非常大，有四五米长，因此是十分危险的动物。由于它们全躲在水里，海员就准备往里扔

几个炸药包，炸碎它们坚硬的甲壳。

在这同时，猎手们都分布在郊外各处。坦克登打死了一头狮子，这一下证明了他说的“我不是外行”是有根据的，他回复了从前的远西猎户那种镇静和机警。这只狮子十分威武——属于价值达五六千法郎的那一类，在它正朝“四重奏”扑过去的时候，一颗钢弹穿过了它的心脏，潘希纳肯定地说，他已经感觉出狮子扑过来的时候尾巴扇出来的风!

下午，在打一只很漂亮的母狮子的时候，有一个兵士的肩膀被狮子咬了一口，就在这时候，岛主席把这只狮子打倒了。要是约翰牛想叫这些可怕的野兽到这里来传种接代的话，这个希望已经落空了。

率领着一队海员的西姆考耶舰长，这一天也打死了一对老虎。有一个海员被咬着要害，伤势很重，得把他送到右舷港去。根据收集的材料看来，爬上机器岛的野兽，数目最多的就是这种凶恶的老虎。

天色近晚的时候，那些野兽遭到一番沉重的追击，都逃到了船舻炮台那边的树林中去了，大家预备在第二天天一亮再把它们赶出去。

整整一夜，可怕的野兽的吼叫声使亿兆城的妇女儿童不断受到惊吓。这种恐怖远没有消除的迹象，也许永远不会消除，因为谁能保证模范岛能够摆脱英国军队的这支先遣部队呢?所以亿兆城各个阶层的人都口口声声咒骂着卑鄙的阿尔比翁。

天刚破晓，围猎又跟昨天一样开始了。经西姆考耶舰长的同意，岛主席命令斯蒂华脱上校用大炮来把兽群轰出

巢穴。右舷港有两尊炮对准了船胪炮台那边。

那边是一片榆树林，有一条电车路通到天文台。一部分野兽昨天就是躲在这片树林里过夜的。枝丫低处露出几个狮子和老虎的脑袋，它们的眼珠闪闪发光。由坦克登父子和考伐兰及哈柯特带领的海员、兵士和猎手们来到了树林左边，阻住没有被炮弹立即打死的恶兽逃出来。

西姆考耶舰长一声号令，两发炮弹同时射出来了。接着听见一片可怕的吼叫声，肯定有几只野兽被打中了。其余的野兽——有二十来只——冲了出来，逼近了“四重奏”，迎接它们的是一排子弹，又有两只被打死了。这时候，有一只巨大的老虎朝人群里扑过来，弗拉斯告莱被狠狠地撞了一下，滚出有十步远。

他的同伴们赶紧跑过来救他。他被扶起来的时候，差不多已经失去知觉了，不过很快就苏醒过来。他只不过被撞了一下。啊！是怎么样的一撞啊！

大家都在想办法要驱逐盘蛇河里的鳄鱼，但是怎么样才能把这种可恶的动物全部赶走呢？幸亏哈柯特助理想出了一个好主意：把河里的水闸拉起来，把水放走。然后再打鳄鱼就方便多了。这个办法的确有效。

围猎中唯一牺牲了的是考伐兰的一只出色的狗。这只可怜的畜生被一条鳄鱼抓住了，一口就被咬成两段。但是死在兵士们的子弹下的有十二条鳄鱼。模范岛一定能把这种凶暴的两栖动物消灭干净的。

这一天的成绩很好。一共打死了六只狮子、八只老虎、五只南美洲豹、九只印度和非洲的豹；这些动物中有雄的也

有雌的。

晚上，“四重奏”——包括受了惊吓后已经恢复过来的弗拉斯告莱在内——到文娱宫的餐厅里坐了下来。

“我想灾难快要结束了，”伊凡尔内说。

“是快结束了，除非那只轮船——第二只挪亚的方舟[①]——把上帝创造的全部动物都装来了。”潘希纳回答说。

这是不可能的。陶莱缪已经很放心了，他回到他的第25号街的寓所去了。在那幢敷设有障碍物的房子里，他重新见到了他的老女仆，她正在绝望地想着她的老东家一定只剩下零零碎碎的几根骨头了！

这天夜里相当安静。难得从左舷港那边远远的传来几下吼叫声。可以肯定，第二天在郊外再大规模地来一次围猎，消灭野兽的工作就可以结束了。

天刚刚亮，猎人们就聚齐了。不消说，这一天模范岛是不会出航的，因为管机器的人都忙着打猎去了。

士兵的队伍每一队有二十个人，每人都装备着快枪。他们奉命在全岛进行搜捕。斯蒂华脱上校认为不需要再使用大炮了，因为野兽现在已经分散了。在船舻炮台附近有十三只野兽中了弹。但是在那附近的警卫站却有两个海关人员被一只老虎和一只豹扑倒在地，好不容易才把他们救出来，但是已经受了重伤。

最后一天消灭的野兽，加上以前打死的，总共是五十

① 据《圣经》载：上帝命挪亚造方舟，带领自己的家属逃避洪水，挪亚把许多动物也一起带走了。他逃到了亚拉拉特桥，动物在那里重新繁殖起来。

三只。

下午四点钟的时候，皮克斯丹夫和西姆考耶舰长，坦克登和他的儿子，考伐兰和两位助理，还有几位名人，后面跟着一队士兵，朝市政大厦走来。名人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们一直在那里等待从两个港口，船舻炮台和船舳炮台送来的报告。

当他们走到距市政大厦只有一百步的时候，忽然响起了一片大喊大叫的声音。他们看见许多人，有妇女和儿童，突然受了惊吓，在第 1 号街上奔逃着。

岛主席、西姆考耶舰长和他们的伙伴们赶紧向广场跑去——这里的栅门应当是关着的，但是，谁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疏忽，栅门竟开着。没有问题，一定有一只野兽——也许是最后一只——闯了进来。

考伐兰和华脱·坦克登最先到达广场，他们冲了进去。

忽然间，和考伐兰只差三步的华脱被一只巨大的老虎扑倒在地上了。

考伐兰来不及装子弹，就从腰间拔出了猎刀，跳过去救华脱，这时候老虎的脚爪正按在年轻人的肩膀上。

华脱得救了，但是老虎转身却朝考伐兰直扑过来。

考伐兰用刀去刺老虎的肚子，没有刺中，跌倒在地上了。

老虎向后倒退，张嘴吼叫着，露出了一排牙，伸着鲜血淋淋的舌头。

枪声响了一下。

这是詹姆·坦克登开的枪。

又响了一下。

从他的枪里飞出的一颗子弹打进了老虎的身体。

大家扶起了华脱，他的肩头被撕破了。

至于考伐兰，他虽然没有受伤，但至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大的生命危险。

他重新站立起来，朝詹姆·坦克登走过去，用一种严肃的声调说：

“您救了我，谢谢！”

“您救了我的儿子，谢谢！”坦克登回答。

两个人互相伸出了手，这一握表示了感激，很可能从此就建立起忠实的友谊来。

华脱立刻被送到第 19 号街他的家人那儿，考伐兰则由皮克斯丹夫挽着胳膊陪送着，回到了自己的住宅。

至于那只老虎，由总长负责要好好地利用它的出色的皮：这只漂亮的野兽将要成为头等的剥制品，它将摆在亿兆城的博物馆里，标上下列字样：

这是大不列颠及爱尔兰联合王国
赠给模范岛的。感激不尽。

假定这件罪行真是英国主使的，那么这种报复方法真是再妙不过了，——至少潘希纳“殿下”认为这样；对于这一类事情，他是很内行的。

第二天，坦克登太太赶紧来拜访考伐兰太太，为了儿子的得救而向她表示感谢；考伐兰太太也拜访了坦克登太太，为了丈夫的得救而向她道谢；这一点谁都觉得很自然。甚

至蒂小姐也陪着她母亲一块儿去，母女两个一同向坦克登太太探问她的亲爱的受伤者的情况，这也没有什么奇怪。

最后，一切都很圆满。模范岛终于清除了它的可怕的客人，平平安安地重新向斐济群岛开去。

8. 斐济和斐济人

“你说多少？”潘希纳问。

“二百五十五，朋友们，”弗拉斯告莱回答。“是的，斐济群岛大大小小有二百五十五个岛。”

“反正‘太平洋之宝’不会在二百五十五个岛都停下来的，多少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潘希纳接着说。

“你永远不懂得地理！”弗拉斯告莱说他。

“你呢？你懂得太多了！”“殿下”反驳他。

每当第二小提琴想教导他的不听话的同伴们的时候，他总是受到这种待遇。

不过，邵恩——他比较肯听他一点——还是跟着他走到了文娱宫的地图前面。图上的标志是每天移动的。模范岛以马格达利那湾为起点的航线是很容易找到的。这条航线有点象一个大“S”，它的下面的圆弧一直伸到斐济群岛。

弗拉斯告莱于是把1643年塔斯曼发现的这个群岛指给大提琴家看，——这个群岛是在南纬十六度到二十度和西经一百七十四度到东经一百七十九度之间。

“那么我们这架讨厌的机器要从这条分布着几百块石

头的路上走过去吗？”邵恩问。

“是的，我的老伙伴，”弗拉斯告莱回答说。“你要是再仔细看一看。”

“而且闭紧嘴，别说话。”潘希纳插上一句。

“为什么？”

“因为俗语说，苍蝇飞不进闭紧的嘴！[①]”

“你指的是什么样的苍蝇？”

“当你说模范岛的坏话时叮着你的那种苍蝇！”

邵恩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膀，重新转向弗拉斯告莱：

“你说什么？”

“我说，要到维的和芬奴亚这两个大岛去，一共有三条路，都是穿过东部列岛的，就是：纳奴苦航道、拉肯拔航道和奥内阿达航道。”

“还有一条会把你撞得粉身碎骨的航道！早晚我们会落到这个地步的！”邵恩大喊着说，“难道能带着整整一座城和城里的全体居民在这样的海里航行吗？不行！这是违背自然规律的！”

“苍蝇！”潘希纳说，“看，苍蝇叮上邵恩了，快看！”

固执的大提琴家总是说这种泄气话！怎么也不放弃他的预测。

真的，太平洋的这一带，就象是斐济群岛第一列岛屿对于东来船只的一道障碍物。但是可以放心，这里的航道有足够的宽度，西姆考耶舰长的水上机器完全开得进来，弗拉

① 法国俗语，指发怒的人说是被苍蝇叮了。这句话的意思是少说话就少烦恼。

斯告莱所说的那三条航道更不用说了。这些岛中最主要的，除了西面的维的岛和芬奴亚岛以外，还有屋诺、纳格拉洛亚和堪达布等。

露出水面的这些大洋洲的海底山峰把海圈出一小片来，它叫作考罗海。这个群岛首先是科克发现的，后来在 1789 年和 1792 年先后有勃里厄和威尔逊来访问过。人们对它能知道得这么详细，得归功于那些杰出的航海家，如 1828 年和 1833 年来的丢蒙·丢维勒、1839 年来的美国人维克斯、1853 年来的英国人欧斯金以及杜汉姆船长的那艘英国海船先驱号的远航。由于有这些探险旅行，才有了水图，这些水图的精确性是水利技术人员的一种荣誉。

因此，西姆考耶舰长一点不心慌。模范岛从东南方进入了符郎迦航道，符郎迦岛从左边移过，——这个岛好象是一个珊瑚盘上放了一块剥了皮的面包。第二天，模范岛开进了内海，坚固的海底山脉成为这片海面的屏障，使它受不到大洋中巨浪的袭击。

当然，在英国旗帜掩护下出现的野兽带来的恐怖并没有完全消除。亿兆城里的人还是保持着警惕。人们陆续组织起来在树林里、田野中、河旁围猎。但是没有再发现任何野兽的踪迹。无论白天或晚上，都没有听见吼叫声。一些谨慎的人在最初几天还不敢离开城区到公园和郊外去冒险。他们担心轮船放上来的动物中可能有蛇（就象放蛇在马提尼克一样），它们可能躲在树丛中，这一层确是值得提防的，因此，市府规定谁要是捉住了一条蛇，就给他一笔奖金。奖金是按照蛇的重量或长度以金币支付的，要是捉住

一条蟒的话，这笔奖金就非常可观了！但是结果一条蛇也没有找到，所以大家都安心了。模范岛已经回复到充分安全的状态了。这桩阴谋的主使人——不管他是谁——白白牺牲了一批动物。

这次事件的最大收获是城里两个区全都和好了。自从坦克登救了考伐兰，考伐兰救了华脱以后，左舷区和右舷区这两家人家就互相拜访，互相邀请，互相接待了。一趟又一趟的拜会，一次又一次的庆祝。在那些有名望的人家——特别是第 19 号街和第 15 号街的两个公馆，每天晚上举行着舞会和演奏会。“四重奏”简直应接不暇。人们对他们的热狂非但没有减弱，反而更增强了。

重要的消息终于在一天早上传出来了，这时模范岛正在考罗海的平静的海面上行进着。詹姆·坦克登先生到南特·考伐兰先生的府上作了正式的拜访，向考伐兰先生提起蒂·考伐兰小姐和自己的儿子华脱·坦克登的婚事。南特·考伐兰先生同意把自己的女儿蒂·考伐兰小姐许配给詹姆·坦克登的儿子华脱·坦克登。在嫁资问题上没有发生任何争执。这一对年轻夫妇每人将有两亿年金。

“他们一辈子都不用愁吃穿了，即使住在欧洲！”潘希纳说得一点不错。

各方面都来向两家道喜。岛主席皮克斯丹夫毫不掩饰自己的满心欢喜。多亏这件亲事，对模范岛前途极其不利的敌对状态的因素消除了。马兰加利国王和王后第一个来向这对年轻人祝贺。铝片上印着金字的名片象雪片似地投进两家公馆的信箱。报纸接二连三地报道正在筹备的婚礼

是如何如何豪华——豪华的程度是无论亿兆城还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从来没有见过的。一封封海底电报发到法国去定做结婚用品。化妆品商店、大的时装公司、大的手工作坊、珠宝店、艺术品制作场，都收到了惊人的订货。一艘轮船将从马赛开出，经过苏伊士运河和印度洋，专门运送精致的法国工业制品。吉日选在 2 月 27 日，还有五个星期。另外，亿兆城的商人也将从这件喜事上得到好处，婚礼用品当然也从他们那里购买一部分，模范岛富翁们为这次婚礼准备花费一大笔开支，商人从这里就可以发许多财。

门巴尔总长担任了婚礼筹备人，那是理所当然的。当华脱·坦克登和蒂·考伐兰小姐的婚事正式宣布的时候，总长的心情实在无法形容。大家知道，这件婚事是他所盼望和尽力促成的！现在，他的梦想实现了。市府同意把有关婚礼的一切事宜交给他全权办理，可以肯定，他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他会把这次喜庆安排得绝顶精彩的。

西姆考耶舰长在报上刊登了一项通知：举行婚礼的那天，机器岛正在斐济群岛和新赫布里底群岛之间的海面上。在这以前，它将在维的停泊十天——这是在这个广阔的群岛间唯一停泊的岛屿。

多么美妙的航行啊！海面上有无数鲸鱼在嬉戏着，它们从鼻孔中喷出上千根水柱，简直象尼普顿[①]的大水池，伊凡尔内说，跟它一比，凡尔赛的水池只不过是小孩子的玩具罢了。同时还有几百条巨大的鲨鱼，它们跟在模范岛后面，

① 希腊神话中的海神。

就象跟着一只正在行驶的船一样。

太平洋的这一部分是在玻里尼西亚的边缘，和新赫布里底群岛所在的美拉尼西亚相接，这一带海面被一百八十度的经线切开①，这条经线是把辽阔的大洋洲分成两半的法定分界线。凡是从东面来的船只，一到这条经线，要多撕一张日历，相反地，从西面来的船只就可以少撕一张日历②。否则，日子就不一致了。去年，模范岛没有遇到这样的事，因为它没有开到这条经线。但是这一回却要照规定办事了，它是从东面来的，所以 1 月 22 日——到达这条经线的那一天就变成了 1 月 23 日。

斐济群岛所包括的二百五十五个岛中，只有一百个岛上有人居住。居民总数不超过十二万八千人，土地面积却有二万一千平方公里，因此人口密度很小。

这里的小岛尽是零零落落的环岛和海底山脉的山峰，四周镶着一条珊瑚边，最大的岛面积也不超过一百五十平方公里。这片岛屿从政治上说来，只是由澳大拉西亚③分出来的一部分，因为它在 1874 年就隶属联合王国了，就是说，英国已经完全把它控制在殖民统治之下了。斐济人所以接受英国的保护，是因为他们在 1859 年受到东加人侵略

---

① 系根据以通过巴黎的子午线作为 0 度的法国地图，当时一般都采用这种经度。——原注

② 地球上经度相差一度的两地，当地时间就差四分钟，差十五度，时间就差一小时，这里刚好差一天。

③ 澳大拉西亚包括澳大利亚、新西兰和新几内亚，是英国殖民地。斐济群岛虽然在美拉尼西亚，但属于英国。

的威胁，那时联合王国叫它的众所周知的泼里恰特——就是大赫的群岛的泼里恰特——从中干涉而制止了侵略。目前，群岛分为十七个区，区的行政管理人是斐济人，他们或多或少都跟最末一个皇帝达肯鲍的王族有关系。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英国统治的结果，斐济群岛将来会不会跟塔斯马尼亚一样，总之这里的土人确有灭绝的趋势，这块殖民地毫无繁荣的迹象，人口也不见增多，这从岛上的妇女没有男子多这一点上可以证明。”舰长说，他正和弗拉斯告莱谈论着这个岛。

“这的确是灭种的预兆，”弗拉斯告莱回答说。“欧洲已经有几个国家面临女人比男人少的危险了。”

“而且，”舰长又说，“这里的土人纯粹是奴隶，跟附近岛上的土著一样，他们被种植园主雇去开荒；另外，他们还大批地病死，1875 年，仅仅死于天花的就有三万以上。不过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斐济群岛！这一点你们就会看到的。虽然岛屿内陆相当热，但是沿岸一带气温并不高。岛上有极丰富的水果和蔬菜，树木很多，有椰子树、芭蕉树等。另外还盛产薯蓣、芋①和西谷椰子树的富有养料的西谷②……”

“西谷！”弗拉斯告莱大声说，“这会引起我们的瑞士鲁滨逊③什么样的回忆啊！”

---

① 这种植物被太平洋居民广泛地用作食品。——原注

② 即面包果。

③ 指瑞士作家罗道夫·威斯模仿《鲁滨逊飘流记》改写的一本儿童读物中的主人公。

“至于猪和鸡这类动物，”西姆考耶舰长接着说，“自从打别处运来以后，繁殖得快极了。因此，岛上有满足生活需要的一切有利条件。但是不幸得很，当地居民虽然很聪明，很风趣，却是秉性懒惰，贪图安逸……”

“既然他们这样聪明……”弗拉斯告莱说。

“常言道，聪明的孩子难养活！”西姆考耶舰长接着说。

这么说，玻里尼西亚、美拉尼西亚和其他地方的土人，他们都跟小孩子一样，也是愈聪明愈活不长咯？

模范岛朝维的驶去，一路经过许多岛屿，象芬奴亚瓦图、莫阿拉、欧岛等，但模范岛一处也没有停。

到处都有狭长的独木船在岛岸周围行驶。这种小船装着一个用交叉的竹竿做的平衡器，它可以用来维持船身的平衡，还能放货物。船只来来往往，看来很漂亮。不过它们没有打算到左舷港或右舷港来。即使要来大概也不会得到允许的，因为斐济人的名声相当坏。这些土人都信仰基督教。自从1835年欧洲传教士在拉肯拔住下来以后，当地居民差不多全成了威斯利派的基督教徒了；天主教徒也有几千个。但是，他们从前是那么喜欢吃人，恐怕现在对于吃人也还没有完全失去兴趣吧。这件事是跟宗教有关的，因为他们所信仰的神喜欢血，这里的人把慈悲当作弱点，甚至当作罪恶，把敌人吃掉，算是看重他，对于看不起的人只是把他煮了，而不去吃他。筵席中主要的食品就是小孩肉。不久以前，有一位达肯鲍王，他喜欢坐在一棵树荫下，让人在每根树枝上挂上一块给他吃的人肉。有时候，甚至整个部落的人都被吃掉，在维的岛、靠近纳摩西的纽洛卡人就遇到过这

样的事，事后该部落只剩下了几个女人，其中有一个直到1880 年才死。

潘希纳要是在这些岛中还遇不上一些仍保留着他们祖父辈的吃人习惯的土人，他一定再也不想在太平洋的群岛中寻求残留的地方色彩了。

斐济群岛的西部列岛包括两个大岛：维的和芬奴亚；还有两个小一点的岛：堪达否和达维尼。西北有华萨伐列岛，那里有一条圆岛航道，西姆考耶舰长准备把模范岛开过这条航道，往新赫布里底群岛去。

1 月 25 日下午，维的岛的山峰在天边出现了。这个多山的岛屿是群岛中最大的一个，它比科西嘉岛大三分之一，面积一万零六百四十五平方公里。

岛上的山峰拔海一千二百米或一千五百米。这是些已经熄灭了的、或至少已很久没有爆发的火山。不过一旦爆发起来往往是很可怕的。

维的岛和它北面的邻居芬奴亚岛有一条海底岩带相连着。这条岩带在地层形成期一定是露在水面上的。模范岛可以毫无危险地在这条岩带上行驶。另外，在维的岛以北的山峰高度在四百米到五百米之间，南面则在五百米到二千米之间。

从前，群岛以维的岛东面奥伐劳岛上的勒否卡为首府。也许在贸易方面——由英国商行掌握的——勒否卡依然比现在的首府——维的岛上的苏瓦重要，但是苏瓦港在航海方面的条件非常有利，因为它位于岛的东南尽端，在两个三角洲之间，海岸线很长。至于开到斐济群岛来的邮船的停

泊港，则在堪达伐岛南部的纳迹劳湾里面，这里距离新西兰、澳大利亚以及新喀里多尼亚和罗亚尔特的那些法属岛屿很近。

模范岛在苏瓦港口停了下来。当天就办好了手续，得到了自由上岸的许可。这里的欧洲人和本地人都把这种访问看作是一个赚钱的机会，所以他们保证亿兆城的人一定能够受到极好的招待；当然，这种招待不见得是真心实意的，主要是从挣钱着眼的。同时不能忘记，斐济人是在联合王国的支配下，而英国外事处和模范岛公司（它的独立是这样受人妒忌）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紧张的。

第二天，1 月 26 日，要办理贸易事务的模范岛的商人们一早就上了岸。游客们——其中包括四位巴黎人——也一点没有落后。潘希纳和伊凡尔内虽然常常拿弗拉斯告莱开玩笑，说他是西姆考耶的得意门生，笑话他研究的那些“风俗学”(这是“殿下”说的)，但是他的知识还是对他们有很大帮助。当他的同伴们问到维的岛的居民和他们的风俗习惯的时候，第二小提琴总是对答如流，使他们增长不少知识。邵恩有时候也“不耻下问”。刚一上岸，当潘希纳听说这一带不久以前还是人吃人的主要场所的时候，他不禁叹了一口气，说道：

“不错，但是我们来晚了，文明已经磨尽了斐济人的锐气，你们会看到，他们现在已经拜倒在炒鸡片和圣末纳渥[①]式的猪蹄下了！”

---

① 法国地名。

"吃人!"弗拉斯告莱对他嚷道,"我看应当把你摆到达肯鲍王的饭桌上去。"

"嗳! 嗳! 一盘鲍陶[1]式的潘希纳排骨。"

"看吧,"邵恩说,"我们要是把时间浪费在无聊的斗嘴上……"

"我们就不能向前进展了!"潘希纳大声说。"这句话是你爱听的,是不是,我的大提琴老头儿! 好吧,向前开步走!"

苏瓦城建筑在一条小小的海湾的右岸,居民散居在一座翠绿山岗的山坡上。这里有几个供船只停泊的码头,街上有木板的人行道,就跟我国较大的海滨浴场的沙滩一样。房屋是木头的,一般都是平房,难得有一楼一底的楼房,阳光充足,空气流通。城市周围有土人的小屋,这些小屋有翘起的屋角,上面还用贝壳装饰着。房屋的屋顶都很坚固,能经得住冬天(五月——十月)的雨。据精通统计学的弗拉斯告莱说,1871 年 3 月,岛东的姆贝阿一天的工夫雨水就积到三十八厘米——这是事实。

维的岛(群岛的其他岛屿也一样)气候是很不一致的,岛的这头跟那头的植物也就不一样。向着东南贸易风的一面,气候潮湿,树木茂密。另一面铺展着辽阔的草原,适于种植。虽然这样,有几种树木却眼看着在枯萎下去,其中象檀香树已经差不多绝迹了,达卡松——斐济群岛的一种珍贵的松树——也是这样。

---

[1] 法国地名。

不过，在游览途中，“四重奏”还是看到岛上的热带植物是非常茂盛的。到处是椰子树林和棕榈树林，树根上长满了寄生的兰科植物，还有一片片长着柽柳、荣兰、豆球花和桫椤的土地。沼泽地带则有无数根部蜿蜒在地面上的一种热带树。这里气候虽然温和，却不出产棉花和茶。维的岛的土地是黄色粘土质、是火山灰烬的形成物（这在斐济群岛是很普遍的），化验证明这种土质完全可以生长植物。

至于动物，它的种类并不比太平洋其他各地多，大约有四十种鸟：移殖过来的鹦鹉和黄雀、蝙蝠，还有成群的没有毒的老鼠，本地人非常看重老鼠，因为它可以吃。此外还有多得数不过来的壁虎以及无孔不入的可恶的蠹虫。但是野兽却一只也没有，潘希纳因此有了这么一个想法：

“我们的岛主席，西吕斯·皮克斯丹夫原该留下几对狮子、老虎、豹和鳄鱼的，好把它们放到斐济群岛去。这些东西本来就是英国的，这样做只不过是物归原主罢了。”

这里的土人有玻里尼西亚人，也有美拉尼西亚人，长得也很美，不过比不上萨摩亚人和马贵斯人。男的皮肤是古铜色的，深得跟黑色差不多了，长着一头浓密的头发。他们中间有很多混血种，都长得又高大又强壮。他们的服装相当简单，往往只围一块腰布，或者披一块叫作“马席”的土布，这种布是用一种桑树的纤维织成的，这种桑树也可以造纸。马席布织出来的时候是纯白的，斐济人能够把它染成各种颜色，东太平洋各个群岛都爱买这种布。应当补充的是，他们有的人也爱穿联合王国和德国人不要了的那种欧式旧衣服。对于一个巴黎人来说，看到这些斐济人臃肿不

堪地套着一条不象样的西装裤，穿一件过了时的外套，或者甚至一套老古董的黑礼服的时候，当然觉得十分可笑。

“简直可以把这些衣服的经历写成一部小说！”伊凡尔内说。

“这部小说恐怕不会成功！[①]”潘希纳接着说。

至于女的，她们穿的是马席布的裙子和短衫，尽管有威斯利派的说教，穿得还是不怎么整齐。她们长得不坏，有些也具有青春的魅力，可以称得起漂亮。但是她们——男的也是这样——为了不致中暑，在黑头发上都涂了一层石灰，形成一顶石灰帽子，这是一种多么讨厌的习俗啊！另外，她们还抽烟，抽得跟她们的丈夫和兄弟一样凶。他们抽的土烟的味儿就跟烧干草的味儿一样，当烟卷从嘴里拿下来的时候，她们就把它夹在耳丫上，就跟一般欧洲人戴钻石或珍珠的耳环似的。

妇女一般都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她们担负着最繁重的家务劳动。不久以前还有这样的事：妇女为懒惰的丈夫辛苦操作以后，结果还被掐死。

我们的四位游客在苏瓦游览的三天中，好几次想参观一下土人的小房子。但是他们被赶了出来，这倒不是屋主人不好客，而是被房子里的那股臭味赶出来的。原来所有的土人身上都涂着椰子油，他们跟猪、鸡、狗、猫一起住在那令人作呕的小房子里，为了照亮，屋里点一种发恶臭的达马那树的油脂树胶。不行！实在没法忍受。再说，当你在斐

① 双关语，“失败”原文又可作短衫讲。

济人家里坐下以后，为了不致失礼，还必须喝一碗“卡伐”。“卡伐”是斐济人最讲究的饮料，它是用胡椒树的干树根做的，味道很辣，欧洲人是吃不惯的，特别是制造这种饮料的方法更是使人作呕，受不了：这种胡椒树枝不是磨碎的，而是把它放在嘴里用牙齿嚼烂，然后再吐在盛水的碗里，土人就端出来给你，非要你喝下去不可，不许拒绝。喝完以后还得谢一声“埃马那第那”——这是群岛通行的一句话，意思就跟“阿门”一样。

还有一点不能不提，成群的蠹虫和白蚂蚁在蛀蚀着房屋的内部；另外还有蚊子，成千上万的蚊子，墙上，地上，土人的衣服上，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飞来飞去的蚊子，数也数不清。

当“殿下”看到这一群群可怕的昆虫的时候，不禁用英国小丑的滑稽口吻大喊：“蚊子！蚊子！”

一句话，无论是他的同伴或是他自己，全都没有勇气走进斐济人的小屋里去，就连博学的弗拉斯告莱看到这种情形也不能不退缩。因此，他们的风俗学研究在这方面是不完全的，——这是他们日后对这次旅行的回忆中的一块空白。

9. 一件能引起战争的事

当我们的艺术家在游览和顺便考察当地的风俗的时候，模范岛有几位名人和群岛的土著长官们作了一番接触。

这些“巴巴郎席”——本地人对外乡人的称呼——受到了客气的接待。

至于欧洲人当局方面，主要代表是一位总督，他同时也是或多或少受联合王国管辖的西部各群岛的英国总督。皮克斯丹夫认为没有去正式拜访他的必要。双方都采取了敌对的态度，没有进行任何联系。

至于德国的领事——他同时也是当地的一个大商人，岛主席跟他交换了一张名片，这是唯一的联系。

在停泊期间，坦克登和考伐兰两家在苏瓦近郊和一直分布到山顶的树林中游览了好几次。

关于这一点，总长对他的朋友“四重奏”发表了一个非常正确的意见：

“我们的亿万富翁们对于到山上去游览表现出那么大的兴趣，那是因为我们的模范岛地形变化太少了，它太平坦了，太整齐划一了。不过，我相信有一天岛上会修起一座人造山来的，这座山将要跟太平洋上最高的山媲美。但是现在还没有造起来，所以我们的市民一有机会，就纷纷跑到几百米高的地方去，在那里呼吸清洁而新鲜的空气，这是人类的一种天然的需要。”

“好极了，”潘希纳说，“不过我有一个建议，我的亲爱的欧卡里斯特斯！你们在造钢山或铝山的时候，别忘了在山肚子里埋下一个漂亮的火山，一个有着炸药和大炮的火山。”

“当然，这有什么不可以呢，‘嘲讽’先生？”门巴尔回答说。

“是呀，这有什么不可以呢？”“殿下”反问了一句。

华脱·坦克登和蒂·考伐兰小姐当然也参加了游览，而且是手挽着手去的。

在维的岛，大家都去参观了首府的一些特别的地方，例如:“贝来卡庐”——神庙，同时也是举行政治性集会的场所。这些建筑物的屋基是用石块垒成的，房屋则是用竹竿搭起来的，梁柱上蒙着一种用植物纤维织成的丝绣品，屋顶是用木板很巧妙地架住的，上面铺着茅草。游客们还去参观了一下卫生条件极好的医院，以及在城市后面的一层层高起来的植物园。大家往往游览到天黑才回去，这时候，手里就得打着灯笼，象古时候那样，——原来斐济岛的街上既没有瓦斯灯，也没有白热灯、弧光灯或电石灯，不过，“在大不列颠的保护权的照耀下，这些就会有的!”——门巴尔委婉地这么说。

在这期间，萨洛尔船长和他的马来人以及从萨摩亚上来的那些新赫布里底人在干些什么呢？他们还是象往常一样，谁也没有上岸，因为他们对于维的岛和它附近的地方早就熟悉了，他们有的到这里来运过货，有的在这里给种植园主干过活，所以他们宁愿留在模范岛上。他们不停地跑来跑去，到城里、港口、公园、田野、船艄炮台和船舯炮台去参观，从不感到厌倦。多亏岛主席和模范岛公司热心，他们在机器岛上再过几个星期就满五个月了，就可以回到自己的土地上去了。

我们的艺术家有时候常跟萨洛尔聊天，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英语说得很流利。萨洛尔很热心地对他们介绍新

赫布里底，谈到那里的土著，谈到他们吃的东西，以及用什么方法烹调的——这一点特别使“殿下”感兴趣。潘希纳大概暗藏着一个野心，想发现一种新的菜，把它的做法介绍到欧洲的烹饪社去吧！

1 月 30 日，邵恩和他的同伴乘了岛主席拨给他们的一只电气艇，预备开到岛上的一条主要河流——丽娃河的上游去。电气艇由一位驾驶员和两个水手操纵着，他们还带了一个本地的领航员。邵恩等请陶莱缪一起去游览，但是他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这位礼仪教师的好奇心已经完全消失了。何况，很可能在他出门的时候，刚好有学生去找他，所以他宁可一个人留在文娱宫的舞蹈室里。

早上才六点钟的时候，大家已经准备停当了。他们还带了一些吃的，因为打算晚上才回右舷港。船开出了苏瓦海湾，沿着海岸一直来到丽娃湾。

这一带不仅有无数岩石，还有许多鲨鱼，对这两种东西都需要多加小心。

“嘿！你们的鲨鱼，它们已经不是海里的食肉动物了！”潘希纳说，“英国的传教士一定已经使它们改信基督教了，就跟他们使斐济人改信基督教一样！我敢打赌，这种动物已经不喜欢吃人了。”

“您可别那么信任它们，”领航员回答说，“斐济岛深处的土人也一样信不得。”

潘希纳只是耸了耸肩膀。人家老哄他说有吃人的野人，实际上土人们连过节的时候都不吃人！他可再也不受骗了！

领航员对于海湾和丽娃河非常熟悉。这条大河又叫娃伊勒芙，涨潮的时候，潮水一直涨到离海四十五公里的地方，小船可以上溯到八十公里。

丽娃河河口的宽度在一百托瓦兹以上，河岸尽是沙子，左岸平缓，右岸陡峭，岸上是一片浓密苍翠的芭蕉树和椰子树。这条河的全名是丽娃丽娃，这种重音的名字在太平洋一带的居民中是很普遍的。伊凡尔内说这是学小孩子说话，小孩子不是管父亲叫爸爸，母亲叫妈妈，狗叫嘟嘟，马叫达达，糖果叫蓬蓬的吗？事实上，土人差不多确是还停留在儿童时代！

丽娃河是由娃伊勒芙（大河的意思）和娃伊马纽两条河会合而成的，它的主要河口叫作娃伊尼基。

电气艇绕过三角洲以后，就来到了被花朵包围着的肯拔村。但是船不在那里停留，也不停在内达西丽村，为的是要趁着涨潮往里开。再说，这时候，肯拔村刚被宣布为“大布”，村里的房屋、树木、居民，甚至靠近海滩的丽娃河水全是禁物，不准任何外人进到村里去。这个习俗虽然并不值得尊重，然而土人对“大布”十分重视——在这方面，邵恩曾经领教过，因此，大家也就对它加以尊重。

当游客们来到内达西丽村沿岸的时候，领航员请他们看生长在岸边的一棵高大的塔伐拉树。

“这棵树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弗拉斯告莱问。

“别的没有，就是它从树根一直到分枝的地方，都划有一条条刀痕，这些刀痕表示在这儿被烧熟了吃掉的人的数目。”领航员回答说。

“这就象卖面包的在他的木棍子上划刀痕似的[①]!”潘希纳一面说，一面耸了耸肩膀，表示不相信。

然而他错了，斐济群岛曾经是个盛行吃人的地方，就是现在，这种风气也还没有完全消失。岛上偏僻处的部落里面，人们吃人的胃口可能会长期保留下去，会保留下去的!因为据斐济人说，人肉的味道要比牛肉好得多，又嫩又香，任何食物都比不上。领航员告诉他们说，曾经有一个名叫拉欧特来纽丢的酋长，他叫人在他的领地上竖了许多石头，到他死的时候，石头的数目达到八百二十二块。

“你们知道这些石头代表什么吗? ”

“猜不出来,”伊凡尔内回答说,“即使把我们作为一个演奏家的全部智慧都运用上也猜不出!”

“这些石头表示那位酋长吃掉的人的数目!”

“他一个人吃的? ”

“他一个人吃的!”

“他的胃口倒不小!”潘希纳只说了这么一句，他认为这是斐济人在吹牛。

十一点钟的时候，右岸有一个钟楼传出了钟声。这里是内丽丽村，村中有几所茅屋，隐现在椰子树和芭蕉树的浓荫中。这个村里有一个天主教堂。游客们能不能在这里停一会儿呢? 只停一小时，以便跟神甫，跟一位同胞握一握手! 领航员认为没有什么不可以，于是船就在一棵树底下停靠下来。

---

① 卖面包的记赊欠的面包账的方法。

邵恩和他的同伴登上陆地，走不到两分钟，就遇见了修道院院长。

这是一位五十岁左右的人，五官端正，神情庄严。他非常高兴能跟几个法国人问好，他把他们一直领进村子（这个村一共住着一百个斐济人），领到他自己的一所小房子里。他一定要请他的客人们喝些本地的饮料，——放心，这不是倒胃的“卡伐”，而是一种味道相当好的汤，更确切地说，一种肉汁，是用盛产在丽娃河滩上的一种蛤蜊熬成的。

这位传教士以全副身心从事着天主教的传道工作，这不是一件没有困难的事，因为他必须跟一个威斯利派的基督教牧师作斗争，这个牧师在附近一带跟他竞争得很厉害。他对于自己已经取得的成就感到十分满意，并且表示要尽力使他的教徒改掉爱吃“贝卡洛”——就是人肉——的习惯。

“你们既然要往里走，我的亲爱的客人们，那你们就得多加小心，处处要注意。”他补充了一句。

“听见了吗，潘希纳!”邵恩说。

在他们离开了村庄，重新上路以后不久，小教堂钟楼上响起了午祷的钟声。一路上，遇到几艘装着平衡器的独木船，船上装着香蕉——这是老百姓代替货币交给收税人的捐税。河岸上处处都是月桂、豆球花、柠檬以及开着血红的花朵的仙人掌。河的上空是高高伸出的挂着累累果实的芭蕉树和椰子树的枝干。这片绿荫一直伸展到山岗后面，屹立在群山之上的是陡峭的贝格勒芙峰。

树荫下耸立着一两所欧洲人的工厂，它跟这块原始的



一路上，遇见几艘装着平衡器的独木船

土地有点不大相称。这是具有一切现代化机械设备的制糖工厂。这里出厂的产品，据一位旅行家范希纽先生说，“可以和安的列斯和其他殖民地出产的糖相比。”

将近一点钟的时候，船到达丽娃河的河源了。两小时以内，潮水就要下退，那时船就可以顺水开出河去，一路用不了多少时间，因为退潮时水势很大，游客们不到晚上十点钟就可以回右舷港。

于是他们就预备在这里逗留一些时候，而利用这段时间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去参观一下当布村。当布村的最靠外的一些小房子距河岸只有半英里路，他们远远可以望得见。驾驶员和两个水手留下来照管船，领航员则把乘客们一直领到村子里——那里还保留着纯粹斐济人的古老的风俗，传教士所费的心血和他们的说教在这一带一点没有发生作用。这里的土人仍旧崇拜巫士，巫术很盛行，其中最普遍的一种叫作“伐卡德郎尼康达卡”，这一串罗苏字的意思就是用树叶来作法。人们信奉卡托阿夫神，这种神据说是无始无终永远存在的，它们爱好一种特别的供奉，对于这种供奉，总督毫无办法禁止，甚至要对祭祀的人加以惩罚都办不到。

为谨慎起见，最好还是不要闯到这些使人难以放心的村落里去。但是我们的艺术家具有巴黎人的好奇心，坚持要去，领航员只好同意陪他们去，一面嘱咐他们千万不要走散。

在有着一百所小茅屋的当布村的村口，他们首先遇见的是一些女人，一些真正的野蛮女人。她们只在腰间系一

块布。她们正在干活，看到这几个外乡人的时候，一点不感到惊讶：自从群岛隶属英国以来，经常有外地人来参观，她们已经习惯了。

这些女人正在做“居居麻”，这是一种植物的根，原先保存在铺着草和芭蕉叶的沟里，她们把它拿出来，烘干、碾碎，然后放在铺着羊齿的筐子里挤，挤出来的汁就用竹筒盛起来。这种汁既可以吃，又可以当油搽，所以用处很大。

这一小队人走进了村庄。土人没有任何欢迎的表示，既不过来向参观者问好，也不请他们进屋去坐坐；好在这些小房子不但外观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屋里还发出一种椰子油的臭味。“四重奏”暗自庆幸，多亏这里的人不好客。

然而，当他们走到酋长的住宅前面的时候，那位酋长——一个身材高大的斐济人，神气粗野，相貌凶恶——被一群土人簇拥着朝他们走过来了。他的头上涂着雪白的石灰，头发卷曲，穿着一套节日的盛装：一件条子衬衫、系一根腰带；左脚套了一只毡拖鞋，另外（潘希纳怎么能忍住不笑呢？）还套了一件陈旧的钉着金纽扣的蓝色燕尾服，衣服上有好几个补丁，后摆一长一短，拖在屁股后面。

酋长在朝这群“巴巴郎席”走来的时候，不小心被树根绊了一下，身体失去平衡，竟跌倒在地上了。

立刻，他的随从象一排熟透了的麦子一样，也都一个个故意绊了一下，恭恭敬敬地跌倒在地上。

“这是为了分担这次摔跤引起的耻笑。”

这是领航员的解释。潘希纳很赞许这种规矩，他认为这并不比目前欧洲宫廷中的礼节更可笑。

这时候，土人都已重新站立起来了，酋长和领航员用斐济话交谈了几句，“四重奏”是一句也听不懂。领航员给他们翻译说，酋长问这些外乡人到当布村来做什么。回答他的是他们只是来参观参观，到附近游览一下。又问答了几句话，然后他们得到了许可，进行参观。

酋长对于到当布村来的这些游客，既不表示高兴也不表示不高兴。他做了一个手势，土人们就都回到自己的茅屋里去了。

“看起来，他们并不很坏!”潘希纳说。

“但是也不能因此就莽撞起来!”弗拉斯告莱回答说。

艺术家们在村里蹓跶了有一小时，那些土人并没引起他们的不安。穿蓝色燕尾服的酋长已经回到自己的小房子里去了。很明显，当地人对他们是十分冷淡的。

他们已经在当布村的街上走了一匝，没有一所茅屋开门请他们进去,邵恩、伊凡尔内、潘希纳、弗拉斯告莱和领航员就朝一座破庙走去，当地一个巫士住的房屋就在离庙不远的地方。

这位巫士把着自己的门口，以一种不太友好的目光向他们瞪了一眼，那样子好象表示他已把某种晦气扔给他们似的。

弗拉斯告莱想由领航员当翻译，跟这位巫士攀谈攀谈。但是巫士立刻露出一副凶狠的神气，样子是那么可怕，使人不得不打消一切希望，再不想从这个惹不起的斐济人那里套出任何话来。

就在弗拉斯告莱想和巫士说话的时候，潘希纳忘记了

别人叮嘱他的话，一个人穿过山坡上一片浓密的芭蕉树林，离开了大家。

当邵恩、伊凡尔内和弗拉斯告莱碰了巫士的一个大钉子，打算离开当布村的时候，潘希纳已经不知去向了。

然而已经到了应当回船的时候了。退潮的时间是不等人的，可以趁着潮水开出丽娃河的时间也不能持续很久。

潘希纳的失踪使弗拉斯告莱感到十分不安，他大声呼唤着他。

没有听到回答。

“他到哪儿去了？”邵恩问。

“我不知道，”伊凡尔内回答说。

“你们的朋友走开的时候，有人看见吗？”领航员问。

没有一个人看见！

“他一定从村子里的小路回到船上去了，”弗拉斯告莱说。

“他不应该这样的，”领航员说。“但是我们不要耽误时间了，快追上他吧！”

他们怀着焦急的心情上了路。潘希纳总是这样不安分，这里的土人是很野蛮很残暴的，潘希纳却总是不相信，这可能会使他真的遇到危险的。

在穿过当布村的时候，领航员怀着某种疑虑，注意到村里一个斐济人都看不见了。所有的茅屋门都关得紧紧的，酋长的小房子前面也没有人，做“居居麻”的妇女也都不见了，看来这个村子似乎已经被人遗弃了一个钟头了。

这一小队人于是加快了脚步。一路喊着失踪的人的名

字，但是总得不到回音。他是不是已经到了停船的岸边了呢？驾驶员和两个水手看管着的那艘船会不会已经离开那里了呢？

离岸还有几百步。大家急急忙忙走着。刚走出树林，他们就瞧见了那艘船以及船上那三个坚守自己岗位的人。

“我们的伙伴呢？”弗拉斯告莱大声喊着问他们。

“他没有跟你们在一起吗？”驾驶员反问。

“没有，已经有半个小时没有跟我们在一起了。”

“他没有回到你们这儿来吗？”伊凡尔内问。

“没有。”

这个冒失鬼出了什么事了？领航员没有掩饰他的极度的不安。

“赶快回到村里去，”邵恩说，“我们不能把潘希纳丢下。”

只留下一个水手看着船，——这样做也许有点冒险，但是这一次再到当布村去还是人多一点，力量强一点的好。哪怕得搜遍所有的茅屋，也得把潘希纳找到了才能离开村子回模范岛。

大家又踏上了去当布村的道路。村里村外仍旧是一片寂静。村里的人都躲到哪里去了呢？街上一点声音也没有，茅屋里空无一人。

不幸得很，已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潘希纳一定闯进了芭蕉树林被抓起来了，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所讥笑的那些土人会怎样对待他，是不难想象得到的！在当布周围决不可能找到他。在这一片树林里，在这一大片只有

斐济人熟悉的荆棘丛里，怎么能找得到他的踪迹呢？再说，斐济人会不会把那艘只有一个船员照管着的船夺走呢？这也是值得担心的！要是不幸真的发生了这样的事，那末救回潘希纳的一切希望都完了，他们的同伴的性命就要难保了。

弗拉斯告莱、伊凡尔内和邵恩心中的失望是无法表达的。怎么办呢？领航员和驾驶员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好。

弗拉斯告莱还保持冷静，这时候他说道：

“回模范岛去。”

“不跟我们的伙伴一起回去？”伊凡尔内大叫起来。

“你怎么想的？”邵恩加了一句。

“我看只有这么办，”弗拉斯告莱回答说。“必须告诉岛主席，让他通知维的岛当局，采取行动……”

“对，走吧，”领航员劝他们说，“为了趁着退潮回去，一分钟也不能再耽搁了！”

“要是还来得及的话，这是救潘希纳的唯一的办法！”弗拉斯告莱大声说。

的确是唯一的办法。

他们离开了当布村，心里惦记着那艘船可别不在那儿。大家徒然地叫唤着潘希纳的名字！其实，他们要是不那么慌张的话，也许就会注意到：荆棘丛背后，有几个凶暴的斐济人，正在窥视着他们离开呢！

船没有出什么事，水手没有看见任何人到丽娃河边来。

当邵恩、弗拉斯告莱和伊凡尔内决定上船的时候，他们心中的难受是无法描述的。他们犹豫不决，还不住地叫唤，

但是“必须走了”，弗拉斯告莱说。他说得对，大家应该这样做。

驾驶员开动了发电机，电气艇顺着潮水的推送，飞快地往丽娃河的下游开去。

六点钟时，绕过了三角州的西面突出部分。又过了半小时，就到达右舷港的码头了。

不到一刻钟，弗拉斯告莱和他的两个同伴乘电车进了亿兆城，直奔市政大厦。

皮克斯丹夫一听说这个情况，立刻赶到苏瓦，去见群岛的总督。

当英国女王的代表知道了在当布村发生的这件事以后，他承认情况是严重的。这个法国人落到了岛屿内地某个部落的手里，而那些部落是谁都管不到的。

“很不幸，今天是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了，”他补充说，“我们的船在丽娃河逆流而上是到不了当布村的。而且还必须多去些人，最可靠的办法还是从荆棘丛里穿过去。”

“就这样办，但是不能等明天，必须今天就去，现在就出发，”皮克斯丹夫说。

“我手下没有那么多人，”总督说。

“我们有，先生，”皮克斯丹夫回答说，“请你再派一些士兵跟他们一起去，找一位熟悉当布村环境的军官带领。”

“对不起，先生，”总督阁下冷冷地说，“我不习惯这样作。”

“对不起，”皮克斯丹夫回答说，“我预先告诉你，你要是不立刻采取行动，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客人要是不能回来的

话，你应当负责，那时候……”

“那时候怎么样？”总督用一种傲慢的声调问道。

“模范岛的炮就要对准苏瓦城，把你们的首府，把一切外国人的所有物，不管是英国人的还是德国人的，全部摧毁！”

这是一个最后通牒，没有讨论的余地。而群岛拥有的几门炮是无法跟模范岛的大炮作战的，所以总督只好照办。其实他如果一开始就本着人道主义的精神自愿这样做该有多好！

半小时以后，一百名海员和士兵由西姆考耶舰长带领着在苏瓦上了岸；舰长自愿担任这件事的指挥，总长、邵恩、伊凡尔内和弗拉斯告莱都跟他在一起。维的岛也派了一队宪兵准备支援他们。

熟悉岛内复杂地形的领航员作向导，领着大家绕过丽娃湾，直接从荆棘丛中穿过去。他们抄最近的路走，加快了脚步，以便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到达当布村……

半夜一点钟的时候，队伍接到了停止前进的命令，——没有必要一直冲进村里去。

在一片密密层层的荆棘丛深处，他们看见了一片火光，有一只炉子正燃烧着。毫无疑问，这是当布村的土人在那里集会，因为村子就在东面，只要走半小时就到了。

西姆考耶舰长、领航员、门巴尔、三个巴黎人向前走过去。

他们走不到一百步，就突然停了下来，一动不动。

在一炉烈火的对面，在一群闹哄哄的男男女女的中间，

潘希纳半裸着身子，被绑在一棵树上。斐济人的酋长高举着斧头，正朝他跑过去。

“前进！前进！”西姆考耶舰长向他的海员和士兵喊道。

土人们大吃一惊，吓成一团，西姆考耶的部下有的开枪，有的用枪托去打，不一会儿，广场空了，土人四下奔窜，跑进树林里去了。

潘希纳从树上被解了下来，扑在他的朋友弗拉斯告莱的胳膊上。

怎样来形容那三个艺术家、他的亲如手足的伙伴们的快乐呢？他们激动得眼泪都掉下来了，当然，也把潘希纳责备了一番，那是完全应该的。

“但是，我的倒楣蛋，你为什么要走开呢？”大提琴家说。

“倒楣，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我的老邵恩，”潘希纳回答说，“不过先别忙着说我，你看我只穿了这么点东西。把衣服拿给我吧！这样怎么能去见首长们呢？”

他的衣服在一棵树底下找到了，他以世界上最令人佩服的一种镇静的态度，重新穿好衣服，直等到已经打扮得很象样的时候，他才过去和西姆考耶舰长和总长握手。

“你瞧，”门巴尔对他说，“现在你相信了吗？斐济人是要吃人的！”

“这些蛮子没有你说的那么厉害，”“殿下”回答说，“因为我身上什么也没有少！”

“你还是那样，你这可恶的幻想家！”弗拉斯告莱大声说。

“你们可知道，当我快要到他们嘴里去的时候，最使我

不痛快的是什么吗!”潘希纳问。

“要我命我也猜不出来!”伊凡尔内回答说。

“告诉你们吧！我不痛快的不是因为立刻要被这些土人吃掉！不是！我遗憾的是要吃我的野人竟穿着燕尾服，这个野人穿着有金纽子的蓝色燕尾服，胳膊上还挎着一把雨伞，一把讨厌的英国雨伞!”

10. 更 换 岛 主

模范岛定于 2 月 2 日启航。前一天，大家都结束了游览，回到亿兆城。潘希纳的事情轰动了全岛，整个“太平洋之宝”都知道了。由于“四重奏”普遍得到人们的好感，所以大家都同情潘希纳。名人委员会完全赞同岛主席皮克斯丹夫那种强硬的措施。报纸热烈地庆贺潘希纳脱险。于是潘希纳变成了风头人物。一位中音提琴家差一点把他的艺术生涯葬送在斐济人的肚子里！肯定地，维的岛的土人还没有完全消失吃人的食欲。再说，人肉实在好吃（据他们说），而潘希纳这家伙又是那么逗人嘴馋!

模范岛黎明就出发了，一直朝新赫布里底开去。这样一来它就得向西多走十度，也就是二百法里。但是要把萨洛尔船长和他的伙伴送到新赫布里底去，那就只好这样。再说也没有人表示不满意，每个人都愿意帮他们一下忙，他们在那次打野兽的时候表现得多么勇敢。在离乡那么久以后，能直接回去，他们是多么高兴啊！而亿兆城的人还可以

乘此机会参观一下新赫布里底，这个群岛他们还没有去过。

模范岛以相当慢的速度行驶着。因为给坦克登和考伐兰两家运东西的那只船已经从马赛开出了，模范岛预先计算好，以这样慢的速度行驶，就可以在约定的地点——斐济和新赫布里底之间，东经一百七十度三十五分和南纬十九度十三分的地方——跟它会合。

这几天，大家对于华脱和蒂小姐的婚事当然比过去更加关怀了。难道还容你有工夫想别的事吗？门巴尔自己连一分钟的时间都没有了。他为机器岛的这个盛大的节日忙着准备和安排一切。他辛苦得人都瘦了，这是谁都不会觉得奇怪的。

模范岛平均每天前进二十公里到二十五公里。它沿着维的岛行驶，可以观赏美丽的岛岸上墨绿色的茂盛的树林。模范岛在这片从华那拉岛到圆岛的平静的海面上行驶了三天。这条航道在地图上标出的名字是圆岛航道。航道很宽阔，“太平洋之宝”尽可以徐缓地在这里行驶。海里有许多鲸鱼被机器岛惊动和惹恼了，它们用脑袋把岛的钢壁撞得颠动起来。不过大家可以放心，钢壁是非常坚固的，不用担心会有什么损坏。

6 日下午，斐济群岛的最后几个山峰终于在天边隐没了。这时候，模范岛刚离开了玻里尼西亚，来到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亚境内。

接着三天，模范岛继续往西开，它已经过了十九度纬线了。2 月 10 日，它来到了将要跟等待中的那艘从欧洲来的轮船会合的地方。亿兆城每个人都从公告栏上看到了这个

方位。天文台的了望员们集中了注意力，几百架望远镜在海面上搜寻着，专等轮船的出现，所有的居民都在等待着，这好象是一出吸引人的戏剧的序幕，而华脱和蒂小姐的结合将是这出戏的大团圆式的结局。

模范岛应当在这里停下来等待。在群岛间这段狭隘的海面上，海流不断冲击着模范岛，它必须在这个环境中维持静止状态。西姆考耶舰长下命令停止行驶，他手下的军官们监督着命令的执行。

“这一切真是太有意思了！”这一天伊凡尔内说。

这时正是午饭后的休息时间——他们自己规定每天午后照例要休息两小时。

“不错，”弗拉斯告莱接着说，“对于在模范岛上的这次航行，没有一件事会使我们后悔，不管我们的朋友邵恩怎么想。”

“他永远象一把锯子，咭咭嘎嘎地拉着有五个升半音的B长调[①]！”死也改不了老脾气的潘希纳说。

“不错，这次旅行确是有意思，”大提琴家以嘲讽的口吻说，“特别是在快结束的时候，在往我们口袋里装第四期酬金的时候，——我们当然会拿到它的。”

“啊！”伊凡尔内说，“自从航行以来，公司已经付了我们三期酬金，我真佩服弗拉斯告莱——我们的宝贝会计，老早就想办法把这一大笔钱存到纽约的银行里去了！”

---

① 锯子（scie），另一解释为容易发脾气的人，它的读音和“B 调”（si）相同。B 调的升半音多，拉起来困难，容易发噪音。这句双关语的意思是说邵恩的脾气坏，很难合他心意。

原来，这位尊贵的会计为了稳当起见，已经把这笔钱托亿兆城的银行存到合众国的一家有信誉的银行里去了。这倒不是不相信模范岛的银行，只是因为一只固定的银箱看来要比一只浮在五六千米深的太平洋海面上的活动银箱更加安全些。

当他们在雪茄烟和板烟的芬芳的烟雾中闲谈着的时候，伊凡尔内说出了下面的一番话：

"朋友们，华脱和蒂小姐的婚礼一定非常豪华。我们的总长一定会绞尽脑汁，费尽心血，这是没有问题的。那天一定会有许许多多美金象下雨那样四处抛掷，亿兆城的喷泉一定会倾注出美味的葡萄酒来，这我一点不怀疑。但是，你们可知道这次婚礼还缺少一样东西吗？"

"是金刚钻的岩石上泻下来的黄金水瀑布！"潘希纳大声说。

"不是，"伊凡尔内说，"是一首应景的诗歌。"

"一首诗歌？"弗拉斯告莱重复了一遍。

"对啦，"伊凡尔内说，"那天当然要有音乐，我们要演奏一些最受人欢迎的、并且应时的乐曲，但是要没有诗歌，没有新婚曲，没有祝贺新人的诗……"

"为什么没有，伊凡尔内？"弗拉斯告莱说，"只要你愿意把'热情'、'灵魂'、'青春'、'爱情'这些字眼押上韵，做一首十二行的长短句的诗，邵恩一定很高兴给你的诗配乐的，他曾经作过曲子。"

"好主意！"潘希纳特别赞成，"你怎么样，嘟囔老头儿？写点儿有喜庆味的东西，多用些'断音'、'快板'、'奋激'[①]，最

① 都是音乐用语，需要演奏得热烈的乐曲中用的。

后来一个令人兴奋的热烈的收场，每个音符卖五块美金。”

“不，一分钱都不要，这一回，”弗拉斯告莱抢过去说，“是‘四重奏’献给模范岛大富翁的小礼物。”

事情就这样说定了。大提琴家表示，要是诗神在伊凡尔内的心中注入了灵感的话，那么他也准备向乐神去祈求灵感。

为坦克登和考伐兰的新婚夫妇而作的一首模仿《爱情之歌》[①]的《新婚之歌》将要从这样一种高尚的合作中产生了。

10 日下午，有消息说看见了一只从东北来的大轮船。船的国籍还认不出来，因为它离模范岛还有十英里远，并且黄昏的薄雾已经笼罩了海面。

这艘轮船似乎加快了马力，并且肯定地是在朝模范岛开来。看样子它大概要到第二天天亮的时候才能靠岛。

这个消息引起了没法形容的骚动。妇女们都兴奋地想象着这艘装运大批婚礼用品的五六百匹马力的大轮船会带来的各种珍奇的珠宝、织物、时装、摆饰……

大家没有料错，这艘船确是到模范岛来的。第二天天刚亮，它就绕过了右舷港的防波堤，而且它的船桅上还飘扬着模范岛公司的旗帜。

突然，亿兆城又从电话中得到了另一个消息：那只船上升的是半旗。

---

① 《圣经旧约》的一部分，所罗门所作，他用述说爱情的方式来歌颂耶路撒冷的圣殿。

出了什么事？一件不幸的事，船上死了人？这对于这件保证模范岛前途的婚姻可是一个不吉利的兆头。

不过这完全是另外一件事。这只船并不是大家等待的那只，它不是从欧洲来的。它是沿着美洲海岸，从马格达利那湾来的。再说，婚期定的是 2 月 27 日，现在才不过 11 日，那只装运贵重的结婚用品的轮船，决不会迟到，它有足够的时间可以开到这里来。

那么这艘船是来作什么的呢？它会带来什么消息呢？为什么升半旗？模范岛公司为什么派它到新赫布里底这一带来和模范岛相会呢？

它是不是有什么极端严重的紧急事情要通知亿兆城的人呢？

不错，大家不久就会知道是什么事情了。

轮船刚到码头，立刻有一个人上了岛岸。

这是公司里的一位高级代理人。无数按捺不住好奇心的人跑到右舷港码头上来，向他提了许多问题，但是他一概拒绝答复。

有一列电车刚要开，公司代理人一刻也不耽误，马上跳进一节车厢。

十分钟以后，他到了市政大厦，有“紧急事情”要见岛主席，——立刻得到了许可。

皮克斯丹夫在自己的办公室里接见了这位公司代理人，接见时房门关得紧紧的。

不到一刻钟，名人委员会的三十位委员全都接到电话通知，请他们到会议厅出席紧急会议。

在这期间，港口和城里的人们产生了种种猜测，好奇心转而成为极度的疑虑。

八点差二十分，岛主席在两位助理的协助下，召开了会议。公司代理人于是发表了下面的声明：

“模范岛有限公司于1月23日宣告破产。任命威廉姆·梯·泡末林先生为全权代表，尽力维护公司权益，办理一切清理事宜。”

担任清理人职务的威廉姆·梯·泡末林先生就是这位代理人。

消息传出去了，但是并没有产生象在欧洲那样的反应。要知道模范岛正如潘希纳说的，“是从美利坚合众国分出来的一部分”，破产这种事情是不会使美国人吃惊的，更不会使他们感到意外。这不是金融界的一件很自然的事情吗？有什么受不了的呢？所以亿万富翁们还和平常一样冷静地来处理这件事情。公司已经垮了，垮就垮吧，这种事情即使最有信誉的财团也避免不了的。它亏空的数目很大吗？非常大，根据清理人的统计，一共是五亿美金，也就是二十五亿法郎。为什么会破产的呢？投机，——可以说是疯狂的投机，因为结果失败了，但是原来也可能成功的。原来公司要在阿肯色州[①]的某个地方筹建一个新的城市，但是那块地方被埋在地底下了，原因是由于预先无法知道的地层陷落。总之，这不能怪公司方面，地层陷落了，股东当然就垮了。就拿欧洲大陆来说，尽管看起来很结实，有一天也可能坍下

① 美国的一个州。

去的。而这类事情模范岛却一点不用担心，这一点不就充分证明了它比大陆上的土地或土质的岛屿优越吗?

目前主要的是采取行动。公司现在的全部资产就是机器岛的股票、岛身、工厂、大厦、房屋、田野、船只——一句话，凡是工程师威廉姆·透生所设计的这架水上机器上面的以及附属于它的东西全都一包在内,外加在马格达利那湾的企业设备。目前的问题是要不要建立一个新的公司，来以协议的方式或拍卖的方式把这一切整个儿买下来?答案是肯定的，已经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了，卖下来的款子好用来偿清公司的债务。但是要办这个新的公司，是不是必须依靠外来的资金呢?亿兆城富翁们的财富够不够为自己买下模范岛呢?成为“太平洋之宝”的主人不是比做一个普通的房客更好吗?他们自己来经管难道会不如破产了的公司经管得好吗?

大家知道得很清楚，名人委员会的委员们的钱包里足有好几十亿。因此，委员们的意思是应当赶快把模范岛买下来。公司代理人是否有权来接洽这件事情呢?有。再说，公司方面想要在短期间幸运地找到清偿债务所需的款子，当然只有在亿兆城的名人们的口袋里才能找到，有几位名人本来就是公司方面最大的股东。目前，城里两区之间以及最有势力的两家之间的敌对状态已经结束了，所以讨论起来就不会有分歧的意见。合众国的盎格鲁撒克逊人办事情是不喜欢拖拉的。所以这笔钱在会上当场就凑齐了。据名人委员会的意见，用不着公开招股，坦克登和考伐兰加上其他几位富翁就凑了四亿美金。关于钱数没有什么好讨价

还价的，公司方面同意就收下，不同意就作罢，结果是代理人收下了。

会议于八点十三分在市政大厦的会议厅里召开，九点四十七分就散会了。这时候模范岛的所有权已经转手了，由亿兆城的两位巨富和他们的几个朋友组成的詹姆·坦克登、南特·考伐兰联合公司接管了模范岛。

模范岛公司破产的消息在机器岛的居民中可以说没有引起任何骚动，同样地，几个首要的名人把岛买下来的消息也没有引起什么激动。大家觉得这是非常自然的事，哪怕款子数目再比这大些，也照样一转眼就能凑齐。想到自己所在的地方是属于自己的，或者至少不再属于别处的一个公司的了，这对于亿兆城的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愉快。因此，“太平洋之宝”各阶层的人，它的全体职工、警察、公务员、军官、士兵、海员，都愿意向两家主人表示感谢，他们俩是那么了解大众的利益。

这一天，在公园里举行的一个群众大会上，有人提出了上述动议，它得到了再三的热烈欢呼。大会立刻推选几个人，组成一个代表团，到考伐兰和坦克登的公馆去。

代表团受到了欢迎，并且带回了一项保证：模范岛原有的一切规则和习惯不作任何变更，行政管理机关维持原状，全体公务人员和职工继续担任原来的职务。

其实要不这样，又能怎么样呢？

所以这件事的结果是：西姆考耶舰长仍旧是模范岛航行方面的最高负责人，按照名人委员会决定的航程，领导航行事务。斯蒂华脱上校统率的军队，情况也是照常。天文

台的一切也没有变更，马兰加利国王也不会有丢掉天文学家的职位的危险。无论在两个港口、在发电厂或是市政府，没有一个人被撤职。连陶莱缪的那个职位，尽管根本没有学生来上他的舞蹈和礼仪课，完全等于虚设，但也同样没有被撤销。

关于“四重奏”的合同当然也没有丝毫变动，他们可以继续享受合同上规定的极其优渥的待遇，一直到航行结束。

“这些人真不平凡！”当弗拉斯告莱在得知事情处理得皆大欢喜的时候说。

“这是因为他们有的是钱！”潘希纳接着说。

“乘这次更换岛主人的机会，也许我们可以把合同撤销了……”邵恩说，他一点也不放弃他对模范岛的那种荒谬的猜想。

“撤销！”“殿下”大叫起来。“好极了！你试试吧！”

他一面说，一面把左手的手指一伸一屈地动着，好象在按第四根琴弦似地，他威胁大提琴家，说要用一秒钟能挥动八米半的那种拳头揺他一顿。

然而岛主席的地位将有一个变动：皮克斯丹夫是模范岛公司的直接代表，他认为应当辞掉自己的职务。在目前的情况下，他的这个决定是合乎情理的。因此，他的辞呈被接受了，不过接受时在措辞方面对岛主席表示了很大的敬意。他的两位助理巴戴莱米·鲁其和赫勃莱·哈柯特都是公司的大股东，这次由于公司的破产，毁了他们一半家财，所以他们预备一有轮船开出，就搭船离开机器岛。

至于皮克斯丹夫，他答应继续领导市政工作，一直到航

行结束为止。

模范岛就这样宁静地，没有争执，没有骚动，没有争夺地度过了这项巨大的财政上的变革。事情是办得这样妥善，这样迅速，公司代理人当天就带了几位主要买主的字据和名人委员会的保证重新上船回去了。

至于那独一无二的“太平洋之宝”的艺术和文娱总长、这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卡里斯特斯·门巴尔，他的职务和待遇完全照旧，实际上，哪里去找一个能接替他的人呢？他是换不下来的。

“啊！一切都好极了，模范岛的前途毫无问题，它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了，”弗拉斯告莱说。

“我们等着瞧吧！”执拗的大提琴家嘟嘟哝哝地说。

华脱和蒂小姐现在要在一个新的情况下结婚了。他们两家将要被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了，无论在美国或其他地方，这种利益都会形成最牢固的社会关系；在模范岛它就成了全体居民幸福的有力保证。模范岛自从属于亿兆城最有势力的大富翁以来，它的独立性似乎比以前更大了，似乎更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了！以前，有一根锚缆把它拴在合众国的马格达利那湾上，现在，这根锚缆已经被割断了！

眼下到处是一片喜庆的气氛！

难道还需要强调结亲双方的喜悦、需要描述无法描述的东西、需要形容降临在他们身上的那种幸福吗？未来的一对新人简直形影不离。华脱和蒂小姐的结合不仅是门当户对，而且真正是情投意合。他们两个是这样的相爱，在他们的爱情里面，绝对没有金钱的因素，这一点大家准能相

信。这对年轻人所具备的品质保证他们能过一种最幸福的生活。华脱有着象金子那样高贵的灵魂，肯定地，蒂小姐的灵魂也是以同样的金属做成的，——当然，这是抽象的说法，虽然他们的财富可以真的办到这一点，这里却并不是从物质的意义上来说的。他们是一对天成的佳偶，这句话听起来有点俗气，但却是再恰切不过了。他们盼望着 2 月 27 日早些到来，时刻计算着还有多少天，还有多少小时。他们遗憾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模范岛不是朝着经线一百八十度开，如果朝那边开的话，现在可是从西往东去，那就可以多撕一张日历，这对未婚夫妇的幸福就可以提前一天实现了。但是不行！婚礼得在新赫布里底群岛前举行，必须忍耐。

再说，那艘装着欧洲各种珍奇物品的“喜船”还没有到达。其实，未来的新婚夫妇并不要求这些奢侈的东西，他们要这些几乎跟帝王一般豪华的用品作什么呢？他们互相把自己的爱情交给对方就够了，此外还需要什么呢?

但是他们的家庭，他们的朋友和亿兆城的居民都希望把这次婚礼办得不同凡响，所以望远镜还是一直对着东面的水平线瞧。坦克登和考伐兰甚至出了赏格，谁第一个看到那艘轮船，谁就可以领一大笔赏金。这艘轮船不管开得多快，也不会使这些焦急的人满意的。

在这期间，节目的程序已经仔细地拟定好了。它包括娱乐活动、招待会、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同时举行的宗教仪式、市政大厦里的盛大晚会，以及公园里的联欢大会。门巴尔张罗着一切，不辞辛苦，简直可以说连自己的健康都不顾

了。有什么办法呢！他劲头大得要命，别想拦得住他，简直象一列开足马力的火车一样。

那首《新婚曲》已经写好了。诗人伊凡尔内和作曲家邵恩真是旗鼓相当。这首新婚曲将由特地组织的一个歌咏社的合唱队员来演唱。当歌声在夜色初临的时候，在电灯照耀着的天文台广场里传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收到极大的效果。然后，年轻的新婚夫妇就将来到民政长官前面。然而宗教性的婚礼仪式则要到子夜时分，在亿兆城的神幻般的仙境中举行。

等待中的轮船终于出现在海上了。右舷港的一位了望员得到了那笔赏金，一笔数目相当可观的美金。

2 月 19 日早上 9 点钟，轮船绕过了港口的防波堤，立刻就开始卸货。

用不着把轮船运来的礼品中所包括的物品、珠宝、长袍、时髦的东西和艺术品一一列举出来，我们只要知道一点就够了，那就是，这些东西在考伐兰公馆的大厅里举行了一个展览会，这个展览会取得了空前未有的成功。亿兆城每一个居民都自愿地排着队来参观了这些奇妙的东西。肯定地，这些富裕得令人难以相信的财主们中间，有许多人是买得起这些精致的东西的，但是他们的口味和艺术感却实在不怎么使人钦佩。至于外地人如果好奇想知道这些东西的名目，可以看一看 2 月 21 日和 22 日的《右舷新闻》跟《新先驱》，要是从这两份报上还得不到满足的话，那么世界上根本就不会有绝对的满足了。

“天哪！”这是伊凡尔内和他的三个同伴从第 15 号街公

馆的大厅里出来的时候所说的唯一的一句话。

"'天哪！'我认为这是最合适的一个表达词，"潘希纳说，"看了这些东西使你情愿什么陪嫁都不要，只要蒂小姐一个人！"

至于那对年轻的未婚夫妇，他们对于这堆时髦的艺术杰作只不过草草地看了一下。

自从轮船来了以后，模范岛又开始向西航行，打算到新赫布里底去。要是在 27 日以前能到达新赫布里底的任何一个岛屿，那么萨洛尔船长就要和他的同伴一同上岸，模范岛就可以开始往回开了。

在西太平洋航行有一个方便条件，就是马来人船长对这一带非常熟悉。由于西姆考耶舰长要他来帮忙，所以他一直留在天文台的塔上。只要一看到第一列山峰，马上就可以很容易地靠近群岛最东的岛屿埃罗芒果岛，这样，就可以避免接近新赫布里底的无数岩礁了。

不知是偶然，还是萨洛尔船长有意要参加婚礼，他坚持只用一种缓慢的速度航行，所以第一列山峰直到 27 日早上才看见，正好是预备举行婚礼的那一天。

不过也没有多大关系，反正已经看到新赫布里底了，华脱和蒂小姐的吉日的欢乐并不会因此而减色。同时，这些马来人因为可以自由参加模范岛的喜庆活动，都毫不掩饰地表示了极大的高兴。

模范岛首先遇见了几个小岛，然后按照萨洛尔船长的极其准确的指点，朝埃罗芒果驶去，唐纳岛的山峰从南面闪过。

在这里，邵恩、弗拉斯告莱、潘希纳和伊凡尔内离他们法兰西在太平洋这一带的属地——罗亚尔特岛和新喀里多尼亚岛不太远了，最多三百英里，这些岛跟法兰西正好在地球的两对面。

埃罗芒果岛上树木非常多，有些高高低低的山岗，山脚下面是一片辽阔的、适于种植的高地。西姆考耶舰长把岛停在离群岛东岸的科克海湾一英里的地方。他没有把岛再往里靠，因为离岸半英里以内的海里到处都是和海面一般高的珊瑚岩。再说岛主席皮克斯丹夫不预备在这个岛停泊，也不预备到群岛的任何其他岛去。过了喜庆，马来人上岸以后，模范岛就要重新朝赤道驶去，回马格达利那湾去了。

模范岛在下午一点钟的时候停了下来。

岛上的每一个人——公务员、职工、海员、士兵都奉令放假，只有海岸警卫站的海关警察例外，因为他们必须警戒着。

天气非常好，凉爽的海风轻轻吹拂着，用一句俗语说，真是“天从人愿”。

“真的，看起来高傲的太阳也是听富翁们的命令的！”潘希纳大声说，“他们命令它把天时延长，——象若苏哀[①]那样，它就遵命照办！啊，金钱的魔力啊！”

关于亿兆城的文娱总长所准备的各项动人的节目，要全部介绍出来是不可能的。一到下午三点钟，住在城里城

---

① 《圣经》中希伯莱人的领袖，他和耶路撒冷王打仗时，眼看要胜利，但天色将晚，时间不够，他就命令太阳停住，给他战胜敌人的时间。太阳真的停住了，这就保证了他的胜利。

外和港口的全体居民都沿着盘蛇河涌进了公园。名人们亲切地跟大家在一块儿。也许是因为有奖品吸引着他们吧，参加各种娱乐活动的人非常热烈。好几个地方举行着露天舞会，但却以文娱宫大厅里举行的舞会最为精彩。那里，年轻的男男女女都尽情欢舞着，都想使自己成为一个最惹人注目的人。伊凡尔内和潘希纳也在那里跳舞，他们也同样不肯让人，争着邀请最漂亮的女财主跳舞。“殿下”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可爱、这样风趣、这样顺心应手过。所以有一回在跳了一曲热烈的华尔兹舞以后，他的舞伴对他说：“啊！先生，我都出汗了！象浸在水里似的！”他竟大胆地回答说，“是华尔斯[①]的水，小姐，是华尔斯的水！”

弗拉斯告莱听见这句话，连耳朵根都红了。伊凡尔内听了心里想，这个该死的家伙的脑袋大概要挨雷劈了！

坦克登和考伐兰两家也都在大厅里。蒂小姐的美丽的妹妹们都为姐姐的幸福表示十分高兴。蒂小姐挽着华脱的胳膊在散步——这不算失礼，因为他们全是自由的美国公民。大家都向这对可爱的年轻人鼓掌，欢呼，并向他们献花，祝贺他们，他们非常亲切地接受了这一切。

舞会上大量供应茶点，这就使人们的兴致更高了。

夜来了，公园被铝质月亮倾泻下来的电光照得通明。太阳知趣地向地平线下面隐去了！它大概在这把黑夜照得如同白昼一样的人造光的面前，感到有点屈辱吧。

九点多钟的时候，合唱队唱起了《新婚曲》——获得了

① 泉水名，可治病，常有人去沐浴。发音与舞名华尔兹相以。

多大的成功啊！不论是诗人或是作曲家，对于这种成功都觉得太过分了。这时候，大提琴对“太平洋之宝”的那些不公正的断言大概已经消失了吧！

打十一点钟的时候，一长列行人朝市政大厦走去。华脱和蒂小姐走在他们的家属的中间。全体居民都陪着他们在第 1 号街上行进。

岛主席皮克斯丹夫在市政大厦的大厅里。这是他上任以来所庆贺过的最美满的一件婚事，婚礼就要举行了。

忽然间，市区里靠近左舷区最尽头的那部分响起了一片喊声。

队伍在半路上停住了。

随着喊声越来越大，紧跟着远远传来了几下爆炸声。

不一会儿，几个海关警察——其中有的受了伤——跑到市政大厦的广场上来。

人们的焦虑已经到了顶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危险，它使每个人产生了一种莫名的恐惧。

皮克斯丹夫出现在大厦门前的台阶上了，后面跟着西姆考耶舰长和斯蒂华脱上校，名人们也过去跟他们站在一起。

经过询问，海关警察回答说，模范岛受到一群新赫布里底人的袭击，人数有三四千，带领他们的是萨洛尔船长。

11. 进攻和防御

萨洛尔船长以及跟他一起被模范岛收留的马来人，还有从萨摩亚来的新赫布里底人以及埃罗芒果岛一带的土人，他们共同策划的可耻阴谋开始付诸行动了。它将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呢？没有办法预测，因为这次可怕的袭击是在这样突然的情况下发生的。

新赫布里底群岛不下一百五十个岛屿，在地理上从属于澳大利亚，归英国管辖。不过跟西北面的所罗门群岛一样，法兰西和联合王国还常常为它的保护权发生争执。美国当然也不喜欢在它想独霸的大洋上建立欧洲殖民政权。大不列颠在这些群岛上插下自己的旗帜，为的是想给自己建立一个补给站，一旦澳大利亚的殖民地挣脱了英国的羁绊的时候，这样一个补给站就非常需要了。

新赫布里底的居民包括黑人和马来人，都是卡纳克种，但是群岛南部的居民的秉性和天赋跟北部居民不一样，所以这个群岛可以按居民的不同分为南北两部分。

北部各岛，如桑托岛，圣菲力泼湾，居民比较文明，肤色较浅，头发不怎么卷曲。男人都长得短小精悍，性情温和，从来没有抢劫过欧洲人的店铺和船只。维特岛（或散得维齿岛）也是一样，维特岛有好几个小地方非常繁荣，维拉港就是其中之一。这个港口是群岛的首府，又名法兰斯维勒。这是一块美好的土地，它有富饶的牧场，适于耕种，也适于

种植咖啡、芭蕉和椰树，在这里发展椰子干制造业[①]也是有利可图的。法兰西的移民在这里得到不少好处。自从欧洲人来了以后，群岛上居民的习俗完全改变了。他们的道德水平和知识水平提高了。由于传教士的努力，过去常见的人吃人的现象再也没有了。不幸的是卡纳克人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很明显，总有一天，北部岛屿的卡纳克人会灭种的，他们正在被欧洲人同化。

不过南部诸岛却没有这种遗憾的情形。萨洛尔船长所以选了南部岛屿来策划掠夺模范岛的罪恶阴谋不是没有道理的。这部分岛上的土人至今还是纯粹的巴布人，还是最不开化的民族，即使是唐纳岛或埃罗芒果岛也是如此。尤其是后者，有一个靴匠在对亚扬医生谈话时说得好，他说：“要是这个岛会说话，它会讲出许多叫人毛骨悚然的事!”

的确，这些未开化的卡纳克人跟北部岛上的人不一样，他们并没和玻里尼西亚人的血统结合在一起而变得文明起来。埃罗芒果有居民二万五千人，英吉利教的传教士——其中有五个在1839年被杀害了——只劝说了其中的一半改信基督教。其余的一半仍旧信奉他们的偶像教。总之，不论有没有改变宗教信仰，这里的土人全都非常凶暴，他们的坏名声并不虚传，不过他们的身材却要比桑托岛或散得维齿岛的土人瘦小一些，体格也没有他们健壮。由于上述情况，凡是冒险到南部诸岛去的游客都应当有所戒备，以免碰上什么严重的危险。

① 这种制造业是把椰子捣碎，在太阳下晒干或用火烤干，制成椰子干，是马赛出品的肥皂的原料之一。——原注

这方面我们可以举出一些例子来：

大约五十年以前，黎明号双桅船遭到海盗抢劫，后来那些海盗受到法兰西的严厉镇压。1869 年，传教士告东被砍掉了脑袋。1875 年，一只英国船被人出卖而遭到袭击，船员被杀戮，并且被野人吃掉了。1894 年，在路易西亚特附近的罗赛尔岛上，一个法国商人和他的工人，还有一只中国船的船长和他的船员，都被野人弄死了。最后，一艘英国的巡洋舰皇家号不得不发动了一次攻击，来惩罚这些杀害了大量欧洲人的野蛮民族。

人们把这些事情告诉了潘希纳，这一回他可不耸肩膀了。他从斐济人吓人的大牙缝里逃出来才有几天啊！

萨洛尔船长就是在这样一些居民中招募他的同谋者的。他答应他们任意抢劫富裕的“太平洋之宝”，不放过模范岛上的任何一个居民。这些在埃罗芒果附近窥伺着模范岛的野人，其中有的是从只隔一条狭长的海峡的附近岛上来的，大部分是从南面三十五英里的唐纳岛来的。唐纳岛上有个华尼西区，这区里的土著非常强悍，他们是梯波洛神的凶恶的信徒，身上几乎一丝不挂，是群岛上最可怕的，实际也是最为人所怕的土人——黑海滨人和桑加利人也在这个岛上。

北部岛上的人虽然不象南方那样野蛮，但却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他们跟萨洛尔船长的阴谋没有关系。散得维齿岛的北面有一个海棠岛，岛上有一万八千个居民，他们捉到俘虏都是生吞活吃的，他们把俘虏的躯干给年轻人吃，把胳膊和大腿留给成年人吃，把肚肠扔给猪和狗吃。还有巴

阿马岛，那里居民的凶残程度也丝毫不亚于海棠岛。马利科洛岛上的卡纳克人也是吃人的。末了还有奥罗尔岛，也就是群岛中最坏的一个岛，那里没有一个白人，几年以前，一艘法国船上的全体船员都在这里被杀害了。策应萨洛尔船长的人就是从这些岛上来的。

当模范岛出现在离埃罗芒果只有几锚链的地方时，萨洛尔船长就发出了土人们所盼望着的信号。

不过几分钟，有三四千个野人踏着露出水面的岩石过来了。

情况极端危急，因为这些涌到亿兆城来的新赫布里底人是任何还击和任何武力都打不退的。他们由于突然袭击而占了便宜。他们不仅有装着尖头的扎起人来非常厉害的标枪和用有毒植物做的毒箭，同时还有群岛上普遍使用的施尼特尔枪。

这件事情显然是经过长期谋划的，因为带头围攻的是萨洛尔。事情一发生，亿兆城就号召全体士兵、海员、公务员以及一切健壮的男子起来战斗。

皮克斯丹夫、西姆考耶舰长和斯蒂华脱上校保持着高度的冷静。马兰加利国王也自告奋勇，他虽然已经失去了青春的活力，至少还具备着勇气。土人还没有过来，还在左舷港那边，港口的长官正在竭力抵抗。但是无疑地，这群土人不一会儿就会冲进城来的。

第一道命令是把亿兆城的城门都关起来（城里的居民几乎全在庆祝结婚的喜事)。城郊和公园可能受到攻击，应当派人在那里防守。两个港口和发电厂可能遭到破坏，也

应当加以提防。船舻炮台和船舳炮台也一定会被捣毁，这却没法阻止。最可虑的是那些马来人把模范岛的大炮转过来对着城里开——马来人很可能懂得使用大炮的……

首先根据马兰加利国王的提议，把大部分妇女和儿童都送进市政大厦。

这座巨大的市政大厦跟整个岛屿一样，完全陷入一片漆黑之中，因为发电机已经停止运转，机手们都去驱逐攻击者了。

西姆考耶舰长把存在市政大厦里的武器发给了士兵和水手，并且供应他们充足的子弹。华脱让蒂小姐跟坦克登夫人和考伐兰夫人一起留下以后，就去参加了坦克登、考伐兰、门巴尔、潘希纳、伊凡尔内、弗拉斯告莱和邵恩所在的那一支队伍。

“走吧！看来这下一切都要完蛋了！”邵恩喃喃地说。

“不会完的！”总长大声说，“不会！不会完的！我们可爱的模范岛不会葬送在一小撮卡纳克人手里的！”

说得好，门巴尔！他已经被怒火吞没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这些可恶的新赫布里底人把他筹划得那么精彩的一个节目给搅乱了！是的！必须把这些人打退，不幸的是，这些人在数量上虽然没有占优势，但是却由于他们是攻击者而占了上风。

两个港口那边不断传来爆炸声。萨洛尔船长首先破坏了推进机，使它不能运转，这样模范岛就不能离开他的作战根据地——埃罗芒果了。

岛主席、马兰加利国王、西姆考耶舰长和斯蒂华脱上校

在举行防御会议，他们要想突围出去，但很快就知道不行，因为这样做会牺牲许多人，在目前来说，人是多么重要啊。至于要想这些野蛮的土人发善心，那就如同希望半个月前侵入模范岛的野兽发善心一样。另外，这些土人是不是想把模范岛在埃罗芒果的岩礁上撞碎，然后再动手抢劫呢?

一小时以后，攻击者已经到了亿兆城的栅门前。他们想把栅门撞毁，但是栅门很牢固，他们想跳进来，里面的人就开枪，这样栅门守住了。

既然没能出其不意地一下子就把亿兆城攻下来，要在一片黑暗中突破城防就更困难了，萨洛尔船长只好把土人带到公园和田野去，在那里等候天明。

清晨四点多钟，东方地平线上刚泛出鱼肚白，西姆考耶舰长和斯蒂华脱上校就下了命令，全体士兵和水手留下一半人在市政大厦，另一半布置在天文台的广场上，以防萨洛尔船长在这一边攻门。任何外来的援助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必须竭尽全力阻止土人进城。

军官们带领着防卫者向第1号街尽头走去，“四重奏”跟在他们后面。

“刚逃过了斐济的野人，现在又要为保护自己的肉体来跟新赫布里底的野人作战!”潘希纳大声说。

“他们不是把我们整个儿吞下去的，要那样还好了呐，真可恶!”伊凡尔内接着说。

“哪怕只剩下最后一块肉我也要抵抗下去，象拉皮希[①]

---

① 拉皮希（1815－1888），法国十九世纪的喜剧作家。

书中的主人公一样!”伊凡尔内又补充了一句。

邵恩一言不发。他对于这次事件的看法大家都知道，不过他并没有因此而不去尽自己的义务。

天刚刚亮，双方的枪声就响了起来，子弹穿过了广场的栅门。人们在天文台的城墙里英勇地防卫着。双方都有些死伤。在亿兆城方面，詹姆·坦克登的肩上受了些轻伤，但是他不肯离开战斗岗位。考伐兰和华脱坚持在战斗的最前线。马兰加利国王冒着施尼特尔枪的枪弹，想找机会瞄准一直在土人中间的萨洛尔船长。

真的，进攻的人实在太多了！埃罗芒果、唐纳以及附近岛上所有能作战的人都来了，他们疯狂地袭击着亿兆城。然而出现了一个有利的情况（西姆考耶舰长断定了这一点），就是：模范岛不是在漂向埃罗芒果的岛岸，而是在一股徐缓的海流的推送下，在朝北部的岛屿漂过去——不过要是朝外洋漂那就更好了。

时间慢慢过去，土人的进攻更加猖獗了。防卫者尽管英勇地抵御，还是打不过他们。近十点钟时，栅门突破了，土人呐喊着冲进了广场，西姆考耶舰长只好带大家退到市政大厦，现在只好把大厦当作一个堡垒，在里边抵抗。

士兵和水手一步一步地向后退。新赫布里底人已经冲进了城，这会儿他们也许会被抢劫的欲望所驱使而四下分散到各个市区去，如果那样，对亿兆城方面是有利的。

但是这个希望落了空!萨洛尔船长不许土人们走出第1 号街。他们要在这里攻打被围者的最后据点——市政大厦。一旦萨洛尔船长占领了市政大厦，那么胜利就肯定操

在他手里了，那才是大肆抢劫和杀戮的时候呢。

“真的，他们人太多了!”弗拉斯告莱重复着说。一根标枪擦过他的臂膀。

箭和枪弹象雨点一样飞过来，他们退得更快了。

快到两点钟的时候，抵抗者已经退到市政大厦的广场上了。双方战死的人已经有五十来个，受伤的则要多一倍到两倍。人们乘着土人还没有侵入市政大厦，急忙跑进去关紧了门，叫妇女和儿童在靠里的房屋中找一个可以躲避子弹的隐蔽所。然后，皮克斯丹夫、马兰加利国王、西姆考耶舰长、斯蒂华脱上校、詹姆·坦克登、南特·考伐兰、他们的朋友，还有士兵和海员各自把守一个窗口，激烈的射击又开始了。

“必须守住这里，”岛主席说，“这是我们最后的一个机会了，但愿上帝显圣，拯救我们!”

在萨洛尔船长的命令下，攻击立刻开始了。虽然任务很艰巨，但是萨洛尔相信一定能成功。大厦的门很坚固，如果没有炮，要把它攻破是不容易的。土人冒着由窗户里射出的枪弹，用斧头劈门，死了很多。但是他们的首领并不因此下令停止进攻；不过，他要是被打死了的话，也许就会换个局面。

两小时过去了。市政大厦仍旧被坚守着。但是围攻的人虽然被枪弹打死很多，却不断有新的来补充。大家都想打死萨洛尔船长，但是即使是最熟练的射击手，象坦克登和斯蒂华脱上校，也是枉费心机。萨洛尔手下的人在他身旁倒下了许多，他自己却仿佛是刀枪不入似的。

在一阵比刚才更激烈的射击中，有一颗施尼特尔枪的枪弹射进了中央的阳台，萨洛尔没有被打中，皮克斯丹夫却当胸中了一弹。他倒下了，血涌到了喉咙口，话都说不出来了，只是含含糊糊地说了几个字。人们把他抬到后面的屋子里，一会儿他就吐出了最后一口气。模范岛的第一任岛主席，一位有着正直和伟大的胸怀的有才能的行政管理人就这样牺牲了。

攻击越来越激烈了。土人的斧头不住地砍，门快要被攻破了。怎么样守住模范岛的这座最后堡垒呢？怎么样救出堡垒里面的妇女、儿童以及所有的人，使他们免遭屠杀呢？

马兰加利国王，伊塞尔·西姆考耶和斯蒂华脱上校于是就商量是不是应当让大家从大厦的后门逃出去。但是逃到哪里去呢？到船舻炮台？敌人会不会追击到那里去呢？到港口去？那里是不是已经被土人占据了呢？还有不少受伤的人，难道就把他们抛下吗？……

正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扭转了当时的局面。原来马兰加利国王走到了阳台上，他不顾周围象雨点一样的枪弹和毒箭，举起枪来，瞄准了萨洛尔船长，就在有一扇门快被围攻者突破的时候……

萨洛尔船长突然倒下了。

他一死，马来人就停止了攻击，他们抬起了他的尸体向后退却。土人们也跟着扭头朝广场上的栅门涌去。

差不多在同一时候，第 1 号街的另一头响起了一阵喊声，枪声又剧烈起来了。



土人的斧头不住地砍，门快要被攻破了

发生了什么事呢？是不是守卫在港口和炮台的人占了上风了？是不是他们奔到城里来了？是不是他们不顾人少，想从背面袭击土人？

“天文台那边的枪声又紧了吗？”斯蒂华脱上校问。

“大概是这些坏蛋又有增援来了！”西姆考耶舰长回答他。

“我认为不是，”马兰加利国王说，“因为这一阵枪声无法解释。”

“真的！又打起来了，我们占上风了，”潘希纳大叫道。

“瞧，快瞧！”门巴尔急着说。“这些浑蛋全在撤退了。”

“快，朋友们，”马兰加利国王说，“把这些无赖赶出城去。冲啊！”

军官、士兵、海员，全都跑到楼下，从大门里冲了出去。

野人都离开广场，四散奔逃，有的沿着第 1 号街，有的窜进附近的街道。

这个突如其来的变化究竟是由于什么原故呢？是不是由于萨洛尔船长死了没有人领导？这些围攻的人在力量上占着那样的优势，而且正当要冲进市政大厦的时候，他们会因为自己领袖死了就泄气到这般地步，这可能吗？

在西姆考耶舰长和斯蒂华脱上校的带领下，约有两百个海员和士兵，还有坦克登父子、考伐兰、弗拉斯告莱和他的同伴，从第 1 号街冲过去驱逐那些逃窜的人，土人甚至顾不得回过身来向他们射出最后一颗子弹或最后一支毒箭，他们把施尼特尔枪、弓和标枪抛了一地。

“前进！前进！”西姆考耶舰长用一种响亮的声音

喊着。

然而，天文台附近的枪声却更响了，肯定地，那里在进行着极其激烈的战斗。

那么是模范岛得到了支援吗？但是是什么样的支援呢？这个支援又是从哪儿来的呢？

不管怎么样，围攻的人被一种不可理解的恐怖控制着，向四面八方逃命。他们是不是受到了来自左舷港的援军的袭击呢？

是的，有一千个新赫布里底人打进了模范岛，率领他们的是散得维齿岛的法兰西移民！

当“四重奏”看到他们的勇敢的同胞的时候，当然受到了用祖国的语言所作的慰问！

这次意外的、也可以说是神妙的干涉的经过是这样的：

从昨天夜里起，模范岛一直在漂向散得维齿岛，大家还记得，这个岛是法国的殖民地，它正在日趋繁荣。法国殖民当局一听到萨洛尔船长攻打模范岛的消息，就决定带一千个受他们支配的土人前去援助。但是散得维齿没有这许多船运送土人到机器岛去。

谁知到了上午，模范岛被海流送到了散得维齿岛，大家可以想象得到这些正直的法国移民是多么高兴。他们立刻都跳上渔船，带领着土人——他们大部分是从水里游过去的，赶到左舷港。

不一会儿，守在船舻炮台和船舳炮台的人以及留在港口的人和他们会合在一起了。他们穿过田野和公园，直奔亿兆城。幸亏有了他们的牵制，市政大厦才没有落在围攻

者（由于萨洛尔船长的死，他们已经有点混乱了）的手里。

两小时以后，四处逃窜的新赫布里底人只能跳入海中，游到散得维齿岛去逃命，但是大部分人死在军队的枪弹下了。

现在模范岛已经不用再担心什么了，它已经逃过了一场浩劫。

这桩可怕事件的结果人们似乎应当十分庆幸和向法国移民们表示感激，但却不是！啊：美国人总是使人吃惊的！就好象最后的结果一点没有使他们感到意外，他们早就料到了似的。然而，究竟是谁使得萨洛尔船长的阴谋没有实现，使一场恐怖的灾祸得以避免的呢？

不管怎么样，可以相信，模范岛的两位主要的岛主一定暗自庆幸保住了一笔二十亿的财产，特别是正在这宗财产的前途将因华脱和蒂小姐的结合而得到保障的时候。

至于这对未婚夫妇，当他们重新见面的时候，禁不住互相紧紧地拥抱起来。这个举动，没有一个人感到有失体统。他们不是在二十四小时以前就该结婚的吗？

我们的巴黎艺术家对散得维齿岛的法国移民们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他们可没有那种过于美国化的矜持。多么热烈的握手啊！“四重奏”从他们的同胞那儿接受了多么真诚的祝贺啊！这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虽然枪弹似乎有意不伤害他们，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袖手旁观，还是勇敢地尽了自己的义务。至于杰出的陶莱缪，他安静地在文娱宫的大厅里等一个学生，而那个学生却硬是一直没去，谁能责怪陶莱缪呢？

不过总长却是一个例外，他尽管是一个道地的美国北佬，他的欣喜却达到了顶点。这有什么奇怪呢？要知道他的血管里流的是大名鼎鼎的巴纳姆的血呀！这样一位祖先的子孙当然不会象他的美国北部的同胞那样冷淡无情！

事情结束以后，马兰加利国王和他的王后回到了第 39 号街的寓所。至于国王对于集体事业的忠诚，名人委员会是要向他致谢的。

于是模范岛安然脱离了险境。为了它的安全所付出的代价是很大的——皮克斯丹夫在斗争最激烈的时候牺牲了，有六十个士兵和海员中了子弹或毒箭，在勇敢地进行战斗的公务员、职工和商人中，牺牲的人数几乎和受伤的人数相等。全体居民都将参加这次集体葬礼，“太平洋之宝”将永远纪念着他们。

亿兆城的人办事一向是喜欢迅速的，他们很快就把一切恢复了原状。在散得维齿岛停泊了几天以后，这次血战已经一点痕迹也不留了。

皮克斯丹夫去世后，大家同意暂时把军权交给西姆考耶舰长。在这个问题上没有产生任何纠纷和争执。詹姆·坦克登先生和南特·考伐兰先生在这方面都没有什么企图。再过些时候，就要由选举来决定模范岛新的岛主席这个重大问题。

第二天，居民们都到右舷港去参加一个隆重的仪式：把马来人和土人的尸体都扔到海里去。至于那些为保卫机器岛而牺牲的人，当然与这不同，他们的尸体都被虔敬地收了起来，抬到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在那里接受了应有的荣

誉。岛主席皮克斯丹夫跟最平常的那些人一样，人们为他所作的祈祷及因他的死去而感到的悲伤，跟平常人没有什么不同。

这件丧事后半部事务交给了模范岛的一艘快速轮船来办理，船只把这些尊贵的尸体运到马格达利那湾的一块教会的墓地上去了。

12. 左舷和右舷决裂

模范岛在 3 月 3 日离开了散得维齿岛。在启航以前，亿兆城的人热烈地感谢了法国殖民当局，以及和他们一起援救模范岛的土人。这些法国人成了邵恩和他的同伴们的朋友，成了他们的弟兄，以后他们还要再见的，模范岛今后每年都要到这个新赫布里底的岛屿来。

西姆考耶舰长领导着机器岛的修理工作，很快就完成了。损坏的程度并不严重。发电厂的机器安然无恙。石油的贮藏量还够发电机用好几个星期。再说机器岛不久就要到达有海底电线的地方，就可以和马格达利那湾取得联系。大家相信航行一定会顺利完成，万无一失，用不了四个月，模范岛就可以回到美国沿海了。

“但愿如此，”当总长照例又为他那架神妙的海上机器的前途而兴奋得忘其所以的时候，邵恩说了这么一句。

“不过，我们得到了多大的教训啊！”门巴尔说。“那些马来人，还有萨洛尔船长，看来是那样驯顺，谁会怀疑他们

呢！所以模范岛以后再也不收留外地人了。”

“即使是碰到乘船遇险的人也不收吗？”潘希纳问。

“我的好人，不管是遇险的人也罢，船也罢，我再也不相信了！”

西姆考耶舰长虽然还跟从前一样，负责指挥机器岛的航行，但是民政权却不在他手里。自从皮克斯丹夫死了以后，亿兆城就没有市长了，他从前的两位助理，大家知道，已经卸职了。因此，就必须给模范岛任命一个新的岛主席。

由于没有民政长官，甚至华脱和蒂小姐的婚礼都不能进行了。都怪可恶的萨洛尔，要没有他的阴谋，哪能发生这个麻烦！不仅是未婚夫妇急着要把他们的婚姻正式肯定下来，就是亿兆城的名人以及所有的居民也都是这样希望。因为这样能使模范岛的前途得到最可靠的保障。事情再不能拖延了，华脱已经说过要跟两家的家属一起从右舷港坐轮船到最近的群岛去，以便由那里的长官来主持婚礼！真气人！在萨摩亚、东加、马贵斯，全有长官，要是开足马力，不到一个星期就可以到达。

一些明白人劝这位不耐烦的年轻人冷静下来。一方面，大家忙着准备选举。几天之内，新的岛主席就会选出来。他上任后的第一件公事就是主持这件盛大的、被热切期待的婚礼。节日的庆祝内容将要全部从头来。一位市长，一位市长！每一个人的嘴里都只有这个呼声！

“但愿这次选举不再引起冲突，以前的矛盾也许没有彻底解决！”弗拉斯告莱说。

不会的，门巴尔决定象人们所说的，施展分身法，——

四出奔走来使这件事圆满解决。

“何况还有我们那一对情人呢!”他大声说道,“我想你们一定会同意我的意见的:自尊心敌不过爱情!”

模范岛继续朝东北方,南纬十二度和西经一百七十五度的交点驶去。在离开新赫布里底以前就拍出了海底电报,约定从马格达利那湾开来的给养船在那里跟模范岛会合。不过在供应问题上,西姆考耶舰长目前还不用操心,现存的物资足够用一个多月,在这方面一点都不必顾虑。但是,关于外地的消息大家知道得很少,政治报道贫乏得可怜,《右舷新闻》大发怨言,《新先驱》也不满意。不过那有什么关系呢!模范岛本身不就是一个完整的小天地吗?地球上其他地方发生的事跟它有什么关系呢?难道它需要政治吗?啊!不久,它本身就会发生很多政治事件的,也许还会嫌太多呢!

开始进行选举活动了。名人委员会的三十位委员(其中左右两区名额各一半)都忙了起来。肯定地,今后关于新的岛主席的选举一定会引起争执的,因为坦克登和考伐兰都要争夺这个职位。

开了几天筹备会议。一开始就可以看出,大家不会取得协议,至少是很难取得协议的,因为两位候选人都要争面子。因此,一场骚动在城里和港口酝酿着。两区的警察要想挑起一个群众性的运动,以便对名人委员会施加压力。时间一点点过去,看来不可能取得协议了。人们深怕这会儿坦克登和左舷区的要人们又坚持起从前那个倒楣计划来,就是要把模范岛变成一个工商业的岛屿,这个计划过去

曾遭到右舷区名人们的拒绝，这一次他们也绝对不会答应的！总之，在这期间，一会儿象是考伐兰占了上风，一会儿得势的又似乎是坦克登。两个阵营之间因此互相发出难堪的责骂，尖刻的嘲讽，两家人家又冷淡起来了，——对于这种冷淡，华脱和蒂小姐甚至根本不加理会。这种政治性的纠纷跟他们有什么关系呢?

其实，这件事情有一个非常简单的解决办法——至少从行政观点说，那就是决定由两个竞选人轮流担任岛主席的职务；这个人担任半年，那一个再担任半年，如果认为合适的话，一年一换也可以，那就不会再有竞争了。要能达成这样的协议，一定能使双方都感到满意。但是在这个世界上，合乎情理的事情总是没有机会被接受的，模范岛虽然是独立的，跟大陆不发生关系，但人们的欲望却跟世界上其他地方一样!

“这就是我所担心的纠纷……”有一天，弗拉斯告莱对他的同伴说。

“这些纠纷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潘希纳回答说。“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损失！几个月以后，我们就要到达马格达利那湾了，我们的合同也满了，我们就可以脚踏实地，口袋里装着一笔一百万的款子。”

“要是再发生什么灾祸呢!”顽固的邵恩反驳说。“象这么一架浮在水上的机器，谁能保证它以后怎样呢？先是跟英国船互撞，接着是野兽的侵入，然后又是新赫布里底人的进攻，以后是……”

“住嘴,你这不吉利的鸟!”伊凡尔内大声说,“住嘴，要

不然我们把你的鸟嘴掰下来!”

无论如何，坦克登和考伐兰两家不能在预定的日子结亲是件非常遗憾的事。要是他们两家有了这种新的联系，也许缓和紧张局势就不致那么困难了，新婚夫妇就可以用一种有效的方式来干预这件事。不过，这种混乱的局面不会延续多久的，因为 3 月 15 日就要举行选举了。

西姆考耶舰长本想设法使两区和好起来。但是别人劝他还是少管闲事。他的任务是驾驶机器，那就去驾驶机器好了！他应该考虑的是如何避免触礁，而且一定得避免触礁！至于政治，那不是他管的事。

西姆考耶舰长于是决定不管这件事。

这场竞争甚至把宗教界也卷了进去。教士参加了分外的事情可能是错误的，要知道，基督教和天主教，牧师和神父，他们一向是相处得非常融洽的!

至于报纸，它们当然得出场，那是不用说的。《新先驱》为坦克登出力，《右舷新闻》则替考伐兰鼓吹。墨水一大瓶一大瓶地消耗着，人们但愿墨水里别掺进了血！老天哪！跟新赫布里底野人的那一仗，在模范岛这块圣地上，血已经流得够多了!

不过一般人最关心的还是那对未婚夫妇，他们俩的罗曼史才写第一章就被迫搁笔了。但是人们又有什么办法来维护他俩的幸福呢？亿兆城里两个区之间的关系已经破裂了，再也不互相接待，互相邀请，更没有音乐晚会了！要是老这样下去，“四重奏”的乐器就要在琴匣里发霉了，我们的艺术家就将什么也不干，空手赚那一大笔酬金了。

总长尽管嘴里不肯承认，心里却急得要命。他感觉到自己的地位很靠不住，因为他用尽心机想既不得罪这一方，也不得罪那一方——事实上这样做正好把两方面都得罪了。

3 月 12 日，模范岛快接近赤道了，但还没有到达预定跟马格达利那湾派来的船相会的纬度，不过也快了，选举却似乎要在这以前举行，因为选举的日期定的是 15 日。

在这期间，左舷区和右舷区的居民中举行了各种方式的预选，但票数永远相等，没办法分出多少来，除非有一方自动放弃几票，然而这些选票却象长在老虎嘴里的牙齿那样，一动也不动。

这时候，有人想出了一个天才的主意。这个主意好象是在所有无权无势的人中间同时产生的。这是一个很简单，很有道理的主意，它能够结束双方的竞争。对于这样一个恰当的解决办法，候选人本人一定也会同意的。

这个办法就是：让马兰加利国王来治理模范岛。这位从前的君王是一个头脑聪明、胸襟开阔和意志坚强的人。他的涵养和与世无争的哲学家风度是预防将来起争端的最好的保证。他了解人，因为他曾仔细观察过人。他知道必须考虑到人的弱点以及人的背信弃义。他自己已经再没有什么野心了，他永远不会想以个人专权来代替统治机器岛的民主机构。他将仅仅是新成立的坦克登、考伐兰联合公司的行政委员会的主席。

亿兆城的商人、公务员还有港口的一些军官和海员组织起来的一队人，决定用请愿的方式去向他们的做过君王

的街邻提出这项建议。

陛下夫妇在第 39 号街寓所的楼下客厅里接见了代表团。他们很亲切地听取了代表团的建议，但是却坚决地拒绝了。退位的君王和王后想起了往事，因此国王强调说：

“我感谢你们的好意，诸位，你们的要求使我们很感动，但是我们现在过得很幸福，我们希望今后不再有任何事情来扰乱这种生活。请你们相信！我们已经摈绝了那些跟任何一种统治权有关的幻想！我现在只是模范岛天文台的一个普通的天文学家，我不希望成为别的人物。”

听了这样严肃的答复，再也没有强求的余地了，代表团只好告退。

在快要选举的那几天，人们越来越激动了。要取得协议是不可能的了。坦克登和考伐兰双方的拥护者甚至不愿意在路上遇见对方的人。两区的人不再来往，无论是左舷区的人或是右舷区的人，都不穿过第 1 号街。亿兆城现在已经形成两个敌对的城市了。唯一还在两方面来回跑的那个忙忙碌碌，疲于奔命，流尽热汗，说尽好话，但是左也碰壁，右也撞墙的人，就是悲观失望的总长卡里斯特斯·门巴尔。他常常象一只没有舵的船触了礁似的倒在文娱宫的厅堂里，“四重奏”就在一旁白费唇舌地竭力安慰他。象这样的事每天总要发生三四回。

至于西姆考耶舰长，他只管交给他负责的事。他按照决定的航程指挥着机器岛。他对于政治抱着敬而远之的态度，谁当岛主席，他都没有意见。他的部下以及斯蒂华脱手下的军官们都跟他一样，对于使人们乱成一团的那个问题



“四重奏”在那里白费唇舌地竭力安慰他

都表示漠不关心。所以模范岛用不着担心会有什么军官违抗命令的事情发生。

名人委员会一直在市政大厦里开会，他们辩论着，争吵着，甚至进行人身攻击。警察不得不采取一些防御措施，因为大厦门前从早到晚都聚集着成群的人，常常发出狂暴的叫嚣声。

另一方面，传开了一个不愉快的消息：华脱在前一天到考伐兰公馆去，没被接见。他跟他的未婚妻被禁止来往了。既然他们的婚礼在新赫布里底人袭击以前没有能举行，以后能不能举行就没有人敢肯定了。

最后，终于到了 3 月 15 日。选举将在市政大厦的大厅里举行。广场上挤满了叫嚣的人群，就象从前的罗马人要选举一位在圣保罗教堂登极的教皇而聚在基里纳皇宫前一样。

这最后的决定将是什么样的呢？预选时双方的票数一直是相等的，要是右舷区的人仍旧忠于考伐兰，而左舷区的人始终拥护坦克登，那将怎么办呢？

伟大的日子已经来到了。从一点钟到三点钟，模范岛所有的人都出来了，有五六千人在市政大厦的窗户下骚动着，大家在等待名人委员会的选举结果——这个结果一出来，就要立刻用电话通知两个区和两个港口。

一点三十五分举行第一次投票。

候选人得到的选票数目相同。

一小时以后，举行第二次投票。

票数跟第一次完全一样。

三点三十五分，举行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投票。

双方得票还是谁也没有超过半数。

于是会议解散了。应当解散，要是再开下去的话，委员们一定会火得动起武来。他们穿过广场，有的到坦克登公馆去，有的到考伐兰公馆去。他们受到了群众的最刺耳诅咒。

然而这个局面必须结束，不能再拖延下去了，连几小时都不能。这对模范岛的利益为害太大了。

当潘希纳和他的同伴听总长说起三次选举的结果的时候，他对大家说："你们可别说出去，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用一个非常简单的办法解决。"

"什么办法？"门巴尔在绝望中高举着两条胳膊问，"什么办法？"

"就是把岛从中间切开，象一块蛋糕似地分成相等的两块，然后各自选出自己的主席，各走各的。"

"把我们的岛切开！"总长大叫起来，就好象潘希纳建议割他身上的肉似的。

"用一把无情的凿子、一个榔头和一把扳子，把机器卸开来，问题就解决了。这样，太平洋上就要有两个活动岛了！""殿下"补充说。

潘希纳这家伙，甚至在这样严重的情况下，也没正经话说！

但是，虽然他的意见没有被采纳，虽然在物质上，人们既没有用榔头也没有用扳子来顺着第 1 号街，从船舻炮台直到船舳炮台把模范岛拆卸开，然而从精神方面看，模范岛

已经完全分裂了。左舷区跟右舷区的居民就象中间隔着一片几百法里的大海似的，变成了陌生人。三十位名人由于没法取得协议，决定分区举行选举。坦克登被任命为他那一区的主席，他将按自己的意思来治理左舷区。另一面，考伐兰也被任命为本区的主席，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在那里施政。对方都各有自己的港口、船只、军官、海员、士兵、公务员、商人，双方都有发电厂、机器、发动机、机手和司炉工，两个区都能自给自足。

好极了，但是西姆考耶舰长怎么样把自己分成两个呢？还有门巴尔总长又怎么把自己的工作干得使双方都满意呢？

关于后一个问题，倒是没什么要紧，今后他的职位就要只剩个空名了，因为模范岛既然不可能和解，那就有内战的危险，还谈得上什么娱乐和节庆呢？

情况的严重仅仅从下面这件事就可以判断出来：3 月 17 日，报上公布华脱和蒂小姐的婚约正式宣告解除。

是的！破裂了，尽管他俩祈祷也好，恳求也好，尽管门巴尔曾经大大吹嘘过爱情的力量，事实证明爱情并不是最有力的。然而也不尽然！华脱和蒂小姐不会分离的，他们会抛弃自己的家庭，他们会到别的地方去结婚，他们一定会在世界上找到一个幸福的地方，可以不用为百万家财操心！

在坦克登和考伐兰分别当了主席以后，模范岛的航程倒并没有什么变动。西姆考耶舰长继续把岛开向东北方。等到到达马格达利那湾以后，可能会有许多亿万富翁对这一切发生厌倦，而重新回到大陆上去寻求宁静生活，因为

“太平洋之宝”已不能再保持宁静了。机器岛说不定会被遗弃！然后，人们就把它清点一下，举行拍卖，把它当废铜烂铁似的论斤卖掉，把它回炉熔化！

就算这样吧，但是它还有五千英里的航程，至少还得走五个月呢。在这期间，会不会因为两个首脑的意气用事或坚持己见而妨碍航行呢？另外，动乱的意识已经深入人心，左舷区和右舷区的人们会不会动起武来，互相开枪，使亿兆城的钢板路被血染污呢？

不会的！双方当然不致于走这种极端！模范岛的左舷区和右舷区之间是不会发生另一次“南北战争[①]”的，但是这种不幸事件很可能引起一场灾祸。

3 月 19 日上午，西姆考耶舰长在他的天文台的办公室里等候当天的第一个了望报告。据他推算，模范岛距离和运给养来的船只相会的地点不远了。了望员在塔顶注意着周围辽阔的海洋，以便一发现轮船，马上发出通报。跟舰长在一起的有马兰加利国王、斯蒂华脱上校、邵恩、潘希纳、弗拉斯告莱、伊凡尔内、一部分军官和公务员，——这些人可以叫做中立派，因为他们没有卷入岛上的内部纠纷。对他们来说，最要紧的是尽快地到达马格达利那湾，一到那里，这不愉快的一切就会结束了。

这时候，电话铃响了两下，舰长接到了两个命令。这是从市政大厦来的——那里，坦克登和考伐兰跟他们的主要拥护者各自占据了大厦的左右两半边，他们就在那里管理

① 指 1861 年美国南部和北部因解放黑奴而发生的内战。

模范岛。当然，他们的一切决定都是相反的。

关于西姆考耶舰长执行的航行路线，两位主席本来应该一致同意的，但是，这天早上却产生了不同的意见，无法统一。考伐兰决定模范岛应当继续向东北开，开到告尔贝特群岛，坦克登却一心想建立些贸易关系，所以决定向西南到澳大利亚去。

这就是两个敌对者的意见，而他们的朋友则发誓支持自己的领袖。

舰长在接了同时发到天文台来的两个命令以后，说：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

“为集体利益着想，这个问题不能拖了！”马兰加利国王接着说。

“你怎么决定呢？”弗拉斯告莱问。

“天哪，”潘希纳大叫着说，“我可得看看你怎么个开法，西姆考耶先生！”

“糟糕！”邵恩说。

“先告诉坦克登和考伐兰，说，他们的命令没法执行，因为是互相矛盾的。再说模范岛最好就停在这里不动，好等候跟它会合的轮船！”舰长说。

人们立刻把这个非常聪明的答复用电话传达到市政大厦去。

一小时过去了，天文台没有接到任何别的通知。非常可能，两位主席已经不打算改变航线而放弃了与对方相反的意见了。

忽然，模范岛的岛身发生了一种奇怪的动荡，这意味着

什么？意味着坦克登和考伐兰顽固到底！

在场的人你瞧着我，我瞧着你，纷纷问道：

“出了什么事？出了什么事？”

“出了什么事？”西姆考耶舰长耸了耸肩膀回答说，“这是坦克登直接下了命令给左舷港的机师华生先生，而考伐兰却以相反的命令直接给了右舷港的机师生华先生。一个命令向前开往东北，另一个命令向后开往西南，结果是模范岛在原地转磨，这两个顽固头的倔强脾气闹多久，模范岛就得转多久！”

“啊！”潘希纳大声说，“这要变成一只华尔兹舞了！一只顽固头的华尔兹！陶莱缪只好辞职！亿兆城的人用不着上他的课了！”

这个荒唐的局面在某一方面看来是滑稽的，它也许会引人发笑。然而不幸的是，据舰长说，机器的操纵不一致是极端危险的。模范岛被一千万匹马力朝两个相反的方向拉，岛身有裂开的危险。

事实确是这样，机器马力开足了，推进机发挥着最大的威力，钢的岛身因此而震动起来了。大家只要设想一下一辆车子用两匹马拉，其中一匹往左拉，另一匹往右拉，就可以想象到模范岛是在一种什么样的情况下了！

模范岛以岛中央为轴心，转得越来越快了。公园和田野都在划着一个个同心圆圈，岛岸的警卫站以每小时十到十二英里的速度移动着。

机手们开动机器，造成了这个旋转运动，要想使他们明白利害而把机器停下来，那是不可能的。西姆考耶舰长一

点也管不了他们。他们跟两个区的居民一样，被同一种激动的情绪支配着。华生和生华两位先生是他们的领袖的忠实仆从，他们将坚持到底，机器对机器，发电机对发电机……

正在这时候，发生了一种悲惨的景象，它照理应该使人们的头脑冷静下来，使人们的心软下来的：

由于模范岛不停地旋转，亿兆城的许多居民，尤其是妇女，开始感到全身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人们在房子里恶心呕吐起来，在离中心远受“华尔兹”的影响最大的地方更厉害。

我的天！由两个相反的命令所造成的这种滑稽的、混乱的局面，眼看着将要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然而伊凡尔内、潘希纳和弗拉斯告莱却捧腹大笑起来。这种精神上的分裂要是不结束，“太平洋之宝”就要造成同样严重的物质上的分裂了。

至于邵恩，由于模范岛连续不断地转磨，他的脸色变得苍白，非常苍白，就象潘希纳说的，他“投降了[①]”！他恶心得厉害。这个恶作剧难道就没个完了吗？被囚禁在这只巨大的转台上，谁知道前途怎么样呢？

接着在漫长的一周中，模范岛一直不停地以岛的中央部分为轴旋转着。岛中央就是亿兆城，现在城里挤满了想逃避呕吐的人，因为这里是模范岛上对于旋转的感觉最小的地方。马兰加利国王、西姆考耶舰长和斯蒂华脱上校企

① 是双关语，直译是“把旗帜收起来”，而旗帜原文又可作颜色讲，所以同时也可指脸色发白的意思。

图给分驻在市政大厦的两位当权人调解一番，但是毫无结果，谁也不肯让步。在这种过分美国式的顽强性前面，就连皮克斯丹夫——要是他能复活的话——一定也束手无策。

真是祸不单行，这八天以来，空中一直满布着乌云，什么也看不清，西姆考耶舰长不知道模范岛是在什么地方。由于强大的推进机朝两个相反方向推动，大家感到整个岛身都在震动，没有一个人想回到屋子里去，公园里人山人海，大家都露宿在外面。这一方的人高喊着："坦克登万岁！"那一方的人就高呼："考伐兰万岁！"大家眼睛里冒着火，拳头举得高高的，人们的激动已经到了顶点了，会不会冲突起来，引起内战呢？

双方谁也不考虑近在眼前的危险，谁都不让步，哪怕"太平洋之宝"碎成千万块，它还得那么转下去，一直转到发电机发不出电来，推进机不能运转的时候为止。

在这场普遍的愤怒中，华脱——他一点没有卷进去——特别感到痛苦。他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蒂小姐担心，他担心模范岛会突然崩溃而使亿兆城毁灭。八天来，他没法再跟那个曾经是他的未婚妻而且本应当成为他的妻子的人见面。他难过极了，他曾经无数次请求他的父亲不要不顾人们的痛苦，固执地把机器这么开下去。但是，坦克登拒绝了他，什么都不愿意听。

在 27 日夜里，华脱乘着黑夜想到那位年轻姑娘那儿去。万一灾祸发生的时候，他希望自己能在她的身边。于是他从聚集在第 1 号街上的人丛中溜过去，走进了敌对的那一区，预备到考伐兰公馆去。

快要天亮的时候，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可怕的爆炸声：左舷区的锅炉由于经不住过分的加热，连机器房一齐炸飞了。这一区的电力来源突然中断，半个模范岛就陷入一片混沌漆黑里了。

13. 潘希纳对于局势下的结论

现在，左舷港的机器已经由于锅炉的爆炸而不能再运转了，但是右舷港的机器却还是完好的。这样，模范岛只剩下右面的推进机了，它如同没有牵引机的机器一样，只能在原地打转，再不能向前走了。

这件事故使局势更严重了。因为当模范岛有两套机器可以同时运转的时候，只要坦克登和考伐兰两派取得谅解，这个局面就可以解决，两个推进机就可以恢复正常运转，向同一方向推进，机器岛就可以重新朝马格达利那湾开，充其量也只是耽误几天工夫。

现在的情况就不同了。即使双方意见一致，也不可能航行了，西姆考耶舰长已经失去了必要的推动力，无法使机器岛离开这片汪洋了。

然而，要是在这一星期内模范岛没有离开原来的地方，要是等待中的轮船能够到达，那么它也许还有可能回到北半球去……

但是不行！这一天，一次天文观察证明模范岛在不停的旋转期间已经移向南面去了。它已从南纬十二度移到十

七度来了。

原来，在新赫布里底群岛和斐济群岛之间，由于两岛相隔很近，所以形成了几股流向东南的海流。当机器运转方向一致的时候，模范岛可以毫无困难地逆流前进。但是自从它一个劲儿打转以后，就不由自主地被海流冲向南回归线方面去了。

西姆考耶舰长了解到这个情况以后，就把事态的严重性不加隐瞒地告诉了那些我们称之为中立派的人，他说：

“我们被海流向南冲了五度。当一艘轮船失去了机器控制的时候，水手们可以采取必要的办法，但是在模范岛上却办不到。我们的岛没有帆，不能利用风力。我们的命运被海流掌握着。它要把我们带到什么地方去呢？我不知道。至于从马格达利那湾开出的轮船，它没法在约定的地方找到我们了。我们在以每小时八英里到十英里的速度飘向太平洋最偏僻的海面！”

西姆考耶的这几句话明确了当时的情况，这种情况，他是没有能力改变的。机器岛好象一个巨大的、一任海流支配的漂浮物。海流向北流，它也向北，海流向南，它也就跟着向南——也许会一直飘到南极，那时候……

不一会儿，亿兆城和两个港口的居民都知道了这一情况。大家都清楚地意识到极大的危险就要来临。由于对这件新的灾祸的恐惧，大家反而在某种程度上安静下来了——人往往是这样的。大家再也不想发动内战，互相械斗了；虽然仇恨还是照旧存在，但是至少不再用暴力来发泄了。人们一个一个都回到自己的市区、自己的住所去。坦

克登和考伐兰不再互相争吵了。两位主席亲自提出了建议，并由名人委员会根据情况，决定采取一个唯一的正确措施：委员会把一切权柄都交给了西姆考耶舰长，他是今后对模范岛的命运负责的唯一的领袖。

西姆考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他依靠的是他的朋友、他的军官、他手下的全体人员的矢尽忠诚。但是这架面积有二十七平方公里的庞大的水上机器，自从它的两套机器失去作用以后，已经无法驾驶了，在这样的一架机器上，舰长能有什么办法呢?

我们是不是因此就可以说，模范岛——到现在为止一直被认为是杰出的水上建筑物——已经完蛋了呢？自从发生了这件事故以后，它已成了风暴和海浪的玩物了……

然而，这件事故不是自然力量造成的，“太平洋之宝”自从建成以来，一直战胜了自然界的狂风暴雨，这次事情应当归咎于内部的人为的冲突，归咎于亿万富翁们的争权夺利，归咎于他们有的要向南，有的要向北，蛮不讲理地坚持自己的意见！左舷港锅炉的爆炸是他们的极度的愚蠢所造成的!

但是责备有什么用呢？要紧的是先看一下左舷港的机器损坏到什么程度。西姆考耶舰长召集了他手下的军官和工程师；马兰加利国王也跟他们一起去。在这位帝王出身的哲学家看来，这件由于人的欲望的冲动而引起的灾祸，是没有什么值得诧异的!

调查团奉命来到了发电厂机器房。由于燃烧过度而引起的锅炉爆炸把一切都毁坏了，还炸死了两个机手和六个

司炉工。供应模范岛上这半部各方面用电的发电厂也被破坏得同样彻底。幸而右舷港的发电机还在继续运转着，潘希纳说得对：

“只有一只眼睛也瞧得见！”

“不错，但是我们还丢了一条腿呢，只剩下一条腿能顶什么事！”

半瞎半瘸，太糟糕了。

调查的结果是，损坏的已经没法修复了，没有办法制止模范岛向南飘流。因此，只有坐等它脱离那股把它带到南回归线去的海流。

了解过这方面的损坏情况以后，还得检查一下钢箱的情况。八天来在这么厉害的旋转运动下，钢箱有没有受损坏呢？钢板松了没有？铆钉紧不紧？要是有漏水的地方，用什么办法来堵住呢？

工程师们进行了第二次调查。他们给西姆考耶舰长的报告还算使人安心。由于牵引力的作用，岛身的钢板有许多处裂开了，钢骨折断了，成千颗铆钉掉下来了，还出现了不少裂缝，有几只钢箱里已经灌进海水去了，不过，吃水线还没有降低，可见金属底层的损坏程度还不太严重，所以模范岛的新主人不用为他们的财产担心。裂缝最多的地方是船艄炮台。至于左舷港，在爆炸以后，有一个码头沉没了。但是右舷港完好无恙，它的堤防还可以保证船只的安全，使它们不受海浪的袭击。

人们接到命令，凡是能够修好的马上进行修理。要紧的是使居民不要为物质问题担心。由于失去了左舷港的推

进机，模范岛连开到最近的岛上去都不可能了，这已经够人们受的了，已经太过分了，然而是无法补救的。

剩下的严重问题是饿和渴。贮藏的东西够一个月？还是够两个月呢？

西姆考耶舰长在这方面统计了一下：

水的问题不用担心，虽然有一个蒸馏厂被炸掉了，但是另一个可以继续开工，供应一切需要。

至于粮食方面，情况就比较严重，除非这一万个居民能从什么地方取得大批补充给养，否则，算来算去最多只能维持半个月。大家知道，岛上除了水果和蔬菜以外，一切都是从外面来的，而“外面”，在哪儿呢？最近的陆地离这儿有多远？怎么去？

因此，只好采取一些不愉快的措施：西姆考耶舰长不得不决定实行配给制。当晚，这个不幸的消息由电话机和传字机公布出去了。

亿兆城和两个港口全都笼罩在一片恐慌的气氛下，人们预感到更严重的灾难将要来临了。也许不久就会出现饥馑——这幅人们熟悉的，而又触目惊心的景象！因为已经没有任何办法补充粮食了，原来，西姆考耶舰长连一条可以派到美洲大陆去的船都没有了。太不幸了，三星期以前，为了运送皮克斯丹夫以及在和埃罗芒果作战时死去的保卫者的尸体，把岛上所有的大船都开出去了。所以，肯定地，妄自尊大的一场竞争，已经使模范岛处在一个比新赫布里底人入侵时更坏的处境中了！

真的！当财富解决不了饥饿问题的时候，即使富裕得

象洛希尔、马凯、阿斯托、范德比和戈尔那样，拥有几十亿的财产，又有什么用呢？当然，这里的财主们一定早已把他们的财富存放在新大陆或旧大陆的银行里了，那是非常牢靠的！但是说不定用一百万买不到一斤肉或一斤面包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总之，这一切都得归咎于富翁们的无事生非、愚蠢的竞争和争权夺利！他们是罪人，坦克登和考伐兰两家是祸首！他们给军官、公务员、职工、商人以至全体居民带来了这样的灾难，应当小心，人们会在愤怒之下对他们实行报复的！人们在饥饿逼迫下，什么疯狂的事情做不出来呢？

但是应当说明，虽然这两家理应受到这种谴责，华脱和蒂小姐却永远不会埋怨！不会！对这一切，这对年轻人是没有责任的！他俩曾经是保障两区的前途的纽带，而这条纽带并不是他们割断的！

四十八小时以来，由于天气的关系，无法进行天文观察，模范岛的方位就不能准确地肯定。

3 月 31 日黎明，天晴了，海上的雾不一会儿就散开。有希望在良好的条件下来测定方位了。

大家万分焦急地等待观测结果。有好几百个居民赶到船舻炮台来。华脱也在里面。但是他的父亲、考伐兰以及名人们却没有一个离开自己的公馆，他们知道大家有充分的理由控诉他们，说他们是造成这种局面的罪魁，他们觉得躲在家里就可以挨不到群众的怒火了。

将近中午了，天文观察员们准备在太阳当头的时候来测定岛的位置。马兰加利国王和西姆考耶舰长每人拿了一

个六分仪，对着天空。

测出了太阳的高度以后，就开始计算，经过核对，得出的结果是：

南纬二十九度十七分

近两点钟时，在同样良好的条件下进行第二次测量，得出的经度是：

东经一百七十九度三十二分

这才知道，模范岛经过那些天的迅速旋转以后，已经被海流朝东南冲了将近一千英里。

这个方位标在地图上，大家就看到：

离模范岛最近的岛屿——至少在一百英里以外——是刻马德克群岛，这个岛完全是寸草不生的岩石，几乎没有人居住，从那里什么东西也得不到，再说也没有办法过去。新西兰在南面三百英里的地方，但是如果海流偏往别处流，也没法到达那里。往西距澳大利亚一千五百英里，往东几千英里是南美洲的智利。新西兰过去就是南极洲荒凉的极地了。模范岛是不是将要毁在南极洲呢？将来有一天，航海家们会不会在南极重新找到死于愁苦和饥饿的全体居民的残骸呢？

西姆考耶舰长打算尽最大的力量来研究海流。但是如果海流不改变方向，如果不遇到逆流，如果发生一场在极地附近常见的可怕的大风暴，那又怎么办呢？

关于模范岛所在方位的消息当然使人害怕。人们越来越怨恨这场灾难的罪魁，怨恨亿兆城的那些害人的富翁们，

他们应当对这种情况负责。多亏马兰加利国王在群众中的一切影响，多亏西姆考耶舰长和斯蒂华脱上校的全部才干，以及全体军官的忠诚和他们在海员和士兵中的威信，才制止了暴动的发生。

一天过去了，什么变化也没有。人们不得不服从粮食配给制，并且把消耗量减到最低限度，——不管你钱多钱少都一样。

在这期间，了望员们集中最大注意力进行工作，严密监视着海面上空，一旦有船只出现，立刻向它发信号，这样也许能够重新跟别处取得联系。不幸的是，机器岛是在海洋航线以外；在南极海附近的这一带，很少有船只经过。而那边，南面，在人们恐怖的想象中，展现着一幅有厄尔布斯和铁罗尔[①]的火光照耀着的极地的景象！

几天来一直刮着猛烈的北风，然而在 4 月 3 日夜里，出现了一个有利的情况：北风突然停息了。接着而来的是一片平静，风突然移到东南方了，这种气候的突变在春分时节是常有的。

西姆考耶舰长又产生了希望。模范岛只要向西过去一百英里，就会被逆流送到澳大利亚或新西兰附近。无论如何，看来已经不向南极漂流了，而且有可能在澳大拉西亚的广阔洋面上靠近陆地的地方遇见什么船只。

旭日初升的时候，东南风已经非常大了。模范岛很明显地是在被风吹着往回移动。岛上高大的建筑物、天文台、

① 南极的火山。

市政大厦、基督教堂和天主教堂都在某种程度上受着风的推送，它们在这艘四亿三千二百万吨的大船上起了船帆的作用！

天上到处是一片片飘动着的浮云，太阳忽隐忽现，但这并不妨碍进行测量。

人们对于云端中的太阳测量了两次。

计算证明，从昨天以来，模范岛又向西北移动了两度。

要说机器岛只是因为受着风的推送就能走那么些路，那是难以使人同意的，因此大家肯定它一定被纳入太平洋的大海流中的某一股逆流中了。它能遇上这股把它推向西北的逆流，真是太幸运了，它未来的命运也就有指望了。但是，上帝啊！还得快点才行，因为粮食的配给量还得再减少。余粮越来越不够，要让一万个人能吃饱，实在使人为难！

当最后的那次天文观察的结果传到两个港口和城里的时候，人们都安心了一些。我们知道，人的情绪刹那间就能从这一端转到那一端，从绝望变为希望，模范岛上的人这时候就是这样的。他们跟挤在大陆上的大城市里的那些可怜的人显然是有很大区别的，他们比较冷静、沉着和有涵养，但是在饥饿的威胁下，谁也免不了惊慌失措……

上午，风力有加强的趋势。气压计慢慢在下降。由于受了巨大的东南风的搅扰，海里掀起了翻腾的巨浪。从前，模范岛对于这样惊涛骇浪毫不在乎，现在可受不住了。有些房屋从上到下整个儿震动起来了，屋里的东西都挪了地方，好象发生了地震一样。亿兆城的人们遇到这种情形还

是第一次，大家都非常不安。

西姆考耶舰长和他手下的人员一直守在天文台，所有的工作都集中在那里。房屋的震动使他们特别担心，他们不得不承认情况极端严重。

“非常明显，模范岛的岛基已经损坏了，”舰长说，“钢箱裂开了，岛身不牢靠了，岛已经不象原来那样坚固了。”

“愿上帝保佑，千万别碰上暴风雨，因为模范岛已经没有足够的抵抗力了！”马兰加利国王补充说。

是的！现在居民们不再信赖这块人造土地了。人们连站都站不稳了。就算有撞在极地的岩石上的危险，也要比现在这样好上一百倍！时刻担心着模范岛会裂出一个大口子，会沉到太平洋的这片水深莫测的深渊里，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最坚强的人也不能不惊慌。

肯定地，准是有些钢箱又损坏了，隔板吃不住了，钉在一起的钢板也脱开了。在公园里、盘蛇河边以及城里靠外边的街道上，人们看到地面由于地层的断裂而引起了突然隆起的现象。好几幢房子已经摇摇欲坠了，要是倒塌下来，就要把作为屋基的一切地下结构全压毁了！裂缝已经堵不住了。海水一定已经从四面八方灌到地底下去了，因为吃水线的位置已经改变。岛周围，两个港口以及船舳炮台和船舻炮台，几乎每一部分的吃水线都降低了一尺，要是再低下去，海水就要冲到岸上来了。模范岛的基础既然毁坏了，岛的沉没只是时间问题。

西姆考耶舰长对于这个情况当然要保守秘密，因为它一定会引起恐怖，也许比这更坏！居民们对于那些应当对

偌大罪恶负责的祸首什么都做得出来的！他们没有办法逃命，他们不象船上的乘客，可以跳到小船上，或者编一个木筏，全船的人都避到木筏上去，等待别的船只救他们。不行！他们的木筏就是模范岛本身，而它则正在下沉！

这一天，西姆考耶舰长时时刻刻叫人注意吃水线的变化。模范岛不断地下沉，说明海水在继续渗入钢箱，虽然慢，却是不间断的，并且是无法挽救的。

同时，天色变坏了，空中一片灰白，有的地方带点红色和古铜色。气压计急剧下降。一切现象都说明将要有暴风雨来临。浓厚的水气后面，天好象缩小了，好象只有模范岛岛岸那么大的一圈。

暮色降临的时候，刮起了可怕的大风。由于岛底下受到巨浪的冲击，钢箱破了，钢骨断了，钢板裂开了，到处可以听得见金属破裂的声音。城里的街道，公园里的草坪，都有裂成缺口的危险，因此，当天黑下来的时候，人们都离开亿兆城到郊外去了，那里地面建筑物少，承担的分量比较轻，所以比较安全些。全体居民都分散在两个港口以及船艉炮台和船舻炮台附近。

近九点钟时，模范岛发生一阵震动，连岛基都摇撼起来。右舷港供应照明的发电厂沉到海底去了，岛上于是一片漆黑，是天，是海，全看不见了。

不多一会，又起了一阵地震，立刻，房屋开始倒塌了，好象是用纸牌搭成的一样。照这样，模范岛的建筑物几小时以内就要一样都不剩了！

“诸位，”西姆考耶舰长说，“我们不能再在天文台呆下

去了。它快要塌了……到郊外去，等风暴过去……”

“这是一种旋风，”马兰加利国王接着说，一面指着降到七百十三公厘的气压计。

果然，机器岛被风刮得旋转起来了，旋风的威力象强大的蓄电器那么大。一大片海水围着一根几乎垂直的轴自西向东旋转过来，朝南向南半球推去。旋风是一种会造成无数灾祸的强大气流，要摆脱它，只有到漩涡的中心去，那里风势比较弱；或者，至少到风柱的右面部分，也就是顺着风向的半个圆弧去，这样可以避免被汹涌的海浪卷走。但是这一切都不可能，模范岛没有推进机。模范岛又天旋地转起来，可是这次不是由于它的首脑们的愚蠢和任性，而是由于一种巨大的气流，它将要把这个岛彻底摧毁。

马兰加利国王、西姆考耶舰长、斯蒂华脱上校、邵恩和他的同伴、天文学家和军官们都离开了已经靠不住的天文台。他们走得正是时候！才走出不到二百步，高耸的塔就哗啦一声倒塌下来，砸破广场的地层，沉到海底了。

一会儿以后，整个天文台只剩下了一堆瓦砾。

“四重奏”一定要从第 1 号街跑到文娱宫去抢救他们的乐器。文娱宫还没有塌，于是他们跑到那里，上楼到自己的房间里拿出了两把小提琴、一把中提琴和一把大提琴，然后到公园里去寻找避难的地方。

那里聚集着两个区的好几千人，坦克登和考伐兰两家也在。也许对他们来说，幸亏周围一片黑暗，这样他们就互相看不见，互相认不出了。

然而华脱却可以趁此机会去跟蒂小姐相会了。他想从

这场灭顶的灾祸中把她救出去，他想跟她一起攀住什么能漂浮的东西。

年轻的姑娘一猜就知道来到她身边的那个年轻小伙子是谁，她不禁脱口喊出：

“啊！华脱！”

“蒂，亲爱的蒂，我在这儿里我再也不离开你了。”

至于我们的巴黎人，他们也不愿意分开，他们紧紧靠在一起。弗拉斯告莱仍旧镇静如常。伊凡尔内非常紧张。潘希纳以嘲笑的态度忍受这一切。邵恩则反复地对陶莱缪（他终于决定跟他的同胞们在一起了）说：

“我早就说过不会有好结果！我早就说过！”

“短调的颤音[①]够多了，老伊赛亚，”“殿下”大喊着说，“收起你的悔罪颂吧！”

近午夜时，旋风更猛烈了，风一股股卷在一起，掀起了滔天的海浪，冲击着模范岛。这一场风与水的搏斗要把模范岛带到什么地方去呢？模范岛会不会触在岩礁上撞毁？……它会不会在大海里崩溃？

现在，岛身已经到处是窟窿了，接合的地方全都裂开了。高大的建筑物、圣玛丽亚教堂、礼拜堂、市政大厦，都被这些张着的巨口吞下去，海水象水蛇似的从底下钻出来，这许许多多瑰丽的建筑物只剩下一片砖头瓦块了。多少财富、多少珍宝、画幅、雕像被毁灭了，永远找不回来了！居民们在天亮的时候——要是他们还能活到天亮，要是他们不

---

① 音乐名词，用于忧郁哀伤的乐曲中。

在黎明以前就和模范岛一起淹没的话，——将再也看不到任何属于壮丽的亿兆城的东西了！

公园和田野的地层还没断裂，但是也开始有海水淹进来了。吃水线一再下落，机器岛的地面跟海面一样平了，旋风把海里涌起来的巨浪卷到了岛上。

没有一处地方可以躲避，可以藏身了。船舻炮台现在正迎着风，它既不能挡住卷上岛来的海浪，也不能抵御象机关枪似地袭来的狂风。钢箱裂开了，一片哗啦啦的断裂声压倒了霹雳的巨响。灭顶的惨祸就在眼前了。

半夜三点钟时，公园里沿着盘蛇河的河床裂开了两公里长的一道口子，海水从缺口中大片大片地涌上来。必须赶紧逃开，所有的人都四散跑到田野里去了。有的朝港口跑，有的奔到炮台那边。家人都失散了，母亲找不到自己的孩子。狂怒的浪涛冲上模范岛的岛面，好象惊人的海啸。

华脱一直没有离开蒂小姐，他要把她带到右舷港那边去。这时，她已经没有气力跟着他走了，差不多失去知觉了，华脱把她扶起来，抱着她，在这片恐怖的黑暗中，从惊叫着的人群中穿过去。

早上五点钟，东面又响起一片金属断裂的声音。

一块半平方英里大的岛身从模范岛分裂出去了。

右舷港、港口的工厂、机器、商店，全淹进海里去了……

旋风越来越猛，已经发作到顶点了，模范岛随波逐浪地在海面上漂来漂去，整个岛身四分五裂，钢箱散开了，有几只在海水的重压下沉到大海深处去了。

“先是模范岛公司垮台，然后是机器岛垮台！”潘希纳大声嚷道。

这句话总结了当时的一切。

现在，神妙的模范岛只剩下零零星星的几块了，好象一颗彗星迸散出的碎点，不过它不是浮在空中，而是漂在辽阔的太平洋海面上！

14. 结　　局

天亮的时候，要是有人从几百尺高的空中俯瞰这一带，就会看到：漂在海面上的模范岛分成了三大块，每一块有两三公顷大小；另外还浮着十二块稍为小一点的，互相隔着十锚链的距离。

在天刚露出曙光的时候，旋风开始减弱了，风力的中心以大风暴特有的高速移到东面三十英里以外去了。然而受到猛烈搅扰的海水还咆哮得很厉害。模范岛的残骸，不论大的小的，都好象怒海中的小船似地旋转着，荡漾着。

模范岛毁坏得最厉害的部分是亿兆城的城基。由于有建筑物的重压，它整个沉没了。两区的主要几条大街上的高楼大厦连一点残迹都没剩下，左舷区人和右舷区人从来没有这样截然分离过，肯定地，他们连做梦也没有想到会这样！

死亡的人数是不是很多？恐怕是很多——尽管居民们

及时逃到了地层比较不易裂开的田野里。

啊！考伐兰和坦克登两家罪恶的竞争得到这样的结果，这回他们该满意了吧！他们谁也不能独霸统治权了！亿兆城沉没了，他们买它所付出的巨款也跟着没有了！不过大家不必为他们可惜！他们在欧美的银行里还有相当多的存款足够维持他们晚年的生活！

体积最大的那块碎块是天文台和船舻炮台之间的那片田野。它的面积约有三公顷，上面挤着三千个遇险的乘客——难道不应该这样称呼他们吗?

第二块稍小一点，上面还留着一百来所左舷港附近的建筑物：港口、几家食品店和一个淡水池。至于发电厂、机器房和锅炉房，都在锅炉爆炸的时候就已经毁坏了。有二千个居民逃在这里。要是左舷港的小船没有丢的话，他们也许还能和岛的第一部分残骸取得联系。

关于右舷港，大家还记得它在半夜快三点钟时猛地一下子裂开了，它一定已经沉在海里了，因为眼睛看得见的地方，丝毫没有它的踪影。

还有一块岛身跟这两块一起浮着，它的面积有四五公顷，船舻炮台周围的那片田地就在这上面，那里大约有四千个遇险的人。

另外的十二块各有几百平方米，没有死在灾祸中的另一些人都躲在那里。

这就是“太平洋之宝”剩下的一切!

这就可以知道，死在这次灾难中的人有好几百个。模范岛没有整个被太平洋的海水吞没，真是老天爷保佑!

但是，既然这些碎块离任何陆地都很远，那么怎样才能到达太平洋的海岸呢？这些遇险的人难道活该饿死吗？这场史无前例的浩劫，能不能留下一个活口作见证人呢？

不，不应当绝望。这些漂浮的岛块载着的是些坚强的人，他们一定要尽可能来保护大家的安全。

居民中一些重要人物——西姆考耶舰长、马兰加利国王和王后、天文台的工作人员、斯蒂华脱上校和他的几个军官、亿兆城的一部分名人以及教会人士，都在船舻炮台附近的那一块岛上。

考伐兰和坦克登两家也在那里。这场灾祸的发生，两家家长应负主要的责任，这副重担现正压在他们身上。他们已经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因为他们最亲爱的人，华脱和蒂小姐失踪了！他俩是不是在另一块岛上，还有没有希望再见到他们呢！

“四重奏”和他们的宝贝乐器都安然无恙。用一句俗话来说，“只有死才能使他们分离！”弗拉斯告莱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很镇静，并且始终抱着希望。伊凡尔内，他惯于从一个特别的角度来看问题，面对着这场灾祸，他大喊着说：

“很难想象出一个比这更伟大的结局！”

至于邵恩，他激怒得已经控制不住自己了。他曾经象亚利米哀[①]预言耶路撒冷的灾难那样正确地预言了模范岛的厄运，但是他并不能由此得到安慰。他又饿又冷，得了感冒，咳嗽得很厉害，一阵一阵接连不断地咳着。管教不过来

① 《圣经》中四大先知之一，曾预言耶路撒冷的毁灭。

的潘希纳对他说：

“你错了，我的老邵恩，连用两个五度音[1]在和声学上是不允许的！”

大提琴家要是还有力气的话，他一定会把“殿下”掐死，可惜他没有劲了。

门巴尔呢？啊，总长真是了不起，实在没说的……是的！了不起！无论是对于遇险者的命运还是模范岛的命运，他都一直抱着希望。大家一定能够回去的；人们会把机器岛重新修好；分散的岛块还很完好；自然力把这件水上建筑的杰作摧毁了的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

可以肯定的是，情况不那么严重了。所有在旋风中免不了要沉没的东西已经跟亿兆城、城里的高楼大厦、住宅、工厂、炮台——这些沉重的地面建筑物一起沉没了，现在，残余的岛块情况很好，吃水线又显著地上升了。波浪已经打不到岛面上来了。

一切都平静了，情况确已好转，已经没有立刻沉没的危险了，所以遇险者的处境也跟着好起来。人们重新安静了些。只有妇女和儿童冷静不下来，还是无法克服恐惧。

陶莱缪怎么样了呢？岛刚开始裂开，这位舞蹈和礼仪教师跟他的老女仆就被一部分漂流的碎块带走了。但是一股海流又把碎块冲到了他的同胞“四重奏”所在的岛块跟前。

西姆考耶舰长好象是一只破船的船长，他的部下忠诚

---

① “五度音”和“一阵咳嗽”法文是一个字。

地协助着他，开始行动起来。第一，有没有可能把那些漂零的岛块集拢来？要是不可能，那么是否可以跟它们建立联系呢？后一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肯定的解决，因为左舷港有好几只小船还完好无损。把这些船派出去跟一块一块的碎岛联系，西姆考耶舰长就能知道大家还有多少东西，剩下多少淡水，多少粮食。

但是能不能确定这一片漂浮的岛块的方位，算出它的经纬度呢？

不能！没有测量仪器，算不出来。那么这一片碎岛是不是靠近大陆或岛屿，有没有办法肯定呢？

上午近九点钟时，西姆考耶舰长和他的两个军官乘上了刚从左舷港派来的一艘小船。这样他就可以到各个岛块去进行视察了。下面是这次视察的结果：

左舷港的蒸馏器已经破坏了，但是水池里还有一些可以食用的水，要是把消费量限制到最低限度，那么还可以维持半个月。至于港口商店里的食品，也可以保证供给遇险的人吃半个月光景。

因此，这些难民最迟必须于两星期以内在太平洋的某一个地方着陆。

这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能使人安心一点。不过西姆考耶舰长同时也得知这可怕的一夜里牺牲了好几百人。至于坦克登和考伐兰两家，他们的悲痛是无法用言语来表达的，小船到过的岛块上都没有华脱和蒂小姐的踪迹。在灾难发生的时候，年轻人抱着他的晕过去了的未婚妻是朝右舷港去的，而模范岛的这一部分在太平洋上已经无影无踪了。

风势一小时比一小时弱，到了下午，海也平静下来了，岛块差不多已经感觉不出波浪的起伏。亏得有左舷港的那些小船来来往往，西姆考耶舰长才能办理给难民们供应食品的工作，每人分配到的数量只够维持着不致饿死。

岛块之间的联系变得更方便，更省时间了。因为它们就象放在水盆里的软木塞一样受着引力的作用，越来越互相靠近了。这对于信心很强的门巴尔来说（他已经预见到他的“太平洋之宝”的重建了），怎能不是一个好兆头呢?

夜是在一片漆黑中过去的。当初亿兆城的马路上、商业区的街道上、公园里的草坪以及田野和牧场里，到处闪耀着电灯光，铝质月亮把一片炫目的光芒倾泻在模范岛上的那个时代已经成为过去了!

在这片黑暗中，岛块与岛块发生了几次撞击。这是无法避免的，幸运的是撞得不太猛烈，没有带来严重损害。

天亮的时候，大家看到岛块已经互相挨得非常近了。它们在这片平静的海上一起漂流着，互相不再碰撞，西姆考耶舰长解决粮食和淡水的消费问题方便得多了。饮食是一个主要问题，难民们都明白这点，所以大家都忍耐着。

船只还把好些失散的家人载运到一处。它们在继续寻找那些失踪的亲人。重新团聚在一起的家庭是多么欢喜啊！他们暂时忘记了眼前的苦难。但是没有找到亲人的那些人又是多么悲痛啊!

海洋又恢复平静，显然这是最幸运的一件事。不过不再刮东南风了，这也许是件憾事。要是有东南风，就能把太平洋的海流推向澳大利亚陆地方面去。



亏得有小船来来往往

了望员们接到西姆考耶舰长的命令，站在能望得见周围全部海面的地方进行观察，只要一发现船只，就向它发出信号。但是这一带海洋很偏僻，况且现在正是春分多风暴的季节，所以很少有船只从这里经过。

因此，要在水天相接的地方看到一缕轻烟，要在水平线那儿发现一叶船帆，机会是很小的……然而在将近下午两点钟的时候，西姆考耶舰长却从一个了望员那儿接到了下面的一份报告：

“东北方有一个黑点在明显地移动。虽然看不清船身，却可以肯定是一只船在模范岛旁经过。”

这个消息引起了一阵不同寻常的激动。马兰加利国王、西姆考耶舰长、军官们、工程师们，全都来到了刚才发现船只的地方。于是下命令把旗帜升到旗杆顶上，同时用现有的枪炮一齐发射，以引起对方的注意。如果到天黑时对方还没有注意到这些信号，那就在为首的一块岛上点起篝火，夜里，很远的地方也能看见，这样，对方一定会发现模范岛。

但是不需要等到天黑了，上面所说的那个黑点显然越来越近了。上面弥漫着一大片烟雾，而且无疑地，它在朝模范岛的残块开来。

望远镜一直对准着它，可以看得出来，船身很小，并且没有桅杆也没有船帆。

“朋友们，”西姆考耶舰长很快地说，“我不会弄错的！这是我们岛的一部分，这一定是被海流冲走的右舷港！准是生华先生把机器修好了，现在朝我们开来！”

这个消息使大家兴奋得几乎发狂。看来所有的人的命运都有保障了！右舷港的回来好象使模范岛重新获得了生命！

事情正跟西姆考耶舰长推想的一样。右舷港在分裂以后，被一股逆流向东北方冲去。天亮以后，港口长官生华先生修好了损坏不大的机器，就重新朝出事地点开来，还带来了好几百个没有遇难的人。

三小时以后，右舷港离那一片岛块只有一锚链了。人们以多么兴奋的心情，多么热烈的喊声来欢迎它的归来啊！在灾祸发生前逃到那里去的华脱和蒂小姐就在上面，两个人在一起……

右舷港带着余下的一些食物和淡水到达以后，大家又隐隐约约地看到了一线生机。港口仓库里存着足够几天用的燃料，可以开动机器，使发电机运转，让推进机发挥作用。它还保持着五百万匹马力的力量，可以开到最近的陆地去。据港口长官的观察，这块陆地就是新西兰。

但是成问题的是右舷港的面积只有六七千平方米，能不能容下这几千个人？是不是只好先派它到五十英里以外去寻求援助呢？

不！航行需要的日子太多了，而时间宝贵得很。真的，要想把这些落难的人从饥饿的恐怖中挽救出来的话，那就一天也不能耽误了。

“有一个好办法，”马兰加利国王说，“右舷港、船舻炮台和船舯炮台这三部分可以容得下模范岛现有的全体居民。我们用粗链子把这三块岛连成一串，就象跟在拖轮后面的

船只似的。这样，有五百万匹马力的右舷港就可以在前面把我们带到新西兰!”

这个意见好极了，能行得通，而且一定能达到目的，因为右舷港具有的牵引力是这样强大。居民们又都恢复了信心，就跟已经望见了一个港口似的。

这一天剩下的时间就用来连接岛块。所用的铁链是从右舷港的仓库拿出来的。西姆考耶舰长估计，在这样的条件下，这串岛块一昼夜可以前进八英里到十英里。再加上海流的推送，从这里到新西兰的五十英里航程，用不了五天就可以走完了。另外，大家相信吃的东西足可以维持到那时候。不过万一要晚一点到呢，为谨慎起见，仍将严格地实行粮食配给。

一切都准备停当了，晚上快到七点钟的时候，右舷港就启航在头前走了。在它的推进机的牵引下，拖在后面约两块岛在这片波平似镜的海面上慢慢地移动。

第二天天亮的时候，了望员已经看不见模范岛的最后几块残余的岛块了。

4 月 4 日到 4 月 8 日这五天中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事情。天气很好，几乎感觉不出有海浪，这一串岛块在极为良好的条件下航行着。

4 月 9 日早上快到八点钟的时候，左面出现了一块陆地——一块很高的陆地，相当远的地方就能望见。

在右舷港上用仪器进行观察以后，证实了这确是一块陆地。

这是新西兰北部的一个大岛——伊卡那马威的山岗。

又过了一天一夜，4 月 10 日上午，右舷港到了离拉伐拉基湾海岸一锚链的地方。

所有的居民，当他们感觉到自己的脚下是真正的陆地而不是模范岛的人造地的时候，他们是多么高兴，多么放心啊！但是，这架坚固的海上机器如果不被那比海和风还要凶暴的人类的欲望所破坏，它还能存在很久呢！

新西兰人非常热情地接待了遇险的人，忙着供给他们一切需要的东西。

到了伊卡那马威的首府奥克兰以后，华脱和蒂小姐终于结婚了。婚礼的场面在当时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做到豪华。“四重奏”在这个人人想参加的婚礼中举行了最后一次演奏。这一对夫妇将来一定很幸福的。他们要是早些儿结了婚，那会给大家带来多大的好处啊！当然咯，现在这对年轻夫妇每人只有小小一笔一百万的年金了……

“但是，”潘希纳认为：“从各方面看来，肯定地说，就在这样一种平常的经济状况下，他们还是会过得很幸福的！”

在这以后，坦克登和考伐兰两家以及其他的名人们都打算回美国去；在那里他们就用不着为一个机器岛的主席而你争我夺了。

西姆考耶舰长、斯蒂华脱上校和他的军官们、天文台的工作人员、甚至总长都作了同样的决定，不过总长还没有放弃造一个新的人造岛的理想，决不会放弃。

马兰加利国王和王后本打算在模范岛上平静地度过自己的后半辈子，他们自然会抑制不住对于模范岛怀念的心情！但愿这对退位的国王和王后能够找到一处可以逃避一

切政治纠纷而安度晚年的地方!

那么“四重奏”呢?

啊,“四重奏”,不管邵恩怎么说,他们这一趟旅行总不能算坏。要是他们埋怨门巴尔有点生拉硬拽地把他们带上岛的话,那就太忘恩负义了。

从去年 5 月 25 日到今年 4 月 10 日,差不多有十一个多月了,大家知道,在这期间,我们的艺术家们过的是一种丰富多采的生活。他们拿到了四期酬金,其中有三期的款子已经存在旧金山和纽约的银行里了,需要的时候,只要签一个字就可以取出来。

邵恩、伊凡尔内、弗拉斯告莱和潘希纳在奥克兰参加了婚礼以后,就向他们的朋友(包括陶莱缪在内)告别,搭上一只轮船到圣地亚哥去了。

5 月 3 日,他们到了下加利福尼亚的首府。他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十一个月以前失约的事登报道歉,并表示因让大家久等而深深感到不安。

“先生们,哪怕要等你们二十年,我们也等!”

这就是他们从主持圣地亚哥音乐晚会的那位可亲的先生那儿得到的回答。

人们对“四重奏”真是再好说话,再亲切不过了,感谢这样好意的唯一办法就是赶快举行宣传了那么久的音乐演奏会!

在无数热情的听众面前,从模范岛遇险中逃出来的四位演奏大师出色地演奏了莫扎特的第 9 号作品,F 长调弦乐四重奏。这是他们的艺术生涯中最成功的演出之一。

关于世界第九奇迹，独一无二的“太平洋之宝”的故事就这样结束了！常言说：“好事好结束，坏事坏结束，”模范岛不正应了这句话了吗？

结束？不！总有一天会重建的，——这是门巴尔的看法。

但是（不妨再重复一遍），制造一个人造岛，一个能在海上活动的岛，这是不是超出人类智慧的范围了呢？人——他既不能驾驭风，也不能支配海——是不是不应该这样狂妄地篡夺造物主的权力的呢？

書读书中文网
www.rbook.net

观者 OCR、校对
2008 年 8 月 8 日星期五
19:39:54
ljctt@263.net